世界史精览

横卧地中海的巨龙

——恺撒、庞培、安东尼角逐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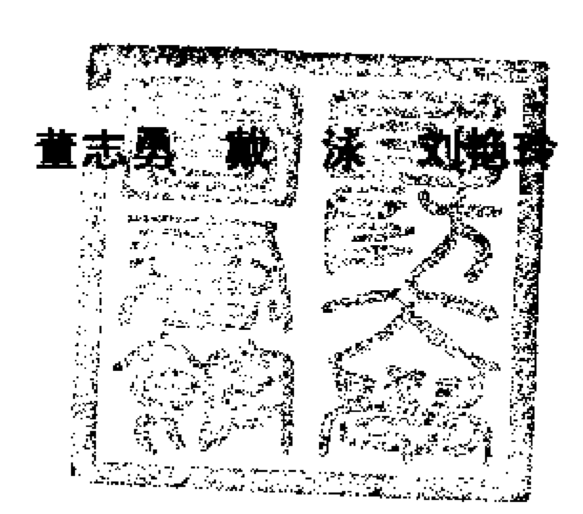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横卧地中海的巨龙

——恺撒、庞培、安东尼角逐记



董志勇　戴　泳　刘艳玲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10号

世界史精览

横卧地中海的巨龙

董志勇　戴泳　刘艳玲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年2月第1版

印张：12.875　插页：4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81 000　　印数：1—5000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6.50元　（全32册）388.00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 20 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 1851 年底至 1852 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 20 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30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创世纪的时代

当古希腊文明刚刚迈着衰微的脚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一个英勇善战、极富有侵略性的民族又登上了这座舞台，随之而来的是连绵的征战和疯狂的扩张……

公元前753年，在意大利半岛中部恬静安祥的台伯河畔，诞生了一个方圆20多英里的小国，这个小国便是罗马。

动荡的年代，弱肉强食的周边环境使这个小国在夹缝中勉强求得自身的生存，但同时也锻造了这个民族的精神与风格。这种精神与风格便是勇武顽强、自强不息和对土地、财产、权力、地位等无止境的渴望与占有。

正因为他们具有如此的精神和品格，才使他们在强手如林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并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以地中海为内海的庞大帝国。

这种精神和品格以其特有的方式溶入了每个罗马人的血液之中，成为罗马长期扩张和个人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支柱，罗马就不会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求得生存，更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地域如此庞大的罗马大帝国。

精神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和不竭的力量源泉。罗马人的那种精神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延续了几代、几十代，乃至当代人。一战、二战和当代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精彩而活跃的"表演"，不能不说与他们原来的同一母体——古罗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国王继承了父亲菲利普的衣钵，继续南征北战，疯狂扩张，纵横驰骋于广阔的亚非原野上，最后终于在公元前324年，完成了他父亲未竟的事业，建立起一个地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

帝国的建立，扩大和加强了东西方经济、

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希腊地区经济、尤其是文化上的繁荣，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灿烂的古希腊文化，使古希腊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使之成为人类文化历史宝库中一笔极为珍贵的宝贵财富。甚至可以说，为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原始的、历史的基础。

只可惜，好景不长。这种文明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之后便在野蛮的外族入侵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分崩离析之中，慢慢地变得黯淡下来，失去了往日那幅繁荣绚丽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北欧蛮族高卢人的入侵，他们所到之处，抢掠烧杀，文化古迹、历史遗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毁灭。

在高卢人入侵之后，一个新的更加勇猛好战的民族——罗马人又接踵而至，他们从意大利出发，一路征战，一步步地征服了大流士和亚历山大帝国的整个西半部，在付出极为惨重代价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罗马帝国。

罗马人断然没有想到，他们的血腥征战和疯狂扩张，会对欧洲乃至全世界产生那么重大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会占据那样举足轻重的

地位；他们更没有想到那些英勇善战的强大民族和城邦国家，在他们的攻击下，竟那样不堪一击，既便是比自己强大得多、不可一世，甚至不能同日而语的庞大帝国，也难逃灭亡的厄运。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地域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实力如此雄厚让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大帝国。

于是地中海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古罗马时代。

在此之前，罗马只是意大利半岛台伯河畔的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而此时的意大利半岛还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多山多森林地区，半岛像一个长筒靴伸向地中海中部，横亘在半岛北部的阿尔卑斯山与半岛紧密地衔接在一起，成了阻挡入侵的一个坚固的屏障，从而造成了意大利与北方的隔绝。亚平宁山脉从北向南，将意大利半岛劈为两半，在山的北部，群山纵横交错，难于通过；中段也有部分地区难以逾越。因此除南部较低缓的地区外，整个半岛的各个部分还是比较闭塞的。再加上岛系贫乏，缺少良好的海湾，从而形成了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这点与希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希腊半岛

周边由众多的岛屿环绕着，这些岛屿和小亚细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希腊还有众多的优良港湾，从而为希腊的商业和航海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相比之下，意大利却是孤立的，因而它不能像希腊那样和东方发生频繁的关系，经济和文化也便因此而变得封闭而落后起来。

这种因封闭而形成的落后的、自然式的经济和原始的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阻碍了意大利历史的发展。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又对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意大利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和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一个最重要的后果：使亚平宁半岛长期保持着小规模的、自由的土地占有制，促使意大利长期是一个农民的国土。而当罗马统一意大利后并开始实施其宏伟的“远大计划”的时候，正是意大利农民成了用来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工具。在对比它更加强大、更加古老的地中海诸国——迦太基、希腊、马其顿、叙利亚、埃及——发动征战的时候，意大利的落后性在原始技术的条件下，将那压抑已久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爆发出了一种最伟大的力量。

传说早在古希腊时期，特洛伊城被毁之后，女神阿普洛狄塔和世人昂喜赛斯所生的儿子埃涅乌斯并没有死，他和自己的儿子优鲁斯逃到拉提乌姆的海岸，当时统治这一地区的是“阿波利吉奈人”国王拉提努斯。他友善而热情地接待和收容了埃涅乌斯，并把自己的女儿拉维妮娅嫁给了他。埃涅乌斯死后，他的儿子优鲁斯便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阿尔巴·隆伽，并成为了那个城市的统治者。经过几代繁衍，世辈因袭，到努米托尔作国王的时候，他被他的弟弟阿穆里乌斯推翻。阿穆里乌斯当了国王后便把努米托尔的女儿西尔维娅送到神殿作贞女。根据古老的传统，这种贞女必须发誓一生不出嫁。可是后来她却和马尔斯神生了一对孪生子，因而被他的叔父——当时的国王阿穆里乌斯处死。之后，阿穆里乌斯下令把西尔维娅的两个儿子投到梯伯河里去淹死。但是奉命做这件事的奴隶们由于河水泛滥难于到水深的地方，便把装着这对孪生子的篮子放在浅水的地方。当泛滥的水退去之后，篮子便留在干地上了。这时，从附近山上跑到河边来饮水的一只牝狼，听见了双生子的哭叫声，便跑了过

来。之后牝狼便用乳汁抚育了这两个婴儿。不久，一位仁慈的牧人找到了这两个孩子。他把这两个孩子带回家里，并把他们交给自己的妻子抚养。老两口热心地抚养着这对婴儿，像照看自己的子女一样照看着这两个孩子，这两个从小便失去母亲的可怜的孩子就这样在这个穷苦的牧人家里长大。牧人给他们兄弟俩起了名字，一个叫罗慕路斯，另一个叫罗慕斯。牧民的贫穷生活环境和原始的野性，给两个逐渐长大的孩子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兄弟俩经常随着他们的养父出外放牧、打猎，他们的体魄是那么的强健，精神是那么的刚毅饱满，头脑是那么的精明机敏。他们兄弟俩生活在牧人之中，并和他们一起攻打强盗，劫掠他们的抢来的财物和其他物品，然后和牧人一起平分。后来，兄弟俩终于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凭着自己的勇猛和果敢，杀死了他们的仇敌阿穆里乌斯，为自己死去的母亲报了仇，并辅佐他们的外祖父努米托尔重新登上王位。他们兄弟俩不愿再继续留在隆伽，而决定在他们出生后被人丢弃、后又被人找到的地方建一座城市。在建立新城的时候，兄弟二人争吵起来，一怒之下，

罗慕路斯举剑刺死了自己的孪生兄弟罗慕斯，并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这座城市，后来罗马人从罗慕路斯的名字引伸出了罗马这一称呼。这就是早期罗马的由来。

罗马诞生后，它就像一个失去父母荫护的婴儿一样，在周围激烈动荡的环境中勉强地维持着自己的生存。它看上去是那么的孱弱，甚至稍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使它遭受灭顶之灾。它所占有的领地是那样的狭小，拥有的土地是那样的有限，组成的人口是那样的微少，以致使它周围稍比它强大一点儿的国家和民族，都对它不屑一顾。这时罗慕路斯想到，要想使罗马生存和发展下去，要想不被欺压，必须要拥有众多的人口。于是他设立了避难所，以便增加城市居民。仅此这点还不够，罗马人应自己想办法去增加人口，而这样就需要有妻子。可与它邻近的人们谁又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到像他们那样类似强盗的小城市里去呢？最后，罗慕路斯灵机一动，决定用欺骗的方法来获得她们。于是罗慕路斯号召他的居民们在城里举行盛大隆重的节日，邀请与它邻近的人来参加。周边城市的许多居民都来了，其中也有

携妻带女的全体萨比尼人。节日正在进行得兴高采烈、如火如荼的时候，罗马的青年们便跑到女孩子圈当中，把她们半带强制性地拐跑了。为此，罗马和与其相毗邻的而又和它力量差不多的城市发生了战争，尤其是对萨比尼人的战争最为激烈。这时与自己的丈夫已经很亲热的萨比尼妇女，在两军即将决战的时刻，纷纷奔向两军队伍的中间，为他们讲和。之后双方为了彼此都能够壮大以便生存，就合二为一，原来的萨比尼人移居罗马，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原先两个国的国王现在共同执政，后来萨比尼国王死了，大权便落在了罗慕路斯一人手中。

罗慕路斯死后，他的继承者们，继承了祖辈英勇好战的精神，并且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致力于罗马的发展壮大。他们不断地征战，吞并周边的一些弱小的国家，并把被征服的人口和土地归入罗马的统治。罗马势力不断扩大，逐渐摆脱了受人欺压的附属地位，成为周边城邦国家中较有实力和影响的城邦大国。

公元前5世纪，罗马依靠它当时还不算十分强大的军队，开始了全面的对外扩张。公元

前474年，一度骑在它头上的伊特鲁里亚人的舰队被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希腊人歼灭。正当伊鲁特里亚人遭逢不幸的时候，北欧的高卢人又从北面掩杀过来。这时的罗马见有机可乘，也开始从南面大举进攻伊特鲁里亚，以报当年被欺压之仇。这样，在罗马和高卢人的两面夹击之下，伊特鲁里亚人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从历史上完全消失了。罗马占领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城堡威伊，并把一些罗马人迁进城里。可能征惯战的高卢人并不满足已有的胜利，它又依靠其强大的军队攻占了罗马城，洗劫了这座城市。最后，这批侵略者接受了一笔庞大数目的赎金，退回了意大利的北部。

高卢人的入侵，非但没有使罗马人衰败下去，反而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和少有的英勇善战精神。公元前3世纪，正当菲利普对马其顿和希腊发动战争、亚历山大对埃及和印度进行征战的时候，罗马人又开始疯狂的征战和扩张，征服并同化了伊特鲁里亚人，把它的势力和影响扩展到从阿尔诺到拿波里的整个中部意大利。罗马不同于马其顿，他们在长期的征战中变得聪明起来，征服一块地区便巩固一块地

区，而后又以这些地区作为坚固的后盾，进一步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当亚历山大大帝呕心沥血、历尽千辛万苦建立的庞大帝国土崩瓦解的时候，罗马已经以其特有的姿态令东方的文明世界刮目相看了。

在亚历山大帝国分裂的时候，有一个亚历山大的近亲，叫皮洛士，他创建了地跨亚得里亚海并一直沿伸到意大利半岛脚跟部的新帝国埃皮鲁斯。皮洛士的野心很大，很想取得当年亚历山大大帝所获得的丰功伟业和煊赫的地位。当时，他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精良的步兵方阵，一支与当年马其顿骑兵同样能征善战的骑兵。而征服与之毗邻的罗马无疑会给它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和广大的地盘、众多的人口，而且会极大地提高埃皮鲁斯帝国的威望和地位。于是罗马很不幸地成了皮洛士猎取的目标。经过一番争斗，罗马终于败下阵来，退到意大利的北方。皮洛士在大败罗马后，迅即把目标转向了西西里岛。

当时的西西里决不同于罗马，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城市迦太基的最亲密的伙伴，而且两城市又彼此相邻，近在咫尺。皮洛士的非礼

到来，无疑是对迦太基的示威和挑战。一向好战的迦太基截断了皮洛士的海上交通，鼓励并胁迫罗马人继续战斗。罗马军重新掉头反回，攻击皮洛士，并在最后一次关键性的战斗中，彻底击败了皮洛士，进而把势力扩展到了墨西拿海峡。

在海峡的西西里岛这一边，是希腊城市墨西拿，此时控制在海盗手中。当时，迦太基人实际上已经成了西西里岛的真正统治者，而且与叙拉古结为联盟。因此在公元前270年迦太基把海盗撵跑，并在那里驻扎了守军。海盗们看到了罗马的强大，便向其求救，于是罗马便和迦太基隔着墨西拿海峡形成了两军对垒之势。

罗马人经过长期的征战，地域扩大了，人口的增多了，变得强壮了。民族的历史传统决定了他们不会满足于此。他们在得到财物和家园的时候，他们还想得到更多的财物和更为舒适的家园。在他们看来，罗马人有能力获取这些，有能力驾驭和统治更为广大的地区。罗马人要成为也应该成为世界的主宰者。正是这种英勇顽强的精神，使罗马人没有在沾沾自喜中

驻足于墨西拿海岸，而是向更为强大的敌人挑战、向更为广阔的地区迈进。这种精神一开始便溶入了每个罗马人的骨髓之中，成为罗马扩张和个人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柱，影响着几代、几十代人，甚至影响到当代人。像后来罗马帝国建立时期出现的格拉古兄弟、马略、苏拉、克拉苏、庞培、恺撒、安东尼、奥古斯都等英雄人物，无不受到这种传统精神的巨大影响。它为后来罗马帝国的建立早早地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强大的罗马终于要初试锋芒了，以满足自己焦渴式的需求。于是地中海的上空笼罩上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争阴云。

正当印度阿育王在比哈尔登陆、中国的秦始皇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世界的西方，在古地中海地区，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大战。战争发生在以善战闻名的闪米特人的最后堡垒——迦太基和雅利安语系的新崛起者——罗马之间，两个地中海的蛟龙绞斗在一起，互不相让，从海上打到陆地，之后又

从陆地打到海上，波及地区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实属旷世罕见。这场战争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布匿战争。

公元前264年，在墨西拿海盗的挑斗下，罗马终于鼓起超常的勇气向强大而不可一世的迦太基进行了挑战。开始，海上的优势在迦太基一边，他们拥有空前规模的战舰——五层橹船，而且在长期的征战中有一批训练有素的水手，海战经验丰富。尽管罗马比对方缺少海战经验、兵力也不如对方强大，但他们以自己聪明和智慧，根据敌人的战舰特点，发明了一种大型搭钩，海战中当迦太基战舰企图撞毁罗马人的船只时，罗马人便将船靠上去，用搭钩钩住敌舰，然后士兵冲上甲板进行搏斗。在米勒（公元前260年）和埃克诺米斯（公元前256年），迦太基军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尽管他们在迦太基城附近的一次罗马军登陆中击退了罗马军队，但是终于在巴勒莫遭到重创，损失了104头战象。这些战象被罗马军队带回到罗马城，并在罗马广场上举行了一次最为壮观的凯旋游行。

之后，罗马军队雄威大震，继续乘勇追击，

终于在埃格迪斯岛的一场海战中(公元前 241 年)击溃了迦太基的最后一部分海军力量。迦太基——这个不可一世的蛟龙终于不情愿地低下了头，最后向罗马乞和，屈尊于罗马的脚下，并把除叙拉古王领土以外的整个西西里岛忍痛让给了罗马。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布匿战争。

就这样，西西里岛作为征服者的战利品，归入罗马的版图，并成为罗马人长期征战以来所得到的最为丰厚的一块财产，其富饶美丽的土地和勤劳的人民被用来增加罗马的财富，在战争中劫掠的大批奴隶被当作富人手中可供随意使用的工具。遗憾的是，那些长期在外征战的具有市民权的农民，当他们返回家园的时候，得到的却是负债累累的农场。这时他们才发现：他们长期用鲜血和生命所获得的一切，早已被贵族和平民中较有影响的人瓜分殆尽了，他们落入了富有的放债人和富有的竞争者手中。原来没有人十分富裕，也没有人十分贫穷的自由农民式的共和国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尘埃。

在罗马侵吞了西西里岛以后，罗马和迦太

基之间维持了22年的和平。原因是双方的后院都着了火。在意大利，高卢人又一次南侵，使罗马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陷入恐慌之中。不久，高卢人在特拉蒙受到罗马人的袭击而遭到歼灭。后顾之忧解除了，罗马军队便长驱直入，直接推进到阿尔卑斯山，最后凭着强大的威力竟把亚得里亚海的伊利里亚纳入了它的扩张领地。正当罗马如日中天、势强气盛的时候，迦太基却内乱四起，科西嘉岛叛乱，于是罗马人又把这个原属迦太基的岛屿当作它"地中海餐桌"上的美馔，硬是给吞并了。可罗马人并未就此罢休，凭着它一向奉行的乘人之危而取胜、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处世原则，它又对迦太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挑衅。

那时的西班牙，北到埃布罗河，都属迦太基的领土。罗马人则以此河为界，如果有迦太基人越过埃布罗河，都被看作是一种对罗马的挑衅行为。公元前218年，迦太基人终于被罗马人的种种挑衅行为激怒，决定和罗马人一分雌雄胜负。这时在迦太基出现了一位世界军事史中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杰出的军事家——汉尼拔。他出生于名门将户，从小在他父亲和姐夫

的培育下，受到过良好的军事和外交的训练。在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他就曾在神坛前发誓："长大成人后，一定要成为罗马不可调和的敌人。"后来发生的事，果然应验了他的话，还成了令罗马军队闻风丧胆、威震整个罗马军营的克星。公元前221年，年仅25岁的汉尼拔成为迦太基驻西班牙军队的最高统帅，他不断地操练人马，进行严格的强化军事训练，同时还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伺机向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罗马人进行雪耻性地报复。公元前219年春天，经过长期的准备，汉尼拔首先进攻罗马在西班牙的同盟者——富足的萨贡杜姆城。而罗马此时正值盛气凌人、趾高气扬，于是在公元前218年，罗马向迦太基宣战。然而今非昔比，这次罗马军队遇到的对手绝非是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所遇到的敌人。年仅28岁的迦太基军队的最高统帅——汉尼拔，不仅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还有非凡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正当罗马军队兵分两路，进攻西班牙和迦太基本土的时候，汉尼拔却以惊人的胆略，历经千辛万苦，率领军队翻越过欧洲最高山阿尔卑斯山，在付出一半

以上的步兵和1/3骑兵的惨重代价下，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罗马的境内，从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在后来的罗马历史中也曾出现过这种奇迹的翻版，那就是可与汉尼拔相提并论的罗马军统帅——裘力斯·恺撒率军跨越阿尔卑斯山进攻高卢的壮举，这只不过是后话了。

汉尼拔在意大利半岛的出现，使罗马人极度恐慌。为了迎战迦太基军队，罗马元老院立刻调兵遣将，重新调整了当初制定的作战计划，这样地中海两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在地中海地区又一次展开了实力的较量。迦太基军队在他们年轻而杰出的将领汉尼拔的指挥下，所向披靡，连战连捷，势不可挡。这极大地鼓舞了迦太基军队的士气，也使它名威大震。这样一来，原来持观望徘徊态度的高卢人也倒向了迦太基一边。

公元前217年春，汉尼拔率领他的士兵在托斯坎纳沼泽地齐腰深的水里艰苦行军四天三夜，出其不意地绕过了有重兵把守的罗马军防线，踏上了通往罗马的大道。

罗马军队发现布防失误以后，立即掉转头，连夜尾追，闯入了汉尼拔设下的包围

圈。

公元前217年6月21日清晨，罗马军团近3万人在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的率领下，进入了汉尼拔早已设好的三面环山、背后临湖的埋伏圈中。当罗马军队刚刚进入谷地，汉尼拔便发出了进攻的信号，迦太基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罗马军队，使罗马军队还没来得及组织抵抗便已溃不成军。结果战斗只用了3个小时，罗马军团3万人就全军覆没了，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战死，1.5万人阵亡，几千人被俘，冲出包围圈的6 000名罗马士兵在汉尼拔的追击下，也全部投降。这场战役发生在特拉西美诺湖附近，故称特拉西美诺湖战役。

这次战役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一次极为重大的战役。它极大地削弱了罗马军队不可一世的气焰，动摇了罗马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罗马执政官和军事统帅没有人敢率军与汉尼拔交锋，因为他们知道：自汉尼拔进入意大利半岛以来，没有任何一支罗马军队在与其交战中免于失败的厄运。

公元前216年，瓦罗当选为罗马执政官，

他改变了以前的战略，主张速战速胜。在他看来，这是罗马军的特长。于是在这一年的8月2日，罗马集结了8万名步兵，6 000名骑兵，对仅有4万名步兵和1.4万名骑兵的迦太基军队发起了进攻。战役发生在康奈附近的平原上。汉尼拔面对数量几乎是自己军队一倍的罗马军队，毫无惧色，他取长补短、避实就虚，采取了巧妙的月牙形变换战术，瓦解了罗马军队强有力的攻势。

会战一开始，罗马军队首先发起了猛攻，迦太基军队顺势而下，将半月形阵势向相反方向弯过去，原来凸出的战线了凹下去。而罗马军队见此情景便集合两翼，向中间汇拢，集中攻击，结果是越陷越深，最后迦太基的强大骑兵出其不意地出击，完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包围。这时罗马军队大乱，被团团地围在当中。经过12小时的激战，罗马人几乎全军覆灭，而汉尼拔仅仅损失了6 000人。创造了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康奈战役后，罗马的同盟大军土崩瓦解，纷纷倒戈，投向了迦太基。公元前211年，汉尼拔挥军直下，直抵罗马心脏——罗马城。

惨痛的失败教训了罗马人，也使他们警悟过来。由于迦太基军队长期在外作战，人力消耗严重，补给十分困维，弱点日益突出出来。罗马人看到了这点，便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进军迦太基。而此时的迦太基内部十分空虚，罗马军没费吹灰之力便攻占了迦太基在西班牙设的重镇——新迦太基，而且切断了汉尼拔与西班牙的联系，歼灭了支援汉尼拔的迦太基援军。这样一来，使汉尼拔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之中。公元前204年罗马军在非洲乌提卡登陆，迦太基本土受到严重威胁，迦太基军队被迫回师。在扎马城的战役中，迦太基这位伟大而杰出的军事天才终于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败在罗马统帅西庇阿的手中。

扎马之战结束了历时15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迦太基投降，放弃了西班牙，交出了作战舰队，偿还了巨额战争赔款，并同意交出汉尼拔。但汉尼拔潜逃，在偷渡到亚洲的途中，由于追兵赶至，这位古代军事史上杰出的天才被迫服毒自杀。

罗马对迦太基的第二次征服，使一度曾黯然失色的罗马又一次变得熠熠生辉。在以后的

56年的时间里，罗马把它的势力扩展到分裂混乱的希腊全境，还侵入了东部的小亚细亚，使得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小国和小亚细亚的多数小国成为它的盟国，实际上成了它的附属保护国。

第二次布匿战争，再一次证实了罗马雄厚的军事实力。它不仅使罗马获得了迦太基在非洲以外的所有领土，而且使它获得巨数的战争赔款，充实了因常年战争而导致亏空的国库，实力基础又一次得到了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它对迦太基几乎近于毁灭性的征服，使得它即刻身价百倍，成为地中海强国中一个最为强大的国家，加强了罗马对意大利联盟的统治，提高了罗马在意大利的政治威信。经受战争考验的意大利联盟也变得更加巩固起来，而且变得越发中央集权化。

由于这次战争，罗马成了地中海地区一流的军事强国。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胜利，今后罗马的一切征服都是不可能的，这场战争为其以后的进一步扩张铺平了道路。

随着罗马的发展，两度被罗马征服的迦太基也在用委屈求全换得的和平环境中逐渐地恢

复和发展起来，并基本上接近或达到以前的繁荣水平。迦太基的再度繁荣，引起了罗马人的猜忌，他们忘不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军队所遭到的那么多的惨败，忘不了迦太基军队兵临罗马城下时所带来的巨大恐慌，尽管最后战败了迦太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罗马人不会忘记历史上的教训。如果迦太基再度强大，势必对罗马构成极大的威胁，况且两国近百年来已结下世代冤仇，这种冤仇一旦时机成熟，便会燃成燎原烈火，把整个罗马烧焦。于是，在公元前149年，罗马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大举兴兵进攻迦太基。迦太基经过3年的顽强抵抗，但最终难逃覆亡厄运，城堡于公元前146年被罗马攻陷，巷战和大屠杀持续了整整6天，其悲惨情景目不忍睹。当迦太基城堡被罗马完全占领时，原来的25万人，只剩下了5万。为了彻底清除迦太基，罗马人放火烧毁了这座一度繁荣的文明古城，被俘虏的幸存者也都被卖为奴隶，之后他们在这片狼藉的废墟上开垦起土地，播下种子。从此迦太基这座古城彻底地消失了。罗马人也终于如愿以偿，彻底解除了心中的隐患。这就是古罗马史上的第三次布匿

战争。

罗马人和迦太基人100多年的恩怨仇结就此画上了句号，闻名历史的布匿战争经过三起三落，也最后拉上了帷幕。

布匿战争历时一个半世纪，罗马彻底战胜了迦太基，并把它划归了自己的版图。然而罗马对迦太基的侵吞，只是罗马对外扩张总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其对迦太基进行吞并的过程中，它还对强大的马其顿、叙利亚等地中海地区其他国家发动了战争。

在对迦太基发动的三次布匿战争结束以后，罗马便又将这把血淋淋的屠刀指向了马其顿和希腊。

公元前225年，正当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罗马和迦太基处于休战时期，大量阿尔卑斯山以南的高卢人和高卢的雇佣军从阿尔卑斯山涌入亚平宁山，罗马立即派出了15万大军与之作战。高卢的入侵为罗马侵占波河流域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于是在击溃突入到亚平宁地区的高卢人之后，罗马又进而蹂躏了高卢的波伊人所

生活的地区，并在那里设置了两个殖民地，罗马人便将自己的统治扩延到波河流域。

与此同时，在巴尔干半岛的伊里利亚沿岸兴起了一个“强盗”国家，它专门以劫掠往来于此的商人和舰队的财物为生。这个国家的发展和兴盛，对巴尔干半岛西岸的希腊人和意大利半岛的意大利人的贸易构成了极大威胁。于是罗马人又派出了自己海上的舰队对这个“强盗”国家进行了征服，由于罗马强大的威势，罗马没费吹灰之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该地区，许多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希腊城市也纷纷投到罗马的保护之下。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康奈战役虽使罗马受到重创，但惨重的失败并没有使罗马低下头来。这时，曾称霸地中海地区并建立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庞大帝国而后又分崩离散的马其顿，看到有机可乘，便和汉尼拔结盟，共同对付罗马。一则报复罗马对伊利里亚的占领；二则消除将来势必会对马其顿构成的巨大威胁；三则清除异己，扫清将来重圆帝国旧梦时的障碍，提高马其顿的威望，扩大马其顿在地中海地区国家中的影响。如果这次合作成功

的话，那将会对罗马造成灾难性地打击。但遗憾的是两者合作的并不默契。结果二者都没有得到通过彼此的合作而想获得的东西。在此期间，罗马极其恐惧二者的合作，便采取连横的办法，组成了由希腊人、斯巴达人、埃列亚人等组成的反马其顿同盟，而自己却从马其顿的纠缠中摆脱出来，以对付狡奸而善战的汉尼拔。后来罗马和马其顿也发生了几次小的战斗，最后终于和解。罗马为了保存自己那些重要的伊里利亚领地(希腊城市)，而把大陆上部分土地让给了马其顿。然而这只是罗马的权宜之计，它决不会宽恕马其顿和迦太基联盟之举的。

随着马其顿实力的增长和在此基础上的扩张，引起了希腊、埃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极度恐慌，也引起了罗马的注意和怀疑。当时在地中海东部有三个希腊化的强国——马其顿、叙利亚和埃及。它们就象中国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一样，彼此势均力敌，互不相让。但事隔不久，埃及国事衰微，王权旁落，于是马其顿便和叙利亚结约，入侵和瓜分它在、小亚细亚、爱琴海和海峡地带的领地。马其顿的再度扩

张，尤其是对爱琴海地区的入侵，引起了希腊世界的极大愤慨。而弱小的希腊诸多城邦国空不足以抵挡马其顿的强大攻势。于是它们便把希望寄托在当时地中海地区最为强大的罗马人身上。罗德斯、培尔伽姆乃、埃及等纷纷派出使团，寻求罗马的庇护。罗马见到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当然不会错过，于是，罗马向马其顿宣战。经过一番较量，由于马其顿缺乏强大的同盟军，最后终于寡不抵众，败下阵来。马其顿与罗马方面和解，马其顿放弃所有占领的地方，退出希腊，交出舰队，送还俘虏和逃亡者，并支付 1 000 塔兰特赔款。这就是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在罗马的历史传统上曾留有一个最珍贵的遗传基因，那就是罗马的执政官们大都善于运用纵横捭阖之术，不仅在本国的政治斗争中加以运用，而且还广泛用于外交事务的处理。他们善于利用一方击败另一方，而当另一方被击败时又要利用其它手法将被自己利用的这一方击败，从而最后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

当马其顿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受到削弱以后，罗马并没有采取像对待迦太基那样的残

暴态度来对待马其顿。他们这样做并非出自仁慈之心，而是出于自己扩张的需要。他们想利用马其顿来对付叙利亚的安提奥库斯——这个曾与马其顿结盟而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受到罗马的利用而保持中立的愚蠢的狂妄者。

正在马其顿战争进行期间，由于罗马和马其顿无暇顾及地中海东部地区，所以叙利亚的安提奥库斯借机扩充了自己的领地，占领了南部叙利亚、小亚细亚南岸的埃及土地、以弗所和马其顿所占有的色雷斯沿海城市。

马其顿战争结束以后，罗马严然以一个“救世主”的角色出现在地中海的希腊世界当中。正当希腊人为自己重新获得的自由和权利欢呼雀跃、激动不已的时候，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所得到的东西却在悄悄地失去，他们更没有想到自己所感激的“救世主”，原来却是个贪得无厌的魔王。罗马获得了对希腊生活的最高控制。对希腊所推行的政策也和它对它的联盟的、从属的或被保护的国家所推行的政策一样。于是爱好自由的希腊人纷纷反对罗马人的不义作法。希腊人把希望又转而寄托在安提奥库斯的身上。而事实上，在巴尔干半岛上也

只有它能和罗马相抗衡了。在公元前192年，安提奥库斯接受了希腊人的热情邀请，率军与罗马开战。这时罗马又把马其顿拉到自己的一边，归还了马其顿的人质、免去了剩下的赔款，并答应马其顿扩大自己的领土。结果安提奥库斯根本不堪一击，迅即溃败。战火很快从海上燃向陆地，安提奥库斯也绝没有想到自己会惹火烧身。在海上遭到几次失败以后，他对自己的信心也开始产生了动摇，他一方面把王国各处的兵力集中到小亚细亚来，另一方面派人和罗马讲和。但罗马并非想和他讲和，而是要他把小亚细亚让给罗马。于是罗马以3万人的兵力在玛格涅西亚城以东的平原和安提奥库斯展开决战。安提奥库斯在此次战役中投注了7万人，罗马人面对多于自己一倍的叙利亚军队毫无惧色，他们英勇善战，抓住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结果罗马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安提奥库斯损失5万人，而罗马仅损失300人。

罗马通过这场战争，获得了原属叙利亚的欧罗巴和小亚细亚领地，以及1.5万塔兰特的巨额赔款。罗马在此获得了它想获得的巨大的政治利益、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确立了自己

在希腊东方的霸权地位。同时使希腊化国家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马其顿几乎完全被排挤出希腊，叙利亚塞流古家族则失掉了小亚细亚的全部领地，而接受罗马保护的埃及也失掉了尼罗河以外的一切领地。罗马人就是用这种纵横捭阖的战术和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欧、亚、非三大洲。

捞取大量资本的罗马，在战胜叙利亚以后，对于战争中与罗马站在一起的一些希腊小国，大肆赏赐。这些小国在扩大自己领地的同时，却也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罗马，任由罗马的摆布和指使。而罗马也毫不客气地插手于这些小国的内政和外交，进而控制整个希腊地区。

对迦太基的胜利，以及对马其顿、叙利亚王国的征服，又一次鼓舞了罗马人的信心和勇气。对地中海希腊国家的控制，使罗马在意大利的统治变得更加巩固，并有能力更大地拓展它的基业。

罗马在利用马其顿和它一起完成对叙利亚塞琉古王国的征服以后，又开始将矛头第三次对准了马其顿。

马其顿虽然遭到了罗马的两次攻击，但都未造成致命的伤害。在罗马发动对塞琉古王国的战争期间，马其顿借此又扩大了它的领地，迅速地增强了它的实力。到战争结束时它的势力已足以构成对罗马在希腊霸权的威胁。于是当罗马骄傲地接受塞琉古王国交出它领地的时候，便又在准备着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了，那就是发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彻底消灭马其顿。

公元前 168 年 6 月 22 日，罗马军队和马其顿军队在马其顿的彼得那城展开了决战。在战役开始，马其顿传统的枪兵方阵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曾一度使罗马的先头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而后，罗马迅速改变了自己的作战方针和战术，从马其顿军队的背后、两翼进行了进攻，并针对敌军在追击罗马军队时枪兵方阵呈现松散状态，罗马军队便把中队投入到这松散的缝隙里从而瓦解了马其顿的枪兵方阵。马其顿军队彻底败溃，战役不到一小时，便一切都结束了。2 万名马其顿人死在战场上，1.1 万名被俘。马其顿，这个巴尔干半岛上最后的一个大国，最终在罗马喧嚣的扩张狂潮中淹没。此后马其顿只是徒有外表的躯壳，连王权也被永远

地消灭了。全国被分成了四个绝对孤立的共和国，它们不能互相交往、不能通婚和进行贸易。当权的都是罗马的贵族。

摧毁了马其顿以后，罗马便肃清了在地中海地区的所有劲敌，而使自己巨大的阴影几乎笼罩着整个地中海地区。这样罗马改变了对希腊化各国的政策。手段也由原来的温和型变成了强硬型。在希腊化的各国，谁不服从罗马的领导，谁就会受到罗马无情的制裁。像罗德斯，这个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曾给予罗马以巨大援助的希腊化小国，由于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对马其顿稍显露出一点同情之心，并试图在罗马和马其顿之间斡旋和平，对此，罗马恨之入骨。于是在彻底征服马其顿后，大肆报复，没收了罗德斯在大陆上的大部分领土。然而给罗德斯最大的打击还是狄罗斯被罗马人辟为自由港。罗马人疑心狄罗斯人同情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的马其顿国王——培尔谢乌斯，于是在战争结束后，将狄罗斯人赶走，并把该岛交给了雅典人，取消往来的贸易关税。因此东部地中海的全部商业流转由罗德斯转到狄罗斯，仅此一项就使罗德斯的关税收入在一年当中从

100 万德拉马克降到 15 万德拉马克。罗德斯在此沉重打击下再也恢复不过来了。而与此同时，狄罗斯也受到了罗马的制裁。

当一个国家的实力强大到它的本土所容纳不下的程度，它便要把这种实力扩散到它本土以外的地区，并以一种高傲的姿态对这一地区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不准允这一地区对它有一点不敬或不从的行为。而公元前 2 世纪中叶，罗马在地中海东部的情形便是如此。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库斯四世乘马其顿战争爆发期间顺利地进行了对埃及的战争，并直抵亚历山大里亚。埃及人向罗马求救。于是罗马的使节来到亚历山大城，向安提奥库斯四世转达了罗马元老院的决定：要他归还所夺得的全部东西，并在一定期限内退出埃及。安提奥库斯请求给他一点考虑时间。而罗马使者却寸步不让，显出一付高傲者的姿态，挥起手杖，很不客气地在他身边画了一个圆圈，用一种傲慢而又近乎命令的口气说："你必须在这里即刻给我以回答，我想你是不想触怒我们尊贵而伟大的元老的！"于是安提奥库斯被迫服从了罗马的决定。

公元前 148 到 147 年，罗马正式把原来划

为四个独立部分的马其顿归入罗马版图，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其范围包括巴尔干半岛大部，从爱琴海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这样罗马便消灭了曾横行一时的马其顿。

这时，在希腊还存在着一个实力较为强大的阿凯亚联盟。这个联盟由诸多的希腊城邦国家组成。由于加入联盟的斯巴达的边界和自治程度的纠纷，联盟出现了危机，最后事情闹到了罗马元老院，由罗马进行裁决。而此时阿凯亚联盟的领袖们早就想摆脱可恨的罗马的保护，便趁机大举进攻斯巴达，企图解除罗马的控制。

而罗马决不能容忍如此的冒犯行为。于是罗马对这些“叛逆者”进行了征伐。结果这个不堪一击的联盟很快被击溃。罗马再度控制了希腊地区，同时对进攻斯巴达的主要城邦国——底比斯、卡尔启斯和科林斯探进行了特别严厉的报复。拆毁了前两个城市的城墙，解除了居民的武装。而对巴尔干唯一巨大的商业中心——科林斯则实行了的彻底的毁灭，保全性命的居民被卖为奴隶，艺术品则运往罗马。

爱琴海再度恢复了平静，罗马巨大的阴影

依旧笼罩在地中海地上空。

近一个半世纪的长期无休止的征战，罗马在惊涛骇浪、疾风暴雨的环境中成长壮大起来。将自己狭小的统治地区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从西部的西班牙到东部的叙利亚，从北部的南高卢，到南部的埃及、迦太基，它建立了势力范围如此广大的强大国家，驾驭着地中海如此众多的地区，确立了罗马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构筑了罗马帝国的基础。

在长期的征服中，迷蒙混沌的世界又重新积淀、分层、排列、组合。惊险凶残的内部权力斗争开始登上舞台。

罗马，这个地中海地区的霸主，伴随着长期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使地中海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文化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罗马在其内部的推动力和外来渗透的巨大压力共同作用下，其政治经济结构、社会规范和文化构成等方面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罗马变得更加繁荣起来。

罗马在长期开疆扩土的事业中，在耗费本

国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土地、奴隶和钱财。土地、钱财和奴隶的增加，促成了罗马贫富差距的拉大，奴隶主庄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小土地所有制开始衰落，在商业领域出现了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巨大增长，所有的这一切，使得罗马迅速由原始的落后奴隶制阶段跨入到高度发达、繁荣的奴隶制阶段，实现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

罗马在壮大国家实力的同时，也巩固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长期以来，由于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悬殊的贫富差距，奴隶和奴隶主、平民和贵族间的斗争一直延续不断，既使在罗马内外交困的危急时刻，这种斗争也不曾间断过。可不管怎样，奴隶主和贵族凭着手里强大的政治权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始终能保持自身的统治地位，使罗马的奴隶制经济仍能正常地向前发展。当然，这里不是否定奴隶和平民反抗斗争的历史作用，而恰恰是这种反抗斗争才促成了原本落后的奴隶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发展，使罗马的统治阶级在长期的对外扩张过程中，不断地在国内反抗斗争的压力下，吸收外来先进而发达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而促进

自身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完善。而扩张这一活动本身只是加速了新的奴隶制度对旧的奴隶制度的替代转换过程，使得原本需要几个或十几个世纪的发展方能达到的社会发展水平，只要几年或十几年就达到了。尤其是对希腊、迦太基等地区的征服，对罗马的促进作用更大，甚至在整个罗马形成一种崇拜希腊狂热。他们不但崇拜先进的民主政体，而且还崇拜富裕希腊人的那种讲究生活、先进的文化和繁荣的经济。于是罗马人原始的稍带有一点民主色彩的政治生活添充了新的内容，这种新的补充，无疑会使原来滞后的奴隶社会政治制度更加完善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军事化程度极强的社会制度，为罗马的扩张进一步奠定基础。

当然，两种形态、两种文明的融合，并不意味着罗马已被希腊所同化。相反，罗马人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吸收自身所不具有的精华，从而灵活地将其变通，形成一种独具风格的模式，进而发展和壮大自己。实际上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实验。这种实验是和以往的希腊、迦太基、马其顿、埃及是不一样的。它不论在形式上或方法上，

都呈现出大幅度的变化。它在100年的时间里给罗马带来的变化，比孟加拉、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国在1000年的时间里所产生的变化都要大。罗马人在发展中适时地解决各种新出现的问题。

表面上刚刚恢复平静的地中海，海底却涌动着奔腾的潜流。在罗马统治的如此广大地域，人们怀着对罗马的仇恨和对自由的渴望，纷纷起来反抗罗马的统治。这种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汇成了一支反罗马统治的洪流，直接威胁着罗马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另一方面，在罗马内部，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建立起来地域如此广大帝国的士兵，当他们返回家园的时候，是家园的破产。最能代表他们意志的平民会议，此时也成了政治掮客、市井无赖的集会，根本不能有效合法地限制那些大人物的行为了，民主政治实际上成了罗马上层社会争权夺利的工具。与此同时，在罗马的社会结构当中又出现一个新的阶层——骑士阶层。他们出身于军队，掌握着庞大的军权，手里并且拥有雄厚的资产，控制着整个罗马的商业、包税和一般的财政事物，他们在经济金融方面占据着统

治地位，但政治的实权仍掌握在传统农业派即元老院和高级官吏的手里。这样，二者之间围绕着最高领导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罗马，这个充塞着错综复杂矛盾的肌体，再一次受到新的考验。

为了解决极端复杂尖锐的矛盾，平息各地的奴隶起义和庞大殖民地地区的分裂活动，缓解国内平民的怨怒情绪，以维护罗马的长治久安，罗马社会统治集团内部就此产生了激烈的斗争。于是在罗马动荡的政治舞台上，许多闻名后世的杰出人物开始粉末登场。

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在罗马统治下的西西里和小亚细亚，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奴隶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在罗马统治阶级上层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满足破产的罗马和意大利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挽救奄奄一息的罗马民主政治，在罗马发生了一场新民主派与旧的元老贵族派争夺政权和罗马社会民主化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罗马政坛上出现了两位著名的政治家革拉古兄弟。

革拉古兄弟在土地问题、政治制度的民主

化问题和罗马的公民权问题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们所实行的改革措施，以及制订的法律，符合了当时已趋于成熟的社会需要。农民得到了失去的土地。矛盾开始出现了缓和；所颁布的粮食法、土地法、审判法，充实和完善了国家的管理制度。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骑士阶层的掺入，罗马的民主派在此期间达到了极盛时期。大部分国有土地的分割、殖民地的开垦、交通路线的完善，极大地促进了罗马经济的发展。然而，这只是昙花一现。在旧的强大统治集团的反对下，革拉古兄弟终于败下阵来，很快被淹灭在罗马政治斗争的狂潮之中。

革拉古改革虽对罗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它终没能挽救罗马的危机。

公元前 118 年，受罗马“保护”的北非努米地亚王国的国王死了。为此出现了领土继承和分割问题。罗马见此情景，立即插手此事，于是在罗马和努米地亚之间发生了军事冲突。公元前 111 年罗马在骑士的压力下正式向努米地亚的实力派尤格达宣战了。然而此时的罗马已不同于大征服时期的罗马了。这时的罗马从上

到下所有的统治阶层无不散发着肮脏的气味，整个国家机构中贪污腐化像瘟疫一样传染到每个人的身上，更可怕的是军队的堕落和弱化，原始罗马军事制度此时已不能适应长期远距离征伐的需要了。原始的以财产资格和临时招集为基础的公民自卫军已充分地暴露出它的弱点，军纪败坏，战士大量地逃跑、投敌、抢掠，兵源不足，军官腐化堕落，整天沉溺于酒色之中，如此种种极大地削弱了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在与尤格达军队的初次交锋中，昏庸无能的罗马军官指挥下的涣散军队很快败下阵来，并与尤格达缔结了条约：10天之内罗马军退出努米底亚。初次的失利，动摇了罗马在非洲的统治，北洲许多受罗马控制的部落纷纷投向尤格达，站在了反罗马的一边。罗马为了挽回面子，打赢这场丢脸的战争，一位出身贫寒而颇具才能的军事家——马略被推举为执政官。马略首先从军队改革入手，一改以前的征兵惯例，开始招募雇佣兵，严肃军纪，并对所属的军队严加训练，最后终于打败尤格达。由此马略在罗马获得了极高的声望。

马略的军事改革，提高了罗马军队的战斗

力，使罗马军队的组织和队形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统帅的马略对他的雇佣兵有绝对的统率权，这支军队可以随他到任何一个地方。而马略恰恰凭此成为罗马政治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当马略执政官期满后，马略在他这支亲信军团的支持下，视传统的贵族和元老院于不顾，继续任执政官。而他和民主派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强大军事的压力下，也几乎全部通过了，一向说了算的元老院也被迫屈从于他的权威之下。因为此时的罗马已没有什么力量来约束他了。这样，在罗马的历史上首次出现军事独裁的萌芽，而这支军队便在罗马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壮大起来，成为后世军事独裁者推翻共和国体制的工具。

军界人物插手于政治，罗马的政治由此蒙上了独裁的阴影。自马略开始，罗马的骑士贵族和雇佣军团的军官们开始了罗马最高权力的斗争。这样，在罗马政坛上，又相继出现了几个著名人物。

马略在军事上是个少有的天才，然而在政治上他却缺少政治家所应具有的素质。当他喜滋滋地看着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由军事改革所带

来的诸多军事上的胜利的时候，一个在他手下担任财务官，并随同他一起征服努米底亚的十分精明的贵族——苏拉，开始崛起。他凭着自己卓著的战功和显赫的出身，在军队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庞大的势力，成为马略的政敌和强大的对手。二个人的恩怨纠葛，穿插在罗马每一个重大事件过程中。

公元前104年，马略载着尤格达战争的胜利成果，头顶辉煌的罗马执政官的桂冠，载誉而归的时候，在罗马北部高卢地区的隆河下游却传来了不幸的消息：两支罗马军队遭到了来自北方的奇姆布利和条顿人的毁灭性打击，几乎全军覆没。罗马获悉这个消息后，朝野上下，举国震惊。他们立刻想到了马略，让马略去抗击这两支日耳曼蛮族的入侵。

这支新型的雇佣军在马略的调教下，不仅军纪严明，而且英勇善战，具有一种勇往直前和坚定顽强的战斗精神。而作为统帅的马略，也身体力行，与士兵同甘共苦，一起挖战壕、筑营寨，对手下的人任人唯贤、赏罚分明，像对苏拉态度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在尤格达战争后，由于胜利荣誉的归属问题，在马略和他的

副将苏拉之间产生了个人的仇怨。可是在这次反击日耳曼蛮族入侵的军事行动中，马略仍能弃前嫌，重用苏拉。正因为如此，马略在军中的声望远高过于苏拉，并且深受士兵的爱戴和拥护，士兵都服从他的命令。

公元前 102 年，马略率军与条顿人在塞克斯提埃展开激战。结果罗马军一举击溃条顿人，打死和俘获的条顿人达 10 万之众。由于条顿人是游牧部落，他们的家小、财产要和军队一起行动，所以战败后条顿人大多数妇女和儿童，以及随军的财产均落入罗马人的手中。许多被俘的妇女由于家人的死亡和自身刚烈的性格，纷纷自杀而死，其状十分悲惨。一年之后，罗马军又在维尔凯列附近大败奇姆布利人，歼敌达 6.5 万余人。至此，北方蛮族日耳曼人的入侵被彻底打败，消除了罗马北方的威胁。而马略也达到了他事业上的最高顶峰。

4 年连任罗马执政官的马略，由于战争的原因，在这 4 年里并没有享受到真正行使执政官权力、体味执政官生活的滋味。因此在公元前 102 年战争一结束，马略便急不可耐地投身于罗马国内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当

中。

可是政治不同于军事。一向治军有方、作战有术、沉稳而坚强的马略，在政治斗争中无疑是个门外汉。他在政治斗争的第一次赌注中，就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多年惨淡经营耗费自己许多精血而培植起来的荣誉和威信，在这次失败中，损失殆尽，几乎荡然无存。

公元前100年，国内又展开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由于民主派与共和派、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愈演愈烈，此时提任保民官的民主派领袖为了在同元老贵族派展开的斗争中获胜，试图和军事上有强大实力的马略相联合，以便取得军队的支持。而马略也想借此来巩固自己在罗马的统治地位，利用民主派的帮助来赏赐自己军队的老兵。在战争结束以后，马略返回罗马，双方即刻达成联盟。马略依靠自己军队的力量，在选举期间，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杀死贵族所支持的保民官的候选人，以取得执政官的职位，保证了同盟者推举的候选人当选为保民官和行政长官。之后民主派推出了改革法案，把公有土地分给罗马市民和马略军中服役7年的老兵，并扩大公民权给意大利人。法案

的推行，引起了平民的不满，民主派中的骑士阶层转向了贵族共和派的一边。公元前99年，由于民主派打死了竞争者，元老院借机宣布戒严，并指令马略恢复秩序。结果马略见情况不妙，背弃了同盟者，至使自己同盟者的领袖被贵族杀害，民主运动受到挫折，而马略的声威也由此一落千丈，托辞退居于小亚细亚。

他素以放荡不羁、手腕高超、心计绝妙、胆识过人而称著于史。生前恣睢暴戾、罪孽深重，可死后却誉盈穹顶、备极哀荣。他就是人称“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的苏拉。

正当马略热衷于自己的政治，细心品味做执政官滋味的时候，他的政敌——狡奸的对手苏拉却颇识时务。他看到当上执政官的马略不会再为他提供立功晋级的机会时，便想方设法投到了另一位罗马军事统帅——卡图鲁斯的麾下。在他看来，要想达到权力的顶峰，必须要有卓著的战功、崇高的威望、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还要有绝对服从于自己意志的军队。

由于卡图鲁斯懦弱无能，再加上苏拉诡计多端而又精明能干，便马上赢得了卡图鲁斯的信任和重用。许多军中要事的处理大权就落到了苏拉的手里。这样苏拉就取得了通往权力顶峰的机会。他征服了阿尔卑斯山区大多数蛮族，绥靖了意大利北部边疆，苏拉也由此在军中和罗马市民中获得了较高的声誉。

军事上的荣誉足以使自己有资格分享政治权力，苏拉从马略的发家史上看到了这一点。于是苏拉开始了通往罗马政坛的第一步尝试。公元前 94 年，他自荐罗马行政长官候选人，由于没有平民的支持和有势力的罗马同僚的帮助，他终于落选而屈就于市政官之职。

竞争行政长官的失败，并没有挫伤苏拉热衷政治的积极性。相反，他从这件事上吸取了经验和教训，在市政官这一不算高级的职位上，运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以及特别出众的适应能力，又发起了一次新的攻势。

苏拉为人处世之道是很有名的。他善于调动各方面的有利因素，使他人心甘情愿地为实现他的个人目的服务。他随和的作风、善辩的口才、高超的处世手腕、雅俗并济的迷人仪态

成为他个人奋斗道路上的强大武器。而这是和他丰富的阅历分不开的。

苏拉出身于一个家道衰微的罗马贵族家庭。早年家境贫寒，但还可以勉强度日。贵族式的家庭礼教，使苏拉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稍稍长大以后，苏拉开始醉心于文学艺术，尤其善于交游和放荡的娱乐，终日混迹于优伶、小丑和娼妓之中，由此使他积累了不少社会经验，拥有了同龄人所不曾拥有的深厚阅历。他身体很柔弱，但却有一种不凡的气质和幽雅的谈吐。随和而善变的性格，使他很能讨得他人的喜欢。尽管他不富有，但他却成为周围放荡女人极为崇拜的偶像，并能叫这些女人诚心倾服于他，为他提供一切的交际娱乐花销。例如他的情妇之一，一个很富有的名妓，在临终时竟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全部赠送给他。在外面，他不但能够处理好和周围朋友的关系，而且还能使自己居于他们的核心地位，让周围的朋友心悦诚服地环绕在自己的周围。他具有如此超常的处世之道，乃至他的继母也如此地钟爱于他，并在死的时候把她的遗产也归于他的名下。

苏拉的聪明机智和圆滑的处世方法，决定了他政治道路上的成功。而残酷复杂的罗马政治斗争，又为他这样的人物提供了施展才能和计谋的舞台。

公元前107年，他获得了财物官的职位。然而财物官之职并不是他追逐的最终目标。这时，他看到了非洲的尤格达战争是他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便随马略来到非洲的努米底亚。刚开始的时候，粗暴的马略对他很冷淡。但不久，他很快便取得了马略的信任和重用，并以自己的非凡的才干和出奇的勇敢征服了周围的士兵，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爱戴。当尤格达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毛里塔尼亚国王波库斯(尤格达的岳父)的军营中，将尤格达押送回罗马军营，交给了马略。而他也因此名声大震，轰动了整个罗马，甚至获得了和马略同等的殊荣。

在他竞争行政长官落选的第二年，他便在罗马的平民和贵族当中初露锋芒。以他雄厚的资财、能屈能伸的气度和灵活的手腕，贿买、谄媚于平民和元老贵族，结果在公元前93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行政长官之职。在任行

政长官期间，他积极投身于政务和广泛的交际活动之中，赢得了元老院的信任，巩固了他的威信，加强了他的政治影响力。这样，在他行政长官任职期满后，他又被元老院任命为基里基亚总督，派往卡帕多基亚，帮助并扶持罗马的附庸、已被废黜的阿里俄巴赞尼斯王复辟。他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使命，还在那里接待了想与罗马结盟的遥远的帕提亚使节。此时的苏拉，可以说是羽翼丰满、名声煊赫的罗马头号人物了。他的声望和散发出的光辉已远远胜过于从小亚细亚归来的马略，并已取代了马略在罗马的头号位置。

而马略不甘于就此退出权力角斗场，将权位让于曾经是自己部将的苏拉。得势后的苏拉，也已今非昔比，对马略也寸步不让了。二者都虎视眈眈，运足气力想进行一次决斗。这时，围绕在神庙中为苏拉立雕像一事，将二人的斗争推向了白热化阶段。正在二人要进行一场实力较量的时刻，在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史称同盟战争。同盟战争的爆发，使得马略和苏拉的这场内讧暂时平息下来。马略应召在北方战场担任副将，苏

拉则在南方战场为当时罗马一位较开明的执政官优里乌斯·恺撒提任副将。这场战争使许多罗马将领、包括曾叱咤风云一时的马略连吃败仗、节节败北，而身在南方的苏拉却屡建奇功、频频告捷，他战败了素以剽悍称著的马尔西人和罗马的宿敌萨谟尼安人，充分展示了他超人的智慧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他所取得的赫赫战功，和年事已高、精力衰退、居功自傲，而在这场战争中又无多大建树的马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略在他的映衬之下变得黯然失色。在罗马公民当中，苏拉成了人们眼中名副其实的优秀统帅。

在同盟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苏拉凭着自己的实力，终于荣登宝座，当上了公元前88年的罗马执政官。

随着同盟战争的结束，罗马一切旧有的矛盾又开始尖锐起来，并在旧矛盾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矛盾。罗马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债务人急剧增多，怨声载道；债权人因政府颁布的反高利贷法律而怒气冲天；在同盟战争中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人对罗马的空口许诺也表示十分愤慨；马略的老兵们因没有得到答应给

他们的土地而颇有怨言。更为严重的是，在罗马广大统治区的东方，较具实力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特斯六世起而反叛罗马，进占罗马的小亚细亚行省，大规模屠杀当地的罗马公民，号召罗马附庸国响应叛乱。他的军队甚至进驻希腊，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和意大得人遭到屠杀和蹂躏。这一反叛严重地损害了罗马在东方的利益，成为罗马当时最突出的忧患。

而此时的马略和苏拉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缓和下来。二人都看到了这场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对提高个人的声望和攫取罗马的最高统治权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大权旁落后的马略更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如果自己能获得这场战争的指挥权，那么自己就会在同苏拉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并有希望重新获取当年所获取的荣誉、地位和大权。当然，苏拉也不想放过这一加强自己统治地位和权力的大好时机，一旦马略获得这场战争的指挥权，那么对他的统治权、现有的地位乃至他的生命安全，无疑将构成巨大威胁。于是，围绕战争指挥权问题，马略和苏拉矛盾更进一步激化了。

按照罗马惯例，一旦国家对外开战的时候，同一年当选的两个执政官必须要有一人率军出战。于是在公元前88年当选的执政官苏拉和另一位执政官之间采取了抽签的办法，决定由谁率军出战，结果苏拉幸运抽中，讨伐米特拉达特斯的军事指挥权落在了苏拉的手中。

时年69岁的马略，不甘就此罢休，轻而易举地把一次大好机会让给他的冤家对头，他还想在他的垂暮之年获得新的荣誉和权力。当时的元老院站在苏拉的一边，于是马略把目光转向了民主派的保民官身上，并和保民官苏尔皮基乌斯·卢福斯结为同盟共同对抗苏拉。同时许多平民、骑士、新公民和马略的旧部下也反对苏拉，拥戴马略为统帅。在这些人的大力支持下，保民官卢福斯向公民大会提议，把战争指挥权授予马略，并动用了受自己控制的一支号称“元老院反对派”武装，强迫公民大会和罗马政府通过这个议案，将苏拉手中的军事指挥权移交给马略，还取消了执政官手中的司法大权。这样一来，罗马局势大乱。身为执政官的苏拉当然不肯把已入口的肉吐出来，他对马略和卢福斯的所作所为立刻做出反应，并和另一

名执政官克文杜斯·庞培一起命令罗马政府一切成员休假，停止一切公务活动，以示对决议案的反抗。结果事情弄得更遭，罗马广场和街头的激烈争论，很快演变成大规模的械斗，占据主动的苏尔皮基乌斯·卢福斯党羽，开始在全城内到处搜查屠杀苏拉派成员，一时间恐怖笼罩着全城，许多苏拉派分子被杀害，暴尸街头。原来和苏拉有过交往的人也提心吊胆藏匿起来，唯恐祸及其身。这座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城市陷入了阴森森的恐怖气氛当中。军队和强权再次显示出它的力量。

此时的苏拉又怎么样了呢？他没有出来重新组织自己的这一派人与马略这一派斗下去。因为他明白，自己的军队不在身边，而城中支持自己的那帮人要么被杀，要么叛变，或者干脆就闭门不出，躲藏起来。元老院也无可奈何地成了民主派手中随心所欲的工具，自己如果再斗下去，只能会招至杀身之祸。眼下保全住自己的性命要紧。于是苏拉那种能屈能伸的性格在此再一次地得到有效地运用，以他那超人的胆量和智慧，偷偷地来到他的仇敌马略家中，向马略妥协，寻求马略的庇护，并答应将

军事指挥权移交给马略，取消休假。提案交由公民大会表决，很快得到通过，苏拉在诺拉的军队由一名参将前往替马略接收。马略见目的已经达到乐不可支，以自己“宽大的胸怀”饶恕了苏拉。可不久他便尝到了因这种“饶恕”产生的苦果，使他抱恨终生。

正当那名参将前往诺拉接收苏拉军队的时候，脱离险境的苏拉也偷偷地出了城，并以更快的速度抢先赶到自己的军营。虎口脱险的苏拉终于舒了一口冷气。

他立即召集所有的士兵，向他们讲述了罗马发生的事情，并向他们指出了马略之所以抢夺原来归属于他们的军事作战权，其目的就在于要把他自己老兵中征募的军队带到东方去。士兵们听到这一点十分愤怒，因为他们也和他们的统帅苏拉一样，明白这场战争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荣誉和丰厚的虏获物。于是，苏拉成功地组织了军事哗变。他们殴打撵走了前来接收军队的参将。在苏拉的率领下，6个军团浩浩荡荡向罗马挺进。苏拉这时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拯救祖国，使她不受暴君统治！”

罗马人进攻自己的祖国，这是罗马人创世

纪的历史当中没有先例的。恰恰是从苏拉开始为后世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苏拉大军长驱直入，一举攻入罗马。得势一时的马略不得不仓惶逃走，大批民主派分子被杀，包括民主派的领袖苏尔皮基乌斯·卢福斯也给杀掉了，罗马城再一次遭受血腥的洗礼。一切旧的秩序和法律制度又重新恢复，苏拉大批地扶植了自己的势力。随后苏拉便把血淋淋的屠刀指向了东方。

公元前 87 年，苏拉挥师东进，血洗雅典文明古城，大败米特拉达特斯大军，残酷杀戮大批反叛的自由民和奴隶，将亲米特拉达特斯的城市和居民洗劫一空，城墙被夷为平地，居民被贩卖为奴。

与此同时，一个不祥的消息传到苏拉的耳朵：逃亡的马略和罗马执政官——一个热烈的民主主义者秦纳勾结在一起，罗马的民主派又重新得势，他们宣布苏拉党人为“公敌”，宣布这些政敌不受法律保护，大批搜杀苏拉的同党，实行报复性的屠杀政策，结果许多人被无辜杀害，一些著名人物也惨遭屠戮。他们甚至还派一位新指挥官率军前来东方，表面上是来

取代苏拉讨伐米特拉达特斯，而实际上却把矛头对准了苏拉。

苏拉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便耀武扬威进军小亚细亚，以并不苛刻的条件使米特拉达特斯媾和。几乎是与此同时，苏拉还以他的勇武、智慧和雄辩的才能，成功的策反了来自国内反对派派来征讨他的大军，使他们归附于自己。

然而正当苏拉迅速结束东方战争，准备回国向马略和秦纳复仇的时候，重新得势并当选公元前86年执政官的马略，怀着未能如愿的遗憾死去了。在他死后，留下的是怨怒与仇恨，是无法挽救的罪恶。这种怨怒与仇恨产生的苦果马略本人在死前未能品尝到，最后只好由他的后继者和同党去品尝了。

为了避免内战的发生，在元老院温和派的撮合下，强硬的民主派开始和苏拉谈判。但不久，身为执政官并和苏拉是死对头的秦纳又撕毁了协议，在公元前85年至84年冬开始征募军队，以便征讨苏拉。不满于在冬天出征的士兵出现了哗变，在公元前84年年初杀死了秦纳。

马略和秦纳，这两个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虽然死了，但由他们导演出来的这场灾难深重的内战并没有因他们的消失而消失。

公元前83年春天，苏拉满载着东征大肆劫掠的赃物，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和对权力与荣誉的极度渴望，率领着他强大的“得胜之师”在意大利南部的布隆迪西乌姆登陆。

国内大批的元老贵族和遭到马略、秦纳迫害的苏拉同党像见到了救星一样，纷纷投向苏拉，麇集于苏拉的麾下。苏拉这支沾满了16万东方人鲜血的屠刀再次指向灾难深重的国内同胞，意大利的新内战开始了。

最初，民主派人多势众，竟达20多万人，而苏拉仅有3.6万人。遗憾的是民主派的军队大都是乌合之众，军纪松散，装备落后，又缺乏优秀的统帅。苏拉的军队在数量上虽然处于劣势，但他们却有长期战斗的经验，军纪严明，装备精良，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当时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战争的结果显而易见，貌似强大的20多万民主派大军经过3年的顽强抵抗，最后终于败下阵来，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兵燹之中。苏拉再一次以骄傲的胜利者姿态出现在罗

马城中。

胜利并不代表和平。伴随着胜利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屠杀、野蛮的劫掠和暗无天日的恐怖。公元前87年马略在罗马城中实行的恐怖政策，在公元前82年到81年又得到苏拉的残酷回报。

苏拉进入罗马城后，并没有因自己的胜利而罢手。他痛恨与他不共戴天的马略和秦纳，痛恨那些紧随马略和秦纳身后的民主派，更痛恨那些原先站在自己一边而后又变节的罗马元老和贵族。大规模报复性的屠杀开始了。苏拉这时独出心裁，有了一项称著于史、流"芳"后世创造性地发明"公敌宣告"。他日复一日地根据他的需要和感觉上的好坏列出"黑名单"，凡是"黑名单"上宣布的都是该处死的。同时苏拉还规定：对"黑名单"上的"公敌"，捕杀者有赏，告发者有奖，藏匿者有罪。没过几天，在苏拉列的"黑名单"上就有40名元老和大约1 600名所谓的"骑士"被判处了死刑。数以千计的民主派分子和无辜平民被惨酷地杀害，他们的首级被悬挂在罗马广场上示众。所有被"宣告"的人一经拿获，即刻就地处决——不论是在家里、

街头巷尾，还是在神圣的殿堂。一些人在惊恐之中投向苏拉，结果便在他眼前被打死了，另外一些人则被拖开施以毒打。一些在场的人，看到这种残酷的场面吓得连吭一声都不敢。“公敌”的财产被劫掠，土地被充公，房宅被焚毁。苏拉的密探神出鬼没，到处搜寻逃出去的人，并任意把人处死。血雨腥风在苏拉疯狂的支配下从罗马扩散到整个意大利，接待客人、友谊亲情、出借或是借钱都可以成为告发的原因。苏拉的许多部将也趁火打劫，大发横财。苏拉也因此而富得流油。

对活人的残酷镇压，并没有平息苏拉心里地怒火，他又命人掘开了他的死对手——马略的坟墓，把马略的尸骨掘了出来，投到了阿尼奥河中。

复仇只是泄一时之私愤，权力、地位、财富和虚浮的荣誉，对于一个急功近利的人来说具有更大的魔力。

疯狂的屠杀之后，苏拉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稳定自己的统治，把大批的土地、美宅良田、珠宝玉器分给他的部下和 12 万老兵。在整个意大利到处设立军事殖民地，派自己的亲信

加以管理。在各城市中组成直接受自己控制的城市卫戍部队，成员大多来自跟随他长期作战的老兵。这样，苏拉在短短的时间里确立了自己在罗马乃至整个意大利的绝对控制权，随后为庆祝自己沾满血腥和罪恶的胜利，苏拉在罗马广场，这个刚刚受到鲜血洗礼的地方，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并给自己冠以"幸运者"的桂冠。

一切又都归于平静，然而这是暴力下的平静。

废置了120年的独裁官制度，在苏拉强权的压力之下又被恢复起来。而苏拉却不知廉耻地将这顶几乎近于帝王的桂冠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并规定这种独裁官任期不限(这一职位法定期限为6个月)。在他看来非此不能表示他卓著的功德、至高无尚的权力与地位。

这样，在罗马的历史上，经过世代奋斗而建立起来的共和体制，轰然崩塌，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共和的躯壳。而苏拉这个名副其实的独裁者，做了马略想做而没有敢做的事情，把整个罗马的立法、司法、行政、经济、军事大权集于一身，由原来的执政官、军事统帅摇身一变，

成为不逊于专制君主的终身独裁官。

然而虚伪而狡奸的苏拉，并不想将自己的专制的尾巴露得太明显。他在推行自己专制王权的同时，却依旧竭力维持共和国的形式：他自己的所有官职和荣誉都由公民大会以法律形式授予，允许继续选举执政官和其他所有官员。议案按传统交由公民大会审批后方有法律效力。在维护传统共和制躯壳的同时，苏拉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制订了许多新的法律和维护罗马贵族统治利益的措施，而元老院、公民大会以及各种法律此时已成为苏拉独裁统治的驯服的工具。

公元前79年，正当苏拉权势如日中天、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却突然辞职隐退，幽居于他在普特奥利的滨海别墅之中。他曾为了那最高的权力、无尚的荣誉和地位，含辛茹苦，南征北战，屡赴艰危，不惜以道德的沦丧、社会的动荡、人民的痛苦以及无数人生命的毁灭为代价。而在他如愿以偿的时候，他却自愿地把它放弃了。对此，古往今来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他是因为病疾缠身而不得不放权归隐的，有人说他是在权力欲望得到极大满足

后厌倦政治斗争而隐退的，有的人说他是因政治上改革无望而知难而退的。但不管怎样，如果说权重位尊的大人物既便昏庸老朽也不愿退出政治舞台在古代历史上是个通例的话，那么，苏拉确实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隐退后的苏拉，在他的庄园别墅里过着悠闲的生活，体味着长期征战生活中所不曾品尝到的田园诗般惬意的滋味。他时而悠悠漫步于小巷之中，时而孜孜垂钓于水滨之上；时而与人纵酒铺张一番，时而与靓女秀媛放荡一场。他几乎从不过问政务，而宁愿钓鱼或撰写回忆录。其间他写了 22 卷回忆录以记述他传奇式的生活经历，可惜这套书未能留传后世。

公元前 78 年，苏拉终于在饱尝了人世间的诸多酸甜苦辣之后，于他的滨海别墅安静地死去，终年 60 岁。

他的后继者们，为了纪念这位最杰出的统帅、罗马“最伟大”的功臣，给他在罗马广场举行了最隆重的葬礼。他的遗体被置于金舆之上，在声势浩大的送殡队伍护送下游行全意大利。苏拉在他的生前也断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死后享受如此殊荣，他那极度的虚荣心终于在

他死后由他人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苏拉戎马倥偬一生，为罗马立下了汗马功劳，只可惜这种丰功伟绩的基石是由无数人的生命、鲜血和无辜屈死的冤魂淀积而成的。他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刚毅果敢、足智多谋，不愧为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和统帅；他冷酷无情，阴险狡狯、机敏善变、左右逢源，又不愧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他自信达观、奢侈无度、放荡不羁、玩世不恭，又不愧为一名拥有最高权力和地位的市侩。

有人称他“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也有人称他“政治上的唐璜”。他确确实实是个拥有复合性格的多面体。而他也恰恰藉此风风光光地上台、体体面面地下台、安安静静地死去。他生前恣睢暴戾、罪孽深重，死后却誉盈穹顶、备极哀荣，他的确够幸运的了。

苏拉虽然死了，但他所实行的贵族寡头统治却深深触动了罗马共和国的根基，为后来共和国的倾覆和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有趣的是，苏拉的贵族寡头统制在他死后不久，便很快陷入于岌岌可危的困境中。苏拉尸骨未寒，他原来的最信任、最得力的部将庞

培、克拉苏等人就背弃了他生前苦心经营的事业，而与原来的骑士和平民妥协，废除了苏拉独裁时期的一些法律和具体措施。

到此为止，马略和苏拉导演的权力角逐和政治斗争告一段落，而这两个敌对的冤家也终于步入了历史的坟墓。

他们生前可以掌握国家的大权，决定国家的命运，但他们绝不能决定他们后世历史的发展。他们的作用无非是使后继者效仿他们的所作所为，开始了更为激烈的权力斗争和更为野蛮、更为残酷的财富争夺。

“时世造英雄”，这是个能人辈出的时代，也是罗马完成伟大帝业的时代。

马略、苏拉开创了军人参政的先例，也开创了军人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惜使用武力相互火并的先例。是他们开创了军人共和国时代。是他们为他们的后继者们留下了名利场上相互角斗的“绝好”的榜样。

继马略、苏拉以后，罗马进入了一个能人辈出的时代。这一时期，罗马奴隶制经济得到

了高度的发展，民主派在政治斗争中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各地的起义活动风起云涌，军人纷纷插足于政治，争夺上层领导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并被蒙上了浓厚的军事色彩。

常言道："乱世出英雄。"越是在激烈动荡的年代，越是在危难四起的关键时刻，越能考验和锻炼人们的勇气和智慧，越能使人有更多的机会显露自己的才能、胆识和魂力。是动荡和危急将众生推到了"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的挑选，使一些人成为"上帝"恩宠的"臣民"。

罗马军人共和国时期恰恰处于这种动荡而充满危急的环境当中。这一时期的罗马人，不但要守业，而且还要创业。不但要巩固先人留给他们的基业，而且还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这种基业发扬光大。

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危急的年代，一个充满野蛮和血腥的年代，一个充满原始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规律的年代。

是这样的年代，使罗马人传统的贪婪本性和永无止境的奋斗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是这样危急四伏的社会环境，在罗马历史的星

空塑造出继马略、苏拉之后一个又一个熠熠闪光的新星。这些新星在罗马历史中都留有自己辉煌的一页。当然这种辉煌并不意味着伟大，更不意味着赞颂。只不过是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表现得精彩一些而已。

马略、苏拉刚刚退出历史的舞台，紧随其后，克拉苏、庞培、恺撒、西塞罗等人便又粉墨登场。克拉苏早年投于苏拉的门下，并且屡立战功、颇有建树，后来通过镇压斯巴达克起义而名声大噪，随后他进军小亚细亚、入侵波斯，最后被帕提亚击溃而死在他乡异域。庞培则依靠父辈的荫护并在苏拉的提拔下开始发迹，他占领过西西里，征服过非洲的努米底亚，平定过西班牙的塞尔托里乌斯起义，镇压过斯巴达克奴隶起义，从海盗手中夺回了地中海的控制权。后来他又远征东方，完成了苏拉未竟的事业——平灭了本都国王米特拉达特斯六世，把叙利亚、本都、比提尼亚并入罗马行省；他还突入了伊伯利亚(今天的格鲁吉亚)和阿尔巴尼亚，使外高加索山区臣服于罗马；他在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地区到处活动，扶植新国王，使他们归附于罗马统治之下。庞培为罗马的发展

壮大立下了丰功伟绩。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罗马高层的政治斗争，最后经过长期较量败下阵来，于公元前48年在埃及被杀。

克拉苏和庞培先后死去，只剩下了恺撒，于是历史进入恺撒时代。他是罗马历史上少有的军事天才、出色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为了权力的争斗，他斡旋于庞培和克拉苏之间，而且能与他们二人结盟，形成罗马历史上的“前三头”，虽说他起步较晚，但却能与资深功高的克拉苏、庞培同享美羹，平分秋色，并且最后击败了这两位政敌，而使自己独占鳌头，权倾罗马上下。他曾历尽艰辛，跨越阿尔卑斯山，征战高卢，并最终将高卢划归罗马的一个行省。他曾多次横渡多佛尔海峡，入侵不列颠，曾远征埃及而后又因爱上了倾国倾城、美貌绝伦的埃及女王克里奥巴特拉，主动放弃了埃及。他以他卓著的战功而赢得了罗马人的尊敬，也赢得了他想得到的权势与地位。他依靠自己的强大军队和强硬的政治手腕，又重新从已故的苏拉手里捡过衣钵，实行了彻头彻尾的军事独裁。是他完成了军事冒险时期向帝国时期的过渡，而在罗马共和国的母体里形成帝国的最初

雏形。可惜的是，这个胚胎还没来得及出生，便在共和精神外在压力下流产了——恺撒，这个不可一世的暴君和卓越政治家、军事家，在元老院被他杀害的庞培塑像前遭到了暗杀。

“前三头”的死并没有使罗马因此而平静下来。

恺撒死后，很快在罗马政坛上又有像安东尼、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这样贪婪的政治掮客出现。经过一番较量，西塞罗、布鲁图斯、卡西乌斯这样的人物很快败了下来，要么被杀，要么走投无路而自杀。最后在罗马只剩下了三支较为强大的势均力敌的军事集团，它们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安东尼、雷心达和屋大维，这三人便是罗马历史上的“后三头”。这三个人的本性是想独占，而非均摊。于是在这三人之间以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斗。相互的残杀、欺骗与诱惑贯穿着这段时期的整个历史。

经过十几年的激烈的斗争，屋大维终于独领风骚，荣膺至尊，再次展现了当年他祖辈——恺撒的风采，成为罗马的真正主宰者。

他没有像恺撒那样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也没像恺撒那样锋芒毕露，明目张胆地伸出贪

娄的手向人们索取帝王的桂冠。他以他特有的沉着、圆滑、诡秘，运用和缓而能被元老院和人民接受的手段，取得了与共和制完全背离的绝对权力。尽管他没有称王，但他却获得了“元首”(即国家第一人、第一公民，在元老院名册上，他列在第一位)和“奥古斯都”的称号，在实质上成为第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

几十年前恺撒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几十年后由他的后继者实现并得到了。

屋大维死后，他的继承者们巩固了他设立的制度，使罗马稳定的统治维持了200年左右。在这段时间里，罗马奴隶制经济在长年战争留下的累累伤痕中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并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景象。国力的增强，经济的发展，并不代表斗争的平息。权力的角逐、财产的争夺，依旧是这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题。

在帝国体制建立以后的200多年里，虽说内部斗争常年不断，但做为整体的罗马却从未间断他们的先人的“伟业”：征战、扩张。到公元2世纪末，罗马人经过世代人的奋斗，终于将自己的地域扩张到历史的最大程度，不列颠

绝大部分划入了帝国的版图，特兰西瓦尼亚被划为新的省份达契亚，北部势力到达了多瑙河，东部则到达了幼发拉底河，西部则征服了整个比利牛斯半岛，地中海已变成了罗马的内陆海。

罗马帝国的扩张，于是宣告结束，一个创世纪的时代，也最终拉上帷幕。

第二章　妄为的天才

年幼的恺撒展现了少有的天才与禀赋。老谋深算、阴险狡诈的苏拉从他身上看出了"一个恺撒里有好几个马略"……

公元前101年7月12日，在罗马一个并不富裕的古老贵族家中，充满了喜气洋洋的气氛，欢乐和兴奋的心情流露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全家人都在为这个新诞生的婴儿高兴。年轻的父母更是兴奋得合不拢嘴。后他们给这个孩子起了双名，叫盖乌斯·优里乌斯·恺撒。

少年恺撒生活的时代正是罗马共和国的末期。这时的罗马正处于疾风暴雨、惊涛骇浪之中，庞大的基业需要巩固，广阔的领地需要维

持，各地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战事频起。而国内随着奴隶经济的发展、军事集团的壮大、阶级矛盾的加深，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派系纷杂，相互倾轧。一些拥有实权的人物开始凭借自己强大的力量进行政治权力的角逐，军队已不再属于共和国，而成为个别统帅手中的工具。原来的民主制度开始衰落，元老院和每年选出的各级官吏只成了一种空洞的头衔，化为罗马光荣过去的一个暗淡的影子。阴谋、权术、威胁、利诱、虚伪、暗杀、械斗、造谣、诽谤成为罗马政治斗争中的司空见惯的器物。拉帮结伙、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强取豪夺、荒淫无耻、贪污受贿，如此种种成为当时罗马社会的一大特色。

苏拉和马略为了个人政治权力的争斗，实行的残酷的恐怖政策，更在当时罗马人的心头敷上了深重的恐惧阴云。罗马没有安全的避难之所，有的只是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感觉，整个罗马仿佛就是个大屠宰场。

环境能够改变人，但更能塑造人，尤其是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恐怖的环境动荡的社会，使得机敏狡狯、虚伪圆滑成为人

们自己保护自己不可缺少的工具。年少的恺撒从小便受到了熏染，很快地学会了这一套。

恺撒自小就天资聪颖，机敏异常，对外部事物有异常出色的适应力和接受能力。父亲和叔父都在罗马担任过重要官职，祖父当过执政官，母亲又出身于执政官家庭，优越的门第和显贵的家族，使小恺撒自幼便受到了一种良好的教育和特殊的熏染，培养了他的自信心和优越感。

按照罗马贵族的传统习惯，恺撒在少年时被送入到罗马的贵族子弟训练团，以接受初步的军事训练。

脱离开温馨舒适的家庭，小恺撒在那里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严格的军事训练、清苦的军事生活、苛刻的“清规戒律”没有使恺撒退缩，相反使他克服了贵族子弟的那种娇气、自负、慵懒的坏习惯，培养了他独立生活能力，增强了他的毅志和自信心。

顽强的毅力、英勇果敢的作风、远大的志向和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精神，是这段生活留在恺撒身上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在训练团接受训练的后期，年幼而身强力

壮的小恺撒离开了罗马，前往东部的罗马行省实习。这短期的实习，极富好奇心的恺撒，看到了自己身外的新天地。一个强烈而无以遏制的想法在年少的恺撒心里涌动：生就男儿，当统率三军，报效国家。他向往着荣誉和地位，极强的权力欲望使他蠢蠢欲动，跃跃欲试。

有一次他路过一座神庙，看到庙门旁的亚历山大雕像，这是他最崇拜的希腊名将的雕像。他凝望良久，而后慨然长叹，泪流满面。

一旁的人疑惑不解，睁着好奇的眼睛看着他，并关切地问他："你怎么啦？"

只见年少的恺撒极目远方，怅然一笑，并说道："亚历山大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已征服了半个世界，而我恺撒今天却默默无闻。"

这时周围的人方才明白，都不禁觑而一笑。

还有一次，恺撒和他的几个朋友一同经过一个残破不堪的小村庄，一位朋友回过头来指着那个村庄说道："难道在这么个鄙陋的小小角落里还会有人争权夺势吗？难道在这样一个破乱不堪的小地方也还会有人想身居高位吗？"

大家都笑了。可惟独恺撒一人深有感触地

望着那个小村庄，严肃地说："我宁可在这里当老大，也不愿在罗马当老二。"

这时的恺撒，凭着他那过人的胆识、抱负和良好的修养，在他同龄的贵族子弟当中已明显地超脱出来，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

要想达到权力的顶峰，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仅有显耀的高贵门第、非凡能力还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机缘、雄厚的财力或极为有力的"关系"。年少的恺撒在权力与地位的奋斗之中，深深明白这个道理。

当时，在罗马奴隶主阶级内部，以苏拉为首的贵族派和以马略为首的民主派，斗争愈演愈烈，达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

令恺撒感到自豪的是，他不但出身于名门望族——一个古老而著名的优里乌斯家族，而且自己和当时罗马权倾一时、功高盖世的马略有着一种亲缘关系：马略是他的亲姑父。正因为如此，使他与罗马的民主派有着广泛的联系，也为他以后的政治道路选择打下了基础，对他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恺撒以他那机敏、勇敢和非凡的报负与志向，深深博得曾连续6次当选为罗马执政官的姑父的宠

爱。在马略的提携下，年仅 13 岁还仅仅是个孩子的恺撒便当选为丘比特神的祭司。祭司和其他级官吏一样属于民政官吏。只有出身贵族氏族的人才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另外当选的人的双亲必须是按照被称为共食婚的一种特殊的古老宗教仪式结婚的。

共食婚是罗马的一种婚姻习俗。婚礼要在丘比特神祭司和证人面前举行。婚礼先在女方家进行，由女方的父亲祭告祖先和神灵，说明要将女儿嫁到某家。然后由新郎(或新郎指定的代表)把新娘迎至家中。到家后，新郎在家神之前用水为新娘进行斋沐之礼并使她接触神火，完了之后就开始宰牛祭家神，诵祭神的诗句并以共食麦饼而结束仪式。共食婚是只有贵族才能举行的结婚仪式。婚礼须择吉月，并由司祭用占卜的方法来加以确定。

当上了祭司是恺撒谋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步。这对他这个初涉政事的人来说相当重要。因为当时在罗马几乎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祭司、骑士和演说家是升官作爵的好途径。

祭司之职使恺撒提前涉足社会。这点他要

比其他的同龄贵族子弟幸运得多。

然而命运是想多多考验一下这个年幼的幸运儿。当他15岁时，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他的父亲原是公元前92年罗马的行政长官，后来又出任亚细亚长官。父亲的早亡，给恺撒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因为他失去了一位最亲近的政治向导和必要的权势荫护人，这时恺撒陷入了孤单单的境地。而此时更为重要的是，恺撒又相继失去了马略的保护。因为在这时，民主派和贵族派的斗争终于发展到发生内战的程度，经过两起两落，马略终于在忧愤和遗憾中死去。

长期的激烈政治斗争和血腥的屠杀，使恺撒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起来。

正步入青年时期的恺撒通过一幕幕的悲惨的事实，开始感受到了政治的危险、权力斗争的凶残和人们对权力，财产和荣誉的疯狂追求。所有的一切，在恺撒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必须做到残忍、冷酷、不择手段。

苏拉派在内战中的胜利，使大多数民主派分子遭到杀害。可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苏拉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对恺撒这个与民主派有

密切瓜葛的青年，非但没有像对待其他民主派人物那样加以凶残的杀害，反而对恺撒的才能和聪明智慧颇为欣赏，很想把他召到自己的门下。结果他对恺撒的处理只是免去了他的祭司之职，并要求恺撒与科尔涅利娅离婚。

科尔涅利娅是公元前 87 年到公元前 84 年的罗马执政官秦纳的女儿。秦纳是民主派领袖，其声望和影响不次于马略，在共同反对苏拉的斗争中，二人结合在一起。为此他和苏拉结下了仇怨。苏拉要恺撒和科尔涅利娅离婚，无非是种报复性的行动。他俨然以上帝主宰者的身份，向当时的人们指手划脚。一切都要由他来作裁决，一个人的婚姻乃至一个人的生命。而年纪尚小、政治上也微不足道的恺撒，在这个狂妄的独裁官眼里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否则的话，恺撒也早就命归黄泉了。

为了能使恺撒休弃科尔涅利娅，苏拉软硬兼施，既胁迫又利诱，想使年少的恺撒按自己的意思去做，并最终归入自己的门下。

恺撒考虑再三，最后毅然拒绝苏拉的要求。他心里明白，苏拉是个残忍的阴谋家，向来视杀人如儿戏，谁要是触怒或冒犯了他，那

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但他心里还明白，苏拉并不想杀自己，因为在苏拉眼里，自己还不是个对他的统治构成危胁的对象，况且他还挺赏识自己。

恺撒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着苏拉的“裁决”。还好，他的做法并没有引起苏拉的震怒。但已引起了苏拉的强烈不满。于是恺撒的处境更加艰难了：科尔涅利娅的嫁妆被没收了，他本人也被剥夺了继承父亲遗产的权利。这便是对他反抗的回报。

当这一切稍稍平静以后，不甘寂寞的恺撒公然以祭司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在人民面前，尽管此时他还是个孩子。

苏拉对此深感惊骇。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竟然能有如此的志向、胆量和魄力。这时的苏拉，没有表示公开反对，却在暗中采取措施，使恺撒未能当选。此时的苏拉心里已产生了浓重的疑云：任其发展下去，将来事必要成为一种祸患。于是苏拉便同他的亲信商量，要除掉这个身边的隐患。

从恺撒所做的这两件事情上，苏拉看到了一个未来的对手在悄悄崛起。对这样一个人，

苏拉的想法是：绝不留情，必须加以彻底的根除。恺撒有势力的亲朋也纷纷为其求情，请求苏拉赦免这个未成年的孩子。而苏拉周围的一些亲信也有人认为图谋处死这样一个小孩子，未免有点小题大作了，弄不好倒影响苏拉本人的威信。当这些亲信把他们的想法告诉苏拉时，苏拉冷然一笑，对他们说道："未能在这个小子身上看出许多个马略，实属愚蠢。"

消息传出后，恺撒感觉到自己有随时被捕的威胁。一旦自己落在苏拉的手里，那是绝没有好下场的。于是机警灵敏的恺撒偷偷地化妆成得了热病的人逃出了罗马，在撒比尼人的地区流浪。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几乎每天都要换一个住处。居无定所、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恺撒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和流亡的苦难。

流浪中的恺撒，尽管十分小心，采取一些防备措施，但还是让苏拉的密探给碰上了。有一天，恺撒因生病从一个住处转移到另一个住处，结果疲惫的恺撒一不小心被苏拉派往那里搜捕逃亡分子的士兵发现了，恺撒落入了那群士兵的手中。

身处他乡异地，求救无门的恺撒在这种困

厄的险境中，凭着超人的智慧，轻而易举地得以虎口脱险。他先是不露声色，然后单独找到了这群士兵的队长考内留斯，利用他那如簧巧舌，只破费了他两泰伦钱，便收买了这位堂堂的大队长，重新获得了自由。

他被海盗俘获了。他们向他索取 20 泰伦的赎金。恺撒却说："我的身价远不只 20 泰伦！"

恺撒的母亲和苏拉的人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在罗马恺撒的家族也是比较有势力的。这样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苏拉终于"慈心"大发，赦免了这个执拗而顽固的年轻贵族。

此时经过颠沛流离考验的恺撒深深地感受到，作为显贵出身的自己到了该为国家服务的年龄了。要想爬上仕途高位，必须要有雄厚的资本，丰富的阅历，而当时在罗马，军事资历对于任何从事政治活动而想升官作爵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这样，大难不死的恺撒违背了家人劝其返回罗马的劝告，毅然奔赴亚细亚行省。

年轻的恺撒甩掉虚善的祭司衣冠，勇敢地冲破传统祭司不许当兵的罗网，以他的机智、勇敢、多才、善辩赢得了亚细亚行省行政长官的赏识，成为这位行政长官手下一名得力干将。

不久，他被委以重任，派到比提尼亚去见该国的国王尼科美德斯。他此行是要完成一项光荣的使命：使尼科美德斯向他的顶头上司、小亚细亚行省的行政长官提尔穆斯提供一支舰队。因为提尔穆斯此时正在围攻列斯波斯岛上的米提列涅城，而这个城市同本都国王有着密切的联系，始终站在罗马的对立面。

为了能够出色地完成这一光荣使命，年轻的恺撒在比提尼亚开始施展他所有的才能。

恺撒豪爽而咄咄逼人的气质、善辩的口才、出从的智慧与胆量，很快取得比提尼亚国王尼科美德斯的信服，甚至使这位国王达到了一种崇拜的程度，甚至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人作都牵动着这位国王的心。

对此当时有人传闻，说恺撒和国王尼科美德斯发生了同性恋的关系。这一传闻跟随了恺撒一生，并一直流传后世，成为恺撒一生也洗

刷不掉的污点。

这一次出使任务的成功完成，激励了恺撒的信心和勇气，证实了他的卓越才能和存在的价值，也使刚近 20 岁的恺撒更加坚信：自己注定要成为一个非凡的人。

随后他参加了攻占米提列涅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英勇善战的精神得到显示。他由于作战勇敢、战功卓著而赢得了橡冠的奖赏。

公元前 78 年，恺撒又渡海去奇利奇亚，参加由当时的罗马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谢尔维利乌斯·瓦提亚在这里举进行的清剿海盗的战争。

他想在当时罗马权位最高的执政官面前显露一下自己。可是他投错了庙门儿，因为这位清剿海盗的执政官是苏拉派的。

时隔不久，苏拉去世的消息传到了这里。恺撒听了，兴奋至极。在他看来。一个真正叫他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

多事之秋，动荡之时，为机缘频生之际。苏拉的死，无疑会在罗马造成一定的动荡，从而为众多的人才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用武之地。

敏感的恺撒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于是他即刻动身、匆匆起程，不分昼夜赶回罗马。

就在他返回罗马途中，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正当恺撒和随行人员携带着随身物品乘船行到发玛库萨岛时，遭到海盗袭击。当时这些海盗拥有大批的舰队和无数只小船，人数众多。恺撒和他的随行人员成了他们的俘虏。

这些海盗把恺撒和他的随行人员劫掠到他们的船上，抢光了这几个人所有的随身财物，并向恺撒索取 20 泰伦的赎金，然后才答应释放他。恺撒面临这一切，镇定自若，泰然处之。他坦然地看着这群乌合之众，并且爽然大笑，弄得这群海盗惊恐不安，莫明其妙。他嬉笑怒骂，说这群海盗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他用贵族的傲慢口气轻蔑地对这群海盗说道：

“你们这些愚蠢的笨蛋，我的身价远不只 20 泰伦。”

然后他极为慷慨而大度地答应给这些海盗 50 泰伦，并把他随行的人员立刻派遣出去，筹措这笔款项。

船上，只剩下胆大的恺撒、他的一个朋友、两名侍从和一群凶神恶煞般残暴凶恶的西里西亚海盗。

在以后的38天中，他便一直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他丝毫没有被监禁的感觉，自由自在地往来于这群海盗中间。有时怡然自得地来到甲板上欣赏美丽的海上风光，有时兴高采烈地参加海盗们的各种运动和游戏，好像这群海盗并不是他的看管者，而是他的卫士和随从。

随和的性格、超人的胆量，处惊不变、遇难不乱、临危不惧的优秀的内在素质，在这个20刚刚出头的年轻人身上得到了一览无余的发挥。

他很轻蔑地看待这帮海盗。每当他要睡觉的时候，便吩咐人去海盗们那里，叫他们不要喧哗吵闹。

他有些时候写作一些诗歌和演讲词，并把这些诗歌和演讲词拿来朗诵给这些海盗们听。凡是对他的作品不赞颂的人，他都拿出一副高傲者的神态，用讥讽的口吻当面斥责这些人，说他们是不学无术的野蛮人和粗鲁无知的笨蛋。

他时常和这些海盗们在一起说笑，好像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似的，他还时常用一种玩笑的口吻宣称，一旦他们这些海盗落在他的手上，他要把他们一个个都绞死。

海盗们对他的这种态度和许多随和的作法，都非常地欣赏，认为他毫无顾忌的谈话只是出于一种质朴天真的本性和孩子气的顽皮心理。

可是他们错了。这些海盗们绝然没有想到，这个孩子气十足、既随和又招人喜爱的恺撒，在那虚假的表象之下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心计和恶毒凶残的手腕。不久他们便尝到了恺撒——这个不起眼儿的年轻人给他们带来的苦果。

38 天很快过去了，当恺撒派出去的人把钱款筹集好，从米利都回来时，恺撒兴奋得不得了。他立即向海盗们缴纳了赎金，获得了自由。

他来到了米利都城，在那里招了一批人，迅即把他们配置在几艘船上，从米利都港出发，直奔发玛库萨岛驶去。争强好胜的恺撒要报复这些海盗，他要血洗 38 天的俘虏生活给他带来的耻辱，他要实现他在海盗那里以玩笑的

口吻发下的誓言：抓住他们，把他们一个个绞死。他们很快来到了发玛库萨岛，海盗的船仍停泊在那里，于是向这群海盗发动了奇袭。在他们突如其来的进攻下，海盗们张荒失措、狼狈不堪，绝大部份海盗都成了恺撒的俘虏。

恺撒带着这些被俘的海盗和为数巨丰的金钱、财物大胜而归。他把这些海盗全都关押在柏加乌斯的监狱里。然后他前往当时担任亚洲总督的朱尼亚斯那里，请求他对这些海盗加以处置。

可是贪婪的朱尼亚斯此时却把他的目光盯在了恺撒从海盗那里截获的为数颇丰的钱财上，他对恺撒的请求根本不予理睬，只是敷衍地说了句：等他有时间的时候再适当地考虑如何处置这批海盗。

年轻气盛的恺撒听后非常气愤。他匆匆赶回关押海盗的地方。盛怒之下，他下令把那些海盗从监狱里拉出来，一个个钉死在十字架上。

才干和年龄并不成正比。年纪轻轻的恺撒坚决果敢的性格、富有远见而又能审时度势的目光、排除一切困难和为实现最大胆的计划而

采取的特殊手段，使得他在一切方面都远远超越于他的同龄人之上。

这一点使他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和场合，都能够以特殊的方式即刻显现出来，引起周围一些人的极大关注。

从柏加乌斯离开以后，他的朋友劝他赶快返回罗马，可他却直接前往罗兹岛，投师于一位著名修辞学家——阿波罗尼亚斯的门下。

阿波罗尼亚斯在当时极为有名，他不仅以修辞学驰名，而且以品德高尚称著。西塞罗——罗马当时最为出名的演说家就出自于他的门下。

恺撒知道，要想在政治上攫取最高权力，必须要有十分出色的雄辩口才，这在当时的罗马几乎成为一种通例，而他自己原来所受到的教育虽说很好，口才也还不错，但他在演说方面并没有经过什么系统训练。所以他要挖掘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潜力，培养自己的演讲才能。

在罗兹岛停留的这段时间里，他专心致志地苦练演讲，使他的演讲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出色演说家的水平。

他很快又从罗兹岛返回了罗马。而此时的罗马正处于纷乱之中。民主派又重新活跃起来，和贵族派的斗争也开始逐渐升级。一些实权人物又开始了瓜分、争夺、分裂罗马的狂潮。甚至还出现了向罗马进军的军事行动。许多罗马政坛上的“大人物”都从年轻的恺撒身上看出了他将来的潜力，所以各帮各派极尽拉笼之能事，力图把这个年轻有为的青年拉到自己的这一边，使恺撒能够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生活在夹缝中的恺撒，此时已表现出了他有意、甚至喜欢玩弄的政治手腕。对于各派的拉笼利诱，恺撒笑而面对，左右逢源而又恰到好处。他不想把自己卷入到没有成功希望的冒险活动当中。他在等待着机会，也在寻找着机会。

胆大而心细、果敢而沉稳的恺撒为了使自己能够取得政治上的声誉和成就，他选择了一条危险系数最小，而又广被罗马政客们所利用的最简单而又漫长的途径：积极参加并带头组织能在社会产生巨大轰动的诉讼，而且最好要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终于机会来临了。公元前77年，根据详细

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他发现任公元前 81 年度执政官而后又任马其顿长官的村赖贝拉犯有勒索罪。于是他便向法庭控告了这个人。

恺撒虽然指控失败，但他那极为出色的指控演说使他名声鹊起、声威大振，并被公认为罗马当时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人们对他的演说词推崇倍至，到处都在传抄它，并一直流传到 2 世纪。

随后他又接受希腊人的请求，指控原苏拉派的骑兵长官安托尼乌斯犯有勒索和贪污的罪行，但安托尼乌斯在有权势人物的帮助下，得以逃脱受审。但在此事中恺撒再一次获得极大的成功，为他赢得了声誉。

两次出色指控，两次指控又都归于失败。而作为指控人的恺撒却在失败中极为成功地提高自己的声望。恺撒高妙的政治艺术手腕在他初涉政坛时，已充分地显露出来。

恺撒懂得，为了使自己能够在罗马公众当中立住脚，仅靠自己的伶俐的口齿、机敏的才思是不够的。于是恺撒又开始迈出了他的第二步。

他那胆大妄为的作法，令人刮目相看，在整个罗马刮起了一场台风……

两次诉讼的成功表演，使年仅25岁的恺撒折射出耀眼的光晕，并在当时罗马的民众中开始小有名气了。

于是他乘势而上，抓住这个可以壮大其声势、奠定其政治基础的大好时机，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向罗马政坛进军的强大攻势。他开始十分活跃而不知疲倦地参加当时罗马的各种政治生活，有意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尽量把他那优秀才能展现在人民面前。他那高雅的仪容，随和、热情、坦诚的处世态度，圆通、周到的处世方法，杰出的才干和统驭全局的能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赞赏和尊重。

为了更好地拢络人心，把自己的根在群众中扎得更深，他又开始大肆封赏，对一些较穷苦的人进行慷慨的施舍。他还时常摆设酒宴以飨民众、会请高朋。为了能使民众对自己产生好感，依附于自己的门下，既使是借债，他也要赢得那些民众极为廉价的满足。为此恺撒耗

资无数，原来并不富足的家财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最后到他任公职以前竟然欠下了 1 300 泰伦的债。

当时有许多人对恺撒的做法感到荒唐，他们认为，恺撒为了博得名声而花费这么大的代价，乃是用一种实际的财富去换取一种终归要消失的短暂而不确定的报酬，实不足取。

而恺撒的敌人们则对恺撒的做法更加藐视，他们认为恺撒实在是愚蠢至极。在他们看来，恺撒一旦把他的钱花光，他的那种用钱“收买”的势力将随之而消失。

然而，胆大而忘形的恺撒这次“赌博”却赢了。在一次公民大会的军团司令官选举中，恺撒以其绝对的优势压倒了他的对手，当上了军团司令官。

担任军团司令官之职，是恺撒政治和军事事业的开端。

公元前 68 年，恺撒的姑母，也就是马略的妻子朱里亚去世了。为了悼念这位给他带来巨大恩泽的姑母，恺撒在市场公开发表一篇哀悼朱里亚的演说。随后在朱里亚出殡的时候，胆大妄为的恺撒竟然把马略的肖像展示出来。

这一冒着生命危险的大胆行动，在整个罗马掀起轩然大波。

自从苏拉执政以来，马略一派的人已被宣布为国家的公敌。既使在苏拉死后，掌政的苏拉派们也是维持原来的决定。而马略的肖像按要求也不准许在公开场合出现。

若干在场的人对恺撒的作法深为愤慨，纷纷高声指责痛骂恺撒。而恺撒对此却不屑一顾、镇定自若。因为他听到的是更为强烈的欢呼喝彩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他顺利地把朱里亚的葬礼进行完毕。而年轻的恺撒通过这事也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杰出人物了。尽管他的实力当时还不是十分强大。

马略画像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出现，使得散漫、势小、微弱的民主派又开始振奋了精神。他们为恺撒能够把淹没已久的马略的荣誉再次从坟墓中挖掘出来发扬光大而感到惊喜和满足，同时还有对恺撒的感激。

这件事是恺撒向当时势力强大并占上风的苏拉派的一次试探性的挑战，也是对自己在公众中实力的摸底。同时还是讨好民主派并取得

他们信任和推崇的大胆尝试。

初涉政坛的恺撒现在显然站在了民主派的一边。他没有站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而且十分强大的贵族派一边，这是他做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所具有的长远的战略眼光。薄弱的民主派正是他要寻找的成名的工具。民主派和贵族派造成的强烈反差使恺撒找到了出人头地、爬上高位的最好机会。

随后，恺撒又向当时的当权政体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他下令制造了一些马略的肖像和一些手拿战利品胜利女神的肖像，然后派人在夜里偷偷地放置在丘比特神殿。

到了第二天早晨，有些人看到了那些金光闪闪的肖像和刻在上面歌颂马略丰功伟绩的文字。他们对放置这些肖像的人的大胆而感到惊奇——这些事情究竟是谁做的呢？当然不难猜出。

这个消息很快传出，大家一传十，十传百，不久便有很多人从各处赶来，聚集在丘比特神庙周围。

人群骚动了，争论之声、赞扬之声、非难

之声交汇在一起。到处是混乱的人群，到处是嘈杂的声音。

有人说恺撒是在公然反对现有的政府，藉以恢复以前被元老院所埋葬的荣誉；有人说恺撒旨在了解一下自己在群众中的真正实力，看看是不是有很多人都肯俯首帖耳、十分驯服地服从自己，进而采取他更激进的行动。

但恺撒的这种举动却迎合了民主派的意图。他们大为振奋，三五成群高呼着口号走进这丘比特神殿，其人数之众几乎叫人难以置信。在他们看来，在马略的所有亲属之中，恺撒是最不辜负那位伟大人物的人。

这事弄得影响很大，乃至元老院不得不针对此事进行讨论，该如何如置此事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恺撒。

当时在罗马一位最有名望的人凯都拉斯·鲁泰夏斯对恺撒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说：恺撒现在不是从事阴谋，而是在装设大炮，要推翻政府。

随后恺撒就此进行了自我辩白。恺撒雄辩的口才，鲜明而具有极强说服力的观点、严密的逻辑，使当时在场的人都很震惊，就连那些

执掌大权的元老们也都纷纷感到满意。

恺撒这次超常的大胆行动又一次获得了成功。他那卓绝的政治才能再一次得到了证实，并取得了公众的承认。

恺撒的姑母朱里亚死的同一年，恺撒的妻子、马略的女儿科尔涅里娅也死了。

太太的死，给恺撒触动很大。他在为科尔涅里娅办理丧事的过程中，发表了措词沉痛而又极为动情的哀悼演说。按照罗马传统习俗，不能为死了的年轻妇女发表哀悼演说。而恺撒十分自信、无所顾忌的作法，却打破了常规。这种事情在当时的罗马尚属首次。

这件事使恺撒又一次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他的这种深沉的感情显露使人们颇受感动，认为他是一个慈善、温柔而亲切多情的好人。

时隔不久，恺撒便以行政官手下的财务官身份前往西班牙。这对热衷功名、一心向上爬的恺撒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一步。因为在罗马只有先担任财务官这第一个公职以后，方能参加当时最高的权力机关——元老院。

在西班牙的任职，使恺撒与当地有势力的家族建立了巩固的联系，从而使自己又有了很

多保护人。

在西班牙任财务官即将期满的时候，恺撒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之中。

这时在罗马发生了一次政变未遂事件。几次竞选执政官而又屡遭失败的卡提利那，为了夺得渴望已久的执政官职位，决定发动起义，要在新任执政官就任庆典上杀死新执政官和当权的其他罗马贵族，一举夺得罗马政权。但是由于事情败露，政变遭到失败。而恺撒也恰巧在此时突然离开自己的行省来到正在酝酿骚乱的河北高卢(今天波河以北地区)。因而在当时形成一种传闻，说恺撒和卡提利那勾结在一起，一同发动起义。还说卡提利那已向恺撒许下保证：事成之后，由恺撒担任骑兵长官，做独裁官的助手。

尽管在最后审查此案时没有发现恺撒与卡提利那相勾结的证据，但此事已使熠熠发光的恺撒蒙上了暗淡的阴影。他的威信也因此而受到了一定影响。

公元前65年恺撒开始担任监督官。卡提利那事件虽然使他受到波及，却没有影响他积极参政的热情。官位不高的监察官职位，给恺撒

创造了更多与广大居民阶层接触的机会。

于是他又故伎重演，大肆施用他为取得众望而最常用也最爱用的手段。为了笼络人心，他不惜耗资巨数，向罗马公民提供豪华的午餐、堂皇的戏剧，向市民免费分发面包。在修筑阿皮乌斯大道时，除了公款以外，他还自掏腰包，支付了巨额的金钱。

他很善于摆排场，始终要使排场符合自己贵族的身份和地位。而他的争强好胜性格使他在这方面变得更加奢侈豪华，甚至可以说是挥霍无度。他就是要与别人比个高低，比权势、比地位、比财产、比计谋……他每次的活动排场都搞得非常之大，既使是最有权势的人和最富有的人，在他的相比之下也都相形见拙，望尘莫及。

有一次他为了纪念他死去的父亲，在公开场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斗剑比赛，提供了640名角斗士，这种以罗马奴隶的生命为资本的极富刺激性的斗剑活动，招来了大批的观众，成为当时罗马最为空前的一次角斗比赛，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能与恺撒相比。

他具有一切时代贵族出身的最“优秀”的青

年人所擅长的极为高超的本领，这就是他善于举债。并且能够十分巧妙地生活在债务里却又不因此而失去片刻乐观的情绪。

他在讨好民众的过程中，花费是如此之多，乃至完全超出他的偿还能力，而且要远远地超过。因为他欠债太多，到后来竟使他在公元前 61 年前往西班牙就任总督时无法前去就任。因为众多的债主把他困在了罗马城中。后来多亏了家资殷实的大贵族克拉苏解囊相助，才使他得以脱身，前往西班牙。

在竞选大祭司时，他对含泪把他送到门口的母亲说："妈妈，今天您会看到，您的儿子要么成了最高祭司，要么就成了流亡者。"

公元前 63 年，罗马大祭司麦泰拉斯死了，后继者要在公民大会上选举产生。大祭司这一受人尊敬而又有相当政治影响力的职位，对于每个想爬上政治高位的人来说都具有十分巨大的吸引力。

通常这一职位要由德高望重、资历颇深、

担任过执政官的人物来担任。当时有两位威信极高的元老成了候选人，就是罗马当权寡头的两大支柱——凯都拉斯和伊索里卡斯。

在群众中很有声望的恺撒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尽管当时年轻的恺撒资历浅，功德薄。他深深地懂得：在超常的行动中，采取超常的方法，如果一旦成功，那么也就会带来超常的影响，产生巨大的冲击力。于是恺撒断然决定与另外两人竞选大祭司之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竞选前的准备活动当中。

他的参与，无疑是对旧有权势的挑战，也是对两位德望重的元老的挑战。恺撒要和他们一较长短、誓比高低。

当时最有希望当选的凯都拉斯，对于恺撒的介入十分关注。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派人去贿赂恺撒，劝他放弃竞选，如果他同意这样做，凯都拉斯还可以给他一笔数额很大的巨款。但是倔强的恺撒却不屑一顾地对来人说道："我将准备借贷一笔数目更大的款子用于这次竞选。任何人、任何事都休想阻挡我，事实会证明我说的一切。"

选举的那天，恺撒的母亲含泪把他送到门

口，他在拥抱过母亲之后，对她说："妈妈，今天您会看到，您的儿子要么成了最高祭司，要么就成了流亡者。"

到投票的时候，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年轻的恺撒再一次以他那雄厚的实力创造出了又一个奇迹：他所得的选票比其他两个竞争者所得票的总和还要多。

意外的胜利，使年仅30岁的恺撒轰动了整个罗马。但也引起了罗马元老院的极大恐惧和一些势利小人的嫉妒。

竞选大祭司的成功，使恺撒进入了高层权贵的行列。几乎是与此同时，连连得势的恺撒又获得了较有实权的行政官头衔。

这么个年纪，身居如此高的地位，在罗马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同时也预示了恺撒未来的远大前途。

权势、地位的获得，以及在民众中享有的极高声望，使恺撒开始进入了他仕途的一个新的阶段。他开始积极参与罗马高层决策圈的事务，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这时卡提利那阴谋又重新在元老院当中提了出来。当做为执政官的西塞罗向元老们分别

征询意见时，几乎所有的元老都主张把那些牵扯到卡提利那阴谋的人一律处死。这时恺撒站了起来，以他那谦恭、温和的口气讲明的他的看法，他说："不经过适当审讯而把那些门第高贵声望卓著的人们处死，是没有前例的，而且是不公正的，除非有绝对的必要，不可如此做；但是如果把他们监禁起来，囚禁在由西塞罗认为合适的任何意大利城市里面，等到卡提利那被击败以后，元老院很可以平平静静而从容不迫地决定对于他们的最好处置办法。"

恺撒这一番娓娓动听、具有极强说服力的话语，使在场的元老们大为叹服。这样一来，不仅使在他以后发言的人倒向了他的这一方，而且使在他以前发言的人也转而支持他的主张。

然而他的这种主张却遭到凯都拉斯和伽图的强烈反对。伽图甚至认为恺撒是在为他的同伙进行辩护和开脱罪责，尽管没有事实证明恺撒和卡提利那阴谋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在凯都拉斯和伽图的顽固坚持之下，那些犯人很快被交付给刽子手执行死刑。

当恺撒走出元老院的时候，西塞罗的青年

卫士们蜂拥而上，持着明晃晃透着寒气的利剑向恺撒袭击。因为恺撒所庇护的卡提利那一伙所持的政治主张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把对卡提利那的仇恨转嫁到恺撒身上。值得庆幸的是恺撒在较有权势、人缘又好的顾里欧的帮助之下死里逃生，脱离了虎口。

几天之后，恺撒为他所蒙受的怀疑专门到元老院进行辩解，结果他竟遭到极为喧嚣的责难。聪明的恺撒早有准备，在他来之前，他已动员了他的民众。当这些民众发现恺撒到元老院久去未归时，便叫嚣地来到元老院，把整个元老院围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他们叫喊着让恺撒出来见面。

民众对恺撒的如此好感和恺撒在民众中所拥有的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引起了元老们的极大恐慌，他们看到了罗马社会存在的潜在危机，更看到了恺撒的巨大危险。于是他们开始注意削弱恺撒在民众中的势力，使他不至于过分地强大而威胁到整个罗马。

然而此时的恺撒早已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于是他又开始朝着一个新的目标迈进。

荣享行政长官和罗马大祭司之职的恺撒，

尽管在群众中拥有极高的声望和较高的权力，但在他看来，这一切并不是稳固而一成不变的。而要获取稳固的权位，就必须要有一支绝对听命于自己指挥的强大军队，并且这支军队的指挥权要长期而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时光流转，很快恺撒行政官之职任期已满。恺撒又被任命为西班牙总督。

这对于宁为龙头不为凤尾的恺撒来说，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这一职位的获得，不仅意味着权势和钱财，更为主要的是它可以使他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军事天才，并可以拥有一支自己渴望已久的纯属于自己的军队。

恺撒在摆脱开繁重债务所缠绕的困境之后，踌躇满志地走马上任了。

他来到了西班牙这块充塞着矛盾、危急的蛮夷之地，立即以他的那不知疲惫的工作作风积极地投入到他的新的工作之中。不到几天，他便在原有的 20 个步兵大队之外，又组织了 10 个新的步兵大队。他要依靠他们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要依靠他们来为自己开避在西班牙的基业。

他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用他

的勇武、快速、顽强的作风熏染他们，训练他们，使他们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他的力量的存在，进而焕发出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不久，他把手中这把经过自己专心磨砺的刀指向了两个欲与其为敌的部族。这只军队在他这位军事天才的指挥下，初露锋芒，两个部族很快屈伏于恺撒的脚下。随后，恺撒又率这支精锐部队长途远征，直至海洋之滨，征服了一个又一个以前从来不曾臣服于罗马的部落。

军事上卓有成效的征服，恺撒充实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也巩固了自己在军中的统帅地位。

随后他又致力于民政工作。长年的政治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做为军事统帅要出色，同样在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时也要出色。他是个全才，尽管有时不择手段。

为了巩固西班牙的统治局面，他煞费苦心，决心在各州之间建立一种和睦稳定的良好关系。在他这位绝世天才的运筹搓合之下，这种关系很快确立起来。

为了调解债务人和债权人的纷争，他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债务人每年把收入的2/3交给

债权人，其余 1/3 留为自己用，按这个办法直到债务全部偿清为止。这项富于仁爱精神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法，果然奏效，为他在这里的民众中间留下了极高声望。

当他出色地完成西班牙总督使命时，不仅发了大财，而且拥有一支深深爱戴和崇拜自己的贴身亲兵，而这些士兵也都借了他的光变得富有起来，并尊称他为“大将军”。

卓著的战功和突出的政绩，使恺撒又一次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公元前 60 年，他载誉返回罗马。按当时罗马的习惯，他可以获得一次凯旋式，但他必须停留在城外等待回答。另外还规定，竞选执政官的人们必须亲自到场。当恺撒返回罗马时，适逢罗马正在进行执政官的选举工作，一向争强好胜、一心想夺得罗马最高统治大权的恺撒心急火燎、焦虑不安。

执政官的头衔对他来说真是太有诱惑力了，他长期以来就梦想能够有这么一天荣登执政官的宝座，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可是他现在在等待凯旋式，他也不想舍弃这次能给他带来荣耀和声望的大好机会，但可

恶的罗马法律规定的那两条却同时套在了他的头上，使他二者不可兼得。

无奈，恺撒请求元老院缺席参加竞选，但遭到了伽图的反对，最后实在无计可施，便两利相权取其重，恺撒在并不太把握的情况下毅然忍痛割爱，放弃了他很久就想得到的凯旋式，而参加当时罗马执政官的竞选。

第三章　血腥征战

这是一块不曾开化的土地，一块由诸多以凶猛、慓悍称著的蛮族部落组成的大杂烩式的拼盘。然而就是这块土地，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恺撒。

公元前59年，恺撒在成功地完成出任西班牙总督使命之后，又回到罗马参加执政官的竞选。他统观全局，左右逢源，见机行事，运用自己的捭阖之术和超群的才智，巧妙地赢得了当时罗马两位最具影响的军政要人庞培、克拉苏的支持，成功地赢得了公元前59年罗马执政官之职。

执政官是罗马最高官职，每年举行一次竞

选，选出的执政官任期为一年，执政官手中具有无上的军事权和民政权。作为军事大权的代表者，他是罗马军队的总司令，他有权征调军队、任命手下将官和对外领导军事行动。作为民政权的代表者，执政官负责召集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担任会议主席，提出议案和主张，并按照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决议去布置实施，同时他还负有领导选举官吏职责。

在罗马每年都选出两位执政官，二人职权相同，他们每个人都有对另一个人的反对权。对于一切重要的民政事务他们共同行动。但对于要求单独领导的某些行动来说，就用抽签或和平协议的办法加以解决。如果发动战争，由一人带兵到前线征战，另一人则留在城中。

执政官身边有12个侍从，在执政官执行自己职责时，他们便跟随在他的身边，手里拿着棍束(fasces)，作为执政官大权的标记。在城界之外，就是作为总司令官的执政官拥有全权的地方，则在棍束中插上斧头，以代表至高无尚的权力。这种棍束的谐音便是“法西斯”，这就是延用至今的法西斯的由来。

恺撒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当执政官，这只

是他长远计划的第一步。因为此时的他虽已将实权派人物庞培、克拉苏拉到自己身傍，但实际上他的影响力和实力与他二人相比可以说是势均力敌，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稍有逊色。所以他要紧紧地和这二人拴在一起。

执政官的当选，使恺撒有了足够的资格来推行和实施他的伟大计划，以实现长久以来便酝酿于其心中的诸多长远目标。

他首先提出了极为激进的法案，建议把人们最关心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还要依靠现有的国家实力积极扩张，拓殖广大的殖民地，从而进一步扩大罗马的版图和声望。

按理说，根据罗马的传统规矩，这些建议应由最激进的护民官提出，方才较为合适，现在恺撒以执政官的身份提出，很不适宜。但颇有计谋而又精于权术的恺撒，就是善于抓住每个最敏感、最尖端的问题，来加强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取悦于广泛的民众。

对恺撒的这种超常做法，一些因循守旧但又享有较高声望、手中还握有大权的元老们，无疑感到极度的愤慨，他们纷纷指责恺撒的这种越权行为，试图阻止恺撒提出的法案的实

施。

恺撒对于元老们的反对，却大不以为然。他依旧坚持他的主张。以其艰忍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施行他的计划。那些养尊处优、自命不凡地元老们又一次陷入了他的政治圈套。元老们对恺撒的种种激烈做法，无疑给恺撒留下了可供他合理反击的口实。于是恺撒大声疾呼，提出强烈抗议，对事态大加渲染，以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说他的体恤民意的正义之举如何如何受到那些元老们的干涉，说元老们的各种侮辱谩骂及刻苛的行为如何逼得他走投无路，进而最后只有去寻求最具正义感的民众的支持和帮助。他匆匆地走出元老院，急不可耐地来到群众中间，向他们讲解他如何专心致力于民众的目标与利益，藉以表现他良好的愿望和无私的勤政。

这一招果然奏效。当他向那些倍受感染的民众征询对他所提出的法案的意见时，他得到的是热烈的欢呼和赞赏。然后他又用温和，诚恳而又不乏煽动性的口吻向民众寻求援助，请求他们帮助他去对付那些声言要以刀和剑来反对他的人们。结果他如愿以尝，得到了民众的

这种援助。更叫他兴奋的是，他赢得了当时拥有罗马军政大权的庞培的拥护。庞培甚至宣称他也将用他的剑和盾去对付那些人的剑和盾，以维护正义的权威、德善法律的实施，以及恺撒的生命安全。

那些既得利益的贵族们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变得更加愤怒。尤其是对庞培的言辞和做法更是怒不可遏。他们认为庞培的话不仅有损于高贵的身份，而且也有失于对元老院所应保持的必要的尊敬，简直就是小儿过激之辞和疯人的狂语。但他们的愤怒只能是愤怒，因为军权掌握在恺撒、庞培、克拉苏一派的手中，况且民众是倾向于恺撒一方的。

这时与恺撒同时当选的另外一名执政官，也起来反对恺撒的法案，但他的一切努力全然无效、空而徒劳。

间接掌握军权的恺撒，竟能有效的利用那些并不属于他的军队来为他服务，使得他拥有了强大后盾，来推行他的计划，威逼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屈从于他的强大压力之下。

那些反恺撒派们是这样的虚弱，乃至人人担忧，整日顾虑重重，既便是身为执政官与恺

撒平起平坐的毕布拉斯，也不得不退避三舍，躲在家中闭门不出，唯恐祸及其身，只待他执政官任期届满。

但倔强的伽图却不听那个邪，他四处奔走呼号，大肆攻击恺撒，反对恺撒所实施的法案和关于恺撒执政官期满后前往高卢任总督的有关规定。

然而此时的恺撒今非昔比。有强大的军队给自己作后盾，而且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地位也足以与像伽图这样的人相抗衡。所以具有冒险精神但又不轻易冒险的恺撒，对于顽固执拗的伽图，绝不肯任其这样下去。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把伽图逮捕送往监狱。

恺撒原以为，这样富有性格的伽图，一定会向护民官们控诉。但是伽图却一言不发，出人意料地往直朝监狱走去。伽图的这一招很是奏效。不仅使贵族对恺撒颇有怨言，就是稍有正义感而又敬仰伽图的平民也都同情伽图的处境，而带着沮丧的神情默默的跟在伽图的身后。

机警而灵变的恺撒见此情景，发觉情况不妙，便又迅即校正自己的方向，把原先自己这

种激进的热情降了降温，以便不至于把矛盾过于激化，从而影响到自己在群众中固有的威望与地位。他偷偷地请求一位护民官来解救伽图，以弥补因自己的过激行为所带来的较坏的影响。

但事实上，恺撒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在那些反对派的面前做出一个样，让那些人好自为之。

自此以后，那些元老们只有少数人继续到元老院出席会议，其余的人几乎都是因厌恶或畏惧于恺撒而不去开会。

原始的罗马较为民主的政体，现在也只不过变成恺撒手中的玩物而已。经过一系列政治活动，恺撒控制了元老院，顺利地通过他的各种建议和提案。

然而恺撒对这些并不满足，尽管他现在已成为罗马城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处境。他没有卓著的战功、强大军队，没有丰厚的政治资本。

只沉溺于眼前的利益、安于现有处境，那是无能者的短见。恺撒打破了罗马的常规，运用武力修改了原来元老院为他所做的规定，即

在他执政官卸任之后到一个不甚重要的行省去任职。恺撒赢得了在他执政官卸任之后担任当时罗马最为重要的高卢行省总督的权利。

公元前58年，恺撒终于如愿以偿。他带着庞培拨给他的4个军团大军前往高卢，去实现他长期以来积压在心底的野心勃勃的宏伟征战计划。

他要去征战，开拓自己新的事业天地。他要为罗马争得荣誉，为自己捞取更为雄厚的资本，他要在罗马的历史上创造一个前人所未曾创造过的奇迹。

历时10年的艰苦卓绝的征战终于开始了。

公元前50年代的高卢，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山南高卢、纳尔波高卢和山北高卢。山南高卢也叫“长袍高卢”，由于它离罗马较近，交通也比较便利，所以它几乎完全被罗马所同化，因此它的文明程度也较高。山北高卢则称为“长发高卢”或“野蛮高卢”，包括今天的法国、比利时的几乎全部领土、荷兰的一部分、瑞士的一大部分和莱茵河的左岸。

这时的高卢地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联合整体，它是由许多情况各异的部族所组成，各部

族之间差异也很大。有的比较发达、富有，有的比较落后、贫穷。各部族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相互的兼并撕杀笼罩着整个的高卢地区。

富饶的物产、肥沃的土地、众多的人口、广阔的地域，成了罗马商人、包税人和军事冒险家炙手可热的追逐目标。

然而一切都得之不易。看似极为容易的事情，一旦付诸实施，许多困难的甚至是难以克服的因素便显现出来。因为拥有高卢地区的是一群勇猛好战的强大民族，他们那种作战方式和作战风格，即便是以善战著称的罗马人也不能不为之心惊胆寒。

此时的山南高卢和纳尔波高卢已被罗马所征服。唯有山北高卢仍在罗马高卢行省的管辖之外。这一地区的高卢人常以凶悍、强暴而闻名于周边地区，并时常搔扰归服于罗马的高卢其他地区。

当公元前 58 年恺撒到达高卢行省的时候，北部高卢地区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三个较为强大的部落正在那里进行着激烈的争权斗争。其中爱杜伊人以罗马为靠山，而另外两个较为

强大的民族则以北部强大的日耳曼族为靠山，两个敌对的阵营形成了。

为了斗争的需要，谢克瓦尼人不惜采取引狼入室，借刀杀人的办法，把日耳曼人的军队引渡过莱茵河，并在长期的斗争中战胜了爱杜伊人。而谢克瓦尼人在取得胜利的同时，也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帮了它忙的日耳曼人。

随着日耳曼人的突入，厄尔维几人——居住在现在瑞士西部的一个部落也动了起来。这个民族是周边部落中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强大民族。就勇武方面而言，它要远远超过于高卢的其他民族。因为它离文明和教化较远，那些文明世界的商贩很少到达这里，也没有把那些文明世界中萎靡不振的东西带进来。加外它和日耳曼人较近，天天的作战，使他们在战争中形成了勇武好斗的性格。

这时厄尔维几人中有一个最显赫、最富有的人，叫奥尔及托列克斯。出于篡夺王位的野心，他极力劝诱本国人带着他们所有的钱财，离开自己的领土。他说：因为他们的勇武超过所有的人，所以要取得整个高卢的霸权是件极

为容易的事情。另外再加上周围环境的闭塞，使厄尔维几人感到：自己所立足的这块土地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他们要争得新的空间，呼吸群山之外清新的空气，观赏那开阔的原野壮景和那诱人的富足生活。

于是他们决定移居伽鲁姆那河口。

他们烧毁了所有的市镇、村庄、建筑物，以及一大批带不走的储备粮食。这样便把所有回家的希望断绝干净了。他们带着足够3个月的磨好的粮食便匆匆上路了。

通往伽鲁姆那河口的共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崎岖狭窄但不经过罗马管辖地区的小路。另一条是通过受罗马控制的宽阔平坦的大道。

这些自恃强大的厄尔维几人当然要选择大道，因这他们并没有把罗马人放在眼里。

厄尔维几人迁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恺撒的耳朵里。恺撒闻讯后火速赶往外高卢，到达与厄尔维几人原先居住地特别近的军事重镇——日内瓦城。

到达日内瓦城后，恺撒丝毫不加停歇，立

刻派人拆除了由厄尔维几通往日内瓦城的一座极为重要的桥梁，并率领外高卢唯一的一支仅由5 000多人组成的军团在日内瓦城布防，下令在高卢行省大规模地征召军队。

厄尔维几人见此情景，便立刻派一使团与恺撒媾合，请求恺撒允许他们经过由罗马管辖的普洛文奇亚地区，并保证他们在途径过程中不会对当地人有任何伤害。

机敏、果敢的恺撒当然不会答应他们的请求，他们的到来对于恺撒来说真是太及时了。恺撒要雪洗这些凶悍的蛮族以前留在罗马军队身上的奇耻大辱，他要为公元前107年死于这群蛮族部落手中的罗马执政官卡西乌斯报仇。

然而恺撒不是一芥有勇无谋的武夫。他知道凭自己现在手中的5 000人是无法与这群多达30多万的善战民族相抗衡的。他需要的是时间和援军，所以他以含混的办法回答了厄尔维几人的使者：他要花几天时间考虑一下，如果他们希望得到答复，可以在4月13日再来。显而易见，恺撒在拖延时间，等待援军的到来和进行开战前的准备工作。

当厄尔维几人的使者第二次走进恺撒大营

的时候，恺撒已修筑了一条从列曼努斯湖到犹拉山长达19罗里、高达16罗尺的城墙和壕堑。回答他们的是恺撒坚定的回绝。

厄尔维几人试图以武力冲破这道防线，但只能是徒劳。没办法，厄尔维几人只能选择另外一条比较窄小而又难以通行的道路。

退避不等于安全，恺撒岂能如此就此罢休？被他瞄准的目标，是休想从他那坚韧而又近于残酷无情的心中逃脱。他把自己的副帅留下来守护他修筑的工事，然后他就到山南高卢去了。他从山南高卢带回了5个军团。

这时恺撒接到爱杜依人的求援，因为他们眼下遭受厄尔维几人的侵扰、屠杀和掠夺。于是恺撒率军日夜兼程、不知疲倦地快速尾追这群进犯之敌。恺撒以其迅猛、快速、坚决、果敢的作战风格，率领他的军队很快追上了敌人。

厄尔维几人万万没想到恺撒会带兵追来，更没想到他们会来得如此之快。正当他们横渡阿拉河并已渡过了3/4人数时，恺撒率大军赶到，对他们剩下的1/4人进行了奇袭。猝不及防的攻击，使这些身负重荷而未来得及渡河的人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他们大多数被杀，剩下

的也都四散奔逃，狼狈不堪的躲到最近的森林里。之后他命人在阿拉河上建起了一座桥，带着军队很快渡了过去，继续追击厄尔维几人的队伍。

恺撒的出现，使厄尔维几人大为吃惊。因为他们花了 20 天才渡过的河流，恺撒却只花一天就过来了。厄尔维几人深深地感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伙敌人是支不可轻觑的劲旅。尽管他们的人数要比自己少得多。

此后恺撒率军继续尾随他们。他下令自己的部下不准向厄尔维几人挑战或应战，只需牵制他们就行了。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恺撒们紧追不舍，他们已远离了爱杜依人的城区。天气变得日益寒冷起来，粮草给养也日益匮乏起来，再加上长途的持续征战，使恺撒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艰苦的环境，并没有使恺撒退缩。他那顽强的毅力和骨子里对荣誉的向往使他仍旧焕发出极大的热情。他把他这种崇高的荣誉感、高远的志节和英勇顽强的精神融合在一起，灌输到他手下每个士兵的心田之中，使他们和他一样保持旺盛的斗志。

到例行向士兵分粮的日期仅有两天了。为了解燃眉之急，恺撒不得不改变计划，进军爱杜依邦最大、积储最富足的市镇毕布拉克德，这时恺撒的军队离该市镇仅有18罗里。就在前往该市镇的途中，恺撒军队遭到了厄尔维几人的奇袭。恺撒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指挥他的军队迎战厄尔维几人。

当他的卫兵把马牵到他面前时，他坚定地说："当我在这次战役中获胜的时候，我将骑着这匹马去追击敌人，但是在目前，让我们徒步和敌人去作战吧。"随后他命人把所有的马匹送到很远的看不见的地方。

他这样做是想激励大家和他一样同担风险，绝不存逃脱的希望。很快，他们在恺撒的率领下投入到惨烈的战斗当中。

刀光剑影、杀声震天，到处是血淋淋尸体，到处是你死我活的搏杀。偌大个地区成了一个血腥的屠场、人间的地狱。

最后，厄尔维几人在恺撒居高临下的凶猛攻势下，败退下来，逃向身后的一座小山，这时罗马军紧追不舍。常言道：欲速则不达，穷寇莫追。恺撒本想一鼓作气，彻底消灭厄尔维

几人。但就在他们即将追上厄尔维几人的残兵败将的时候，他们却遭到厄尔维人后备留守军的袭击。结果恺撒军蹁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

残酷的战斗开始了。双方的士兵混杂在一起相互地角斗撕杀，几个小时前还是一片安宁祥和的平静山谷，此刻却被撕杀声、号角声、嘶喊声所取代了。到处是横卧的尸体、丢弃的兵器、帐蓬。

这场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早晨一直到傍晚。最后厄尔维几人终于抵不住恺撒的军队猛烈进攻，开始退向他们的大本营。这一次恺撒遇到的是更为顽强的抵抗，就是厄尔维几大本营中的妇女儿童也都英勇的投入了这场战斗。战斗直到深夜还在进行。

营垒被攻破了，厄尔维几人大约有 1.3 万人得以在这场战斗中逃生，他们首领的儿子和女儿以及大批士兵都成了恺撒的俘虏。

厄尔维几之役，使恺撒名震高卢、罗马，仅以 2 万多人，竟能把多达 30 多万的善战民族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不能不说是军事史上的奇迹。

这场战役本来就辉煌无比，恺撒却还要在

它的上面锦上添花。他做出了一个在那个年代确确实实称得上极为仁慈和高尚的行为。他把那些侥幸在这场战役中生存下来的大约达10万之众的厄尔维几人集合起来，强制他们重新返回被他们放弃的地区和被他们自己焚毁的家园。

恺撒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担心这块被厄尔维几人废弃的空白地区，很容易被日耳曼人乘虚而入，加以占领。那样的话麻烦就大了。

初次的胜利，为恺撒在高卢奠定了良好的基业。自此以后，恺撒在这个稳固的基座之上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弹。于是他又杀向了更为广阔的天空。

高卢征战使恺撒敛聚了大量的财富。这笔财富可以向权力献媚、向世俗调情，进而使他荣及权力的顶峰。

恺撒在高卢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挑起战争的机会——不管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不管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不管它是有目的的，还是无目的的。他的事业就是战争，他所

遵循的目标就是攻击、攻击、再攻击。

他把自己的权势、地位、荣誉和战争紧紧地连在一起。战争牵动着他每一根神经。所以他在战争中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

继厄尔维几役之后，恺撒又将目标对准了勇猛善战的日耳曼族。

他召集了高卢地区几乎所有公社的领袖。他们不但对恺撒和罗马大加歌颂，而且还跪倒在恺撒——他们这位救世主面前陈述他们的苦衷和他们从日耳曼人那里得到的耻辱，并请求恺撒帮助他们解除这种灾难性的危胁。

然而这种引狼入室反受其害的恶果又能怪谁呢？当初高卢的塞广尼人和阿弗尔尼人为了和爱杜依人争夺高卢霸权，竟不惜重金雇来日耳曼人，由此日耳曼人到高卢来的越来越多，在沉重地打击了爱杜依人之后，他们就厚着脸皮留了下来，并取得了高卢地区的主宰地位。

恺撒对厄尔维几人的胜利，无疑给高卢地区的各公社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使它们原本奄奄一息的肌体又稍稍充满了一点活力。

而他们又都把自己生存下去的希望都寄托在恺撒身上。恺撒见此情景大为高兴，在他看

来这又是他确立自己在高卢统治地位的大好机会。

于是恺撒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很快与高卢各公社结成联盟，利用他们的支持来消灭与罗马争夺高卢地区的日耳曼人。尽管在此之前罗马曾同日耳曼族首领阿里奥维斯都斯结为盟友。

继给高卢的头目们开过会之后，恺撒便开始了同阿里奥维斯都斯的谈判。倔强、自负而又自恃自己强大的阿里奥斯都斯绝不肯屈尊于恺撒的脚下，他对恺撒的使者回答说，他用武力所征服的那一部分高卢中，没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恺撒和罗马人来操心。

面对日耳曼人的桀骜不驯，恺撒保持了应有的克制和理智。他又第二次派遣了使者，以一个庞大帝国的身份向日耳曼人下了最后通牒。

这一次阿里奥维斯都斯变得更加粗野无礼，他狂傲地对罗马使者说，他对高卢地区的征服和罗马对高卢的征服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罗马方面没有权利来指责、干涉日耳曼的这种做法。正如当初日耳曼人曾干涉罗马人一

样，罗马在此时也不应干涉和插足于日耳曼人在高卢地区的事务。如果罗马实在要多管闲事的话，那么双方只有在战场上分高低了。在他看来，没有谁与他作战不是自取灭亡的。只要恺撒愿意，尽可试上一试。他倒很想让恺撒领教一下勇敢、强悍的日耳曼人的威力，使恺撒知道武艺娴熟、14年没在屋子里住过的日耳曼人是不照罗马人差的。

恺撒闻此，大为恼火。庞大而强盛的罗马和享有威望的伟大的罗马军统帅，岂能容得一个蛮夷之邦对他的如此冒犯和不敬？况且这样一个凶悍而又胆大妄为的民族驻足于高卢，无疑会对罗马造成巨大的威胁，而恺撒在实现其长远的大规模的扩张计划，这支蛮族势力也无疑成了强大的难以克服的阻力。这就决定了恺撒要消灭这支日耳曼族的侵略军。

然而，此时恺撒手下的士兵却陷入于一片慌恐不安之中。因为当地的高卢人和客商都夸称日耳曼人如何魁梧、如何勇敢非凡、如何武艺高强，描述他们在遇到日耳曼人时，如何不敢正视对方的目光，如何退避三舍、绕道而行。在他们的宣扬之下，恐惧像一股瘟疫一样迅即

传遍了整个罗马军营，有些军官和士兵信心开始动摇，他们纷纷找到恺撒那里请求离去，而另一些人顾于面子，虽没有離去，但也整日躲在营帐中悲叹，抱怨自己的命运。

恺撒看到这种情况，便立即召集了各个百人队的百夫长。在会上他再一次以自己卓越的军事统率才能和超群的演讲口才赢得了士兵们的拥护，振奋了士兵们的勇气和信心。

他斥责了那些胆小怕事的人，劝他们最好离开他的队伍，因为他不希望看到他的队伍中夹杂他们这样毫无丈夫气概的懦夫。他并且告诉他们，既使他们全都离去，那他也会义无反顾地率领他的嫡系部队——英勇善战的第十军团，去和那些野蛮人交锋。为此，第十军团向他表示了感激之忱和效忠之心，其他军团的士兵也纷纷指责他们的军官。这样一来罗马軍队士气大振，恺撒也趁此率领这支群情高昂的军队向阿里奥维斯都斯驻扎的方向进军了。

快速、敏捷是恺撒的特色，他也把这种特色带到军队中来，并把它发扬光大，根植于每个士兵的心里，从而形成了自己这支军队的特色。行军3日，恺撒接到报告：阿里奥维斯都斯

率全军去占领塞广尼人最大的储有大批战备物资的军事重镇——维松几阿。于是恺撒率军急急追去，唯恐这个重镇落到日耳曼人的手，他日夜兼程、风餐露宿，直向维松几阿奔去。

几天的连续快速行军，使这只军队疲惫不堪。但恺撒却显示出了旺盛的精力和永不知疲倦的发奋精神。他不仅以身作则，与士兵们共吃同住，共同越山岭、涉泥潭，而且还把自己这种不畏苦劳、坚韧不拔的精神留给每一个士兵，使他们焕发出高昂的斗志。在恺撒的带领下，他们历经艰辛，终于抢先攻占了最有战略意义的军事重镇——维松几阿。随后恺撒在得到充足给养的同时，又开始了对日耳曼人的追击。

很快，两军在今天的阿尔萨斯地区相遇。恺撒的到来，使阿里奥维斯都斯大为吃惊，他绝没有料到罗马人会来追击日耳曼人，既使出于保护罗马在高卢地区的子民的安全，罗马也不敢与日耳曼人相抗争。结果出人意料，罗马人首先向他提出了挑战。

双方一方面谈判，一方面进行小规模的较量，而且各有胜负，但总体上来说，阿里奥维

斯都斯方面总是极力地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尽管气盛好战的恺撒想方设法要和日耳曼人进行一场实力的较量。

恺撒通过俘虏得知，日耳曼人对于他的追击感到很突然，这在日耳曼人的心理上产生了消极影响，就连他们的统帅阿里奥维斯都斯也不得不放下那种傲慢的姿态，重新审视自己面前的这个新敌手了。另外，恺撒还了解到，日耳曼人按照传统习惯，请日耳曼圣女对这次战事进行占卜，那个圣女藉着观察河水的漩涡、溪流的蜿蜒曲直和河水的溅激之声，作出了日耳曼人在下次出现新月之前不宜出战的预言。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恺撒率领他的军队向处在沮丧忧惧中的日耳曼军队发动了进攻。

起初，日耳曼人避而不战，后来在罗马军队的一再挑逗激惹之下，终于全线出击，迎战罗马大军。

一场大战在莱茵河西岸5公里的地方展开。战斗是极为激烈而残酷的，双方的实力几乎是相当。日耳曼军的左翼首先受到恺撒的猛烈冲击溃散，但与此同时恺撒军的右翼却受到巨大危胁，几乎是面临崩溃的危险，幸好预备

队的投入，才免去了这一危胁。

双方混战在一起，嘶杀声、叫喊声、兵器碰击声萦绕在整个战场的上空，刀光剑影，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里看不到友爱，看不到人性，有的只是腥红的双眼，你死我活的撕杀和昏天黑地的凄残景象。

最后日耳曼军队终于被罗马人击溃，阿里奥维斯都斯带着他的残兵败将狼狈逃窜，而恺撒则率大军乘胜追击，直抵莱茵河畔，在这片广大的战场上，布满了战利品和尸体，只有极少数人得以渡过莱茵河，免于遭受死亡的厄运，这中间就有阿里奥维斯都斯本人，而他的两个妻子在逃跑时死掉了，两个女儿中一个被杀死，另一个则成为阶下囚。

罗马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尽管付出了较为惨重的代价——但这种代价是以日耳曼人付出8万人的生命这样更为惨重的代价来交换的。

对日耳曼人的决定性胜利，使恺撒在高卢地区名声大震，也确立并巩固了罗马在高卢地区的统治基础。

随后恺撒回到原先就在他统治之下的波河

沿岸地区。在此，他大肆馈赠、广事交结，大批较有名望的人纷纷前来拜访他。对这些人，恺撒表现出少有的慷慨和大度，对他们每个人都是有求必应，在他们离去的时候，没有不锦囊充盈、饱享恩惠的。为此，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无不充满着无限希望，而这种希望是和恺撒紧紧连在一起的。所有的这一切恺撒是心领神会的，因为他知道人心可用。

这种方法使恺撒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辉，这种光辉闪耀在整个罗马的上空，甚至使在罗马比恺撒还享有威望的庞培、克拉苏这两位头号人物，在这种光辉的照耀下也变得黯然失色。

正当恺撒为自己的胜利而高兴的时候，占据高卢大约 1/3 领土的比尔吉人又联合其他部族，准备向驻守在高卢地区的罗马军队发动进攻。

烽烟再起，恺撒便又迅即带兵，日夜兼程，向被比尔吉人蹂躏的高卢地区挺进。由于恺撒的高超指挥和罗马军队的机动灵活、英勇善战的作风，很快击败了高卢地区这一最大的民族。敌人的尸体填满了沼泽和深河，罗马军队得以顺利通过。大批部族纷纷投向罗马这一

边，于是恺撒趁机又向诺维人发动了进攻。

诺维人生活在密林深处，神出鬼没，时隐时现。正当恺撒军毫无防范之时，一支大约有6万人的诺维人向恺撒尚未扎稳的营寨进行了奇袭。出其不意的进攻，使罗马军队陷入了绝境，罗马骑兵大败，第七和第十二军团被包围，恺撒也身在其中。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恺撒也不得不亲自参加战斗。他从手下的士兵手中夺过盾牌径直冲向前列。他呼喊每一个百人团长的名字，命令他们转入进攻。他左奔右突，始终冲不出包围圈。幸好此时的第十军团从小山顶上冲下来，突破重围，才使恺撒和他的军队免遭大难。结果6万名敌军中生存者不过500人，在他们400名参议员中，生存者不过3人。

到公元前56年，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高卢真正成了罗马的统治地区，恺撒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各种战利品——贵金属、牲畜、成千上万的奴隶——超过了人们的一切想象。大量的财富此时汇集到恺撒手里。按照他的习惯，他慷慨地把它们分给自己的助手、同僚、手下的士兵和真正拥护自己的人们。

如果对恺撒在这3年里的所做所为给予总结的话，那么可以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者。他不仅使罗马的疆域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在周边国家中树立并巩固了罗马的威严和统治地位。

就他个人地位而言，更加牢固和切实了。经过这3年出生入死的征战，他已不单纯地是罗马群众所喜爱崇拜的人，不单纯是慷慨和机智的煽动家，而是一位被辉煌胜利的光环所围绕的统帅，一位维护和树立罗马帝国形象的保护神。

在他的手中，集中了财富、武力和实际的权力。

为了庆祝他在高卢的胜利，罗马为此举行了为期15天的祭神庆祝，这比过去任何一次胜利的庆祝时间都要长。在罗马民众看来，是恺撒挽救了罗马，是恺撒重塑了罗马。

恺撒已不再是一个无根的虚无缥缈的幻影，而是一个全能的上帝。

获得高卢地区统治权的恺撒马不停蹄，他东渡莱茵河，远征日耳曼；西越英吉利海峡，二入不列颠。

当恺撒完成对高卢地区的征服以后，便又再度返回波河沿岸地区过冬，以便施行他在罗马方面的计划。

当恺撒在波河地区停留的时候，所有的谋求各种职位的投机者们都纷纷来到这里，以求获得恺撒的支持，并由他那里取得金钱的资助，去贿赂选民，收买选票。而这些人当选之后，便投桃报李，全力来增长恺撒的势力，恺撒则恰恰看重了这一点。

这时罗马最有权势、地位最显赫的庞培、克拉苏也来到了鲁卡与恺撒会晤，同时集聚在那里的还有120名持棒来的小吏和200多名元老。

不肯放弃任何一次机会的恺撒，见此情景，暗自高兴。因为他在高卢的任期即将结束。现在他最紧迫的是如何获得续任的资格，赢取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他的宏伟计划。而庞培、克

拉苏和200多名元老的到来，无疑为他取得这项权力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在恺撒的撮合之下，恺撒、庞培、克拉苏以及200名元老在鲁卡召开了一次商讨会。结果，庞培和克拉苏被决定再度担任下一年的执政官，恺撒也如愿以偿，并获得一笔巨额资金的供应。

然后，恺撒又返回到高卢。

迎接恺撒的是新的危机和新的挑战。因为在征服高卢之后确立的莱茵河边界又受到了河对岸的日耳曼人的威胁，并且已有两支日耳曼部落渡过了莱茵河的下游，与罗马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恺撒到达前线以后，立即组织了新的战斗，在他看来，决不允许有这样的非礼行为发生，不管对方有多么充足的理由和借口。这时日耳曼人派使团想与恺撒谈判。实际上，日耳曼人玩了一个假谈判的花招，致使恺撒的5 000名骑兵在日耳曼800名骑兵的奇袭之下遭受惨败。

于是，恺撒率罗马大军对日耳曼人也进行了突袭。这是日耳曼人所没有料到的。日尔曼

人在罗马军队迅猛的攻击之下，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反抗，便四散奔逃了。其中大部分人被杀死，许多人在渡河时溺水而死，营地中许多妇女儿童也成罗马军队的俘虏。损失达数10万之众。

这次胜利并没有给恺撒带来什么好处，相反他在罗马的政敌却以此事为口实，攻击恺撒，并主张把恺撒交给野蛮人，以免使罗马蒙受祸患。

对此，恺撒置之不理，视之为儿戏。因为他更相信自己这支庞大而英勇善战的军队。

恺撒这时又决定实施一项长期以来运筹于胸中的宏伟计划，并准备立即付诸行动。那就是横渡莱茵河，征讨日耳曼。

他要向日耳曼人证明：罗马军队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而且要在日耳曼人自己的领土上证明这一点。

他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他要成为第一个率军渡过莱茵河的人，藉以获得一项殊荣。

于是他开始在莱茵河上搭桥。

莱茵河河宽水急，从上游顺流漂来的木头不断地撞击着并不牢固的桥墩。聪明的恺撒终

于又想出办法，在上游的河底堆积大批木材，挡住那些顺流漂来的树杆和木头，并控制着湍急的水流。

桥终于修成了。任何人看到那座宏伟的桥梁，都不会相信它的全部工程只用了短短的10天。

第11天，恺撒率大军顺利渡过莱茵河，首次进入了祖先任何一个人也不曾踏过的土地，他的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和不可言喻的喜悦。

从天而降的罗马大军，使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部族大为惊骇。大多数部族都向恺撒求和，并愿意交出人质。只有苏伽姆布里人不肯屈服，带着财产逃到远山森林里去了。恺撒无可奈何，只是把他们的全部地区付之一炬，以解心头之恨。

随后恺撒对那些与罗马友好的部族加以慰勉，便匆匆率军返回高卢，前后在日耳曼地区共停留了18天。

这是一场虚无的战争，罗马军队没有动一刀一枪，甚至没有看到敌人，便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罗马。这是种无形的胜利，因为恺撒征

讨前的目的都已十分圆满地实现了。

当成功地完成渡过莱茵河，征讨日耳曼人的计划以后，以战争为乐事且永不知疲倦的恺撒又开始决定远征不列颠。

公元前55年秋，恺撒带领两个军团对不列颠岛进行了一次探险性的征服行动。因为当时的罗马人对不列颠知之甚少，甚至不认为有这样岛屿的存在。恺撒要向罗马人民证明这一点：恺撒有能力把罗马的疆域拓展到那个已知的世界范围之外。他不但要成为第一个跨越莱茵河的罗马统帅，而且要成为第一个率军驶向西方海洋作战的统帅。

为了登上这片陌生的土地，恺撒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但在他们的舰队登陆时，还是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尽管最后打败了敌人，但不是彻底的胜利。因为罗马骑兵遇上了风暴无法登陆，所以无法追击被打败的敌人，进而使敌人得以逃脱。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罗马军队受到了几次进攻，却都取得了胜利。尽管如此，恺撒还是决定不再试探运气，在接受当地一些部族的归服之后，便携带着人质，驶离了这个对他并

不友好的岛屿，顺利返回了大陆。

第一次远征不列颠，在军事上虽没得到什么，既没有财宝，也没有奴隶。但这次远征在罗马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乃至元老院竟为此举行了一次为期20天的感恩祈祷。

恺撒的成功、辉煌的胜利、动人的出征，在罗马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狂热崇拜浪潮，这股浪潮席卷了整个罗马，其汹涌喧嚣之声使原来声望和实力高于恺撒的庞培、克拉苏也淹没在这浪涛声中。

公元前54年春天，恺撒再度远征不列颠。这一次恺撒准备得比上一次更加充分，组成的舰队也更加庞大。他率领800只船组成的舰队和5个军团，浩浩荡荡地向不列颠岛驶去。

第二天中午时分，罗马军队登陆。这次登陆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轻而易举地跨上了不列颠岛，因为当地人已被罗马的庞大舰队吓跑了。

但时隔不久，不列颠岛上的各公社组成了一只人数众多、又有统一领导的军队，军队的首领是一位拥有强大实力和丰富经验的人。在这位首领的带领下，不列颠岛上的不列塔尼亚

人开始了与罗马军队的战斗。

由于实力相差悬殊，恺撒很快击溃了他们，强渡了泰晤士河，攻占了他们的主要堡垒。最后敌人不得不和恺撒讲和，交出他们的人质，并保证交纳贡物。

随后，恺撒班师回朝，再度返回。

两次渡海，征战数次，没有像最初人们所期盼的那样给罗马带来更多的土地，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财宝和虏获物。然而，作为两次远征军统帅的恺撒却获得了土地、财宝所无法相比的东西。

正当恺撒为自己的成功而庆幸自豪的时候，高卢有如一堆缓慢燃烧的篝火，突然出人意料地以新的力量重新熊熊燃烧起来。这一次，恺撒所面临的是进入高卢地区以来所经历的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精明的恺撒，他的内心此时受到了强烈的震憾。

多年来东征西讨。出生入死所赢得的胜利，用鲜血和生命所换得的局面以及出色的军事和外交上的成功——所有这一切突然都仿佛由于一次可怕的地震而发生了动摇。多年呕心

沥血构筑的成功之塔好象倾刻间就会土崩瓦解，并且把他的声誉、他好不容易换得的地位和辉煌的成就埋葬在地震造成的碎片之下。

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一向以坚韧顽强，勇敢机智的恺撒又怎能坐以待毙、袖手旁观、熟视无睹呢？数年的心血岂能如此功亏一篑、付诸东流？

恺撒是个决不屈从于自己命运的人，他要与险恶抗争、与自己的命运抗争，他要用自己的双手加固自己已经动摇了的功业基石，并使这基石上的功业之塔坚如磐石般地巍巍矗立于疾风暴雨之中。

温馨如梦、芬芳四溢的春天已经到来，可是在高卢这片土地上看不到一点祥和的气氛，到处都弥漫着战斗的硝烟。

战火首先是在埃布罗尼期人的地区（在玛斯河和莱茵河之间）燃起的。驻守在这里的两个罗马军团，在阿姆比奥里克斯率领的高卢军队的攻击之下，遭到了几乎近于毁灭性的打击。

战火自此迅速蔓延，遍布于整个高卢地区。

紧接着罗马军的又一个军团遭到了高卢人联合围攻，但是这些士兵英勇作战、奋不顾身，在付出惨重代价的情况下，免强保住营地。幸亏恺撒率两个军团及时赶到，方才解围，但此时该军团已死伤过半。

为了控制战火的扩大，免得罗马军队应付不了各地的起义，恺撒开始采用了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政策。用他的话说，就是恐吓某个人，同时又讨好和安抚另一个人。

与此同时，恺撒又得到了 3 个军团兵力的援助，其中有两个军团是由庞培从自己的部队中调拨过来的，另外一个军团是新近从高卢的波河流域征募来的。

得到兵源补充的恺撒，很快就带着这支军队投入了战斗。

这时在高卢的边远地区，那些好战民族的中坚分子正在四处联络、招募丁勇、筹集钱财，准备与恺撒大军一决胜负，以求恢复高卢的自由。

很快他们组成了由 20 多个公社参加的联盟大军，他们大多是勇壮青年，人数众多，武器精良，经费充足，而且有南部高卢最富有最

强大的阿尔维尔尼公社作为雄厚的后盾。可以说这是一股最为强大的力量。

时值隆冬，河水结冰，群山为瑞雪所覆盖，平原被冬季的河流所淹没，所以在某些地区，道路已经消失在深厚的冰雪之中，在另外一些地区，沼泽与河流的泛滥也使人无路可循，其间的主要通道，都为高卢人所占据。况且这一地区地形复杂险要，崇山峻岭到处都是。这对于作为进攻者的罗马军队是非常不利的。

这时，恺撒在罗马内部正遭到以伽图为首的反对派的反对。他不想同时应付内外两股敌人。在他看来解决目前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迅速结束高卢的战事，以便回过手来全力对付国内的反对派。

于是恺撒率领他的军队在别人认为不可能行进的严冬冰雪之中向反叛地区进发了。

寒冷的天气、泥泞的道路、险恶的地形、绵延的冰雪给罗马军队的行进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挡恺撒率领下的这支罗马大军。相反，这支军队在他们的统帅恺撒的带领下却以一种神奇乃至叫人不可思议的速度

行进在冰天雪地之中。

古往今来，关于恺撒和他的士兵关系历来被传为佳话和军队将士所效仿的楷模。

在行军之中，恺撒始终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总是走在军队的前面，通常是步行，有时也骑马。无论是冰天雨雪，还是酷暑严寒，他从不在自己的头上戴任何东西，而且与自己的士兵有说有笑。

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请他去吃晚餐，席上有一道菜是芦笋，主人只在这道菜上浇了些甜膏而没有浇橄榄油，恺撒却毫不嫌恶地享用它。这时他的手下人挑剔说这位朋友没有教养，竟用这菜来招待他们，恺撒立即责备他们道："你不喜欢吃的菜，自己不去吃就是了，但是如果这样地责备旁人没有教养，正足以表明自己同样地没有教养。"

还有一次，在旅行途中巧遇一场暴风雨，恺撒等一行人被迫到一个穷人的茅屋里躲避。进去之后，他发现房间太小，只能免强容纳一个人，于是恺撒对他的同伴们说："荣誉的位置应该让给伟大的人物，而必需的居所则应该让给弱者。"于是他叫一个身体不好的手下人住

在里面，而自己却和其他人员一起住在门口的一个棚子下面。

恺撒对他的士兵既严格又宽厚，他在自己的战士身上重视的不是性格、不是出身、不是财富，而是勇气。他能够赏罚分明、知人善用。更为主要的是他能以身作则，在军队中给士兵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正像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所描写的那样：

他对于任何危险，都坦然面对；对于任何劳苦，都绝不辞避。他对于危险的熟视无睹，并不使他的属下惊奇，因为他们深知他对于荣誉是如何的向往。但是他对于种种辛苦的忍受，显然已经超过了他的天赋的体力，这种情形的确使他们深感惊奇。因为他身体很瘦弱，皮肤白嫩，头脑有病，还患着癫痫症。

但是他并未以身体的孱弱作为寻求安逸的藉口，反而把战争当作医疗病弱的最佳药剂；因为藉着永不倦怠的行军，粗劣的食物，时常露宿田野和不断的辛劳，他已经克服了自己的病患，增加了自己的体力，使任何疾病都无力向他侵扰。他通常在战车和肩舆上面睡觉，使

休息时间也不白白度过。

快速的作战作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使恺撒大军克服了高卢地区冬季战争所带来的重重困难，神奇地出现在山北高卢。他们的行动是如此地迅速而坚决，敌人和自己的军队对此也无不感惊奇。

罗马大军的出现，使那些野蛮人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这种威慑力使他们感到前来与他们作战的实在是一支不可战胜军队。在他们看来，既使恺撒派出一名信使，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达，况且是这么一支为数众多的庞大军队。简直不可思议。

但恺撒却确实地做到了。

随后，恺撒马不停蹄，立刻对周围的叛乱地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击。那些参加起义的城市和公社，没有不遭到恺撒报复的：堡垒被毁坏，田园被焚烧，城市被征服，人口和财物遭到无情的劫掠……

一次，罗马军队对全高卢最美丽、防守最坚固的一座城市——阿瓦里库姆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攻。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最后罗马军终于攻下此城。因攻城的劳苦而变得凶狠起来的

罗马人，对全城的人发动了清洗，就连妇女儿童也一概不加怜惜。在总数多达4万居民当中，保全性命的也不过500人左右。

经过一段时间的角逐，以阿尔维尔尼人为首的高卢联军，在他们的卓越军事首领魏根托里斯的带领下退守于阿莱西亚。恺撒率领大军很快跟了上去，并且包围了这座城市。

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决战。如果罗马方面失败，那么就意味着恺撒在高卢多年来惨淡经营的结果和他个人的远大计划将化为轻烟泡影；如果高卢方面失败，那么则意味着高卢起义将归于薄暮穷途，灰飞烟灭。因此，双方在这场战役中都投入了全部的赌注。

阿莱西亚城地势险要，周围有河流环绕，而且有坚固的要塞城墙作保护。退守在这里的高卢人又在城外安下了许多设防营地。要想攻克这座城看来没有什么可能。

于是恺撒采取围困的办法，迫使敌军自动投降。

罗马人开始在城的周围修筑工事，魏根托里斯试图用自己的骑兵来阻挠这一工作的进行，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罗马方面取得了胜

利。17 公里长的工事终于修筑成功。

形势对高卢守军越来越不利。魏根托里斯便召集了他手下的骑兵，让他们冲出包围，回到自己的公社，把所有能拿起武器作战的人都征集来。他要人们知道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已处在岌岌可危的困难境地，他需要全高卢人的支持与帮助。

更为严峻的是，阿莱西亚城中的粮食储备有限，对于城中的 8 万守军来说，仅能维持一个月。

恺撒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刻召开了全高卢大会，会上他要求每个驯服的高卢公社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来增援人数有限的罗马军队。通过这种办法，恺撒共征募了 25 万步兵和 8 000 名骑兵。

现在，恺撒已拥有了充足的兵力和粮秣。为了应付从外边可能攻来的高卢大军，恺撒竟不顾内外夹击的威胁，又修筑一条坚固的对外防御工事。修筑工作夜以继日、时刻不停地进行着，恺撒亲临现场，监督工事的修筑工作。很快，一条长达 20 公里的外围防御工事很快修筑而成了。

一个月过去了。魏根托里斯期盼的高卢援军们没有到来，阿莱西亚城出现了饥荒，人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之中。为了减少城中吃饭的人数，解决眼前面临的饥荒，魏根托里斯决定遣散城内所有的闲散人员。他们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地来到恺撒大军的阵前，凄凄惨惨含着眼泪请求罗马人放他们出去，或是给罗马人当奴隶，只要他们给口饭吃就行。

可是他们的一切恳求都是徒劳，他们就这样徘徊徜徉在两军之间的空闲地带，没有谁愿意接收他们。

阿莱西亚城中的人们日夜苦盼的高卢援军终于到来，人数多达30万之众。

恺撒大军就这样被夹在两支庞大的高卢大军之间。

这是一次你死我活的角逐，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考验。恺撒所面临的威胁，是自高卢战争爆发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如果高卢方面两支大军同时出击，汇合一处，那么多年来罗马在高卢地区的事业将会一败涂地、化为乌有。

这次，恺撒所面临的危险非但没有使恺撒产生恐惧和畏缩，相反他却极为坚定，而且对

胜利充满了信心。

为此，他的声誉大增。在他看来，这无疑是给他施展本领提供了一次绝好地机会，他当然不肯错过。不过这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

战斗开始了，罗马的防线先后受到两次攻击。但由于恺撒的巧妙指挥和罗马士兵的顽强英勇奋战，终于挫败了敌人的进攻。但这两次战斗对双方来说，都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

一场更为惨烈的决战正在酝酿着……

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双方都投入了最大的赌注，那张拉满弦的弓终于把箭射向了那堆由双方共同堆积而成的干柴，于是，战火熊熊燃起。

恺撒率领的罗马大军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内外夹击。他们左右抵挡、两面应战，他们的防线有一处竟被敌方得以攻破，但不久又被罗马军队给弥合了。战斗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奔跑撕杀的士兵，到处都是闪光的剑影和飘舞的军旗。喊杀声、哀嚎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

魏根托里克斯终于被打败了。高卢大军全

线败退，罗马大军乘胜追击，大批高卢士兵惨死于乱军之中。

整个高卢起义的命运，就这样在阿莱西亚之役中决定了。

第二天，魏根托里克斯不得不俯首贴耳，向恺撒低头了。他披挂整齐，穿上最好的甲胄，乘骑也装饰得漂漂亮亮的，出城投降。他在恺撒坐着的地方绕行一周，便下了马，脱去甲胄，一语不发地坐在恺撒的脚下，然后被恺撒带走，囚禁起来，等待6年后参加恺撒的凯旋式。

阿莱西亚之役的失败，决定了高卢的命运。罗马方面闻讯后，又为恺撒的胜利举行了为期20天的庆祝活动。

这次战争虽不意味着整个战争的结束，但它促成了整个高卢战争实质的变化。在此之后，战斗虽还时有发生，但它只不过是一些星星点火而已了。

公元前51年高卢起义的最后一个策源地被平定了，高卢战火自此暂时熄灭。

公元前50年，恺撒满载殊荣，返回山南高卢。

10年高卢征战，恺撒大军获得了极为辉煌

的胜利。800 多座城市被占领，300 个部落被征服，罗马的版图达到了它前所未有的顶峰。

这是罗马的血腥发家史，这是恺撒一生中最精彩的片断。

在这 10 年当中，与罗马军队交战的军队总数多达 300 万人，其中约有 100 万人被杀，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还有 100 万人成了恺撒手中的俘虏。

恺撒和他手下的将士在战争中无不大发横财，大批的黄金、珠宝、钱财、奴隶、女人都如洪水一般，滚滚流入罗马人的手中，乃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 50 年代的投机狂潮。

千金散尽还复来，高卢征战后的恺撒再也不是当初就任西班牙总督时因举债而不能离开罗马城的恺撒了。

巨大的财富使恺撒有足够的能力来为自己进行大规模的蛊惑宣传、直接收买、举行表演、发放粮食、修造建筑物等。通过这种手段，恺撒在罗马群众中的声望达到了最高峰。

高卢的出征，使恺撒拥有了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久经沙场、实力雄厚的大军，这支军队是愿意跟随自己的最高统帅到他所想指

定的任何地方去打击任何他想打击的敌人的。这在恺撒看来，是任何钱财所买不到的，他更看重的是这个。

很快罗马内部的权力斗争证实了恺撒的这种远见：军队是政治舞台上最重的一颗砝码。

第四章 逐鹿罗马

权力欲牵动着每一个贪婪的野心家的神经。为了它，人们不惜卑躬屈膝，忍辱负重，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

罗马社会经历了一个由王政时期过渡到民主共和时期，再由民主共和时期过渡到帝国时期的演变过程。在政体转变过程中，权力不断地进行重新分配和组合。这样一来，围绕着权力再分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尤以共和制时期最为激烈。

公元前5～4世纪的以摧毁氏族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革命，为罗马民主制的成熟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尽管如此，在共和国早期

阶段，民主制仍然很不完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的烙印仍深深地印在罗马社会的躯体上。

当时，罗马只有富人才能有选举权。因为罗马的高级官职是没有报酬的，只此一点便足以使那些只有微薄财产或没财产的人无法跻身于罗马的政界，只有那些家资巨富、财产丰盈，不但能维持自己生活而且能投资于罗马城的公共建设和民众娱乐生活的人，才能取得代表资格，以谋求官位。另外，高级官吏的选举是在百人团民会中进行的，而百人团民会却被富有的骑士和大有产阶级所操纵，他们在百人团民会中拥有绝大多数的席位。所以，高级官吏永远是从他们这些富人中间产生。

这样一来，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便初步分成两大集团，一个是富有的、掌握国家大权的贵族集团，另一个便是拥有公民权但没有什么财产和权力的平民集团。二者围绕着国家统治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贯穿着罗马共和国的整个历史时期。

公元前 385 年，当时罗马的一位著名的战斗英雄领导了一场民主运动，由于这场民主运动触动了当时掌权的贵族阶层的统治利益，所

以这位名叫玛尔库斯·曼里乌斯的战斗英雄遭到了逮捕，并且被那些手掌大权的权贵们以莫须有的"企图夺取王权"的罪名交付人民大会，判处死刑，从卡庇托里乌姆山西南部的险坡上给推下去摔死了。

在传统社会，权力便意味着专横，一旦谁触动了权力拥有者的利益，那他就会露出凶恶的牙齿咬你几口。

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推动了民主制的完善。

到公元前3世纪，平民的上层已有权并能够担任高级官吏，富裕市民也可以参加元老院，罗马共和制向前发展了。

罗马长期的对外征服，给罗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时罗马出现了新贵，出现了由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食客集团，更重要的是出现了骑士阶层。于是罗马社会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复杂化了。民主派阵营开始扩大，在经济方面占着统治地位而手中却无政治实权的骑士阶层也加入了这个阵营，成为民主派的右翼，这就是罗马的新民主派，而罗马的政权依旧掌握在控制着元老院和高级官职的大奴隶主阶级所

组成的贵族派手中。

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正当罗马的海外扩张已接近尾声，并已一跃成为地中海霸主的时候，在罗马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规模宏大的民主改革浪潮。

这次改革的主要领导者就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格拉古兄弟。

格拉古兄弟出生于贵族豪富之家，属于名门后裔。他们的父亲曾担任过执政官、监察官等高级官职，并以多谋善断、处世谨严、品德高尚、廉洁勤俭著称，在罗马民众中颇孚重望。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与罗马一位著名军事将领斯奇比奥的女儿科尔涅利娅结了婚，共生12子，只幸存二子一女，这二子便是格拉古兄弟。

公元前154年老格拉古去世，科尔涅利娅担起了沉重的家庭重担。她以美貌贤淑、端庄持重而久负美名，在丈夫死后，她拒绝了埃及国王托勒密六世的求婚，悉心教子，请当时罗马最有名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做家庭教师。良好的家教，使格拉古兄弟受到了很好的熏陶，这为他们兄弟二人以后能够叱咤罗马政坛、名震官场宦海，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兄弟俩都是循着罗马贵族步入仕途的传统，以神、军职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的。

大一点的叫提比略·格拉古，在他20岁的时候，就已出落得一表人才，举止雍容，谈吐优雅，性情通达沉稳，深受当权贵族和名门闺秀们的青睐。不久他被选为占卜官，并与当时罗马首席元老、公元前143年罗马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女儿克劳狄娅结婚。

公元前146年，提比略步入军界，很快他以英勇作战、战功卓著而崭露头角，引起人们的关注。

随着罗马海外扩张的成功和地中海霸权的确立，巨额财富和成千上万的奴隶纷纷汇入到罗马，对罗马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贫富分化加剧，土地日益集中，无业游民和破产农民与日俱增，小农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引起了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的巨大变化。财多权重的元老阶层依旧当权，新兴的商业高利贷贵族——骑士阶层，财多权轻，随着自身经济地位的变化，他们开始寻求政治上的大权，绞尽脑汁，意欲跻身于统治集团中，与元老阶层分庭抗争。平民与贵族矛盾开始激

化，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也开始加剧。

公元前137年至132年在西西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奴隶大起义，同时又发生了帕加马的阿里斯托尼库斯起义。起义浪潮习卷意大利，进而把罗马拖入到内战的泥潭之中。

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处于内战的混乱之中的罗马为格拉古兄弟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

于是在激荡的浊流之中，格拉古兄弟终于脱颖而出。

格拉古兄弟看出了这是自己出人投地的大好时机，便勇敢地、毫不迟疑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但他们也深深知道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公元前134年，罗马城中要求进行土地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沸沸扬扬，人们纷纷要求提比略出来“为穷人恢复公地”。这时提比略认真地分析了一下当时的形势，认为自己成功的可能性较大，既使不成功，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因为有当时作为执政官的岳父的荫护。总之，成败与否，都能使自己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当中扬名，从而达到扩大自己政治影响的目的。

公元前134年，提比略挺身而出竞选保民官，结果顺利当选。公元前134年12月10日，提比略就任公元前133年度保民官。

初次的胜利使提比略喜出望外，他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现在才真正开始了。

提比略就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一项旨在革除贪暴、清除时弊、符合民众利益的土地法案。为了取得民众更为广泛的支持，使土地法案得以顺利通过，提比略在公民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演说：

"漫游在意大利的野兽，个个都还有洞穴藏身；但是为意大利奋身作战、不惜一死的人，却除空气阳光而外，一无所有。他们无家无室，携妻挈子，到处流浪。那些身为统帅的人，鼓动士兵们为保卫祖宗坟墓祭祠而战，这句话不过是说谎。因为在士兵中，没有一个有世代相传的祭坛，在这么众多的罗马人中，没有一个有祖先的茔穴。他们在作战时出生入死，都只为了保全别人的豪华享乐。他们虽然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是没有一寸自己的土地。"

他的诚挚动人的演说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更博得了民众的好感。

提比略对自己的这又一成功而感到高兴。因为要想维护土地法的推行，充分发挥保民官的权力，取得土地法改革的胜利，没有这些民众的支持，他是什么都做不成的。民众是他的保护伞，是他政治上赖以生长的土地，也是他向权贵挑战的后盾。

提比略·格拉古温和的土地改革方案虽然是完全在合法范围内以和平手段来进行的，但它仍触动了贵族地主的利益，遭到了贵族地主和元老院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到处造谣，蛊惑民众，说提比略·格拉古的土地改革完全是出于个人目的，目的在于制造国家混乱，趁机捞取个人大权。

然而提比略没有退缩，因为他早已料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开始命令地主无偿交出非法超占的土地，同时下令：在法案表决前禁止所有行政长官处理公务，封闭国库，停止国家机构的正常活动，以此威胁另一位保民官和当政的元老，使他们通过这项法案。

一向自恃清高并以高傲自居的贵族元老们，岂能向一个乳臭未干的提比略低头？这些一向受人尊敬的元老和贵族们变得暴跳如雷、

怒不可遏。当提比略满怀希望地把法案交付给这些元老们进行裁决时，他们断然地进行了拒绝。于是提比略召集了公民大会，一举罢黜了那位站在元老保守派一边的另一位保民官，并通过了土地法。

但土地法案在具体实施时遇到了重重的阻力，反对派从中作梗，想方设法加以阻挠和破坏，大祭司长斯奇比奥·那西卡为首的一些人拒绝批准给予提比略必要的经费开支。

改革派陷入于困顿的漩涡之中。

公元前133年夏，帕加马国王阿塔洛斯三世在其遗嘱中将其王国赠给罗马。提比略主张把其金库作为贫穷农民补助基金。反对派便借机大肆煽动、造谣，说帕加马给提比略带来了国王的紫袍和皇冠，诬陷说提比略有篡权称王的野心。这样一来，使土地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面临着半途而废的威胁。

提比略对此大伤脑筋。随即，他又抛出了一项新的法案，进一步削弱元老院特权，分化反对派阵营，以使拥有经济实力但无多大政治实力的骑士阶层站到自己这边来。但此项法案却很快陷入于步履维艰的境地。

这时反对派趁势而上。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保护自己手中的大权，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运用官场上各种卑鄙的手段诋毁和攻击提比略及其所推行的改革。

在反对派的人们眼里看来，只要提比略还存在，那么他们的危险就不会消除，他们的权力和统治就会随时受到威胁。

他们被提比略搅得是心神不安、坐卧不宁，就连睡觉也睡不安稳。为了消除这种威胁，他们只好采取了他们惯用的最凶狠毒辣的做法，那就是除掉提比略。

在一年一次的选举集会上，提比略提出继续连任保民官的要求，再次参加选举。结果集会由于反对派的捣乱而中断。次日，那西卡大祭司长在集会时胁迫执政官斯凯沃拉杀死提比略，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决定亲手杀死提比略。这时有人想动武杀害提比略的消息传到提比略耳中，他便想转告民众，但由于人声嘈杂无法言传，他便只能用手势转达他的意思。他用手指着头，意思是说危险已经临头。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动作却招致了杀身之祸。

反对派故意曲解其意，说他在请求王冠，

并飞报元老院。于是在那西卡的带领下，一群元老、贵族以及由市井无赖组成的贵族门下的食客冲入会场，大打出手。经过一场混战，提比略·格拉古及其300多名拥护者均遭杀害，尸体被投入到第伯河中。

之后，反对派对民主派大肆镇压，许多参与或支持改革的人被放逐、被屠杀，有的甚至被关在装有毒蛇的笼子里折磨至死。

尽管如此，罗马的土地改革并未因此而终止，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又踏着哥哥的血迹，登上了土地改革的政治舞台。

公元前126年，盖约到撒丁岛任财务官。在那里，他以卓越的才能和廉洁务实的作风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这时他想返回罗马，继续哥哥未竟的事业。然而元老院却玩弄花招阻止他返回罗马。强烈的政治愿望，使他愤然抗命，毅然返回罗马。

这时有人趁机诬谄他参与策划弗列格列人起义。盖约据理力争，证明自己的无辜，并由此获得了民众的尊敬，扩大了自己在罗马民众中的影响。盖约乘势竞选123年的保民官，由于反对派从中作祟，盖约只当选为第四保民

官。

公元前124年12月10日，盖约就任保民官。由于他哥哥的巨大影响，再加上他能言善辩、才华横溢，很快就成了实际上的第一保民官。他汲取了提比略·格拉古失败的教训，把当时改革的三大主题，即土地问题、政治民主化问题和授予意大利公民权问题一并提出，将其结合为整体，在公元前123年出台了6项法案。为了解决财政经费和满足骑士要求，他决定在新设的亚细亚行省通过包税方式征收什一税，这样一来，他不但解决了他哥哥所未能解决的改革经费问题，而且还取得了骑士的支持。

盖约卓有成效的改革，使他威信剧起，公元前123年他竟不经竞选而轻松被连任为公元前122年度的保民官。那些反对派们也只能旁观而叹、无可奈何。但他们敌视的怒火仍在燃烧，他们在等待着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

公元前122年，盖约又提出了两项更为激进的新法案：殖民法和公民权法。主张在意大利的布鲁提亚·塔林顿以及在受罗马人诅咒的

不祥之地迦太基设置殖民地，给予意大利同盟者和拉丁人以罗马公民权。

盖约的雷厉风行的快速改革行动，使他的行动超越了时代的步伐。因为当时的罗马人怀恋故土而又想保守特权，不愿让非罗马人与他们分享公民权，排外意识很强。这一来，盖约的公民权法案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反对派见此，大为兴奋。这种情况对于他们击倒盖约来说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动用了内部瓦解的阴谋手段，利用盖约的同僚保民官里维乌斯·德鲁苏斯提出更为诱人并符合当时大多数罗马人口味的法案，以取悦民众，笼络人心，破坏他们的政治敌手盖约的威信。这种空头许诺、无法真正实施的法案，使当时一些人被蒙在鼓里，轻信欺人之谈，开始对盖约产生怀疑甚至不满。

与此同时，反对派又两计并施，趁盖约到迦太基筹建殖民地之机，造谣生事，说大风把旗帜扯碎，并把祭坛上的供品吹到城界以外，一只狼已把城界刁走，扔到野外荒郊……以此来攻击盖约的殖民地法案。

形势变得严峻起来，盖约辛苦奔波、精心

设计的改革运动又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盖约见此情景即刻返回罗马，并以最快的速度提出给予意大利人以公民权的法案，以求获取更多人的支持，加强自己与反对派相抗争的实力。

意大利人蜂拥涌入罗马支持盖约，但此时元老院却拿出了他们的杀手剑，授权执政官把一切非罗马人逐出罗马城，并命令意大利同盟在选举会议期间不得进入罗马城。

反对派的这种截其流、断其根的阴险做法使盖约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无源之水的盖约此时变得束手无策，法案也终被否决。盖约的改革进入了低谷，他的威信在此也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损害。

在选举中，由于反对派施展各种阴谋，拉笼、收买、威胁、利诱罗马公民，致使盖约在第三任竞选保民官中失败。随之而来的是他的立法遭到无情的废置。

这时，反对派决定利用讨论迦太基殖民地问题之机挑起事端，进而除掉盖约·格拉古。

任何阴险的政客，在实施自己有计划的阴谋时，总要为自己的行动寻找堂而皇之的合理

借口，进而为自己不可告人的阴谋和所犯下的罪恶开脱罪责。

这一天，在卡皮托里乌姆山上召开了公民大会。集会时，反对派的一名执政官侍从故意称盖约党人为流氓并做出手势加以侮辱，蓄意激怒改革派。结果盖约的部下怒不可遏，上前刺死了这名侍从。

此事正中元老院的下怀，这也是他们事先精心策划的圈套。

于是他们兴师动众、大肆喧染，陈尸广场，举尸游行，为他们下一步杀害盖约做必要的宣传，制造阴险的借口。

随后，执政官命令元老、骑士率领门客走卒向改革派发动了进攻。第三天改革派被击溃，混乱中盖约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到第伯河对岸。但与此同时，追兵也已赶到，盖约不愿被俘，便命令随从把自己杀死，那名随从也随后自杀。在这场纷乱中，惨遭杀害者多达 3 000 人，他们的尸体同 10 年前的提比略一样被投到第伯河中。

自此，轰轰烈烈的格拉古兄弟改革终于在失败的钟声中拉上了帷幕。

古罗马迈入到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一位军事上的天才、政治上的蠢才又登上了罗马的政治舞台……

格拉古兄弟改革被保守的反对派绞杀以后，各种矛盾和冲突渐渐地平息下去了。罗马又暂时恢复了平静。

然而时隔不久，这种平静便被罗马在非洲的殖民地——努米底亚爆发的优格达战争所打破，腐化败落的罗马被这场战争拖入到2世纪末的危机之中。

但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场规模不大的战争到最后竟演变成为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并导致了本已平静的罗马民主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高潮和发展阶段。

公元前118年，罗马在北非的殖民地，确切一点说"附属国"——努米底亚的国王米奇普撒死了。围绕王位继承和国土继承问题，他的两个儿子阿德盖巴尔和希耶姆普撒尔发生了争吵，兄弟俩互不相让。这时作为努米底亚保护国的罗马以"欧洲警察"的身份插手此事，把努

米底亚一分为二，分给了两个不和的兄弟。

这时，已死国王米奇普撒过继的侄子优格达对此大为不满。公元前 117 年，狡猾、残酷、阴险的优格达极其残忍地派人杀死了他的叔伯兄弟希耶姆普撒尔，随后又大举进攻他的另一位兄弟阿德盖巴尔的领地，并把阿德盖巴尔钉死在十字架上，大批居民(其中包括很多意大利人)也惨遭杀戮。

在他的两位兄弟都被他杀死之后，他心安理得地登上了国王的宝座。

罗马对优格达的放肆行动大为恼火，于是双方在公元前 111 年展开了战斗。

腐败堕落的罗马军队在与优格达展开的战斗中一触即溃，一扫昔日罗马大军不可一世的风采，并与优格达签订了屈辱的和约。

严酷的现实激起了罗马民众尤其是英勇好战的骑士阶层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谴责元老贵族和腐败的军队，于是奄奄一息的党派之争又重新燃起了熊熊烈火。

就在这个时候，身在军营中担任副将的马略从帷幕的背后登上了罗马的政治舞台。

公元前 157 年，马略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

民家庭。30年代投身行伍，由于他机智勇敢、吃苦耐劳，在军中很快得以提升，担任过参将和军队财务官。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在政治上捞取更高的权力，他在20年代开始弃戎从政，向更高的政治目标迈进。

马略在初期的政治生活中，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多次受挫，然而强烈的权力欲望使他愈挫愈奋。他先后担任过保民官、行政长官、西班牙总督之职。

长期的公职使马略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增长了才干，更为主要的是使他拥有了一笔数目巨大的财富，这是他政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最为坚实的后盾，从而使他跻身于骑士的行列。

优格达战争的爆发，罗马民主运动的高涨，为马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经验丰富的马略当然不肯错过这一显露自己的机会。于是马略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开始在社会中大肆渲染，广造舆论，使人们感到，只有他马略才能结束这场战争，只有他马略才能挽救罗马面临的危机，只有他马略才能重塑罗马的形象。

此时，马略正在北非的罗马军营中担任副将，为了能坐上渴盼已久的执政官宝座，他费尽心思请求他的顶头上司、尤格达战争中的罗马军统帅、公元前 109 年罗马执政官麦特鲁斯，让他回罗马参加公元前 107 年执政官竞选。而麦特鲁斯极其勉强地同意了他的这一要求，并附以极其轻蔑的嘲讽的微笑。

在竞选中，马略慷慨陈辞，对他顶头上司麦特鲁斯以及他在北非所指挥的战争大肆攻击。

他赢得了民众热烈的掌声，更赢得了他们的信任，结果他顺利当选。

另外，在人民大会上他还获得了一项殊荣，那就是接管麦特鲁斯在北非的罗马军队指挥大权。

他带着胜利的狂傲来到北非，神气十足地从他以前的顶头上司手中接过了罗马军队和军事指挥大权。

到了北非以后，马略立即整饬军队，罗马军队因此而大为改观。在对优格达发动的战斗中，罗马军连连取胜、捷报频传，优格达陷入到束手无策的困境当中。

但就在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最叫马略痛心和惋惜的是：活捉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优格达进而结束这场战争的荣誉竟落到他的副将苏拉的头上。

一向贪图虚荣、倾慕权力的马略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自此，二人之间由于权力和荣誉问题，结下了不可调和的仇怨。

随后，罗马又遭到了日耳曼的进攻，同时还爆发了西西里岛起义。马略带兵四处征战，屡建奇功，多次挽救了罗马的危机，由此也使他名声大震，连续5次当选罗马执政官。

连年的在外征战，马略培养了一支绝对听命于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在战时为他争得了荣誉和财富，在战后则积极支持他争夺新战争的指挥权，维护和加强他们的统帅的权势与地位。

军队是政治舞台上争权夺势的最强大的后盾和最有效的武器。

从公元前108年开始，罗马的民主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了，为了保证民主运动的顺利进行，民主派意识到必须要有胜利的统帅和他的强大军队的支持。他们看中了威震四方，权倾

上下而又带有浓厚民主意识的马略。

而此时的马略，虽在军事上拥有较强的实力，但他在政界却缺少同盟。他需要民主派的支持，以获取必要的份地和财产分给自己手下的老兵，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利用民主派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以便捞取更多的荣誉和更高的政治、军事大权。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结成联盟，在当时的罗马组成了一支最为强大的阵营。

军队开始参与政治，自此罗马的政治涂上了一层军事强权色彩。

二者你呼我应，在政治上横冲直撞，民主运动风起云涌、高潮迭起，马略则在民主派的支持下又连续两次当选执政官。

他们操纵了罗马的政治，控制着一年一度的选举，甚至在选举中出现了野蛮的暴力冲突，贵族所支持的保民官候选人被人打死。

联盟者在当权之后，开始推行民主改革措施。他们首先把土地分给马略军中的老兵。然后又推出了新土地法，主张授予意大利人以罗马公民权。

然而这次却触动了罗马社会绝大多数人的

利益，正如格拉古兄弟改革时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他们的法案遭到元老贵族的强烈反对，就是一向支持他们的骑士和平民，也转变了立场，站到了反对派的一边。

尽管如此，在投票表决的时候，在马略和民主派的压力之下，几乎所有的元老贵族都向他们屈服了。法案艰难地得以通过。

然而强压和专制并不是有效的手段，靠强压和专制所维持的局面只可保持一时，不可保持长久。

公元前100年，当民主派争取公元前99年公职以保证改革法案贯彻的时候，他们采取极端手段杀死了竞争者。

于是元老院借机宣布戒严状态，并叫当时既担任执政官又拥有重兵的马略来恢复秩序。

马略犹豫了。经过一番反复考虑，马略觉得还是退回来为好，这样一来元老贵族会感激他，他的大权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如果顺利的话，自己甚至可以成为镇压民主运动的英雄。

见风驶舵的马略终于走上了背叛同盟者的道路，说到底，民主派只不过是他手中捞取财富和权力的工具。

罗马的这场民主运动浪潮就这样地消退下去了。

马略错打了算盘。事实上他以前身上放射出的光辉，经过这次冲击之后却变得黯淡无光了。

他没有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一切。

平民对他的强烈不满，使他竟丧失了竞选监察官的勇气和信心。心灰意冷的马略灰溜溜地隐居起来，退出了罗马政坛。

时隔多年，年事已高、风烛残年的马略仍不甘于寂寞。强烈的永不衰竭的权力欲望和对荣誉、地位的强烈渴求，使他在公元前 90 年爆发的意大利盟国战争中再次出山。

公元前 88 年，年近 70 的马略起而与苏拉争夺对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指挥权。经过一番较量，马略被迫落难逃亡。

几近古稀的马略在逃亡途中经历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颠沛流离、风餐露宿，使这位罗马社会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几次面临死亡。但庆幸的是这位老人竟一次次地幸免于难。强烈的虚荣心和权力欲、狭隘的报复心理使他决定要与苏拉一比高低。

不久，他再次与罗马得势的民主派执政官秦纳结盟，对苏拉及其党羽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终于，这位在政治上极为贪婪的老人在步入黄泉之前，再次当选公元前86年的执政官，这是他第七次担任这一职务，而且还完成了对他的冤家对头苏拉的报复。

在他任职执政官不过十几天，这位刚烈、好强、贪婪而狭隘的老人便悄然别离了他操劳奔波一生的人世。

政治是阴谋的舞台，而政客是舞台上往返穿梭的演员。

继马略和苏拉经过一番血雨腥风的权力角逐，最后双方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以后，罗马并未就此平静下去，各种矛盾和斗争变得更加尖锐起来。

苏拉虽然死了，但他在自己的军事独裁统治期间所推行的旨在摧毁全部罗马政治制度的改革措施却仍然存在。而这些措施和建立的制度早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强烈不满。

于是在苏拉死后，一度平静的水面又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公元前78年，执政官玛尔库斯·埃米里乌斯·列庇都斯这个无能的政客纠结了因苏拉而破产的地主、骑士、流氓无产者和马略派残余，开展了一场取消苏拉宪法的运动。

这时埃特鲁里亚地区爆发了起义，列庇都斯受命征募一支大军前往镇压。

由此，列庇都斯拥有了一支大军。他自以为自己拥有了一支大军便可拥有大权，便可推行其“倒苏拉”计划。于是在他的执政官任期届满的时候，他拒绝卸任和解散军队，随后他又要求元老院恢复保民官以前的权力，并叫流亡在外的人返回罗马。更为可笑的是，他竟十分不明智地要求第二次出任执政官。

结果，这位为权力而想入非非的幻想家被元老院宣布为祖国的敌人，并授权卡图路斯和庞培对其进行讨伐。

情况可以想象而知。这位狂妄自大的政治掮客被打得狼狈不堪、落花流水，最后被迫流亡，客死他乡。

最后，废弃苏拉生前苦心经营的法律、措

施的任务，还是由罗马历史上两位著名的人物完成了，那就是苏拉生前最信任、最得力的两位部将和门生——庞培、克拉苏。

克拉苏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著名政治家，他出身于罗马古老的平民氏族里基尼乌斯，他的父亲曾担任过罗马的执政官、监察官、西班牙总督，公元前 87 年在马略和苏拉之间爆发的内战中，被马略和秦纳为首的罗马平民派流放，后自杀。这时 28 岁的克拉苏被迫逃离罗马，在西班牙海滨的岩洞中躲避了 8 个月。

公元前 86 年，秦纳被杀，已近而立之年的克拉苏见时机可乘，便立即召募 2 000 余人，横渡地中海，投奔当时罗马在非洲著名的将领麦特鲁斯·庇乌斯的门下。

时隔不久，由于他与麦特鲁斯反目而匆匆来到马其顿和亚细亚行省，投到了当时最有权势的苏拉门下。

很快，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克拉苏被苏拉看中，尤其是在公元前 83 年的科利斯门战役中，克拉苏一显丰采，立下了汗马功劳。

初次的良好开端，使克拉苏开始在军事和政治上崭露头角，也激起了他对政治和军事上

的极大兴趣。

压抑已久的狂热的权力欲望和野心这时终于迸发出来，他要寻找自己新的目标，开拓自己新的空间。

不曾在政界长期混迹的克拉苏，骨子里有一种特有的灵气，他机敏善辩、灵活沉稳。虽说没有长期从政的经验，但他很快就摸清了路数，并能运用自身的智慧和其他方面的长处，使自己很快地从周围的人群中脱颖而出。

他巧舌如簧，灵活多变，运用各种方法笼络民众，取悦主子。不久，他的影响和声望得到了扩大和提高，成为当时罗马政治舞台上名噪一时的人物。就连当时的苏拉也对他十分赞赏，把他当作自己手下不可多得的战将和最有力的助手。

而此时在苏拉的门下还有一位与克拉苏齐名的干将，那就是庞培。

一山容不得二虎，从这时起，二人便开始了最初的较量。

公元前82年，庞培奉苏拉之命去夺取西西里岛。庞培不负众望，轻取西西里，随后他又占领努米底亚，征服非洲。连连的胜利，使庞

培在当时的罗马变得更加光采耀人，人们不得不在慨叹之中发出啧啧的赞美之声。

公元前81年，老谋深算、凶狠毒辣的苏拉竟在庞培的威逼之下，为庞培举行了破例的非洲之战凯旋式，并授予他以“伟大”的称号。

此时，年仅25岁的庞培在罗马竟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而此时的克拉苏却无所建树。他看到比自己还小的庞培不断传来捷报，他眼急心热毫无办法。在庞培的映衬下，他立刻变得黯然失色。

一股情不自禁的嫉妒之火在他心里涌动。他在自己内心深处叫着庞培的名字：有朝一日我定与你庞培一见高低。

他在等待着机会，焦渴地盼望着幸运之神把机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机会，终于来了。公元前73年，意大利爆发了世界古代史上最著名的斯巴达克起义。

公元前1世纪70年代，罗马社会矛盾又趋激烈。当时罗马正在东西两方同时作战，罗马内部空虚，连绵的战火使罗马无法脱身，陷入于极度的困境之中。

这时，卡普亚角斗士学校里的200个角斗

士密谋逃亡，事情泄露，78 人得以逃脱，被逼无奈，揭竿而起，举起义旗。

他们召兵买马，积草囤粮，队伍迅速壮大。他们打败了前来镇压的罗马小股军队，声威大震，队伍发展至 7 万人，后竟发展到 12 万人。

起义震动了罗马上层统治集团。他们不得不派公元前 72 年的两位执政官率罗马大军前往，平息这场罗马内部巨大的潜在威胁。

可是他们只是绞杀了一部分分裂出去的起义军。斯巴达克率领的主力军 12 万人神出鬼没，声东击西，使前去的两位执政官无可奈何。

不久，斯巴达克率军挥师南下，直接威胁罗马城。罗马朝野震惊，元老院更是张惶失措。最后，他们由于两位执政官清剿不利而取消了两位执政官的统率权，并宣布整个国家处于紧急状态。

这时罗马正受到西班牙战争和小亚细亚战争的牵制，内部留守的出名将领较少，真正能当军事统帅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这种空档，为克拉苏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克拉苏极尽恭维拉拢之能事，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谋求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军事统率

大权。

元老院几经考虑，觉得没有什么人比克拉苏更能胜任此职的了，便将军事指挥权移交给克拉苏。

克拉苏喜出望外。他立即招募了6个军团，并接管了原来执政官的两个军团，共计8个军团。他整饬了军纪，恢复了罗马的古老军法，即"什一抽杀律"，也就是在吃了败仗的军团中，把士兵分成10人一组，每组抽出1人，当众执行死刑。

治军有方、指挥有素的克拉苏，几经周折，最后将斯巴达克起义军困在雷津半岛。

正当克拉苏为自己即将迎来的胜利而欣喜若狂的时候，在西班牙连吃败仗、损兵折将、几乎把自己命搭上的庞培被元老院调回罗马，来帮助克拉苏对付斯巴达克。

克拉苏为此事大为扫兴。即将落在自己头上的荣誉岂能这样与自己长期以来嫉恨的死对头分享？

他决定主动出击。如果成功，那他将与庞培平起平坐。这也是他走上罗马政治更高台阶的关键一步。

经过一场极为惨烈的殊死拚杀，克拉苏终于取得了胜利，起义军除了 6 000 名被俘外全部战死疆场。

为了显示自己的荣耀，扩大自己影响，凶狠残暴的克拉苏竟把活捉的 6 000 名俘虏全部钉死在从卡普亚到罗马的大道上。挂着尸首的十字架沿着蜿蜒迤逦的大道延伸开去，其状惨不忍睹。

辉煌的荣耀滴着滴滴肮脏的鲜血，救世的基督在低低地悲泣……

为了庆祝这次胜利，罗马为克拉苏举行了一次小凯旋式。克拉苏仅此一次，便以“赫赫战绩”名扬四海、威震罗马朝野上下。

但叫他感到失望的是，他的对手庞培经过6 年出生入死的征战，历经千辛万苦，尽管屡次战败，甚至险些全军覆没、战死疆场，但最后还是得胜还朝，罗马方向竟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凯旋式。

在庞培的对比之下，克拉苏自惭形秽，深感自己仍不如人。

强将手下无弱兵。“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的苏拉在他死后 7 年，他的两个得力干将又

继承了他的衣钵，成为罗马左右政局的头号人物。

共同的政治利益和彼此的政治需要，把这两只狮子和老虎载到了一条船上。尽管他们相互嫉妒、勾心斗角、各怀鬼胎，可是，为了不至于翻船，二者还是能够保持表面的和平和友好的。

公元前71年，庞培、克拉苏成了罗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在竞选70年度的执政官职位之前，二人四处活动，跃跃欲试。由于情况复杂多变，为了不致在相互的竞争中两败俱伤，二人不得不携起手来，合谋一处，共同合作。

仅此这一点，他们要比他们的师父——苏拉高明得多。

经过一番紧张而激烈的角逐，最有实力的实力派人物庞培和克拉苏均当选为公元前70年度的执政官。

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庞培和克拉苏，在赢得执政官的头衔之后，开始效仿苏拉的作法，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

这时罗马的民主运动又开始抬头，意大

利、罗马以及各行省的反苏拉势力日益强大，苏拉的宪法越来越遭到各个阶层人的反对。

刚刚上任的克拉苏、庞培，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讨好骑士和平民。他们毅然抛弃了苏拉的衣钵，废除了苏拉宪法中一些损害骑士平民利益的措施。他们颁布法律废除了苏拉对保民官权力的限制，恢复监察官职位，打破元老院对法庭的垄断，把一部分权力退还给骑士，被苏拉取消的包税制度在各行省又实行起来。这样一来，苏拉的宪法几乎化为乌有了。尽管这些措施遭到一些元老保守派的反对，但在拥有军事大权的庞培、克拉苏面前，也都变得无可奈何了。

可悲的苏拉，在他死后的第八年，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费尽心思所推出的法律，竟会被自己最得意的门生废弃了，他更没有想到他的这两个最得力的助手竟会背叛他，跑到与他不共戴天的民主阵营当中去。

权力需要巩固、荣誉需要积累。而那些兴奋的民众和幼稚的民主派无疑是庞培、克拉苏手中巩固权力、积累荣誉的工具。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知名

度，与庞培相比略逊一筹的克拉苏，以长期以来通过各种卑鄙方法所获得的巨数钱财为坚实的后盾，实行了大规模的“金元”外交政策。

庞培是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卓著的赫赫战功赢得荣誉和声望。克拉苏自知自己在这方面远不如他，那么他就要在另一方面来弥补因此而产生的缺憾。

早年他跟苏拉回攻意大利的时候，曾侵吞了被他缴获的大量赃物，占领罗马后，他趁机以低价大量收购产业，广向民众勒索捐款。另外他还大放高利贷，既使是自己的亲属和朋友他也分文不让，寸利必争。他的冷酷无情、爱财如命的性格在他周围的朋友和亲友当中是人所共知的。

他最为臭名昭著、引人惊叹的还数他的“趁火打劫”。据普鲁塔克记载，由于罗马社会成分复杂，法制松驰，各种矛盾和仇怨充斥着整个社会，所以报复性的放火案件很多。善于钻营而又贪财如命的克拉苏便组织了一支由当过建筑工和设计师的奴隶组成的救火队。哪里着火，他就带着这群人奔赴到那里。首先他不是救火，而是隔岸观火，危言耸听，诱使那些

失火房主和正处于火势威胁之下的邻居们以微不足道的价格出售自己的房屋。买卖成交后，他便立即命令手下人迅速救火，并加以修复。这样一来，罗马人的很多房屋都落到了克拉苏的手里，由此克拉苏大发横财。

克拉苏就是利用这笔肮脏的钱财来做为自己政治投机的资本和筹码。

他从不放过任何显露自己、提高自己声望的机会，千方百计拉拢民众、贿赂各级有影响有势力的权贵，来与庞培互争短长。

他从自己庞大的私产中拨出1/10的款项，以献祭赫尔库勒斯为名举行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宴会，摆了1万桌酒席宴飨百姓，并且给全体罗马人以3个月的谷物津贴。

克拉苏的乐善好施，使克拉苏提高了声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加强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基础，这为他以后能够和恺撒、庞培一争高低、平分秋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权力和荣誉”犹如一块磁石，将那些贪图功名利禄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一点上。

战争是获取荣誉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而荣誉的增长会导致权力的膨胀。在古罗马时代，任何想谋求大权的人，无不把自己的这种野心和希望与战争联系在一起。

公元前60年代初，由于罗马连年发生内战，社会正常生活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其中尤以海盗猖獗为甚。

为肃清这些海盗，公元前67年年初，保民官奥路斯·伽比尼乌斯提出在执政官中的一人管理海区域和沿海50英里以内的地方，主张让执政官选15名行政长官衔的副将，并给他由200只战船组成的舰队和他所需要数量的军队。谁来担任此职负此重任呢？尽管名字没提出来，但人们可想而知，在当时的罗马，只有声望最隆的军事统帅庞培才能担当此任。

法案遭到了元老院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不想授予这位刚投身于民主派的人物以如此不

可想象的大权，在此之前社会就风传庞培想从一位海军统帅变成君主！这样一来可把这些元老们吓坏了。

而此时的庞培恨不得立即把这一大权抓到手，这是他最感兴趣最渴望的事情。

为了获得这项大权，他开始精心组织筹划，并以自己背后的实力相威胁。经过一番残酷的争斗，贵族派终于败下阵来。庞培如愿以偿。

与元老贵族派的初次较量，使他认识到自己已有实力来左右元老院了。更为重要的是赢得这一大权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巩固和加强自己权力，而且还可以排挤掉与他相抗争的克拉苏，使他无法藉此机会获取荣誉以与他相抗衡。

庞培虽然年轻，但其政治经验颇为丰富。他的这种一箭双雕、一举两得的谋略，确实为棋高一招，显示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水平。

庞培接任以后，仅以短短的40天就基本上肃清了地中海西半部的海盗。大批海盗巢穴被他摧毁，1万多名海盗死于他的手中。

由此，庞培成了当时罗马最受欢迎的人

物。

由于他在肃清海盗过程中的出色表现，一年后，他又被另委重任，那就是与罗马最为强劲的宿敌——米特拉达特斯作战。

早在公元前 82 年，米特拉达特斯曾战败，屈就于苏拉膝下，被迫于罗马签订和约。

公元前 70 年代中期，罗马陷入于内外混战的交困时期，一度屈服于罗马但又不甘屈服的米特拉达特斯见有机可乘，便和西班牙人、海盗联盟，共同对抗罗马。

公元前 74 年，罗马派了两拉执政官前去镇压米特拉达特斯，其中有一位卓越的军事将领路库鲁斯。战争进展十分顺利，路库鲁斯取得了较为辉煌的胜利。但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公元前 70 年罗马国内发生了民主派革命，掌握了政权的平民派在公元前 67 年另派他人取代了路库鲁斯。因为他是贵族，属于苏拉派的。

随后罗马战势急转直下，连吃败仗。在这种情况下，庞培开始接手，进行再次反击。结果，庞培一举击溃米特拉达特斯，并将他一直驱入到伊伯利亚(格鲁吉亚)和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

由于内讧，米特拉达特斯被已经背叛了他的爱子包围在王宫里，绝望之中，他迫使自己所有的妻子与女儿服毒，然后自己也服毒自杀。

这样，公元前63年，罗马最可怕的宿敌米特拉达特斯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庞培胜利地结束了米特拉达特斯战争。

好大喜功的庞培，并没就此罢手。他在小亚细亚、巴勒斯坦等地四处活动，把比提尼亚和本都合并为罗马行省，后又把叙利亚变为罗马行省，在加拉太、卡帕多基亚和犹太扶植了亲罗马的傀儡政权，使东方一些国家处于罗马的奴役之下。

在此期间，他始终都把自己扮演成罗马人民的全权代表，他不征得元老院的同意便重分被占领地的疆土，惩罚罗马的敌人和奖赏罗马的朋友，他俨然成了这些地区的最高统治者，罗马的元老院对他已没有多大的约束力了。

对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胜利和庞培在东方地区的出色表演，把庞培推向了权力和荣誉、威望的顶峰，成为当时罗马最有权势的人，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和他匹敌。

而此时的罗马权力角斗场上又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

公元前66年,正当庞培远征的时候,克拉苏这位热衷功名利禄的政客当选为下一年度的监察官,在他就职上任的时候,他寄予自己的希望很高。可事实上,在他任职期间,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建树,也没有给他原来身上闪耀的光辉增添什么新的色彩。

就在这一时期,罗马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了两个新秀,他们虽然初次崭露头角,但却显示出雄厚的底运和咄咄逼人的气势,令当时罗马的政界要人不能不另眼相看。

这两个人就是西塞罗和恺撒。

西塞罗是罗马共和国末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尤以雄辩的口才和文学上的高深造诣而留芳后世。

西塞罗投身于罗马的政治生涯较早。最初,他曾投于罗马最有权势的苏拉门下,可后来复杂而凶险的派系之争,使他又沉遁下去,过着隐居生活。当苏拉再次得势几乎近于获得独裁统治的时候,西塞罗见时机可乘便再度投身于罗马政界。

他最初属于贵族派，但他不是坚定的贵族派。

在西塞罗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资质，那就是他的动摇性。党派之争的混乱局面，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操练舞台。

党派对他来说无足轻重，最关键的是，哪一派获胜，他便投到哪一派。而且能够轻易从另一派中脱出身来，而又叫他人对他的这种做法无法加以指责和挑剔。在整个过程中，他会做得天衣无缝，不留丝毫蛛丝马迹。

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以升官发财为衡量的标准。

到了公元前70年代，罗马的民主派蓬勃发展，在政治上逐渐得势。机敏善变的西塞罗为了能够谋求到官位，立刻投向民主派的怀抱。

他那灵活的态度、超凡的口才和渊博的知识，使他在罗马政治舞台上很快脱颖而出。

公元前69年，他当选为营造官。公元前66年，就在克拉苏当选为监察官的同时，他得以当选罗马的首席行政长官，跻身于罗马高层领导人的行列当中。

身居高层要职的西塞罗，使他有机会在民

众中显露自己的才华，扩大自己影响。更为主要的是，他此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与罗马煊赫的政治要人交往，从而为自己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

西塞罗广事结交、乐善好施、洁身勤俭的做法，很快使他的影响和威望如日中天。当时许多人纷纷前往拜访他，每天到他那里拜访的客人绝不少于庞培和克拉苏两府的客人。就连当时公认的最有名望、最有权势的庞培、克拉苏也常常到他那里，成为他的座上宾。

伟人的背后总有一大批追随者，聪明的追随者往往紧紧跟随在伟人的背后。

西塞罗便是庞培身后的追随者之一。他不但可以借助庞培的权势和名望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已有的权势和地位，而且还可以在庞培这把巨大的保护伞下寻找机会，以便爬上更高的地位。

反过来，西塞罗对于庞培来说也是大有益处的。庞培很需要这样出色的人物来帮助他巩固自己在罗马的权势和名望。

公元前69年，西塞罗大力支持保民官马利民乌斯关于授予庞培在东方的最高统帅权的法

案，并发表了强有力的演说，使法案克服了元老院的重重反对，最后得以通过。此事，西塞罗帮了庞培一个大忙，为此庞培对他非常地感激。

几乎与西塞罗名噪罗马政坛的同时，恺撒也开始活跃于罗马的政治舞台上。他以其不次于西塞罗的杰出演讲才能、亲切和善慷慨大度的处事态度和处事方法，在罗马的民众中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可以说在罗马的民众当中，他的声望和影响力和西塞罗差不多的。

但不管怎样，这时他俩的地位和声望与克拉苏相比，还是稍微逊色了一点儿。

罗马社会这时进入了能人辈出、群星争辉的新时期。

庞培、克拉苏、恺撒、西塞罗等在罗马颇有政治影响的人物蜂拥挤上前台，为了前方迷人的权力、荣誉、地位，他们相互地攀挤，争先恐后，寸步不让。

于是阴谋开始诞生，邪恶开始出现。

公元前 65 年，在罗马发生了一起著名的阴谋案，即卡提林那阴谋。

卡提林那原是公元前 68 年罗马行政长官，

公元前67年出任非洲总督。公元前66年他竞选65年年度的执政官，由于被取消资格而不满，进而组织了一场旨在篡权的阴谋。

据说，在阴谋组织筹划中，克拉苏和恺撒也都参与了此事，他们聚在克拉苏家中，密谋杀死在任的执政官和一些著名元老，然后推举克拉苏为独裁官，恺撒为骑兵长官。但后来因事情败露，这场阴谋未能得逞。

尽管如此，罗马政府没敢逮捕阴谋者，因为他们手中没有足够的证据，更何况他们害怕触动像克拉苏、恺撒这样有权有势的人物。

由于克拉苏、恺撒是否参与该阴谋的证据不能确定，所以克拉苏、恺撒得以避免了一场身败名裂的巨大灾难。但不管怎样，此事已给这二人的头上罩上了一层黯淡的阴影。

为了洗刷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克拉苏一度脱离政治，深居简出，以此来向别人说明自己是无辜的，但此法并不能消除人们心头的疑虑。

克拉苏和恺撒的合作是一次失败的合作。他们二人在这一事件中都没有获取什么好处。

公元前64年，卡提林那再次出面竞选公元

前63年的执政官，民主派纷纷支持他，克拉苏和恺撒为他的竞选提供一切资金钱财上的费用。与他竞选的第二位候选人叫安托尼乌斯，他是个苍白无华的人物，过去曾是苏拉派的，现在由于竞选执政官利益的需要，他又转入了民主派的阵营。

经过一番紧张的斗争，贵族和骑士结成的联盟击败了卡提林那，安托尼乌斯和西塞罗当选了。

克拉苏和恺撒的政治赌注再次流产。而西塞罗在政治上尽管不稳定，在元老集团中也得不到同情和支持，但贵族们却不得不选他。因为在卡提林那和西塞罗二人中，西塞罗对他们构成的威胁和损害可能更小些。

面对西塞罗的当选，克拉苏、恺撒很快又采取了新的行动。

公元前63年保民官儒路斯提出一项土地法案。为了这个法案的实施，法案规定设立10人委员会，这10人享有巨大的权力，直到在必要时可以统率军队。

这项法案的意图十分明显：把克拉苏和恺撒选入这10人委员会，赋予他们以巨大的权

力，而庞培则只好靠边站了，因为此时庞培还在东方，他不可能亲自向选民提出竞选了。

可以说，这是克拉苏在卡提林那阴谋之后夺取大权，向庞培进行又一次挑战的尝试。

但由于法案起草得十分粗率，引起了元老、骑士，甚至是平民的反对，最后又归于失败。

公元前 62 年，锲而不舍的卡提林那第三次参加执政官的竞选，他同样又遭受前两次竞选的厄运，最后他决定公开政变，杀死西塞罗和元老贵族。

但经过西塞罗周密策划和精心安排布置，这场阴谋最后终于破产，参与这一阴谋的人要么被杀，要么被监禁，卡提林那则战死在疆场。

由于西塞罗成功地击败了阴谋者的企图，元老院特别决定，授予他“祖国之父”的称号，并受到了戴公民花冠的荣誉，另外还以他的名义对诸神作了感恩祈祷。西塞罗由此声威大震，成为可以与克拉苏等人并驾齐驱的人物。

而克拉苏、恺撒尽管在整个事件的前后十分小心谨慎，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他二人的威望却因此而大大降低了。

公元前62年，负债累累的恺撒当选为西班牙总督。由于债务问题，恺撒陷入困境中而不能得以赴任。危机之时，克拉苏伸出了援助之手，帮他偿还了债务，这样恺撒得以赴任。因为在克拉苏看来，他需要这个合作的伙伴，将来他在这个人的身上获得的利益，将不是用金钱方能衡量得了的。

公元前61年恺撒收拾好行装，直奔西班牙。这一步，为恺撒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翻开了他政治舞台上新的一页。

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结合在一起，沆瀣一气，共掌大权；为了各自的私利，他们又你争我夺、勾心斗角。

公元前62年，正当克拉苏、恺撒政坛失意、势衰力弱的时候，庞培满载着他在东方的战利品和辉煌的胜利班师回朝。

随着西塞罗在罗马的权势的膨胀，使他逐渐走入罗马头号人物的行列。对此，罗马上层人物又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骚动。

如果说克拉苏、恺撒真的参加了卡提林那

阴谋的话，那么这一阴谋的失败无疑是使他们二人借他人之手排除异己的计划落空。很显然，不论克拉苏，还是恺撒，他们都已把西塞罗当成了自己将来自治上的最有实力的对手。所以他们想方设法要搞掉他。而远在东方的庞培，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罗马的情况。公元前63年庞培在东方取得胜利的同时，他渐渐意识到在国内日益兴起的西塞罗已对他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为了他将来返回罗马能够轻松获得自己想获得的权力和荣誉，他现在就必须扫清障碍。而西塞罗便是他首先要"关照"的对象了。

庞培在返回罗马前夕便派出了他的一名心腑特使——梅特路斯。他的任务就是为庞培返回罗马大造舆论，为庞培再次入主罗马政坛"扫清"道路。

于是富有影响的西塞罗成了众矢之的。

梅特路斯返回罗马后，对西塞罗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并和卡提林那阴谋的拥护者联合，指控西塞罗非法处死罗马公民。聪明而具有实力的西塞罗进行了猛烈的回击。

形势越来越激化。以前曾与西塞罗对抗的恺撒见西塞罗已与庞培派对抗起来，他心中暗

自高兴。

公元前62年元旦，一度败下阵来的恺撒以行政长官的身份与梅特路斯联合，一起反对西塞罗。结果成效不佳。西塞罗反而因此获得空前殊荣。

恺撒自然有恺撒的想法。他更能了解野心勃勃的庞培的内心真实想法。于是他积极地支持梅特路斯的行动。在他看来，庞培是罗马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西塞罗是无法和他抗衡的。庞培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和随之对罗马的统治是将来不可避免的事实。因此恺撒尽量不使自己同元老院集团靠近，也尽量避免与西塞罗等人接触。恺撒在这一过程中，采用了纵横捭阖之术，一方面讨好庞培，另一方面又在庞培和元老院中间打进一个楔子，在二者间制造更大的矛盾和摩擦，而自己却坐收渔利。

在恺撒的支持下，梅特路斯提出建议：允许庞培在本人不在的情况下竞选执政官，并建议把庞培和军队召回以对付卡提林那的政变。

这种赤裸裸要求军事独裁的煽动，引起了元老院的极大反对。在大会进行表决时，发生了一场搏斗。在搏斗中，最能坚持原则并以捍

卫罗马传统体制而闻名的伽图险些被杀死。

会后，元老们纷纷穿上丧服，授予执政官以非常权力，梅特路斯和恺撒均被免去职务。梅特路斯在发表一篇指责元老院和伽图的演说后离开罗马，回到他的主子那里去汇报了。而恺撒试图不理会元老院的决定而继续执行行政长官的任务。但他得知对方准备对他动武时，他明智地解散了侍从，开始躲在家中，闭门不出。当那些忠于他的人们来到他家中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使他复职的时候，聪明的恺撒劝说他们散去。由此使元老院确信了恺撒对他们的忠诚，更为主要的是元老院看到了恺撒在民众中的人望，并担心会由此引起新的骚乱。于是，元老院向恺撒表示感激，又恢复了恺撒的行政长官的职务。

庞培派遣梅特路斯的计划失败后，他心里对西塞罗和罗马元老们更加嫉恨了。

公元前 62 年 12 月，庞培率大军在布伦狄西乌姆登陆。向来老谋深算的庞培随后却做了一件缺乏远见、胆量和勇气的愚蠢之事，那就是他出人意料的解散了自己的军队。

公元前61年8月，元老院为这位战功卓著、

载誉而归的庞培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凯旋式。

这时，庞培请求元老院批准他在东方实行的各项措施，并分给他的老兵以土地。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点小小的要求竟遭到元老院毫不留情的拒绝。而此时的庞培也无奈何，尽管他内心充满极大愤怒。

庞培虽然久经考验、涉政多年，但他不具备创造性的思想和崇高的目标。他始终把自己局限在罗马传统的藩篱之内，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因为生性的怯懦和保守，使得庞培在关键时刻显得目光短小而狭窄。显得缺乏勇气而没有个性。在这点上他要比后来才抛头露面的年轻的恺撒逊色得多。

庞培是一位政治家，但他并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确切的说他是个居功自傲、没有长远政治目标和灵活政治手腕的国务活动家。

此时的罗马政治舞台发生了倾斜，聪明而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恺撒，目睹了这一切，经过一番审慎的分析判断之后，他毅然决定离开罗马。

公元前 61 年，恺撒进入西班牙地区，就任

西班牙总督。

西班牙任职期间，恺撒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的天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淋漓尽致的发挥。

由于战争的胜利，他不仅大发横财，排脱了负债累累的境况，而且他还赢得了一支决对拥护自己的军队。城市之间的纠纷得到调解，债权的和债务人之间的争端得到了解决。西班牙在他的管理下，变成一片和平宁静的罗马附属领地。

公元前60年，恺撒载誉而归，出色完成了西班牙总督使命。

按照罗马习俗，恺撒可以得到一次凯旋式。可他看重的并不是这个，他看重的是下一年度罗马执政官的宝座。考虑再三，恺撒终于作出决断：放弃凯旋式，竞选执政官！

得胜归来的恺撒，没有被周围的吹捧和自己和胜利迷惑得忘乎所以。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取得这次竞选的成功，他必须要赢得当时罗马最有影响、是有势力的两个人的支持，那就是庞培和克拉苏。如他二人不支持他，那他胜利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而此时的庞培又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

获得凯旋式的庞培,在他解散自己的军队之后显得苍白无力了,他本以为自己的要求通过正当的“合法”渠道会得到元老院的恩准,但他错误的估计了他的对手。

在他的要求拒绝后,他曾试图与伽图、西塞罗和解以求得他们的支持,但却遭到了伽图和西塞罗的拒绝。随后,他寄希望于当时罗马的两位执政官,但他们都不予以足够的支持。而这时他又遭到了路库路斯的攻击和阻挠,就连先前他的老竞争对手——克拉苏也加入到了这个反对派的阵营中来。

庞培压力重重,他确信元老院对他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于是在公元前60年初,他又唆使保民官路奇乌斯·佛拉维乌斯提出一项与他要求直接有关的土地法。围绕这个土地法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甚至佛拉维乌斯竟把反对派的执政官关进了监狱。但声势浩大的反对派使庞培退缩了。

接二连三的失败,庞培的地位开始变得岌岌可危了。他同元老院不仅没有取得协调,相反,他与他们的裂痕更加加深了。并且在他看

来已没法填补这一裂痕了。另一方面，他不能也不想放弃自己的要求。因为他的要求同他的权力、已获得的全部声誉和地位息息相关。

不太善于处理政务的庞培，此时陷入了困顿的漩涡之中。他在寻找着其他的办法……

恺撒从西班牙返回，并要竞选下一年度的执政官，在罗马政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恺撒的返回，使庞培看到了希望。因为庞培知道恺撒和元老贵族派是不和的，他们之间有许多过节。这次恺撒参加竞选，定会与那些元老们产生矛盾，而庞培就可以介于二者之间，成为左右政局的最关键的一颗砝码。

这样的环境和机会为庞培实施他的计划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共同的对手，共同的利益，把庞培和恺撒拴在了一起。他二人的结合既可以攻击共同的敌人，又可以实现各自的目的。

恺撒在取得了庞培的支持和合作后，他便又开始寻找"铁三角"中的另一个支点，那个支点便是时运不佳而家资巨富的克拉苏。

克拉苏此时虽说没有什么成就可以炫耀，但他仍不失为罗马政坛上的头号人物，在罗马

的社会当中仍有一批较强的势力。

为了稳妥起见，恺撒想把他也拉在自己的身边，如果真的实现这一想法的话，可以说自己当选执政官是稳操胜券、万无一失的了。

他找到了他以前的合作伙伴，这个在他因债务而被困在罗马城中时曾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的人。他凭着那三寸不烂之舌，终于说服了克拉苏，克拉苏答应与他的仇敌庞培和解了。

此事在罗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就连那些元老名流也不得不感到震惊，随之而来是他们的惊慌与恐惧。他们仿佛看到了一座巨大的高山猛然地出现在眼前，使他们望而生畏。

三人在私下里达成了秘密协定，这一协议就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前三头同盟”。

这一同盟把恺撒、庞培、克拉苏连结在一起。可以说是罗马共和国末期国家统治权的一种瓜分，因为三者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掌权，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与元老院抗衡。三人联盟是恺撒、庞培、克拉苏各自利益需要的产物，这是一种不稳定的暂时的联盟，当三者的利益都得到满足之后，这种联盟便很快成了彼此敌对的权力争斗。

在庞培和克拉苏的双重支持下，恺撒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执政官的宝座。

公元前59年元旦，恺撒就任执政官。不久，他便推出了一系列法案，批准了庞培的一切要求，同时还把包税人的租金降低1/3，以讨好克拉苏及其背后的骑士阶层。

恺撒狂妄而大胆的作法，激起了元老院最强烈的反对，但此时的恺撒已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因为他更坚信自己背后的实力。

在对法案进行表决时，克拉苏和庞培簇拥在恺撒左右，庞培的老兵们则怀藏兵器来到会场，恺撒的拥护者占了绝对的优势。结果反对声最高的伽图被赶出了人群，另一位执政官毕布路斯则硬性被朋友从广场拉走以防他身遭不测。

法案得以通过了。庞培、克拉苏如愿以偿，那些庞培的老兵和克拉苏手下的骑士无不对此欢呼雀跃。

紧接着，恺撒又着手第二件事，那就是在他执政官任期满了后到哪个行省去任职的问题。

按法律规定，在执政官选举前便应为执政

官指定他卸任后所要管辖的行省。当时元老院自知在竞选中无法阻止恺撒的当选，便为他选定了两个二等行省。而恺撒需要的不是这个。于是恺撒设法推翻了元老院以前的决定，使自己取得了山南高卢和伊里利亚的未来管理权，并有权拥有3个军团。在强权控制下的元老院不得不与恺撒等人妥协了。

这时，庞培又傲慢地建议再把那尔波高卢和一个军团加给恺撒，这一建议得到了元老院的勉强批准。

庞培和元老院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他们各自的目的的。因为山南高卢离罗马太近，恺撒如在那里总会监督罗马的事情的，所以无论是元老院，还是庞培，都希望恺撒离罗马越远越好，呆的时间越长久越好。这样一来，庞培可以一揽大权，说一不二；而元老院则可以打败恺撒与庞培的联合，单独对付庞培。山北高卢则成了他们为恺撒选择的最好处所：那里势必要发生大规模的殖民战争，而恺撒则不可避免的地要陷在那里面，甚至可能会使他葬身在那里。

当上执政官的恺撒知道自己虽然取得了初

步的胜利，但周围的强大的政敌们然存在，并时时对他构成严重的危胁。更使他顾虑的是：他的执政官的任期有限，仅一年，如一年届他卸任了，那他的权力与地位无疑会受到那些反对派的冲击。要想保住自己的权势与地位，消除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排斥掉异己。而恺撒最危险的异己是谁呢？那就是保守派中最有威望的伽图和西塞罗。

于是恺撒决定作出一个比较长远的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利用了维提乌斯这个以前曾指控恺撒与卡提林那阴谋有关的家伙。在恺撒的安排下，维提乌斯要向小顾里欧建议杀死庞培，当他在组织谋杀的事件中，他将被捉住，这样他就可以供出小顾里欧和元老院里的一些人，甚至会供出西塞罗等保守派要人。

由于一些人在实施这一计划中漏洞百出，不久，这一圈套便落空了。维提乌斯遭到了处决。而恺撒却没伤一根汗毛，象泥鳅一样轻松地溜掉了。

这一计划的落空，使恺撒又开始推行其下一步的计划。

他回过头来开始利用公元前58年的罗马保民官——克洛狄乌斯。他把他当作自己离开罗马后在罗马的主要代理人。

公元前58年2月，狡猾的克洛狄斯名正言顺的通过一项法案，把最顽固的保守派人物伽图打发到塞浦路斯岛去了，实质上他是在讨好恺撒，替恺撒排斥掉了他在罗马的异己。

不久，克洛狄乌斯又提出了一项针对西塞罗的法案。法案中他提到对那些不经审判便处死罗马公民的罗马高级官吏应给以处罚，处罚的办法就是“剥夺水与火”，也就是说应加以放逐。

这一法案的提出，使西塞罗顿时紧张起来。他穿上丧服，低声下气地乞求庞培和皮索的的保护，甚至匍匐在庞培的脚下。

但政治不需要同情和怜悯的施舍。庞培和皮索都拒绝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又穿上又脏又破的衣服，在罗马的大街上拉住过往的行人，以求取得他们的帮助和同情，但谁又敢出面来帮助这位元老呢？被逼无奈，西塞罗含泪离开了罗马，前往马其顿，他的财产被充公，宅院和别墅被摧毁了。伽图的出走，西塞罗的被放

逐，三头之一的庞培内心中也疑虑起来。为了对付克洛狄乌斯，庞培开始和另一位保民管米洛接近，庞培和克洛狄乌斯的关系疏远了。

这时西塞罗的拥护者借助庞培和米洛，取消了流放西塞罗的法令，西塞罗再度返回罗马。

庞培与克洛狄乌斯的决裂，是他与西塞罗和元老院逐渐接近的开始。西塞罗为自己能够再度返回罗马政坛而深深感激于庞培。

通过这种方法，庞培不但扼制了恺撒在罗马的势力发展，而且还将西塞罗拉到了自己的这一边。在西塞罗的帮助下，庞培得到了5年供应罗马粮食的非常大权，他在意大利又被赋予副执政官的权力。

利用一方制衡另一方，进而为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服务，这是一些政治家常用的技法。

当恺撒实施完他的计谋，消弱了以西塞罗伽图等人为首的反对派势力以后，便坦然地动身奔赴高卢——这块他渴望已久的凶险和危机与希望并存的蛮夷之地。

三巨头的结盟，只是使三人矛盾暂时得到缓解。

第五章　血腥的权力

三年的高卢征战，恺撒尊荣倍至，其势一日三䢃。这使庞培和元老贵族极为惊恐。随后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公元前58年，恺撒出任高卢总督。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罗马军团在恺撒的领导和卓越的指挥之下，取得了光辉的胜利。至公元前56年年底，恺撒基本上吞并了整个高卢地区。出乎庞培和元老院意料之外的高卢之战的胜利，在罗马上下引起最巨大的轰动。更多的是对恺撒的崇拜和对这位罗马英雄人物的感激。恺撒由此声威大震，既使那些养尊处优、自恃其大的元老们也不得不叹服，甚至为恺撒举行了盛

大的感恩祈祷。

恺撒的胜利叫庞培大失所望，叫西塞罗、伽图等人心惊胆战。他们都开始意识到，恺撒必将是一个对他们构成巨大威胁的最危险的敌人。而这时的贵族派也开始对这位带有浓厚的民主色彩的杰出军事统帅产生怀疑，恺撒与贵族派的分裂开始加大。

嗅觉灵敏的恺撒很快发现了自己在罗马所面监的各种危机和挑战。他为了缓和矛盾，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得不寻求庞培等人的支持和帮助。因为他暂时还离不开他们，他的地位和声望还没有达到摆脱开他们而能够独立存在的程度。为此，公元前56年春，带着丰厚的战绩返回罗马北部的埃特鲁里亚地区，并在此会晤了庞培、克拉苏等罗马政界要人。

这就是罗马历史上的著名鲁卡会晤。

这是一次协调关系的会晤，使原来即将分崩离析的“三头联盟”再次巩固起来。他与庞培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维持，而克拉苏无疑会帮助他解决来自贵族骑士派方面的压力。

经过一番商量，三方最后达成协定，把公元前54年年底期满的恺撒的权力再延长5年，

并有权力把自己的军队增加到10个军团。然后在总督任届期满后于公元前48年出任执政官。另外他还被批准从元老院中获取一笔数目巨大的金钱资助。与此同时，另两“头”的克拉苏、庞培则担任公元前55年的执政官，卸任后分另前往叙利亚和西班牙管理行省。

三人的协议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达成的。为了对付元老寡头集团，并使协定能够顺利通过，恺撒聪明地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把选举拖到冬天，因为这样以来，这次选举可以得到冬天休假的自己手下士兵的支持，并能够确保提案的通过。

公元前55年1月，罗马举行了执政官的选举，恺撒、庞培、克拉苏的计划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伽图为首的元老贵族集团极力促成他们的人当选。结果恺撒早已安排好的士兵开始出现在会场，选举会变成了争斗的屠宰场。伽图为此而手臂受伤，大多数元老贵族纷纷识时务地逃走。

于是法案得以通过，三巨头的计谋如愿已偿。

鲁卡会议的决定好像是完全实现了，三巨

头通过这次会议确定了彼此的地位，对彼此的利益需求达到了空前的一致。这些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直至最后联盟的终结。

公元前56年鲁卡会晤之后，三人带着各自瓜分到的权力奔赴各自的舞台。

公元前55年高卢发生了新的大规模的叛乱，恺撒便立即动身，奔赴他所最为迷恋的战场。此时的庞培和克拉苏神气十足地回到了罗马，登上执政官的宝座。

在这期间，两个贪婪的家伙基本上能够相安无事，他们没有太多的更为长远的打算，只把眼光投放在眼前的享乐和不久之后的个人利益上。

时隔不久，善于琢磨人心思的恺撒给克拉苏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极富有煽动性的信，此信正中克拉苏下怀。

在三巨头之中，只有克拉苏政绩平平，军事上也无突出的建树，虽然他曾平灭过轰轰烈烈的斯巴达克起义，但10多年的岁月已使他胸前的这枚原本熠熠闪光的勋章变得黯淡下来，尤其是和恺撒、庞培相比，他更觉自惭。他要

重振当年的雄风，叙利亚行省无疑为他的这种“雄心壮志”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和舞台。

恺撒的这封信，犹如给克拉苏打了一支强心剂，那种对权力、荣誉地位的渴望以及对战争的虏获物所产生的强烈的贪欲，使克拉苏决定提前到叙利亚去。于是，公元前55年年底急功近利的克拉苏在他执政官任期还没满的时候，就放弃了得之不易的优裕的执政官生活，急急忙忙地前往叙利亚行省，奔赴他所渴望已久的战场。

可怜的克拉苏，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去竟会一去不复返，葬身在那里。

克拉苏出征是打算对东方的一个新的、严重对手——帕尔提亚国发动战争。尽管此时强大的帕尔提亚人没有任何挑起战争的意思，但克拉苏要实现他的计划，就必须要战胜帕尔提亚人，进而进攻巴克特里亚，甚至远征到印度。

独立的帕尔提亚国是公元前3世纪中叶在塞琉古王国的领土上诞生的。到公元前2世纪末，帕尔提亚国的疆界已达到它的最大限度，东到印度河，西至幼发拉底河，把米地亚、巴比伦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河上的克

提西丰都包括到自己的版图里来。

公元前54年，克拉苏率军从布伦狄西乌姆出发，一路征战，十分得手，渡过幼发拉底河，又轻而易举地攻占了美索不达米亚。他在每个被攻占的城池中都留下了一定的守军，随后便带军到叙利亚的冬营过冬去了。

这点充分显露出他在军事指挥上的短见，使他失去了很好的胜利机会。

公元前53年，克拉苏开始大批集结军队，发动新的攻势，这时帕尔提亚国王赫罗德斯派使臣劝他不要轻举妄动。但狂妄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克拉苏却狂傲地说，他将在塞列乌凯亚回答赫罗德斯。

使臣中的一位长者听后，哈哈大笑，指着自己的掌心说道："啊，克拉苏，你要是看到塞列乌凯亚，头发就会从这里长出来。"

克拉苏自以为胜利在握，经过匆匆忙忙的准备，便向帕尔提亚地区进军了。

不久，战幕拉开，克拉苏率领他的7个军团，8 000名骑兵再度渡过幼发拉底河，向敌人的纵深方向发展，企图一举攻克塞列乌凯亚。

但他这位缺乏军事天才的统帅万万没有想

到自己会栽在一个年轻的帕尔提亚军统帅手里，他更没有想到自己竟中了敌人的“诱敌深入”之计。

他的军队陷入到了一望无际的荒原之中，无草、无水，天气炎烈而干燥，干渴和饥饿也开始向他的军队袭来，他的军队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帕尔提亚军首先向克拉苏的军队发动了进攻，宽阔、平坦的沙漠地带对于擅长骑兵作战的帕尔提亚人来说相当有利，而且在骑兵方面帕尔提亚人占绝对优势。

双方的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罗马方面军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袭击，罗马军队的优势在帕尔提亚的精良骑兵的冲击之下很快失去了。他们绞杀在一起，大批大批的罗马士兵死于帕尔提亚骑兵的刀下和马蹄之下。

为了保存实力，克拉苏命令他的儿子加强进攻，掩护罗马军队主力转移。但小克拉苏却中了帕尔提亚人的埋伏，导致全军覆没。他们手中的军团大旗也落到了敌人的手中。

随后，克拉苏率领的罗马主力军也被敌人赶进一条狭长的地带，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之

下，伤亡惨重。

夜幕降临了，不善于夜战的帕尔提亚人开始收兵回营，这给濒临绝望的克拉苏军队提供了一丝生存希望。

于是沮丧的克拉苏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遗弃了 4 000 多名伤员，连夜逃到卡勒城。第二天，那些可怜的伤员全部被帕尔提亚人杀死。

帕尔提亚人随后又尾追到卡勒城，克拉苏见情况不妙，又狼狈地弃城而逃。他们且战且逃，终于在一座小山上被敌人包围了。

帕尔提亚的主帅苏列那佯装与克拉苏谈判，狡奸的克拉苏也早有戒心，但这位堂堂的罗马统帅在张慌失措、毫无斗志的部下的威逼之下，不得不下山与苏列那谈判。结果，双方一见面，克拉苏便被一拥而上的帕尔提亚士兵杀死。失去主帅的罗马军队很快就被帕尔提亚军歼灭了。

帕尔提亚人割下了克拉苏的人头，作为战利品送到了国王赫罗德斯那里。

这位凶残狠毒、虚荣贪婪的伪君子，终于在他的美梦里画上了一个破灭的句号。

鼎立的三足，失掉了一个，在此基础上建

立的“三头联盟”也便随此轰然而倒塌。

“三头联盟”的破裂，使罗马的政治舞台的上空笼罩上了一层暗淡的阴云。

公元前55年，当克拉苏正野心勃勃地准备到东方开辟自己天地的时候，老奸巨滑的庞培又开始算计起来了。

他心里明白，罗马的整个大权现在已基本落到了他们三人的手上，而恺撒又在遥远的高卢地区征战，如果克拉苏再到东方的叙利亚去作战的话，那么他们二人对罗马的政治是鞭长莫及的。这样一来罗马便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这是自己操纵罗马政权的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在克拉苏率军走后，庞培并没有像往常的惯例那样，在执政官任期届满后前往自己指定的行省——西班牙，而是派自己手下的副帅前往西班牙，替他管理西班牙行省。

而此时罗马的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各派系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矛盾和危机充斥着罗马的整个社会。各种卑鄙的阴谋和贿买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致执政官的

选举都不能如期举行。

罗马社会的这种混乱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庞培和恺撒支持的结果。他们渴望如此，因为这种无政府状态对二者都是有利的，越是混乱社会则越要求独裁者的强硬手腕。

当时罗马所有的官职候选人都恬不知耻地公开贿赂人民，人民在得到他们的金钱之后，不单是凭自己手中的选票去报效施主，而且还用矛、剑、投石器来为他们的主子争斗。有很多次，他们竟在选举场所就地把对手方面的人们杀死，在民主的圣殿里洒下斑斑的血迹。

动荡的环境，尖锐的矛盾冲突，极度混乱的社会秩序，引起了当时罗马有识之士的极大忧虑，他们越来越感到，如果能有一种独裁政体来作为这种混乱局面的收场，也不失为一大幸事。

而这正是庞培坐视旁观而期待的效果。他一方面静观时局，好像不曾参与这场混乱的争斗。另一方面，他又在适当的时机出面，发挥他罗马头号人物的作用。与此同时，为了自己能够获得独裁大权，他还大造舆论，叫周围自己的人和元老院中的一些亲近分子在外大肆宣

传，以便为他捞取独裁大权而服务。

在当时大多数的人们看来，如果设置独裁官的话，那么庞培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桂冠的所有者。

但犹柔寡断的性格，再一次地左右了庞培的抉择。他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他害怕这顶桂冠会给他带来灾祸，他也害怕由此会导致他与恺撒、克拉苏的决裂。但他没有想到，他们的这种决裂是避不可免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东方的叙利亚战场上一命归天，这就导致了“三人联盟”出现了新的变化。

以前，克拉苏和庞培争吵得比较多，而且很激烈，恺撒曾利用他们的这种关系多次为他们调解，以使这种联盟能够维持下去。现在作为“三头”之一的克拉苏死了，恺撒的那种左右双方的缓冲作用也便随之而消失了。克拉苏的死，使原来的“三头”变成了“二头”，原来暗藏在三人背后的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因克拉苏的死而减少，相反倒随着这种联盟帷幕的消失而愈益公开化了。

公元前52年，正当恺撒在高卢地区的征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罗马的政治危机以发展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乃至竞选活动竟无法进行。

1月28日，竞选执政官的米洛和竞选行政长官的克洛狄乌斯在阿皮亚大道上相遇，结果这两个政治上的死对头发生了武装冲突，克洛狄乌斯被杀死了。

由于克洛狄乌斯的被杀，激动的人群把他的尸体抬到元老院的议事堂，并把元老们坐的凳子和圈椅堆起来，点起了一把火，结果议事堂及邻近的一些建筑也都被烧掉了。

混乱达到了不可遏制的程度。

这时唯恐天下不乱的庞培，心里暗自高兴，在他看来，罗马的这种形势变得越乱越好，越严重越好，因为“大乱方能大治”

这时，有许多人开始大胆地出现在各种场合，大肆蛊惑宣传，扬言现在罗马政府已处于病入膏肓的状态，唯有实行独裁政体，方能使罗马起死回生。而且应该从一位最温和的医生手里来取得这剂良药。人们都心照不宣，都明白这里所提到的最温和的医生是指的庞培。

虚伪的庞培此时却口是心非，他一方面在

口头上和表面上假装推诿拒绝给予这项荣誉，而实际上却在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地谋取这一大权，使自己被拥为独裁者。

虚伪至极的投机政客——庞培，虽然用心良苦，但遗憾的是他那极度澎胀的野心却被目光深邃、洞察力极强的伽图识破了。于是伽图等人为首的元老院集团，为了避免庞培搞独裁，便任命他为唯一的执政官，而由于他还有副执政官的权力，在实际上他已达到了独裁的程度，只不过没挂上独裁的牌子。

元老院此时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此时作为共和国权力标志的元老院已失去了昔日左右罗马政局的风采，他们不得不借将帅以自重，来维持它那残存的仅有的那么一点权威的尊严。元老们都充分认识到，恺撒和庞培都是共和的敌人，但相比之下，恺撒对他们造成的威胁更大。对他们造成的危害也可能更深、更重。所以他们决定拉拢庞培，打击恺撒的力量。

而这正是庞培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心里早就想清除掉这个异己了。这回元老院的主动靠拢，无疑为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可供利用的工

具。庞培逐渐和元老派勾结在一起，并与他们结成联盟，共同对付那个狂妄而出色的恺撒。

庞培凭借武力恢复了罗马的秩序以后，开始把矛头对准了远在高卢的恺撒。

他首先颁布了一些反暴力、反受贿的苛刑峻法，之后又使自己在西班牙的统治权延长了5年。同时，阴险的庞培又开始背信弃义，撕毁当初“三头”的“君子协定”，凭着手中独揽的大权，对法律进行了重新修改和补充。

他在恺撒应在何时交卸高卢总督职务、又由谁来接替恺撒的高卢总督职务以及本人不在罗马城内能否参加公元前48年度执政官的竞选等问题上大做特做文章，以使恺撒一度没有任何公职，便于自己找机会除掉恺撒这个潜在的巨大隐患。

恺撒此时再也不能坐视旁观了，因为他此时面临的是事关自己的前途命运，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最严重的问题。如果自己真的在这场角逐中失败的话，那么他多年惨淡经营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权力、荣誉、地位、钱财……甚至有要丢掉自己的性命。

因此，恺撒还没有完全结束自己的高卢战

争，就开始在罗马城中积极地活动起来。他开始向元老们做极为慷慨的贿赂，替他们还债，赠送他们大量的丰厚礼物。对那些贫困人他也大加施舍，为他们修豪华的建筑，组织大型的最有吸引力的角斗比赛，在露天摆设规模宏大的宴会供人们享用。他不断地以各种方法来拉拢民众。同时，又开始在罗马城以外的地区拉关系，给予殖民地以罗马公民权，增加自己军队士兵的银饷。

很快，恺撒的这一招赢得了极为广泛的支持，这种支持为他对抗庞培、对抗元老贵族和将来荣登罗马第一交椅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接着，恺撒派人到处活动，要求担任执政官，并延长他的总督任期。这是针对庞培的所作所为进行的一项针锋相对的挑战，但他的要求在元老院中未能得以通过。公元前50年度的官吏选举中，在庞培、元老院的操纵控制下，其中两位执政官以及一些重要官职都由反恺撒派的人担任了，情况对恺撒十分不利。即便如此，恺撒却采取惊人的办法，把以前他的宿敌、现担任保民官的顾里欧拉到了自己这一边。

顾里欧当时在罗马是个不同反响的奇特式

人物。他是个精力极为充沛和极为狂热的内战煽动者，他是个受过教育、胆子大、大捞财产、不务正业的天才，有把共和国搞垮的语言天赋。就是这样一个人，成为恺撒反击庞培、元老院为首的反对派政敌的先锋战士。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是恺撒以一个天文数字(250万狄那里乌斯)的钱财买来的，但恺撒从顾里欧身上所得到的远不是他付给顾里欧那笔250万狄那里乌斯的金钱所能相比的。

公元前50年4月，恺撒的死敌、身为执政官的玛尔凯路斯在元老院又提出讨论恺撒的权力问题，他主张提前召回恺撒。但遭到了顾里欧的反击，顾里欧主张要交权，恺撒和庞培二人应同时交出，绝不能偏袒一方，否则的话只能给罗马带来动荡和不安。结果，顾里欧再一次赢得了民众。

而此时庞培又开始故技重演。他开始大肆宣扬自己不想第三次再当执政官，而且时刻准备他人来接替他的权力和职位，还表示他愿在危急关头来担负起拯救国家的使命。

这只不过是政治上的一种外交手法，是庞培在权力斗争中设下的圈套而已。他是想由元

老院立即派人接替恺撒，而自己却按部就班。

聪明的顾里欧再次击碎了庞培的这一诡计。

公元前50年11月，庞培和顾里欧围绕恺撒管理的行省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舌战，结果庞培败下阵来，不久在涅阿波利斯患了一场重病。然而就是这场病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当他康复的时候，全意大利都为他感恩庆祝，在他返回意大利的途中，街道、乡村挤满了欢迎的人群，他们头戴花环、手拿火把，把五彩缤纷的鲜花洒在庞培的身上。

几乎与此同时，罗马又听到了有同帕尔提亚人发生新战争危险的消息。庞培趁机要回了以前他送给恺撒的那两个军团。

但这两个军团对庞培来说实在是得不尝失。

这些归来的将领深知庞培的秉性，纷纷用各种虚妄的假话来讨好于庞培，庞培对他们所讲的深信不疑。

自以为是的庞培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力量是绝对地强大，恺撒在他的面前只不过是一个不堪一击的虚弱的敌人而已。

但是庞培错了。是假象欺骗了他，是讨他喜欢工于奉承的人害了他，更主要的是他那自以为是、狂妄自大、不明是非的性格害了他。他逐渐放松了对恺撒的警惕，那种对恺撒的恐惧心理也开始松驰下来。

公元前 49 年内战的阴云越来越浓重了。

在 1 月 1 日的元老院会议上，敌视恺撒的势力在庞培的支持下占了上风，他们决定要恺撒立即卸任，并给他指定了接替他的人。

恺撒的亲信、保民官克文杜斯·卡西乌斯和安东尼对元老院的决定行使了否决权，但根本没有引起元老院的重视。相反他们却遭到身为执政官的列图拉斯的侮辱和谩骂，他们被迫化装成奴隶的模样，逃出罗马回到恺撒的门下。

这样一来，竟使恺撒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口实，他用这件事来煽动他的士兵，激励他们的斗志，使他们为罗马的“正义”而斗争。

罗马城内的反恺撒派越来越惊恐了。终于有一天，他们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传闻，恺撒率军已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了。

于是元老院借机宣布国家危急，还宣布恺

撒为国家的敌人。执政官玛尔凯路斯亲自来到城界外的庞培那里，郑重地把剑交给了庞培，命令他在全意大利征募军队，保卫国家。

老谋深算的庞培终于找到了机会和借口清除掉自己的这一政敌。他的借刀杀人、坐收渔利的计谋果然应验了。

一个是骄狂地声称“只要我一跺脚，就会立刻从地里出现步兵和骑兵”的庞培，一个是身经百战、声言“我来、我看、我胜”的恺撒。那么最后鹿死谁手呢？

狡滑的顾里欧在完成他的使命之后，匆匆地来到拉温那的恺撒身边，他力劝恺撒，叫他不要错过有利时机。

但此时的恺撒仍犹豫不决。他现在不想把挑起内战的重责揽到自己的头上，尽管他极力想谋求那渴望已久的大权。

这时，凯旋归来的西塞罗开始在恺撒和庞培二人之间进行搓和。恺撒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开始作出巨大让步：同意公元前 49 年 3 月 1 日交出 8 个军团的统帅权和山南高卢的统

治权。而在选举之前，自己只能保留山南高卢和两个军团。

西塞罗经过百般努力，试图让庞培以及那些主战派能接受这一要求，但他的努力很快失败了。

恺撒仅存的一点要求遭到了拒绝，恺撒要寻求和平的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

1月12日，恺撒对他的第十三军团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这时留在他身边的只有5 000名步兵和3 000名骑兵，其余的部队还都在阿尔卑斯山那边，他已派人到那里去把部队调过来。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快速敏捷的闪击战术打败敌人，是恺撒指挥军队作战的特点。在他的计划之中，第一步还不需要太大的兵力。在他看来最要紧的是能够抓住大好时机突然发动进攻，这要比把一切都准备好，先打草惊蛇，后再稳扎稳打地对付敌人要好得多。恺撒经过一番精心的筹划，组织了一支由百人队长和最勇敢的士兵组成的规模不大的队伍，并把他们派往意大利的一个军事重镇——阿里米努姆。而他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出现在各种公共

场所，观赏斗剑表演。到了傍晚，他沐浴更衣，来到大厅，与客人共进晚餐。夜幕垂落，天色渐渐黯淡下来，恺撒托辞向客人说他要出去一下，请大家等他回来。他悄悄地走出庭院，跳上一辆租来的马车，匆匆地朝着阿里米努姆方向驶去。

第二天拂晓，他在卢比孔河追上了他先前派出的那支小而精干的部队。

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的卢比孔河，在微微的晨曦之中缓缓地流着，显得是那样的平静而安详。

此时站在河边的恺撒，思绪万千，内心里波涛汹涌。

因为一场战争即将在这里拉开序幕，危险也随之而降临。

卢比孔河是他的行省与意大利本土的界河，如果他率军渡过这条河，那么就等于他挑起了内战。但是如果他不过这条河，那么他也毫无退路，有的只是死路一条，随之而来的是权力、地位、钱财、荣誉，乃至于自己的生命和自己多年来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庞大基业的丧失。

他反复地思考着自己所从事的这一冒险计划，不禁频为踌躇。他减低了马车的行进速度，然后停下来。极度的权力欲和毫无退路的困境使他觉得应放手干下去。挑起内战的种种后果和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又使他觉得不可轻举妄动。一向以果敢善断称著的恺撒此时犯难了，他犹豫再三，反复多次，甚至立下马来与他同行僚属讨论。最后他终于在激昂之中抛却了一切杂念和顾虑，决定孤注一掷。

他对他的朋友说："如果我不渡河的话，这对我将是灾难的开始；如果我渡河的话，那对我所有的人将是灾难的开始。事已至此，唯有听天由命。"

他率领他的这支小股精锐部队，迅速渡过了卢比孔河，在天亮之前到达了阿里米努姆，并轻而易举的攻占了该城。这样，内战就爆发了。

恺撒率领他的精锐之师，以其惯有的作战风格，攻城掠地，急速地向罗马推进。许多城市在恺撒迅猛凌利的攻势之下很快都归附了恺撒。

大批的难民在惊慌之中从一个城市逃到另

一个城市，但令他们失望的是，他们试图躲藏的避难所也同样地处于慌乱之中，并试图寻找他们的避难所。于是他们又继续开始奔波、逃亡，寻找新的可供自己栖身的地方。结果留给他们的是失望。因为恺撒所发动的是波及整个意大利的大地震，没有哪个地方能够不受到它的冲击，感受到它产生的巨大冲击波。

罗马政府变得手足无措了。大批的人像潮水般地涌进罗马城中，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吏们已无法再约束人们，职权的威严已损失殆尽，那些演说家们面对惊慌的不可理喻的民众也毫无办法。

扬言“一跺脚就要在意大利组成一支大军”的庞培，此时威风扫地。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烦恼和不安。人们纷纷指责他，说他是这场内战的元凶，如果不是他以前加强恺撒的武力，那么恺撒也不致于今天有实力来反对罗马政府，进而造成今天的局面。也有人说他是自食其果，因为恺撒以前曾做了那么大的让步，提出那么多合理解决的办法，可他却寸步不让，乃至使情况发展到今天的这种地步。

人们的谴责，使这位虚伪的阴谋家感到十

分的难堪和难过。尽管他此时握有至高无尚的征讨大权，尽管他身经百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此时他已不能及时地组织反击了。

各种战报纷纷传到罗马，好像恺撒的大军已兵临城下了似的。城中开始出现了极度的恐慌。人们要求庞培拿出对策，问他的军队在哪里，一位元老甚至讽刺他让他去“跺脚”。

庞培在情急之时，果然一“跺脚”准备退出罗马城。他号召人们跟随着他一起离开罗马，凡是不响应他的号召的人，都是祖国的敌人和恺撒派的。

1月17日，执政官和一大部分元老跟随着庞培仓惶地逃出了罗马城。他们是如此地惊恐，以致没有举行战争期间应举行的祭神仪式，没有来得及把国库财产也带走。甚至在个人的财产中，人们也只能带上一些随手能带的东西。

十分繁荣的罗马城再度出现了40年前苏拉进军罗马城时所陷入的情景。整个城市在骚乱动荡之中呈现一片凄凉残败的景象。

恺撒突袭并战领了很多城市，收编了庞培的一些部队。随后他又乘势追击，准备去对付

庞培本人，但庞培却已逃到了布伦狄西乌姆。当恺撒赶到那里时，庞培已带领他的一些军队乘船离去了。由于缺少船只无法追击庞培，恺撒便带着他的军队折回罗马了。

在短短的60天时间里，恺撒仅以极为有限的军队，未经什么太多的流血冲突，便轻轻松松地进入了罗马城，成了全意大利的主宰者。

在他到达罗马城中时，他发现该城比他预料的要平静得多。在那里，他看到了许多元老。他很谦恭地与他们交谈，随后他又假惺惺地请元老作说客去和庞培和谈，以使自己能够有个台阶下，为自己发动的这场内战辩白和开脱。

本来庞培拥有设防的坚固的城市，可以等待他从西班牙开来的军队，而且他还拥有海上控制权，本可以与恺撒抗衡一番。可是他却在惊慌之中很愚蠢地将这些优势丧失掉了。

庞培的落荒而逃，使他的拥护者们都大为沮丧，他们为自己的失望而感到极大的痛若。

而传统派的西塞罗此时也一反以前谦恭温和的态度，对庞培进行了尖锐、坚决地抨击。他直接了当地说，庞培已没有担任统帅的能力了，甚至说庞培撤出意大利本土的行为本身就

是对“祖国事业”的一种背叛。

西塞罗此前指望敌对的庞培和恺撒能够静下心来进行谈判，进而取得和解。但庞培退守到巴尔干去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他试图在二者之间进行斡旋和解的幻想。现在西塞罗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双方和解的问题，而是他该如何抉择，依附于哪一方的问题。而此时的恺撒尽管以前与西塞罗颇有过节，但他此时仍在尽力把西塞罗争取到自己的这一边来，因为西塞罗此时对他们有很大的用途。为此恺撒曾致信给西塞罗，后又亲自会见他，请求他回罗马参加预定在4月1日于罗马举行的元老院会议，可是西塞罗却拒绝了这件事。

为了把战争继续下去，并打败庞培，恺撒便打开了被庞培走时封起来的国库，保民官梅特路斯坚决阻拦，甚至以死相威胁，但恺撒是毫不在意这些的。

恺撒在罗马的仅停留了6、7天，他向仍在城中的人们发放了粮食和现金的赠赐。对于他的这点小恩小惠，人们是愿意领受并为此而感激他。

恺撒是个讲究时效的人，他决不愿把自己

的时间浪费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恺撒开始着手巩固后方的工作。他把自己的得力干将派到离罗马最近的重要行省，像西西里、撒丁尼亚、高卢等，对城市的管理和军事的布置他都进行了细致的安排。以使这些行省成为自己出征庞培的坚固后方。

当一切安排妥当以后，恺撒率军进军西班牙，他决心要首先击败庞培的两个得力副手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列优斯，接管他们的领地和军队。如果此举成功的话，自己的后方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在这次远征中，敌人的伏兵甚多，桥梁被激流冲垮，粮食供应线和援军的道路被切断，恺撒多次身陷包围之中。

但是，困难并没有使恺撒畏缩，他英勇地率领军队、依靠自己卓越的指挥才能，冲破了敌人的一道道防线和包围圈，并把敌人包围在一个无水的地区。在他没有动太大干戈的情况下，迫使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列优斯投降了。

随后恺撒进攻设防极其坚固的玛西利亚。经过半年的艰苦攻战，玛西利亚终于投降了。

就在这时，喜忧掺半的各种消息纷纷传

来，他在罗马的亲信、身为行政长官的列皮都斯通过人民大会的授权而宣布他为独裁官了。正当他为此事而高兴不已的时候，又传来了被他派往西西里岛的顾里欧不幸战死在阿非利加的消息，为此，他损失了两个军团和500名骑兵。

此外，在伊利里亚沿岸的海战中，庞培的军队大败恺撒部将多拉贝拉率领的军队，40艘战船全部丢掉，前来增援的副统帅安托尼乌斯也被打败，最后不得不向敌人投降，为此恺撒又损失了15个步兵中队。

这些失败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

后院着了火，这是恺撒最担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的后方并不稳固，而这就使他无法再继续进行他出征西班牙的计划。恺撒不得不折兵返回罗马，以巩固自己的后方。

公元前49年11月底，恺撒抵达罗马。

恺撒以其干练的作风迅速恢复了罗马一切的旧有机构，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的立法措施，就最敏感的债务、公民权等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同时还大批发放粮食、财物，以博得民众的支持。而这一切都仅仅在11天里完成

的。

11 天之后，恺撒又不知疲惫地赶到布人伦狄西乌姆。

这时，他的军队出现了松散厌倦情绪。那些参加高卢战役的士兵渴望退役，渴望自己所应得到的那些赏赐与土地。经过漫长的征途从西班牙开来的军队也变得非常疲惫不堪，怨声鼎沸。恺撒不想再拖延下去了，这次他宁可冒风险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也不愿作长期的然而是徒劳的准备工作。于是在公元前 48 年 1 月 5 日，他率军顺利地渡海到达了埃皮鲁斯沿岸。

恺撒军队出其不意地在巴尔干半岛出现。他决定提出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和谈建议。因为如果和谈成功，情况会对他有利。

他派两次被他俘虏的路奇乌斯·毕布路斯·茹福斯作使节去通知庞培，建议双方都放下武器并且不再去试探各自不测的运气。战争已给他们二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庞培失去了意大利、西西里、撒丁尼亚、西班牙和 13 个步兵中队。而恺撒则损失了顾里欧在阿非利加的军队和安托尼乌斯率领的投降军队，外加 40 艘战船。但茹福斯并没有按恺撒的旨意去办。他反

倒投向庞培，把恺撒已率军在巴尔干登陆的消息告诉给庞培。

庞培大为吃惊，他速速赶往沿海地区，并对全部沿岸实行了严密的封锁。

尽管如此，恺撒和他的一部分军队还是来到了巴尔干半岛的领土之上。他的双脚一踏上这块土地，便引起了这块土地的强烈震颤。

恺撒率领他有限的军队投入到掠夺沿海城市的争夺战中，在他们凌利迅猛的攻击下，许多城市纷纷投降。

这时，庞培开始为他的军事重镇杜尔拉齐乌姆的命运担心了。他率军日夜兼程赶往那里，以求赶在恺撒的前面。当恺撒来到这里的时候，庞培占据了该地区，并设下了大营。

恺撒虽没有赶在庞培的前面，但当他看到庞培已扎下大营并准备在这里过冬时，恺撒高兴了。这样一来，自己不但有时间休整军队，而且还可以有时间等待意大利方面派来的援军。

优柔寡断的庞培就是缺乏恺撒那种铤而走险的精神。而许多机会恰恰就在他细致缓慢准备或是左右摇摆的犹豫中悄悄地溜掉了。

冬天快要过去了。恺撒并没有等到他所希望的援军，因为海上已被庞培封锁得严严实实。

形势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恺撒这时不得不采取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行动，他要亲自回到布伦狄西乌姆去，以便把大军带过来。

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奴隶的模样，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乘一只小船入海。但不幸的是，这时正在涨潮，气候极其恶劣。舵手见无法出海，便下令水手返航。

恺撒走了出来。他沉稳而充满焦虑地向舵手讲了一句历史名言："要大胆些，你是载着恺撒和他的命运啊！"

然而尽管如此，船还是不得不返回了。

4 月 10 日，恺撒终于盼来了他的援军。庞培曾试图阻止这一会合，但在安托尼乌斯的巧妙安排下，恺撒和他的援军没费多大事就轻松地会师了。

此时，庞培拥有的兵力几乎是恺撒的一倍，另外他还占有地利优势，但面对凶猛的恺撒，他就像一只见了猫的老鼠一样，一味的回

避与恺撒的交锋，坚持防御的战略战术。

灵活的恺撒成功地迂回到他的背后，切断了他同杜尔拉奇姆的联系。这对庞培无疑是种重大的打击。庞培不得不把自己的营地设到一处怪石嶙峋的高地上，此处易守难攻。

对此，恺撒又采取了一项超乎寻常的大胆计划：用自己人数居于劣势的军队围攻人数多于自己一倍的敌人。

恺撒成功的实施了这一计划。从 4 月一直持续到 7 月，此期间发生了多次冲突，庞培方面损失得比较严重。7 月中旬，庞培终于在最远的一处靠近海边的地方突破了恺撒的包围圈。恺撒于是决定进攻庞培的一个孤立军团。

33 个步兵中队向敌人的阵营冲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就在庞培的那个军团即将溃逃的时候。得到消息的庞培却派来了大批的援军，把恺撒反困起来。

情势急转直下，刚刚为胜利的曙光而英勇奋战的恺撒军团在敌人强大的攻击之下，那昙花一现的胜利的勇气和信心随之烟消云散了。

恺撒的军队发生了极度的恐慌和不安。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溃逃，以致恺撒的大营险

些失守。战壕里填满了死者的尸体。在敌人的追赶之下，恺撒手下的士兵拼命奔逃。恺撒试图挽回这种局面，但是面对如崩堤之洪水的军队，恺撒这位卓越的统帅也无能为力。

最值得恺撒感到幸运的事情发生了，正当他的毫无战斗力的大军溃逃回大本营时，庞培竟停止了追击。

恺撒得到以避免一场覆亡的厄运。随后他对自己的朋友们说："如果敌人当中有一个领导者能懂得怎样取胜的话，战争今天就可以以彻底的胜利而结束了。"

是偶然的事件挽救了恺撒的命运，也决定了恺撒和庞培以后的命运。

恺撒深深地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敌手绝非一般人物，在他面前的军队绝非是那些轻易便被他击败的军队，他不得不全部改变最初的战略计划。于是，恺撒把自己的攻击方向转向帖撒利亚和马其顿，驻守在这里的是庞培的亲密的伙伴斯奇比奥。

恺撒下定决心要先剪掉庞培这棵大树上边的枝丫。

一旦作出决定，便立即付诸行动。就在战

败后的第一夜恺撒就拔营起程，直奔他认为更加合适的战场——帖撒利亚、马其顿。

恺撒率领他的大军以闪电般的速度，逃出了庞培的视线，悄悄的走近斯奇比奥的身边。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攻占了帖撒利亚。当斯奇比奥惊觉之时，帖撒利亚已成了恺撒的囊中之物。

恺撒的突袭成功，使庞培紧随其后来到了帖撒利亚，并与斯奇比奥会师了。而这正是恺撒所希望的。因为这样一来，庞培便不能像以前那样从海上获得充足补给了。

尽管如此，恺撒面临的形势仍然很严峻，庞培在军事上的优势仍远胜于他。此时庞培拥有 5 万人，超过了恺撒军队的一倍半。而他的骑兵优势更为明显：恺撒方面仅有 1 000 名骑兵，庞培则有 7 000 名骑兵。

对此，庞培是持乐观态度的。而他的这种乐观态度和杜尔拉奇乌母战役的胜利使他的军队染上了骄狂的情绪，一些将领甚至在争论应如何瓜分胜利后所应获得的荣誉和地位。

但身为统帅的庞培仍坐待良机，而事实上许多良机恰恰在他坐待的过程中失掉了。

恺撒期待着一场决战，来扭转自己不利的地位。他召集了他手下的士兵，征求他们的意见：是等待另外两个军团零15个大队援军的到来，还是立即出征？回答是肯定的。

在恺撒为自己的出战祭神的时候，一旁的占卜官告诉他：三天之内将有场决战。恺撒继而问他是否有吉兆时，占卜官对他说："这个问题最好由你自己来回答。因为神预示现状将有重大的改变。因此，如果你认为自己现状很好，则将恶转；如果你认为现状不佳，则将好转。"

在战争前一天夜里恺撒巡视大营的时候，他看到天上有一道明亮的灿烂的光似乎是从他的营房上空经过落在庞培的营房。

第二天恺撒准备拔营撤走。但就在他拔营的时候，庞培的军队开始出现，并向他挑战。

恺撒见此极为高兴，他立即对军队进行了精心巧妙的安排。双方在广阔的战场上列队相峙，严阵以待，一场生死存亡的决战一触即发。

缺乏指挥天才的庞培就在战斗即将开始的一刹那，发布了一条命令，他叫他的前线步兵守住自己的阵营，并保持原有的队形，静待敌人的第一次进攻。

见此情景，恺撒却及时的捕捉到了这一战机。在他看来，很勇猛地发动初步地进攻。不但可以增加打击力量，而且还可以提高自己军队的士气，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战斗中去。而庞培恰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确实比恺撒逊色了一筹。

恺撒率领军队向庞培的阵地发起了猛攻，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经过一番激烈的惊心动魄的激战，恺撒终于击溃了敌军。

庞培看到自己最值得骄傲的骑兵在恺撒的巧妙的攻击下四处奔逃，心灰意冷，仿佛是一个“被天神剥夺了健全神智的人”似的，一语不发的回到自己的帐蓬里。

他坐在那里静待战局的发展，直到他的大军全部被击溃，敌人已出现在大营前边的壁垒之上时，他才如梦方醒，痴痴地自言自语道：“什么？居然攻进大营来了。”随后，他便匆匆地脱下自己的衣帽，换上了一身普通的便于逃亡的服装，极为狼狈的逃出了自己的大营。

恺撒终于彻底打败了他的强大的政敌和冤家对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为了表现自己的宽厚仁德和富有慈爱的精神，恺撒一如既往，宽大地处理了那些俘虏，并且当场烧毁了所有庞培手中的信件，以示他对于以前曾与庞培勾结出卖或敌对自己的所有的人给予宽大，对他们不加任何追究。

这场战役使庞培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死15 000余人，被俘24 000余人，丧失了180面战旗和9个军团的鹰标。

为了庆祝这次胜利，恺撒给予帖撒利亚人以自由，随后他便乘胜追击，追赶庞培，他可不希望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敌与他在这个世上共存，他要彻底消除自己的这个心腹之患。

而此时庞培又跑到哪儿去了呢？他在战败以后，携妻带子狼狈逃窜，他向塞浦路斯和罗得斯等城市求助，但谁又敢接纳他这颗“灾星”呢？

后来他流浪到列斯波斯岛上的半提列涅。在这里他又开始构筑他异想天开的设想：他想到帖尔提亚去，在他以前最熟悉的战斗生活过的地方重新组织一支大军，做一次最后垂死顽抗的尝试。但很快这种天真的奇想又被他那极度的悲观念头打消了。

他决定到非洲去，因为那里年幼的埃及国王完全是在他庞培的扶持下才登上王位的，他确信自己会在那里受到欢迎的。

当他派去使者告诉埃及国王他的这一打算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成为扑火的飞蛾，自取灭亡。

当他随同埃及国家派来的大船靠近海岸的时候，他看到岸上列队的埃及士兵和身穿紫色外衣的埃及国王，他感到非常的高兴，心想：总算有一个可供栖身的安稳之地了。

就在他靠近海岸要举步下船的一刹那，站在他身后的谢普提米乌斯——这个曾在他手下担任过军团司令官的埃及国王的部下向他背部凶猛的刺了一剑。

庞培这个威震四海、权倾罗马朝野的头号人物，终于在痛苦中倒下了。

恺撒终于以其超绝的智慧击败了他所有的竞争对手。但不甘寂寞的恺撒胃口更大，他又开始奔向了更新的目标。

在帖撒利亚发生的帕尔撒路斯之战的消息

传到罗马，见风使舵的元老院立即下令把各种荣誉和权力授予恺撒，讨好恺撒。

他们授予恺撒以各种至高的权力：他可以不经元老院和人民的批准而宣战和缔结和约，在最近5年中每年都可提出竞选执政官，在选举会上向人民推荐自己的候选人（保民官除外），不用抽签的办法而是通过个人的裁夺来分配行政长官的行省。元老院甚至下令授予他在反对努米底亚的未来战争中举行未来凯旋式。

不久，他又取得了终身与保民官一样权力的资格，并再次被宣布为独裁官，而且对独裁官的权力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这样一来他无疑取得了终身独裁的权力。

这一切都是在恺撒不在罗马的情况下进行的。

公元前48年10月，恺撒乘船率3 200名士兵和800名骑兵在亚历山大港登陆。

这时，庞培已经被人杀死。慑于恺撒的威严，也是为了讨好于恺撒，埃及国王的殿下重臣提奥多托斯把庞培的首级和指环送到恺撒的面前。但是恺撒并没有接受这一可怕的礼物。

他背过脸去，掩面流泪。

为了表现他的仁慈与宽大的胸怀，他只接受了庞培带有印章的指环，赦免了在埃及的所有庞培身边的人。但他更大的目标是插足于埃及的王权事务，他不想白来一趟，他要使埃及王国成为自己手中的器物。

于是摩擦开始产生了，恺撒不得不再调来两个军团，以推行他的计划。

战幕开始拉开。恺撒偷偷地派一名秘使到享有王位继承权的克里奥佩特拉的隐居地，接她回亚历山大城。

克里奥佩特拉是埃及国王托勒密·狄奥尼索斯的姐姐兼妻子。按老托勒国王的遗嘱，埃及的王位应由托勒密·狄奥尼索斯和克里奥佩特拉共同继承。可是在老国王死后，围绕王位继承问题，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都不愿与对方共享王权。于是在庞培的扶助之下，身为弟弟兼丈夫的托勒密·狄奥尼索斯争得了王位，而身为姐姐兼妻子的克里奥佩特拉被迫流落他乡，隐没起来。

恺撒信使的到来，使这个极富有虚荣心和权力欲的女人喜出望外，她仿佛看到了自己通

往王权宝座上的一丝新的希望，而这丝希望又完全是恺撒这个不可一世的人给她带来的。

年轻、貌美的克里奥佩特拉稍做梳洗打扮，便带着一名贴身亲信登上了一只小船，向亚历山大的皇城驶去。

薄暮时分，她在皇宫附近上岸。看着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瑰丽殿堂，望着眼前所熟悉的一草一木，她百感交集、激动万分。

但她很快又犯起难来，她不晓得自己怎样才能不被人发现地走进皇宫，寻思再三，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她直躺在一条被单上，然后叫她的那名亲信把被单裹在她的身上，捆扎起来，背在身上，走进恺撒的住所。

克里奥佩特拉的这种大胆机智的做法，本身就使恺撒心里叹服。经过一番细心的交谈，恺撒不禁对面前的这位美人另眼相看了。

他为她的美色和才智所倾倒。于是他改变了他的最初计划，他要为他们姐弟二人和解，使他们共同治理国家，使他们成为自己驾驭埃及王国的两大支柱。

在恺撒的撮合下，姐弟二人和解了。但年

轻的托勒密国王对此并不抱诚意，甚至暗中密谋杀害恺撒。对此，恺撒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要向人们证明恺撒有能力支配埃及，有能力支配埃及的一切。

战火再度燃起。战斗进行得是很困难的。恺撒几度陷入极为危险的困境，甚至他不得不忍痛烧掉自己手中所有的舰船。幸亏他的最得力盟友米特拉达特斯率军前来援救他，使他摆脱了重重包围，得以重振罗马军队的雄威。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年轻的托勒密国王终于败下阵来，葬身于地中海的海底。

深受恺撒宠爱的克里奥佩特拉当上了埃及国王。这是她凭借自己的姿色、牺牲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而换来的。

女人能够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克里奥佩特拉这位埃及艳后恰恰是通过征服不可一世的恺撒而获取她的王位的。

她那绝妙的姿色、迷人的风采令恺撒神魂颠倒，她那婀娜多姿如舞女般的身段、像音乐一样富有魅力的声音无时无刻不激荡在恺撒的心中，令这位旷世英豪如痴如醉。恺撒沉溺在如梦如幻的甜蜜的爱情生活之中。

为了显示自己的胜利，同时也为了炫耀埃及的富有，恺撒和他的这位情妇乘坐极为漂亮的游船溯流而上，沿尼罗河进行了为期几个星期的旅行，直到埃及的南部疆界。

消魂的享乐，使恺撒留连忘返，竟在埃及停留了长达9个月。在这期间，克里奥佩特拉对他的生活和其他方面进行了无微不致的关心与照顾，甚至公开和他生活在一起。此时恺撒已54岁了，而克里奥佩拉仅仅21岁。

第二年6月，这位埃及艳后为恺撒生得一子，取名恺撒·里昂。据说，这时恺撒和克里奥佩特拉试图将罗马与埃及合并，建立一个大帝国，并由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世代统治。

当恺撒·里昂出生时，恺撒不能再在埃及呆下去了。因为还有许多重大事情等待他去处理。于是恺撒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克里奥佩特拉和刚刚生下的儿子，动身前往叙利亚。

他处理完叙利亚的事务之后，又立刻动身前往小亚细亚地区，因为那里发生了诸多的叛乱。他的到来，很快使这一地区又恢复了平静。随后他对他的同盟者给予极为慷慨的奖赏，藉此来巩固这一地区的统治。

他又马不停蹄的回到罗马。当他到达罗马的时候，他的那些支持者们已把他推举为下一年的独裁执政官，这是一种打破惯例的做法，按常规这个职位不可持续一整年之久。

在罗马停留的这些天里，他终日寻欢作乐，大肆设宴铺张挥霍，而且对他手下人的恶劣行为大加放纵。有一次士兵反叛，杀死了行政长官，而恺撒只对他们稍加责备，不再称他为士兵，改口称其为公民们。后为他又每人送给一份意大利的田产和 1 000 德拉马克。为此引得罗马人民颇有怨言。另外恺撒手下的将官也狐假虎威，杜赖贝拉的奢侈、阿曼夏斯的贪婪、安东尼的放荡和考芬尼亚斯的浪费在罗马民众的心目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情绪。

如上种种，身为统帅的恺撒听之任之。在他的眼里，这点民众的怨怒之言不足介意。因为他更看重他手下这批人的才能，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政治目的，他不得不对他们加以利用。

公元前 47 年春天，庞培的残余以及他的追随者在西班牙和北非又重新集结军队，其中包括伽图、拉比耶努斯、佩特列优斯等人。

以伽图和梅特路斯·斯奇比奥为核心结成的庞培派开始向恺撒发起了强大的攻势。

原来阿非利加和奴米地亚就一直站在庞培一方。他们把军队全部交出与斯奇比奥的军队兵合一处，并接受斯奇比奥的统领指挥。这样一来，他们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共计14个军团、120头战象和一支数目众多的骑兵队伍。

恺撒的独裁统治地位再次受到威胁和挑战，他决定去征伐他们，直至他们彻底地被打败。

恺撒率领大军来到了非洲。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军队的粮食和草秣都极为紧缺，而他在这一地区没有基础，得不到应有的援助和补给。他的部下不得不采集海藻作为喂马的饲料。

正当敌人为初步的暂时的小胜利而兴高采烈、忘乎所以的时候，恺撒却带着他的疲惫之师极为神速地穿过了一片密林和在别人看来无法通过的地区，包围了一股敌人的军团，并很快以优势兵力击败了他们，随后他又一鼓作气，连克两个敌人大营。

他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斩敌5万，缴获了

大批的军备物资。而这一切都是他仅用短短的一天时间完成的。

那些战败的执政官和行政长官级的人物无法逃脱恺撒的惩罚，要么被杀死，要么自杀。

可此时恺撒的死敌伽图等在幽提卡驻地。恺撒这次下了决心，他要彻底剪除这股反对势力，绝不为自己留下一丝隐患。

当他赶到幽提卡的时候，可怜的伽图见大势已去，便绝望地自杀了。

恺撒听到伽图自杀的消息，感到十分的懊恼和绝望。他忍不住说道："伽图，我不愿你死，因为你不愿意使我得到保全你性命的荣誉。"

取得胜利的恺撒又带兵来到埃及，在这里稍作休整，便携带令他难以忘怀的情妇克里奥佩特拉和他们的儿子恺撒·里昂凯旋罗马。

恺撒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举行了四个凯旋式。全城一连四天沉浸在狂欢地氛围之中。人们大摆宴筵，纵情玩乐，游行庆祝，血染的战旗在明媚的阳光下迎风招展。人们不断地把花环抛向空中。震天的口号声、俘虏们蹒跚的脚步声、战车的隆隆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恺

撒的身后，是那些长期随他征战的军团战士，他们边行进边吹奏着响亮的军号，队伍行进中掀起的尘土弥漫着周围的空间，与那些伤痕累累的士兵和盔明甲亮的战装形成了一幅极为威武雄壮的场面。

阿非利加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意味着恺撒已基本上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在恺撒看来，凯旋归来的他最首要的问题是应如何挽回因自己发动了内战而在民众的心目中产生的不好印象。

于是他用自己手中的钱财对罗马居民和军队里的士兵大加封赏，每个人都可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财，另外他还发放口粮，为人民举行了两千桌的盛大宴会，同时还在竞技场上举行角斗表演，让非洲人与400头雄狮搏斗。

尽管如此，人们在得到物质和精神满足之后，仍为战争中损失的人数为罗马总人数的一半还多的罗马民众而伤心悲叹。

如今，元老院一反常态，他们对位高权重的恺撒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以讨好恺撒。

恺撒被第四度选任执政官，但他始终是坐卧不宁，因为逃到西班牙庞培的儿子们仍然存在。恺撒认为只要他们存在一天，他就会一天

也得不到安宁，尽管他们对他没有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

于是他再次远征西班牙，杀敌3万余人，最后清除了庞培派的残余势力。罗马人民对他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悦，因为他不是击败外族或野蛮人的帝王，而只是消灭了一个已经陷于不幸的伟大的罗马人物的儿子和家属。

至此内战彻底结束，随之而来的是罗马人民加在恺撒身上的更大的权力。恺撒获得的殊荣，整个罗马历史上没有任何人任何时候能超过他。

历尽艰辛的恺撒以其出色的才干击败了对手，但他却战胜不了自己。悲剧终于诞生了……

恺撒在击败了他的竞争对手之后，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权力、荣誉及地位。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这种得之不易的局面，他许诺某些人将来可以出任执政官和行政长官，用各种官衔和职位吸引、拉拢、安抚利用那些削尖了脑瓜儿向上钻的人。他要使用周围的每个人都存有希

望，使每个人在他的阴翳之下都可以得到他们所想得到的东西，并为此感激他。

此时的恺撒仿佛自己已成了万能的主。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尽管他的恩惠与施舍能够收买一些人的心，但是他身上的权势和地位已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并触动了祖宗几百年来因袭下来的传统习惯。

为此恺撒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乃至自己的生命。

实际上他在同自己争胜。他把过去的自己看成另外一个人，而自己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计划新的目标，藉此来超过自己过去的成就。

于是，当他完成他原来的一切计划之后，他又开始筹划其圆周帝国计划。

他决定征讨帕尔提亚人，把帕尔提亚人征服后，再经过赫赫尼亚，沿着里海前进，到达高加索山，再绕过庞塔斯，抵达塞西亚，然后把邻近日耳曼国的所有国家和日耳曼国本身占领，最后取道高卢返回意大利，使那个未来的帝国四周都被海洋环绕着。

与此同时，集军政、司法、宗教权力于一身的恺撒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推行了一系列

改革措施，他改组元老院，安插自己的亲信；增加高级官员的数目；采取了一系列反勒索、反舞弊的改善行省管理制度的办法。另外他还增设殖民地、分发地土地给老兵、授予更多人以罗马公民权、修改历法等等。

在此之前多少人为些奋斗一生的改革措施，在独裁的恺撒手里一挥而就。

物极必反、乐极生悲，正当恺撒醉心于自己的权势、荣誉的时候，一种潜在地巨大的威胁已走到他的身边。

恺撒的独裁和他那想称王的野心引起了当时罗马民众的怨怒情绪。尽管此时传统的共和体制在几次独裁统治的冲击下已所剩无几、体无完肤，但是传统的共和观念仍深深地根植于罗马民众的心中。

被功利和极度的虚荣心蒙住双眼的恺撒没有看到这一切。

一次，他从外地回到罗马，有些人竟大胆地称他为王，他心里很高兴，但当他发现人们很讨厌这个称呼时，他立刻变得忧郁起来，并说道："我的名字叫恺撒，不叫王。"大家听到这句话后，一片沉默。于是他继续前进，面露

很不高兴的样子。

还有一次，罗马举行一项庆祝卢帕克斯的节日活动。在这项活动中，许多年轻的贵族和官员们都脱去上衣，在城中跑来跑去，用鞭子抽打他们遇到的一切人。当时有许多妇女，甚至最高贵的妇女们都故意站在街上，像被老师责罚的学生一样伸出手，接受鞭打。据说，她们一经鞭打之后，怀孕的妇女可以顺利地生产，不能生育的妇女也可以怀孕。

这项活动，规模盛大，十分热闹。恺撒也穿着凯旋式的盛装，十分威严地坐在演讲台上的金椅上面。

这时善于溜须拍马的安东尼冲出市场，径直向恺撒跑来，手里拿着一项缀着月桂花环的王冠。

他来到恺撒的面前，想把这项王冠戴在恺撒的头上，人群之中发出微弱的喝彩声，这是安东尼事先安排好的，但当恺撒拒绝接受那顶王冠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如此反复两次。恺撒考虑到人们的反应，便下令把王冠送到丘比特神殿去。第二天人们发现神殿里恺撒雕像的头上都戴起了王冠。

事情的发生，使大多数罗马人感到绝望和气愤。两位保民官把王冠从雕像上取下，并逮捕了那最初喊恺撒为王的人们，对此人们兴高彩烈地高声欢呼。

恺撒见状，终于“失去了耐性”。他在元老院中指责保民官，说他们无是生非，别有用心地使人们怀疑他有施行暴政的意图，结果可想而知，恺撒免除了这两人的职务。

恺撒傲慢的态度和不合常理的独裁专制做法，以及他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激起了罗马民众的极大愤怒，这里面有元老贵族、骑士、平民、原来的民主派成员等等。

一意孤行的恺撒并未就此悬崖勒马，他不知道他原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正在遭受他自己无意识地摧毁，并且很快迅速崩塌。

反恺撒派迅猛地发展壮大，但恺撒却浑然不觉。他正在亲手给自己塑造敌人，正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一些人下定决心要除掉这个贪得无厌、独断专行的大独裁者。

这时，一些以谋害恺撒为目的阴谋接连出台，但结果都没有成功。为此，恺撒曾在元老

院报怨说，有人正准备对他下毒手，并且暗示说，阴谋就来自他身边的人。

是的，恺撒说的不错，参与谋杀他的人不仅有以前与他为敌后又投靠他的敌人，而且还有他手下的将官，甚至心腹。卡西乌斯、玛卡斯·布鲁图斯就是其中的一员。

恺撒知道或是猜到自己随时有被暗算的可能。但是他拒绝了元老院明令给他的卫队。他明确表示他不愿在经常恐惧的心情中过日子。当有人提醒他要提防安东尼和多拉贝的时候，他回答说，对于热爱生活并且懂得如何享受生活的人们，他并不害怕，但是使他感到严重不安的是那些苍白、瘦削的人。人们心里明白，他指的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

恺撒准备在公元前 44 年 3 月 18 日远征马其顿，推行其圆周帝国计划。随后他定于 3 月 15 日召开元老院会议，为自己的这次远征做准备工作。

那些阴谋者们于是便选定 3 月 15 日来实行刺杀恺撒的行动计划。而且把这次元老院会议定在庞培的议事堂召开。

据一些古代作家记载，就在刺杀事件发生

之前，出现了许多奇异的征兆。天上出现闪光，夜里出现奇响，一只凤头鸟衔着月桂枝飞进了庞培议事堂。当恺撒献祭的时候，发现牺牲竟然没有心脏。在他被刺的前一天，他和列皮都斯共进晚餐，这时话题突然转到什么是最好的死法上面，恺撒叫道："突然的死亡。"到了夜里，他回到自己家中，正当他和太太共寝的时候，房屋的所有门窗都打开了。他被这种响声吓了一跳。他在床上坐了起来，看见了他的太太在熟睡，并发出模糊的呻吟声和哭泣声。她梦见自己的丈夫在她的怀抱里被人刺死并且在流血。天亮以后，她劝恺撒不要离开家门，取消元老院会议，恺撒也禁不住开始犹豫和不安了，因为他的妻子从不曾表现过任何女人气的迷信，于是他决定派他的心腹安东尼去通知元老院休息。

这时恺撒最信任的并已被他列为第二继承人的戴奇姆斯·布鲁图斯·阿尔比努斯却极力说服恺撒，并拉着恺撒的手，把恺撒引出门外，朝庞培议事堂走去。其实这个布鲁图斯也是谋杀恺撒的阴谋者之一。

就在恺撒前往议事堂的路上，恺撒遇见了

一位预言家，此人前几天曾提醒恺撒要当心3月15日，他会遇到危险的。

恺撒微笑地向他开玩笑地说道："3月15日已经到了。"那位预言家却静静地回答说："是的，3月15日已经到了，可是还没有过去。"

恺撒走进会场，他最忠实的、身强力壮的安东尼却被布鲁图斯·阿尔比努斯设法阻留在外边。

元老们纷纷站起向他表示敬意，那些阴谋参加者们有的站起假惺惺的走上前去迎接他，有的则按事先的布署走到他的座椅附近，站在座椅的后边。

恺撒来到他的座椅前坐了下来，他对那些阴谋者的非礼要求严加斥责，这时提利亚斯便用两手解下了系在恺撒脖子上的袍子，而这就是攻击的信号。

站在恺撒身边的喀斯卡胆怯地挥刀向他的脖子砍去。这一刀砍得并不深，并且不是致命的。

恺撒马上转过身来，怒目而视，并用手抓住了那把刀，大声喊道："卑鄙的喀斯卡，你想怎么样？"喀斯卡则回头大声叫道："兄弟，来

帮忙啊!”

在场的人们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惊呆了,元老们既不敢跑,又不敢叫,更不敢挺身出来保卫恺撒。所有在场的阴谋者都抽出刀,袭向恺撒。垂死挣扎中的恺撒犹如一只困兽,被围在当中,不管他转向那一方,他都无法躲过对方的袭击。

既便如此,恺撒仍东躲西闪、竭力自卫,并高声求助。但当他看到布鲁图斯拔刀刺向他的时候,精疲力竭的恺撒已无反抗之力,他绝望地把脸遮掩起来,不再作任何挣扎,慢慢地倒了下去。

也许是由于巧合,也许是被谋杀者故意拥向那个地方,恺撒正好倒在庞培雕像的台座下面。鲜血溅满了台座。

从恶梦中惊醒的人们,四散奔逃。布鲁图斯试图对他们所做的事进行一番说明,但那些惊恐的人们根本不听他说话,纷纷跑出门外。

人民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惶恐。有些人关起家门,离开柜台和店铺,街上到处都是奔逃的人们。恺撒的两个最忠实的朋友安东尼和列皮都斯见情形不妙,也都偷偷地溜走,躲在朋

友的家中。

据说恺撒死时身上共中了23剑。过了不长时间，来了3个奴隶。他们把恺撒的尸体搬到抬床上抬回家中。

恺撒死后，他的至朋好友、心腹手下、门客，乃至奴隶，都纷纷逃散，只有3个奴隶留下来并把自己主人的尸体抬回家中。

岂知几个小时前还是罗马世界的主宰者，周围的人前呼后拥，如众星捧月般倚奉着他，可几小时后，可怜的恺撒竟暴尸殿堂，无人问津。

当恺撒的遗嘱被打开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恺撒那片恤民如子的宽厚仁慈的胸怀。在他的遗嘱里他对每个罗马公民都留有一份丰厚的遗赠。人们醒悟过来了。当他们见到伤痕累累、血肉模糊的恺撒尸体被抬着经过市场的时候，他们不能再保持沉默和冷静了。

他们蜂拥走出家门，把栏杆、桌凳堆在一起，之后把恺撒的尸体放在上面，点燃火化。

然后他们手拿火把烧毁了阴谋者们的房屋，走遍全城各处搜寻那些人，要把他们撕成碎片，但是那些人早已躲得无影无踪。

一代枭雄，就这样在他辉煌的人生旅途中画上了句号，享年56岁。

恺撒是世界历史上一位最杰出的、具有广泛的、多方面才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终生冒险犯难，广扩帝国疆界，为了权力、荣誉和地位进行了不懈追求。他多谋善断，果敢顽强，历经千难万险而临危不惧。

面对一切强大的敌手，他都能应付自如、化险为夷、转败为胜。为了罗马帝国的事业，他呕心沥血开疆扩土，使罗马的疆域达到了前所未的的程度。

他贪慕名利，具有极强的虚荣心与权力欲，为了得到自己想得到的名利，他绞尽脑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而去得到它。

他处事果断，他确定的目标除非不做，一做就做到底，而且不遗余力，不管最终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

他虚伪狡诈，但又能赢得人们的拥护；他恣睢暴戾而又宽厚仁慈；他体质孱弱，但又能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

他是个多面角。他所开创的事业不论他的前人，还是他的后人，几乎没有人能与其相媲

美，从他身上的个性所折射出的光环，深深地吸引着几代、几十代，乃至现代人。

他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杰出人物。

第六章　温情的英雄

一个站在巨人影子下的人，当巨人轰然倒地，影子消失的时候，便威严地站在阳光之下。

安东尼出身于罗马的名门望族，其祖父是位著名的演说家，因参加苏拉一党而被马略处死。其父无太大名望，为人善良，乐善好施，很受人尊重。

安东尼的母亲朱里亚是恺撒家的姑娘，端庄贤淑，知情达理，雍容高雅。后来安东尼的父亲去世，朱里亚改嫁考内留斯·列图拉斯。后来列图拉斯因参与卡提莱因阴谋而被西塞罗处死。为此安东尼和西塞罗结下了刻骨仇怨。

安东尼是在他的这位贤母的教养下长大的，可是他未能继承他母亲的优良品德。

青年时代的安东尼皮肤白晰，仪容俊美，仪表堂堂。宽阔的前额、炯炯有神的眼睛、漂亮的胡须，再配上一个鹰钩鼻子，使人感觉到有一种刀削斧砍般的特有的男性美，尤其是他那高雅的气质，使他又平添了一种额外的魅力。

然而金玉其外，是否败絮其中呢？

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青年的安东尼和不学无术的顾里欧结交在一起。顾里欧是一个贪图安逸享乐的放荡公子。他们游手好闲、纵酒狂欢，终日混迹于放荡的妇人生活之中寻欢作乐，以致于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便欠下了250泰伦的债务。

后来，他开始前往希腊学习东方的亚洲派演讲术，这比较适合他虚浮夸大、喜欢炫耀、热衷功名的性格。

过了一段时间，自我感觉良好的安东尼开始寻找机会。不久，他投身戎武，以骑兵指挥官的身份远征叙利亚。

在叙利亚进行的战斗中，安东尼初露锋

芒，显示了他优秀的军事天才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至此他才真正地走上了他的政治、军事生活的轨道。

这时埃及国王托勒密恳请安东尼所在的罗马军队的主帅，帮他收复埃及王国，并以10万泰伦作为酬谢。好大喜功的安东尼为了取悦于主帅，说服了主帅将此事答应下了。

这一次对安东尼来说是一次大好的展示才能的机会，他抓住了并且极其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为此他名声大震，获取了很大的荣誉和奖赏。

当时，初出茅庐的安东尼不仅在亚历山大的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且在罗马军队中也留下了很好的名声。

要想成名，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必须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安东尼开始频频地出没于众人的面前。他时常穿着一件长袍，腰间系着一条带子，佩一把阔剑，外面披着一件粗布斗蓬，与手下的士兵闲侃。旁人吃饭时，他就坐在旁边，有时还站着和士兵一起进餐。他那健谈、喜欢夸耀、好开玩笑的性格，很快

缩短了他与士兵之间的距离，博得了部下们的欢心。

另外，安东尼还是位恋爱专家。他时常帮助部下解决个人恋爱问题，进而使那些人成为他的好朋友。

以前安东尼是位风流倜傥的浪荡公子，风流韵事颇多，既便他投身行武之后，这类事情仍是有增无减。为此，不少人取笑他。但颇具大家风范的安东尼却毫不在意、泰然处之。

当恺撒远征高卢的时候，罗马政局开始出现动荡，出现了两大敌对派别，即恺撒派和庞培派。这时安东尼的旧友顾里欧已改变立场，转而拥护恺撒。在他的劝说下，安东尼也站在了恺撒的一边。

恺撒用金钱和地位收买了顾里欧，顾里欧利用恺撒的影响和资助他的金钱，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加强了自己的势力，进而使他有能力把他的旧友安东尼拉到自己这边，并使他当上了保民官和占卜官。

顾里欧的提携在安东尼的一生当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从此安东尼开始投身于罗马上层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使他拥有一展才华的舞

台。

在恺撒和庞培就兵权问题展开激烈斗争的时候，身为保民官的安东尼不畏强大的庞培派的巨大压力，据理力争，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维护远在千里之外的恺撒的利益。

当他在元老院提出让恺撒和庞培同时放弃武力的公平合理的提案时，遭到了伽图的强烈反对，并且受到了贵族派元老们的极大侮辱。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那些人大骂了一通，便怒气冲冲地走出元老院。之后他化装成一个仆人的样子，投奔远方的恺撒了。

他的所做所为以及他的自身内在的才能赢得了恺撒的信任和器重，尤其是他的军事才能不能不叫恺撒另加高看一眼。

安东尼的到来，使恺撒和庞培之间的矛盾明朗化和公开化了，并为恺撒提供了发动内战的藉口。

安东尼随恺撒攻占了罗马。为此，西塞罗在攻击安东尼的演说中说，安东尼就像古代特洛伊战争中的海伦一样，是这场内战的祸因。但事实上，像恺撒这样的人物决不会因看见安东尼和卡西乌斯穿着破旧衣服，乘着雇来的马

车来到他的大营避难，就轻易地发动这场生死攸关、具有重大意义的战争。

恺撒夺取罗马以后，又开始征讨庞培在西班牙的兵团。在他离开罗马的时候，恺撒极其信任地把意大利和军队托付给了身为保民官的安东尼。

保民官的职位，为安东尼扩大影响、提高声誉、积累财富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他经常出没于公众场合，和士兵一起操练，参加各种集会、表演，并尽其最大努力馈赠他人以礼物。很快，他就博得了人民和士兵们的好感。但安东尼骨子里的恶劣秉性仍时不时地表现出来。他很懒惰，对那些含冤诉苦的人很傲慢，甚至干脆不予理睬。更为严重的是，他那一向的风流作风以及和旁人妻子发生的暧昧关系，使他名声变得越来越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这些行为辜负了恺撒临走时委以他的重任。

当恺撒从西班牙得胜归来的时候，人们纷纷指责安东尼，但恺撒并未加以理会。

为了追击庞培，恺撒挥军直抵巴尔干半岛。由于势单力孤，恺撒很快陷入到极度的困

境中。恺撒在焦急中盼望援军的到来，几次试图渡海调兵也都未能成功。此时安东尼深为恺撒的处境而担心，于是他毅然不顾盖宾尼亚斯的反对和恶劣的气候，率兵出海，在他的巧妙布置和指挥之下，他们打败了前来堵截他们的敌人舰队，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财物，并且安全登陆。身在危难之中的恺撒如同见到了救星一般。但庞培却派军试图阻止他们的会合。这时安东尼又一次发挥了他杰出的军事指挥天才，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巧妙地和恺撒大军会师了。

安东尼的卓越军事指挥才能，使恺撒更加器重他了。他的到来，对于恺撒实施的计划和这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此之后的多次战斗中，安东尼每次都有杰出的表现。有两次，他的大军已经溃退，但他沉着冷静，指挥若定，不仅阻止了士兵溃逃，还组织了有效的反击，最后取得全面的胜利。

在短短的时间，安东尼靠着自己在战斗中建立的卓著战功和自己的杰出才干，赢得了士兵们的尊重。在恺撒的军队中，他已成了仅次于恺撒的第二号重要人物了。

在恺撒和庞培之间发生的最后一场决战中，恺撒把安东尼视为手下的最优秀将官，派他亲自指挥左翼，自己则指挥右翼。他们配合得极为默契，最后终于彻底地击败了庞培大军。

恺撒能够取得罗马的统治权，安东尼也有很大一部分功劳。

帕尔撒路斯战役结束后，知人善用并且已获独裁官的恺撒，派安东尼为骑兵总监，让他坐镇罗马。

当时罗马有一惯例。当独裁执政官在罗马的时候，骑兵总监的职位和权力位居第二位，而当独裁执政官不在的时候，那么骑兵总监便是一手遮天了。

这样一来，坐镇罗马的安东尼手中便拥有了绝对的大权，他以恺撒作为自己的强大后盾，在罗马城中为所欲为。

他不仅以武力镇压了他的朋友、当时的保民官都赖贝拉所领导的废除欠债的运动，而且终日饮酒，大肆挥霍，荒淫无度，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

据说，有一次他参加一个人的婚礼，喝了

一夜的酒，第二天当他向人民演说的时候，竟当众大肆呕吐。他那俊美的仪容、高高在上的权势与地位，使他的周围有了许多的女人。一个以演戏为业的女人西舍里丝深得他的宠爱，在他出巡的时候，竟让这位演员与其同行。他时常在野外搭起天幕，在河滨或林中摆设晨宴。他凭着自己手中的权势强取豪夺，占用正经人家的房舍，安排一群不三不四的女人和歌女在里面载歌载舞，寻欢作乐。

当时，恺撒正在异域舍命征战，风餐露宿，席地而眠，继续着那场未完的战争。可此时的安东尼竟无视这些，骄奢淫逸，在恺撒的荫庇之下胡作非为。

安东尼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罗马民众的强大不满。为了获取民众的信任和尊重，他曾煞费苦心，耗尽资财，可是当他得到他所想取得的东西以后，便又亲手把自己用心血所换得的声誉给毁坏了。

当恺撒回到罗马之后，认识到安东尼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并对安东尼在他不在罗马时的所作所为产生了一定的想法。当他第三次担任执政官时，就摈弃了安东尼，并把雷必达推举

上来，担任另一名执政官。

恺撒的这一做法，给安东尼以很大的触动，他暗地里报怨恺撒。但对于恺撒他是无可奈何，因为鸡蛋总是碰不过石头，他不得不夹起尾巴，收敛一下以前自己的骄奢放荡行为，并与一位高贵的寡妇结了婚。

公元前 45 年 3 月 17 日，恺撒在西班牙彻底清除了庞培的儿子及其余党。到了 10 月初返回罗马。在他返回罗马的时候，罗马的很多人都走了好几天的路程去迎接他。但最受到恺撒宠幸的要数安东尼，恺撒让他与自己同乘一车，一直走到罗马。

公元前 44 年，恺撒第五次担任执政官，他则立即选择安东尼做另外一名执政官，而自己却打算辞职，把职位让给都赖贝拉。

可以说，是恺撒给安东尼提供了一个让他施展才能的机会，是恺撒把他一手提拔上来，使他拥有如此的权势与地位。

此时安东尼心里明白，要想巩固住自己的权势与地位，就必须要有恺撒的支持。于是他极力讨好于恺撒，寻找各种机会以取得恺撒的欢心。

这样，在公元前44年罗马城中举行的卢帕克斯节上，安东尼导演了一幕十分可笑的向恺撒奉献王冠的闹剧。他的这一作法确实使恺撒心存感激，尽管恺撒表面上装出不高兴的样子并加以拒绝。

但是善于溜须拍马、投机逢迎的安东尼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拙劣作法，竟使恺撒名落千丈，乃至丢掉性命。

深受恺撒宠信的安东尼并不满足于自己所处的二流位置，他绝不希望自己头上有个指手划脚的太上皇，尽管他从这个太上皇身上得到许多实惠。所以，在他与恺撒的那种表面上和善亲密关系的背后，隐藏着他那极其自私卑鄙的险恶用心。就在恺撒被刺之前，安东尼曾知道那些刺杀者的阴谋，但他这个恺撒最得力的助手和最亲密的“朋友”，并没有把这件事透露给恺撒。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希望阴谋者们能够成功，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坐收渔利了，因为恺撒如被刺死的话，他就会被推上前台，成为罗马的第一号人物。

恺撒被刺而死，并死得很惨。而此时安东尼又在哪呢？他趁乱之时急急忙忙地逃出元老

院，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仆人的模样躲藏起来，唯恐祸及其身。当他发现那些阴谋者们并不想采取任何加害于他人的行动时，见风驶舵的安东尼又开始把头探了出来，并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他们以示其诚意。

恺撒的尸骨未寒，安东尼便与参加刺杀恺撒的主谋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勾结在一起。他开始站在元老们面前阵阵有词地发表演说，主张对发生的事既往不究。为了讨好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他还委派他们二人到外地充任行省总督。

当他走出元老院时，俨然成了罗马最为显赫的人物。因为在大家看来，仿佛是他以最明智而具有政治家风范的手法，解决了一桩最为困难而棘手的事情，使罗马防止了一场内战。

他看到民众因为他如此理智、稳妥地处理了恺撒被刺事件而变得这样地拥护他时，他又充满了信心，由妥协变得强硬起来。

恺撒已死，何人当立？安东尼又开始算计起来。

恺撒死后，罗马政界陷入于混乱的无序状态。在当时罗马整个政治舞台上，还没有出类

拔萃、一言九鼎拥有绝对权威的杰出人物。只有布鲁图斯的权威较盛。如果能把布鲁图斯击败，那么他安东尼就可以取代已死的恺撒的位置，登上罗马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把交椅。

于是安东尼又掉转头来，把矛头指向布鲁图斯等人。尽管此时他的儿子仍在鲁图斯一伙人的手中，但权势、地位、荣誉在安东尼心中胜过一切，甚至胜过他儿子的生命。

在恺撒尸体下葬前，安东尼在市场上发表葬礼演说，他以极其悲伤的词调对那些民众大加煽动，还拿出恺撒那件被刀剑戳出许多窟窿的血衣让人们观看，并称那伙人为恶棍和残忍的凶手。

群众的怒火终于被安东尼点燃，愤怒的人群冲向阴谋者的家，想找他们算帐。

嗅觉灵敏的布鲁图斯听说这一消息后，立刻和他的同党逃离罗马。

安东尼的这一行为，赢得了恺撒所有朋友的信任，恺撒的太太卡波尼亚更是万分感激，把大部分财产托付安东尼代管，恺撒以前的文件也落到安东尼的手中。

恺撒死了，政敌跑了，大权理所当然地落

在安东尼的手中。他不仅承继恺撒辛劳奋斗一生的基业，而且还宣布了自己成为恺撒的继承人。

正当安东尼得意忘形地组建“亲人内阁”的时候，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和以前恺撒的部将雷必达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布鲁图斯被安东尼赶跑以后，安东尼控制了罗马的政局，他大权再握，权倾上下。他自己担任了执政官，他的两个弟弟分别担任了行政长官和保民官。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在伊利里亚的阿波罗尼亚学习的屋大维得知恺撒被刺的消息后返回了罗马。

屋大维出身于骑士家庭，他的母亲阿提娅是恺撒的姐姐尤里娅的女儿，他 4 岁丧父，母亲改嫁，12 岁在他外祖母尤里娅的葬礼上致悼词，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15 岁时入选大祭司团。公元前 45 年，他被恺撒送到阿波罗尼亚学习，在恺撒死前不久，他被恺撒收为养子，称为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

他自小就深得恺撒的宠爱，为了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人才，恺撒对他进行了良好的训练。他聪明伶俐、果敢顽强、机智灵活，因此恺撒把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在他的遗嘱中把屋大维定为法定的继承者。

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恺撒被贵族共和派刺杀。这时年仅 20 岁的屋大维毅然返回罗马。

回到罗马之后，少年老成、胸怀远大报负的屋大维首先就拜访了安东尼，并要求安东尼交出恺撒死后被他侵占的财产，把其中的一部分按恺撒的遗嘱分给每个罗马公民。

面对屋大维这个黄口孺子、稚气未退的毛孩子居然同他讲出这番话来，傲慢的安东尼觉得十分可笑。于是他以十分轻蔑的口吻对屋大维说，你现在的心神恐怕不大正常，作为恺撒遗嘱的执行人，非常需要有明智的判断力和朋友们的忠告，使自己明白这项任务的艰巨。年轻的屋大维却不管这一套，坚决要求安东尼把钱交出来，安东尼却屡次以言行伤害他，甚至威胁他要把他关进监狱。

这时，安东尼与贵族共和派的斗争日趋激

烈。被逼无奈，屋大维不得不投向以西塞罗为核心的贵族共和派。

他在西塞罗和那些憎恨安东尼的人们帮助下，获得了元老院的支持。聪明的屋大维知道，要想击败安东尼，自己必需要取得民众的支持，要有一支归属于自己领导的军队。

于是年仅 20 岁的屋大维开始借助贵族共和派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影响，增强自己的感召力，并把恺撒散在各殖民地的士兵召集起来。这时安东尼才惊慌起来，他知道自己以前错估了这个年纪不大的毛小子。

这次安东尼采取了主动的态度，和屋大维会谈，二人稍事谈判之后，便言归于好。但两个人都心里明白，这种友好只是暂时的。

没过多久，二人之间又产生了裂痕，而且越来越大。他们到处奔走，以丰厚的报酬招募军队，并争取那些尚未解甲的军队的支持。

西塞罗此时则利用自己的名望，充分发挥他的演说才能，煽动民众反对安东尼，并说服元老院宣布安东尼为罗马的公敌。把束棒、斧头和作为行政长官荣誉的标志收回，要当时的两位罗马执政官把安东尼逐出意大利。

两军交战于穆提那，屋大维也亲自参加了这场战斗。结果安东尼被打得大败，溃逃到山北高卢。

在逃跑的途中，安东尼遇到了极度的困难，陷入于山穷水尽的困境之中。

据说，身在逆境中的安东尼一改昔日奢侈豪华的生活习性，焦渴之时毫不困难地饮用脏水，饥饿之时竟以野果、菜根、树皮甚至人类不屑吃的野兽为食。他的所作所为，在他的士兵中树立了一个惊人的榜样。

到了山北高卢以后，安东尼试图投奔正驻扎在那里的昔日好友雷必达。可时过境迁，这位昔日好友待他十分冷淡。最后落魄中的安东尼孤注一掷，策反了雷必达的军队，自己成了这支军队的主宰者。

安东尼的势力又壮大起来，元气得到恢复，此时他拥有了17个军团和1万名骑兵。随后他带大军再度越过阿尔卑斯山，重返意大利。

然而得胜后的屋大维并未能和元老院保持长久的友好。屋大维仗着恺撒的声望和大量的遗产以及豪富家族的支持，凭借个人的灵活手

段、机敏的才干，已在民众中树起了自己的威望。他与元老院的合作只不过是他巩固自己的阵地以便与安东尼相抗衡的一种策略而已。

对安东尼的胜利，使元老院的地位增强起来，贵族共和派也出现了活跃的新气象。他们对年仅20岁的屋大维也逐渐地放肆起来，或者说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

如此种种，促成了屋大维与安东尼的再次和解。公元前43年11月，恺撒派的3个主要领袖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在波伦亚附近的一个小岛上会晤，他们三人达成协议，建立“三头政治”，共同执政，瓜分了整个帝国。这就是罗马历史上的“后三头”。

他们每个人都想消灭自己的敌人，保全自己的友人，彼此相持不下。最后，对敌人的仇恨终于战胜了对亲属的尊敬和对朋友的友爱。屋大维献出了西塞罗，安东尼献出了自己的舅父鲁夏斯·恺撒，雷必达则献出了自己的亲生兄弟。

他们三分行省，安东尼统治高卢大部分地区，屋大维控制阿非利加、西西里和撒丁尼亚诸岛；雷必达则掌握西班牙和那尔波高卢。意

大利由他们三人共管。亚得里亚海以东地区尚在卡西乌斯、布鲁图斯二人手中，由安东尼和屋大维前去征讨，雷必达驻守罗马。

三人结盟后，开始进军罗马，解散了原来的政府，夺得了5年之内的国家最高大权。这次结盟同“前三头”的秘密结盟不同，他们不像“前三头”那样还保留一点传统的民主形式，在专制的外面披上一件表面上民主的合法外衣，他们是公开地实行他们“三头”的绝对统治。

为了清除异己，他们以为恺撒报仇为借口，拟定“黑名单”，然后在整个意大利开始了血腥屠杀。他们规定凡列入公敌名单上的人，人人皆可得而诛之，然后凭人头领奖。结果300名元老和2000名骑士惨遭屠戮。

西塞罗这位罗马最著名的元老首当其冲。

安东尼命令负责处死西塞罗的人们，一定要把西塞罗的人头和右手割下来，因为西塞罗那些抨击他的演说，都是藉着这两样东西写出来的。当人们把西塞罗血淋淋的人头和手拿到他面前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竟把西塞罗的头带回家中，用餐时放在餐桌上，每看一眼，都忍不住发出一阵狂笑，直到他看厌了才

命人把这颗人头挂在死者生前演说的地方示众。

他们的暴政激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原本形象就不怎么样的安东尼，此时的名声一落千丈。年龄长于屋大维、权力大于雷必达的安东尼再次过起了奢侈、淫荡的生活。他住进了品德高尚、生活严肃、曾三次凯旋而深受人们景仰的庞培住宅。他在里面安排进了一些戏子、酗酒的阿谀之徒和行为放荡的俏丽女，终日寻欢作乐。

公元前42年秋天，安东尼和屋大维率领各自的军队渡海，进军马其顿，讨伐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双方会战于腓力比，这次战役安东尼和屋大维共投入了19个军团和为数不多的骑兵，卡西乌斯、布鲁图斯方面投入的兵力也大致与此相当。

这时由于屋大维生病，军队归安东尼统一指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想借助粮秣充足、地利的优势打持久战，把安东尼方面拖垮；而安东尼则采取速战速决策略，打垮敌军。

安东尼方面屡屡挑战，敌人终于忍无可忍，双方展开了战斗。结果屋大维率领的军队

被布鲁图斯大败，屋大维也险些被俘。随后布鲁图斯派一队骑兵向卡西乌斯报捷，哪料想卡西乌斯被安东尼打得四散奔逃。

事情也凑巧，惊魂未定、落荒而逃的卡西乌斯正碰上前来报捷的那队骑兵，可是他竟误认为是敌人的追兵，在慌恐之中绝望自杀。

几天之后，双方又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次布鲁图斯也被战败了。在溃逃中之他万念俱灰，最后自杀身亡。

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这两个杀害恺撒的凶手，终于受到了惩罚，而他们所代表的罗马共和派也走到了终点，步入了历史的坟墓。

腓力比战役结束以后，屋大维因病返回罗马，安东尼则率一支大军直奔希腊，后折而转向小亚细亚。

他的到来令那里的国王和人民非常惊恐，各国的国王纷沓而来，毕恭毕敬，王后们竞相向他奉献礼物，争艳斗胜，以博取安东尼的欢心。

只要有机会，有条件享乐，安东尼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在小亚细亚逗留期间，安东尼整日花天酒地。享受并不是他唯一的目标。为了

满足他那无厌的贪欲，他在那里横征暴敛、强取豪夺，敛聚了大量的财物。而他的手下们也为虎作伥，肆无忌惮地疯狂掠夺、大肆挥霍。当地的居民陷入于深深的苦难之中。

她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她与古代世界两位最为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她征服了这两位帝王……

克里奥佩特拉诞生于公元前69年。她不是埃及人，兼具马其顿人、希腊人和伊朗人的血统。她是托勒密这位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马其顿将军的后裔，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

为了保持王室的“纯净”，托勒密家族承袭了古代埃及人近亲婚配的传统。就是说，皇室子女只能在皇族内的兄弟姐妹间选择配偶。这种乱伦的传统，使托勒密家族产生了一系列很不称职的统治者，要么体弱多病，要么早年夭折。传统的近亲结婚给托勒密王朝带来了巨大的不幸，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

克里奥佩特拉是埃及国王托勒密·奥列特斯的长女。公元前51年奥列特斯去世。他在遗嘱中吩咐，埃及王国由克里奥佩特拉和他的长子托勒密十二世共同掌管，并让他们结婚。

这时姐弟俩围绕埃及的王位继承权和统治权问题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尽管此时克里奥佩特拉年仅18岁，但她那个年纪所表现的超强的权力欲使她积极地投身到这场严酷的斗争中。

经过一番艰难的角逐，她终于败下阵来，被驱赶到叙利亚隐居起来。

恺撒来到了埃及，于是命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她凭着自己特有的美色、智慧征服了长她33岁的恺撒。在恺撒的帮助下，她打败了弟弟，登上了埃及女王的宝座。

对于虚荣心极强，正值豆蔻年华的克里奥佩特拉来说，女王的宝座和埃及的王权要比她的贞操和名誉宝贵得多。她与恺撒在埃及缱绻缠绵、柔情蜜意地度过了9个月，她把她所有的女人的柔情与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恺撒。不久她为恺撒生得一子，取名恺撒·里昂。

大约在公元前46年，年仅20出头的克里奥佩特拉携带她与恺撒生的儿子来到罗马，被

恺撒安排在他的别墅之中。

据说，恺撒经常去别墅探望她和他们的儿子，并准备要挟元老院通过他与妻子离婚的议案，以便使他能与克里奥佩特拉结百年之好，使他们的儿子成为他的继承人。他又将克里奥佩特拉的金像安置在维纳斯神殿。

据说恺撒曾有宣布自己为王、克里奥佩特拉为后的意思。当时罗马人把克里奥佩特拉看作是一个尚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对于恺撒的所作所为深为不满，尤其是堂堂的罗马怎么能受制于一个埃及的野蛮女人？要想阻止这一切，唯有除掉恺撒。于是恺撒因此而丢掉了性命。

恺撒的死，使克里奥佩特拉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不久，克里奥佩特拉便从罗马逃回到亚历山大。

腓力比战役结束以后，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结成联盟，瓜分罗马帝国。这样，安东尼来到了东方的小亚细亚。

到了小亚细亚以后，安东尼准备发动对帕尔底亚的战争。在此之前，安东尼派人通知克里奥佩特拉，要她到西里西亚和他会晤，因为

有人指控她在腓力比战争中给予卡西乌斯以很大的援助。

事实上，安东尼是想借此机会，剥夺她的王位，把埃及划归罗马一个行省。

克里奥佩特拉现在面临着王位和国家独立的新的危机，而且在内部，她也同样面临新的挑战。因为他的弟弟托勒密十三世即将年满法定掌权的年龄 14 岁。

多年的从政经验和她那颇富心计的灵活手腕，使她沉着应战。她不但有一副漂亮迷人的容貌，而且还有一副心狠手辣的铁石心肠。首先她派人靠近那位年仅 14 岁、对她的王位构成了极大威胁的幼小弟弟，之后下药毒，将其药死，消除了她的内在隐患。

托勒密十三世被毒死以后，她终于腾出手来静心地来对付安东尼了。

这次她面对的对手绝非象她的弟弟托勒密十三世那样容易对付。但聪明的克里奥佩特拉知道：对不同的人应采取不同的策略和不同的手段。

此时年届 20 岁的克里奥佩特拉，正值一个女人的全盛时期，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女性美已

经达到了最绚烂的程度，智慧也完全成熟起来。她相信自己的能力，更相信自己所具有的一般女人所不具有的魔力。

以前，她曾凭着自己的姿色，使恺撒和庞培的儿子西纳斯对她一见倾心，沉迷于她的柔柔怀抱，俯首听命于她的脚下。那时她还只是个不谙世事、稚气未脱的少女。而今，她更有了少妇所独有的成熟之美。她深信安东尼这个放荡形骸的罗马头号人物是绝对经不住她的诱惑的。

于是她为这次行程做了一次精心的准备，尽这个富裕的王国所能达到的程度。配备了许多精美的礼物、金钱和贵重的装饰品，但是她最大的凭藉还是她本人的美色和魅力。

欲擒故纵。克里奥佩特拉虽属女流，但她确确实实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安东尼和他的朋友几次来信催她前往，她都置若罔闻，不加理会，让安东尼坐等了好几天。

最后，当一切准备就绪，她乘坐一只游船，溯流而上，前往安东尼所在地塔尔苏斯，看上去好像是作一次悠闲的旅游似的。

据说她的这次行程极为盛大辉煌。船尾是

镀金的，紫色的帆伸展着，银色的桨配合着笛子和竖琴和谐的节拍而划动着。

打扮得秀雅端庄的克里奥佩特拉稳坐在金线织成的华盖之下，犹如画中的维纳斯女神一般，越发显得光彩照人。她的两旁是一些俊美的男童，手执香扇，为她扇风。她的那些侍女也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仙女一样伴随她的左右。

她的船缓缓在河上游动，香气随风飘散，所到之处都弥漫着馥郁的芳香。

岸边万头攒动，人人都想一睹这位漂亮女王的风采。一部分人沿着两岸跟随着这只船，一部分人竟从城里跑来观看这一奇观盛景。

当她的船抵达塔尔苏斯靠近岸边时，市场里的人竟然都走光了，最后只剩下安东尼一人独自坐在审判台上。

当天，安东尼想请这位女王与他共进晚餐，可这位女王却表现了更高的姿态，她要请安东尼到她那里去。为了表现自己的温文有礼，安东尼驯服地前往赴宴。

当他到达那里时，他不禁感到十分地吃惊，就像当初恺撒见到从毯子里出来的俏丽的

克里奥佩特拉一样，他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十分奇妙的景象，规模之盛大、场面之富华、布置之精妙，实在是他前所未见的。

几天饮宴之后，安东尼很快堕入到克里奥佩特拉所罗织的情网之中，安东尼如痴如醉，如梦如幻，他忘掉了一切，完全沉缅于克里奥佩特拉的似水柔情之中，拜倒于这位埃及艳后的裙裾之下。

他们开始在塔尔苏斯同居，这一私情持续了12年之久，在人类历史上编织了一个最美妙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为后代人所津津乐道。

安东尼已把他在罗马的太太芙维娅和他的两个强大的政治对手屋大维和雷必达抛之脑后，不久便随着这位埃及艳后到亚历山大里亚去了。

克里奥佩特拉保住了自己的女王宝座，也保住了自己的王国。

他来到了埃及，就像一个天真的、贪于逸乐的孩子一样，整天沉迷于各种游戏和消遣之中。

岂知，此时他的太太正在罗马招募军队、到处煽风点火，同屋大维进行武力上的门派争斗，藉此来维护安东尼的利益。

柏拉图说阿谀奉承有四种，可是克里奥佩特拉为能取悦于安东尼的欢心竟能施展出千百种。

不论安东尼的心情是高兴还是沮丧，她随时都能想出一些新花样迎合安东尼的心思，使安东尼高兴起来。

她终日形影不离地呆在安东尼的左右，白天晚上都不离开他。她陪他掷骰子，陪他喝酒，陪他打猎。当他操练武功时，她也跟去观看。夜晚，她时常跟他一起出去，到平民百姓家的门口或窗下，讲些嘲弄的话，安东尼这时乔装成男仆，而她则打扮成女仆，他们常常因此而遭到辱骂。

他们在一起生活得是那么地浪漫、惬意而富有诗情画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长象俊秀的安东尼也赢得了这位埃及女王的几份喜爱。

时光如流水般飞逝而去，转眼间三年的浪漫消魂生活因罗马形势的变化而结束。

公元前40年，终日过着纸醉金迷的豪奢生

活的安东尼收到两封紧急报告，一封说他的兄弟鲁夏斯和他的太太芙维娅在同屋大维的斗争中完全被击败，现已逃出意大利。另一封则是赖宾纳斯率帕尔提亚军队占领了亚洲大片领土，归划他的势力统治之下。

这时，耽于美色的安东尼才从克里奥佩特拉迷人的梦中惊醒。可是3年的大好时光已经成为过去，他错过了可以成为罗马唯一主宰的大好机会。公元前40年末，安东尼终于恋恋不舍地撇下克里奥佩特拉，率军进袭帕尔提亚。

就在他积极地从事于帕尔提亚这场战争的时候，性情浮躁、刚愎自用、无是生非的芙维娅给他来了一封情真意切、悲痛欲绝的信。安东尼看后，便立刻改变袭击帕尔提亚的计划，率200艘船舰前往意大利，准备与屋大维一决雌雄。

在航行途中，他接待了一些从意大利逃出的朋友，从他们那里他才得到了事情真相。

原来，芙维亚使的是调虎离山之计，她在意大利引起骚动，是为了迫使安东尼离开克里奥佩特拉，回到她的身边。

但悲哀的是，就在安东尼回返意大利的途

中时，芙维亚却死在迎接安东尼的路上。

安东尼回到意大利后，屋大维极为谦恭有礼地接待了他，他们和解了。并在布隆迪西乌姆再次缔结新的条约，对行省进行了重新分配，安东尼管理东方行省，负责对帕尔提亚的战争；屋大维管理西方行省，负责平定庞培的儿子小庞培；雷必达则管理非洲。

出于政治的需要，屋大维把自己的同父异母姐姐奥大维亚嫁给了安东尼。她极为悲伤地说：我也可能变为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

布隆迪西乌姆协定签订以后，为了巩固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关系，使他们和睦相处，人们试图寻找到巩固他们这种关系的新途径。

事情也凑巧，这时屋大维有一位端庄贤淑、非常出色的同父异母姐姐叫奥大维亚，她刚刚丧夫；而安东尼也刚刚失去他的太太芙维娅，于是人们试图把他们二人搓合在一起。

此时，安东尼刚离开克里奥佩特拉不久，克里奥佩特拉身上那种丝丝余温仍在他的身边

缠绕着。他很爱她，但现实的情况却迫使他不能选她做为自己的妻子，他的理智同那个埃及女人的魅力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当时罗马社会中的名流都在极力促成这件事。在他们看来，聪明、尊贵、美貌、贤慧的奥大维亚同安东尼结婚之后，一定能深深博得安东尼的喜爱，这样一来，屋大维和安东尼的这种和谐关系就能维持下去，大家也可以因此而和谐相处，相安无事。最后，在人们的极力搓合下，他二人结为伉俪。

安东尼和奥大维亚结婚以后，他派温提迪亚斯前往亚洲，阻止帕尔提亚人的进攻，他则留在罗马，继承了恺撒的祭司之职，与屋大维共同处理政务。

最初他尚能非常友善地和屋大维和平共处。然而天长日久，问题便又开始出现了。他时常和屋大维共同游乐、参加各种比赛，但他不论做什么，总是输给屋大维，为此他心中颇为不快。

这时，有一位埃及预言家坦率地告诉安东尼说，他的运数本来非常辉煌，但是在屋大维的运数笼罩之下，却变得黯然无光。他劝告安

东尼要尽量远离屋大维。他说："因为你的守护神怕屋大维的守护神，你的守护神在独处的时候，很高傲而勇敢，可是一到他的守护神面前，就变得怯懦而沮丧了。"

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在他与屋大维所玩的各种游戏中，不论是斗鸡、斗鹌鹑，还是掷骰子，他总是输。

生性多疑的安东尼不禁为此而产生了许多疑虑。最后他决定离开意大利，带着奥大维亚前往希腊，把家务托付给屋大维料理。

时隔不久，他在希腊得到了温提迪亚斯在亚洲的胜利捷报，他们不仅打败了帕尔提亚人，而且还杀死了帕尔提亚最优秀的军事将领赖宾纳斯和法纳培提斯。安东尼为此而大为高兴，在希腊举行了庆祝活动。同时，他的内心也产生了不安，因为这胜利必竟不是他亲手赢得的。

于是他准备亲临前线，在军事上再创辉煌。就在这时，帕尔提亚国王的儿子巴扣率大军进犯叙利亚，结果被温提迪亚斯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巴扣本人也在此役中丧生。

这场胜利，是罗马对帕尔提亚最重大的一

次胜利，它雪洗了公元前53年“前三头”之一克拉苏为罗马所带来的耻辱，使帕尔提亚连续三次遭受惨败，最后不得不龟缩于米狄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狭小区域之内。

此时，深知安东尼的温提迪亚斯决定不再对帕尔提亚人做进一步的追击，因为他怕引起安东尼的嫉妒而给自己带来祸患。他要把最后的胜利留给安东尼。

安东尼完成了最后的收尾工作，胜利的功劳终于落到了他的名下。他对叙利亚的事务做了一番布署之后，便返回希腊，并给温提迪亚斯以应得的荣誉，让他回罗马接受凯旋的荣耀。

安东尼靠着他的部将温迪提亚斯和苏西亚斯，使他在东方的蛮族当中声威大震。

由于种种原因，安东尼又对屋大维产生了很深的怨恨。于是他带300艘兵船驶往意大利。到了布隆迪西乌姆他被拒绝靠岸，不得已，他便前往塔林顿。

情况的再度复杂，使夹缝中的奥大维亚寝食不宁，坐卧不安。她为她的弟弟和她的丈夫之间的关系而苦恼和难过。最后她争得安东尼

的同意，前去找她的弟弟屋大维。

此时，她已给安东尼生了两个女儿，又怀身孕，她在途中遇见了她的弟弟屋大维。

她把他带到一旁，声泪俱下，她以极其哀伤而意切的话，请求他和安东尼和解。她说她本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因为她一方面是罗马一位最伟大将军的姐姐，另一方面她又是罗马另一位最伟大将军的妻子。可是现在，她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了，因为如果他们二人失和而发生战争，那么不论哪一方获胜，她都将成为一个失败者。

她的这番话深深感动了屋大维，于是屋大维怀着平和的心情前往塔林顿。

安东尼和屋大维再次和解了。他们将"三头"的权力延长5年，还规定在反对小庞培和帕尔提亚的战争中相互支援。随后，屋大维带领军队前往西西里同小庞培作战，安东尼则把奥大维亚托付给屋大维照料，然后便起航奔赴东方的亚洲战场了。

奥大维亚使罗马避免了一场内战，使罗马人民免遭了一场战乱之苦。但是一切都是暂时的，悲剧注定要发生，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

而已。

返回罗马之后，安东尼对克里奥佩特拉的爱情之火，随着时间的流逝，似乎已被理智所熄灭。但是，在他快到叙利亚的时候，他那热情又很快炽烈地燃烧起来。最后，他就像柏拉图所说的人类灵魂中那匹倔强而无法驾驭的野马一样，不理会任何人的忠告和劝阻，派人把克里奥佩特拉接到叙利亚，重温旧梦。

当克里奥佩特拉来到叙利亚以后，安东尼为了取悦于这位勾人魂魄的女王，竟对其大肆封赏，把腓尼基、内叙利亚、塞浦路斯等大片领土赠给她，划归埃及帝国的版图。他还派人替这位埃及女王治理藩属、掌握藩属国的王权，并从许多国王的手中夺取他们的王国。如此种种，引起了罗马人民的不满。

但最叫罗马人民感到愤怒的是他加在克里奥佩特拉头上的荣誉。他承认了克里奥佩特拉所生的一对双生子，把他们命名为亚历山大和克里奥佩特拉，并且以太阳和月亮作为他们的绰号。

然而，安东尼有安东尼的想法。他往往把最可耻的行为说得冠冕堂皇。他时常说，罗马

帝国的伟大与其说是在取得王国，不如说是在施予王国。在每个地方产生一个后代或一系列帝王，乃是使贵族血统扩展到全世界唯一的方法。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安东尼，竟没有意识到，他的种种想入非非的言行会在罗马民众中产生那么大的反感情绪。

经过一番大肆封赏以后，安东尼又开始把目光转向帕尔提亚。为了挽回罗马过去丢失的面子，安东尼请求帕尔提亚国王归还公元前53年克拉苏战死时被他们掳去的罗马军旗和尚还活着的罗马士兵。他处理完这些事后，便让克里奥佩特拉返回埃及。

随后，他进军阿拉伯和阿米尼亚，举行了一次场面壮观、规模宏大的军事检阅。参加这次检阅的军队多达5万人。这一举动不仅使东方的印度为此而恐惧，而且使整个亚洲为此而战栗。

形势和影响对罗马方面相当有利，但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安东尼未加以充分利用。他的一切兴趣和注意力都放在了克里奥佩特拉的身上。为了能和克里奥佩特拉早日相聚，一起过冬，安东尼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提

前发动了进攻。

他此时想的不是战争、不是权力和荣誉，而是如何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赶回去和他的埃及情妇共度那美好的快乐时光。

战争一开始安东尼就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车队长史泰夏纳斯本人和他属下的1万名士兵全部被杀。这主要是由于安东尼的指挥不利所导致的恶果。

初战的惨败，使安东尼部下的士气十分沮丧，他的同盟者阿米尼亚国王见情况不妙，又率军退出了安东尼的阵营。

安东尼对敌军也发动了几次进攻，但收效都不大，安东尼被迫退回到他的营地。

为了整顿一蹶不振的士气，安东尼拿出了前人的“什一抽杀律”法，对那些在战斗中溃逃的士兵加以惩戒。

安东尼心里明白，这场艰苦的战争再拖下去的话，对他将更为不利。因为饥饿和严寒这两个罗马士兵不能抗拒的敌人已渐渐地威胁着罗马军营，他每次派出的搜寻粮食队伍往往要付出相当的伤亡之后才能获取一些少量的粮食。时下秋分已过，天气渐转寒冷，如果他再

继续围城的话，那他的部下可能会弃他而去。

最后，几经思考，安东尼决定循原路返回他来时的地方。然而来时容易退时难。安东尼边打边退，他陷入于一张无形的罗网之中。

他来时的路线是一片无树的平坦地区，这时一个十分熟悉帕尔提亚人的玛狄亚人来到安东尼面前，劝安东尼不要走那条易走的便于骑兵活动的道路，因为凭他的经验可以猜出帕尔提亚人必会背信弃义，在那条路上设下埋伏。他建议安东尼走那条较近的路，而且可以得到丰富的给养。

安东尼对他的建议认真思考了一番，最后他决定走那条人烟较密的较短的路线。

两天行军，平安无事。到了第三天，安东尼已把敌人的威胁抛在脑后，大军很懈怠地行进着。这时那个玛狄亚人却发现河堤刚被拆毁，河水大量流出，即将淹没他们所要经过的那条路，他马上明白了，立刻告戒安东尼，要他注意防犯，因为敌人已近在咫尺。

果然，安东尼刚刚布署完，敌人便从四面八方袭来，箭如雨下，罗马人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但帕尔提亚也受到罗马人投掷器和标枪的

猛烈攻击，伤亡甚众。最后几经较量，帕尔提亚人被迫退却。

战斗进行得十分艰苦，帕尔提亚人寸步不离地尾随在罗马军队的身后，只要稍有机会，他们便对罗马军队发动侵扰和攻击。

安东尼决定对士兵们发表演说，他身着将军紫袍，以极其委婉的生动言辞对那些战胜的士兵加以赞扬，对那些脱逃的士兵加以指责。结果他的演讲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全军士气大振。然后安东尼举起双手向诸神祷告，如果因为他过去从天神那里所受的恩惠太多，而现在却要加给他一些相反的报应的话，请把任何天谴都降在他一个人的头上，而使他的士兵们获得胜利。

为了不至造成更多的伤亡，安东尼对军队的布阵进行了调整，使它更适于各种防守战。在以后的行程中，这种布阵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使罗马军队减少了很多损失。

军事上的威胁渐渐地消退下去了，但随之而来的饥馑之苦又摆在了这支疲顿劳苦的军队面前。为了能得到一点谷物，他们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得到一点点，但这只是杯水车

薪，于事无补。当时在军中，一夸尔小麦要卖50德拉马克，一块大麦面包往往要用与其等重量的银子才能买到，最后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找蔬菜和可食的根部植物为食。这种情况到后来越发展越严重，甚至发展到找到什么就吃什么的地步。其中有一种植物，吃了之后就会失去判断力和理解力，然后死亡。当时罗马军营中有许多士兵饥饿难忍，便吃了这种植物。之后，他们把世间的一切事情都忘光了，只知道尽心尽力地去搬运石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非常热心而努力，好像搬石头就是他们唯一的最大的任务似的。在整个罗马军营中，只见人们到处地寻找石头、挖石头、搬石头。

安东尼见状，非常痛心，因为是他把这些士兵引上了绝路。

据说只有酒才可以挽救这些失去理解力和判断力的士兵，但是他们连吃的都没有，又到哪里去弄酒来呢？安东尼只好焦急地看着他们一个个地呕吐胆汁，最后气绝身亡。

勇敢的、顽强不屈的精神在每个罗马士兵身上是最宝贵的财富和最强大的动力。终于他

们历经千辛万苦，闯过道道难关，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疾病的挑战，胜利地抵达了阿米尼亚。

当那些幸免于难的士兵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高兴得亲吻脚下的土地，彼此相互地拥抱，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就像他们在海上刚刚经历一场凶险的风暴之后，又看见了陆地一样。

在这里，安东尼又一次检阅了自己的军队，发现自己已损失了2万步兵和4000骑兵，其中大多死于疾病、饥饿和战斗之中。

由此，安东尼大伤元气。

两个女人都来到了他的身边，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情妇。于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一部爱情悲剧开始诞生。

公元前36年，安东尼出兵帕尔提亚受挫，在付出惨重代价的情况下勉勉强强地逃出帕尔提亚。

他带兵来到了位于西顿和柏里塔斯之间一个叫做白村的地方。此时，身处困境而又刚刚

摆脱敌人的的安东尼，感到从未有的孤独和寂寞，他希望有人能拨去笼罩在他头上的愁云，抚慰他内心的伤痛。于是他内心中对柔情万千的克里奥佩特拉的思恋之情，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他决定派人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把克里奥佩特拉接来，他则在白村这里等待她的到来。

然而克里奥佩特拉仍迟迟未来，安东尼就像初恋的情人，焦急地等待着。他终日借酒消愁，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有时在宴会正在进行的时候，他便突然离席，来到帐外，看克里奥佩特拉来没来，结果往往使他失望，使他心里感到更加难过。

最后，有一天克里奥佩特拉终于来到这里，安东尼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高兴得欣喜若狂。她为他和他的士兵带来了大量的衣物、食品和金钱，并把这些东西分发给每一个幸存的士兵。

就在这时，机运又开始降临。米狄亚国王和帕尔提亚国王在分配从罗马手中获得的战利品时发生了争执。米狄亚国王派人请求和安东尼结盟，共同对付帕尔提亚。

对此，情况稍有好转的安东尼又开始显得踌躇满志起来。上次他所以未能击败帕尔提亚人，就是由于缺乏骑兵和箭手，现在竟有人把这两样东西送上门来，他当然乐于接受。

于是他马上回复了米狄亚国王，准备和他们在阿拉克西斯河畔会师，再度进军阿米尼亚，讨还血债。

此时罗马方面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就在安东尼在帕尔提亚遭到惨败的时候，屋大维却旗开得胜，打败了小庞培。他还通过各种手段，在政治上成功地排挤了雷必达，剥夺了他手中的军权，把他手中的军队、领地和税收都据为己有。他的势力和影响在罗马已如日中天，普照着整个罗马。

他在积极地致力于巩固和扩大自己势力的工作，几年来的时间，他无时无刻不在为此而努力，因为在他看来，他和安东尼之间势必要有一场苦斗。

就在安东尼准备再度进军阿米尼亚的时候，远在罗马城中的贤慧妻子奥大维亚准备来看他。她请求她的弟弟屋大维，准许她前去和安东尼会面。狡奸阴险的屋大维欣然同意。

屋大维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看在姐弟的情份上，满足他姐姐的意愿，而是想以此制造一个借口，发动一场战争，来消灭安东尼这个政治上的敌手。因为在他看来，安东尼是个狂妄自大、好色之徒，他此时正在和克里奥佩特拉打得火热。如果奥大维亚前去，必定会受到他的慢怠，而奥大维亚也必定会为此而大为伤心。所以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和借口来发动对安东尼的战争。

奥大维亚来到了雅典，她收到了安东尼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他即将要出征，要她不要到他那里去，请她暂且呆在雅典，等他前来。

奥大维亚看后，大为不快，她知道其中的原因。但颇有涵养的奥大维亚还是给安东尼回了封信，说她为他和他的士兵带来了很多衣服、牲口、金钱和礼物，另外还给他还来了2 000名甲胄华丽的精兵作为他的卫队。

当奥大维亚即将前来的消息传到尚在安东尼身边的克里奥佩特拉耳朵里时，她为自己的情敌即将前来而深感忧虑。

为了不至于失宠于安东尼，同时也为了能够独享安东尼的宠爱，克里奥佩特拉施展了她

所有能够施展的手段，来拴住安东尼，使他倾心于她的美色和如水的柔情。她开始施展她的手段：少吃饭、少休息，使自己消瘦下来；当安东尼进屋的时候，她就故做出十分高兴的样子，用特别的极具魅力的神情深情地注视着他；在他离去的时候，她就显示出十分忧郁而落寞的样子。她煞废苦心，设法使他发现她在暗中落泪，而且等他一看到时，她就赶紧擦干眼泪，转过脸去，好像唯恐被他看见似的。

这时她又叫她手下的那些人竭力推波助澜。当他们见到安东尼时，都纷纷责备他太冷酷无情，竟然任凭象克里奥佩特拉这样对他一往情深的人日渐憔悴消瘦下去，实在是大不应该。他们还说，奥大维亚固然是他的太太，但是她之所以嫁给他，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为了她弟弟的缘故，她已经享有了他的妻子的头衔。但是克里奥佩特拉以一个堂堂的埃及女王之尊，竟甘于做他的情妇，这实在是难得的事。在他们尊贵的女王眼里看来，只要天天能见到他，和他生活在一起，享受与他共处时的快乐，她对自己的身份是不计较的。但是如果她连这个身份都保不住的话，那

她便无法活下去了。

怜香惜玉、儿女情长的安东尼哪能经受住这番的诱惑？在他看来，如果他舍弃了她，那么她便会死去的。所以他决定延缓这场对帕尔提亚的战争，把与米狄亚人联合作战的计划延迟到第二年的春天。之后他便和这位颇有心计的埃及女王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去了。

身在雅典的奥大维亚无可奈何，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自己的情敌拐走，最后她不得不再次返回罗马。

她的不幸归来，使屋大维大为不满，他认为自己的姐姐受到了不该受到的慢怠。于是他命令她离开安东尼在罗马的房子。

可是此时温文贤淑的奥大维亚拒绝离开他丈夫的房子，并恳求屋大维不要因为她的原因而同安东尼开战。因为她不希望看到世界上两位最伟大的将军，一位是为了一个女人的爱情，另一位是为了替一个女人打抱不平而使罗马人民陷入内战之中。

她仍住在安东尼的房子里，并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尽心地照料自己的孩子和安东尼的前妻芙维亚所生的孩子，热心地大那里接待安

东尼的朋友们。

她的这种品德高尚、可亲可敬的行为使安东尼的声誉一落千丈。人们都为他这样地对待一个具有崇高德操的女人而愤愤不平。

更叫罗马人民感到气愤的是，他和克里奥佩特拉来到亚历山大里亚之后，又开始过起了豪奢淫欲的生活，他还对周围的人封赏土地、加官授爵，俨然以一个帝王而自居。

他来到亚历山大第一件事就是在运动场上摆起了两个黄金宝座，一个是他坐的，另一个是克里奥佩特拉坐的。在这两个座的下面放置一些较低的宝座，是给他和她的儿子们坐的。然后他封克里奥佩特拉为埃及、塞浦路斯、利比亚和内叙利亚的女王，封他和克里奥佩特拉所生的儿子为“万王之王”，把阿米尼亚、叙利亚、西里西亚和将来征服的帕尔提亚在这两个儿子之间均分。

此时的安东尼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豪，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与满足。他忘却了一切，深深地陶醉在这种虚假的梦幻之中。

他逃避了现实，但现实并不逃避他。

就在他在埃及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的时

候，远在罗马的屋大维却以他的种种言行，处心积虑地煽动起罗马人民对安东尼的不满。

二人你来我往，相互攻击，纷纷指责双方，最后矛盾终于激化，发展到了非用战争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

安东尼命令他的部将坎尼狄达斯率领16个军团布防于沿海地带，他则和克里奥佩特拉前往艾费萨斯，在那里组建一支为数800艘的舰队。其中有200只船是克里奥佩特提提供的。她另外还供给安东尼2000泰伦和全军作战期间所需的全部给养。

这时安东尼接受杜米夏斯等人的劝告，叫克里奥佩特拉返回埃及，等待战争的结局。可她惟恐奥大维亚再次前来使双方和解，便想了个方法，使自己留了下来。

安东尼对他的所属地区进行了战争总动员，那些附属国都纷纷出兵出钱，来供安东尼使用。他们为了讨好安东尼，极尽铺张、相互争胜，看谁设的宴席更丰美，谁奉献的礼物更豪奢。

此时大战已近在眼前，但安东尼却从不放过任何一次享乐的机会。他所到之处，到处都

是山珍海味、高朋满座，丝竹之声不绝于耳。

随后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启航前往雅典。图慕虚荣、嫉妒心极强的克里奥佩特拉到了雅典以后，深为奥大维亚以前在雅典所获的荣誉而不满。于是为了满足她的虚荣心和自尊心，完全成了她手里附庸的安东尼把种种荣誉都加在她的头上，并派人到罗马，让奥大维亚迁出他的房子，以此来取悦于这位艳后。

据说当奥大维亚带着所有的孩子离开那幢房子的时候，忍不住地落下伤心的眼泪，她为自己被遗弃的命运而伤心，更为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而伤心。她是一个失败者，不管是在爱情生活上，还是在处理她的丈夫与弟弟的关系上。

正当安东尼的战争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的时候，屋大维的准备工作却遇到了麻烦。许多战争必需品他还没有，他又陷入了因加重税收而导致的骚乱之中。他最担心的就是怕安东尼在这时向他挑战。

但被女人剥夺了智慧和判断力的安东尼此时却整天沉醉在酒宴、歌舞和克里奥佩特拉的柔情蜜意之中，他错过了这次战机。

屋大维为此而大为高兴。这样他不但可以有时间平定骚乱，而且还可以为战争做进一步的充分准备。

时隔不久，屋大维平息了骚乱，对战争做了一心一意的大量准备工作。为了使安东尼彻底失信于民，屋大维从贞女手中要来安东尼的遗嘱，然后召开元老院会议，当众把安东尼不合适宜的遗嘱公开宣读。

在遗嘱中，安东尼请求在他死后，他的遗体应首先被抬着经过市场，接受人们的瞻仰和凭吊。然后送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交给克里奥佩特拉，请她把他的遗体安葬在那里。另外他在遗嘱中还要求元老院批准他对克里奥佩特拉和他们的孩子的赠予，按照他事先的安排把罗马的领土送给他的情妇及他的孩子们。

他的这种非份的遗嘱激起了元老院和罗马民众更大的反感。于是在屋大维巧妙的运作之下，公民大会剥夺了安东尼的一切权力，并因克里奥佩特拉侵吞罗马人民财产而向她宣战，而事实上也等于向安东尼作了宣战。

据说在开战前，发生了许多奇异的征兆。安东尼在亚得里亚海建立的一个叫匹绍拉姆的

殖民地在一次地震中被吞没；阿尔巴有一座安东尼大理石雕像，一连好几天流汗，虽然常被擦干，但仍不停地流；当安东尼到培特雷城时，赫库里斯的神殿被雷电击毁；在雅典，酒神巴卡斯的像被一阵风从雅典卫城南的“巨人之战”肖像群中刮走，落在了剧场里面。这两位神祇和安东尼都有关系，因为他经常自称是赫库里斯的后裔，在生活方式上常模仿酒神巴卡斯，并有新巴卡斯之称；另外在克里奥佩特拉的旗舰“安东尼亚斯号上”本来有些燕子在船尾筑巢，这时来了另外一批燕子，把第一批燕子赶走，并捣毁了他们的巢穴。

双方作战的军队都已聚齐，安东尼拥有500 多艘装饰华丽的巨型战舰、10 万名步兵和12 000 名骑兵，另外他还拥有大批巨属王国派来的人数众多的军队。而屋大维方面，只有250 艘战舰、8 万名步兵和与安东尼数目大体相当的骑兵。从总体来说，安东尼在实力上是占优势的，尤其是他的陆地作战部队更是如此，

但被克里奥佩特拉迷昏了头的安东尼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就如他当初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向屋大维开战一样。此时的安东尼已不

是以前驰骋疆场、威震敌胆的统帅了，事实上，他已成了克里奥佩特拉感情的附庸。

为了取悦于他的这位情妇，他对自己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态度，放弃了自己的陆上优势，而首先在海上发动攻势，以使胜利由海军获得，而海军成员大多数是克里奥佩特拉的人，这样胜利的荣誉便可落到克里奥佩特拉的身上。

安东尼方面船只众多，船体庞大，但行动起来十分笨重，而手下的水手又缺乏，划船技术很差；屋大维方面虽然船只只有安东尼的一半，但它的船体适中，机动灵活，行动起来非常轻捷快速，而且人员充足，富有水上战斗经验。

当时，安东尼手下的一些人分析了这种海战的形势，劝安东尼把克里奥佩特拉遣走，放弃制海权，在陆地上与屋大维决胜负。在他们看来，海战是屋大维的特长，他曾在西西里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战经验。但是在陆战方面，安东尼却是最富有经验的统帅。如果安东尼一意孤行，把自己的陆军化整为零，分散在战船上，而试图在海战中与屋大维决胜负，那

实在是种荒唐之举。

可是克里奥佩特拉却极力主张用海军决战，想方设法使安东尼接受并采纳她的建议。枕边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安东尼采纳了她的意见，并进行了精心的布署。但精如狡兔的克里奥佩特拉在布阵时便进行了有意的安排，使她的舰队一旦失败，便能轻易地安然逃走。此时的她考虑的不是安东尼的命运，也不是战争的最后成败，而是如何能保全自己的实力。

一往情深的安东尼当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离开他就会死的克里奥佩特拉绝不会拆他的台，更不会给他空桥走。

公元前 31 年 9 月 2 日，辽阔的海面在经过几天的狂涛咆啸之后，开始变得温驯起来，海面风平浪静，波光粼粼。双方终于展开了交锋，数万艘战舰交困在一起，撕杀声、呐喊声、战鼓声交织在一起，各种长矛、标枪、篙竿和火箭在船与船之间飞来飞去，受伤的士兵有的倒在甲板上，有的掉在海里。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屋大维的部将阿吉帕从左翼冲击，突破了安东尼的防线，直逼后面克里奥佩特拉率领的船

队。

机警的克里奥佩特拉见情况不妙，便不顾当时的战况和安东尼的生死，毅然下令扬帆起航，抛下已陷入困境之中的安东尼，怆惶地逃离战场，向埃及方向驶去。

克里奥佩特拉的中途撤离，使安东尼方面的舰队立即陷入惊慌之中，作战的士兵开始对胜利丧失了信心。然而就在这紧急关头，一件令人感到十分惊奇的事发生了。身为主帅、正在指挥士兵作战的安东尼，见克里奥佩特拉乘船向海上逃去，他就像发疯了一样，立刻爬上一只小船，抛下那些正在舍命为他效命的士兵，带着他和克里奥佩特拉生的儿子亚历山大，径自向克里奥佩特拉逃离的方向追去。

双方本来是势均力敌，胜负未定，但经过这两次折腾，已无主帅的安东尼方面的海军立刻陷入于混乱之中，他们已无心恋战。结果这支庞大的海上舰队被屋大维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阿克蒂姆之战。这次战役向人们表明，此时支配安东尼的已不是身为一个司令官所应具有的理智、勇敢、果断、

顽强的优秀品质，而是一个为一个魔女所牵动和支配的游荡的灵魂。在安东尼看来，他仿佛生来就是克里奥佩特拉的一部分，她到哪里，他也必须跟她到哪里，离开她，他就会无法生活下去，正如当初克里奥佩特拉留给他的印象一样。

安东尼离开他的舰队不久，便追上了克里奥佩特拉的船队。他被接到克里奥佩特拉的船上。

他没有看见她，也不想让她看见。他一个人走到船头的甲板上，静静地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用两手蒙着自己的脸，一坐就是3天。他恨，恨自己没有骨气，竟然听命于一个女人的摆布；他爱，但他所爱的人竟这样地背叛他。他感到难过，为他过去所失去的一切、为这次海战的失败、为他所衷心爱着的女人。

他们的船停靠在泰纳拉斯。在这里，由于克里奥佩特拉周围的妇女的搓合，使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和解，他们开始交谈，同吃同住。

安东尼在这里陆续接待了一些失败后逃来的朋友，他从他们口中得知，自己的舰队已完全被摧毁了。

此时心力憔悴的安东尼并没有完全失望，因为他现在手中还有19个完整军团和2万名骑兵。刚刚遭受的这场惨败并没有伤到他的筋骨，但却在他的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使他从长久以来的迷惑混沌之中清醒过来。

于是他又命令他的陆军赶快经马其顿前往亚洲，他自己则从泰纳拉斯前往非洲。

临行前，他把许多金钱和皇家贵重的金银器皿赠送给他的朋友们，并洒泪请求他们离去。

他要与屋大维作最后的一拚，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万念俱灰的安东尼拔出了宝剑，刺向了自己的胸膛，安静地死在他的情妇怀中。随后，与安东尼留有12年私情的克里奥佩特拉在经受一番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之后，也绝望地把手伸向装有毒蛇的花篮中……

安东尼到达非洲之后，便让克里奥佩特拉

返回埃及。此时的安东尼开始对自己的判断力产生怀疑，他已不再相信克里奥佩特拉那美妙的神话般的鬼话。

他独自在这里过着清静的生活，尽管周围显得那么孤寂而冷清，但他宁愿如此，也不愿在克里奥佩特拉脉脉柔情中去品味那虚假的美好生活。他在百无聊赖之中离群索居，只有两个朋友陪伴着他各处徜徉。多年的劳苦征战，使他那颗疲惫的心留下了道道疤痕。他静静地品味，品味着多年来所留给他的各种酸甜苦辣滋味。

这种清静的生活没过多久，一个十分不幸的消息又传到了安东尼的耳朵里。他手下负责统率非洲的司令官率领全军投降了屋大维。

这一消息对本已不堪重负的安东尼来说，犹如五雷轰顶，他感到了彻底的绝望。他决心自杀，但被他的朋友劝阻了，他们随后把他送到亚历山大里亚。

当他到那里时，他发现，克里奥佩特拉正在从事一项大胆而奇异的计划。在红海和埃及海岸外的地中海之间有一小片陆地，被认为是亚非两洲之间的疆界，最窄的地方不过300垅

宽，克里奥佩特拉打算把军舰弄上岸来，然后拖到海峡的另一端，再放到阿拉伯湾的海上，她要凭借她的武力和财富在埃及以外地区建一个安身之所，远离战争和渲嚣的尘世，过着太平的与世无争的生活。但她的第一批船拖上岸便被阿拉伯人烧毁了。

此时安东尼以为他的陆军在和屋大维征战，所以克里奥佩特拉也就放弃了她的这一计划。因为以安东尼的陆上军队实力和埃及军队联合，保住埃及还是不成问题的。

情绪沮丧的安东尼却不想在此逗留，克里奥佩特拉身上散发出的迷人的魅力此时此刻在安东尼眼里已失去了以前的作用。他来到费罗斯，在附近的海上筑起了一道防波堤，在防波堤上修起了一个住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哀莫大于心死。此时的安东尼如能重新振作起来，奔赴前线，组织军队进行反击，事情也可能会有转机。但是伤心欲碎的安东尼现在已彻底地自暴自弃了。他说他只希望过着象希腊的泰蒙那样的生活，因为他的际遇和他很想象，众叛亲离，最亲密的朋友也都背信弃义，离他而去。他不相信任何一个人，他憎恨所有

的人。正像泰蒙死后刻在墓碑上的两行文字所描写的那样：

“我已过完可怜的一生，长眠此处；莫问我的姓名，我咒骂你们每一个人。”

战况越来越糟，不幸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安东尼的陆上大军已被打垮，原来他麾下的属领国王也都纷纷倒戈，背弃了他。现在除在埃及以外，他已没有任何兵力了。

已近于麻木的安东尼对此并不烦恼。相反他似乎比以前显得更轻松、更高兴。

安东尼离开了那个海滨住所，被克里奥佩特拉迎入皇宫，全城进入到一段欢乐时期，但这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前的歇斯底里式的欢乐。人们天天饮宴作乐，互赠礼物。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更是如此，他们重新组织了一个“共死会”，所有愿意和他们一起死的人都加入了这个会。大家一起饮宴，一起玩耍，一起行乐。

但此时的克里奥佩特拉却在忙于搜集各种毒药，并用死刑犯人做实验，看哪种毒药给人的痛苦最小。最后她终于发现，最理想的是一种小蛇，人被它咬了以后，既不抽搐，也不呻

吟，只是脸上微微出些汗，感觉逐渐麻木，之后陷入昏睡状态，就像一个酣睡的人，看起来没有感到任何痛苦便很快气绝身亡。

与此同时，他们派使者前往亚洲去见屋大维，克里奥佩特拉要求把埃及王国给予她的子女们，安东尼则请求允许他在埃及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但是这些要求遭到了屋大维的拒绝。

由于罗马内部有许多重大事情需屋大维回去处理，所以屋大维没有立即发动对亚历山大里亚的进攻，而是把这场战争推迟到第二年的春天。

深知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的克里奥佩特拉，为自己建造了好几座高大、精美的陵墓和纪念碑，她把她的财宝、金银、珍珠、翡翠等一些贵重物品都搬到了里面。当她的这些准备工作就绪时，屋大维已率军攻到了亚里山大里亚城。

当屋大维军队列阵跑马场附近时，穷途末路的安东尼率军猛烈出击，击败了屋大维的骑兵，把他们驱回战壕。安东尼得意地返回宫中，身上的盔甲未卸，就走上前去拥抱亲吻克里奥佩特拉，并介绍一名作战勇敢的士兵晋见她，

她当场赠给那名士兵一副金制的盔甲。可这名士兵得到赏赐后，就在当天夜里逃走，投奔屋大维去了。

安东尼现在再度向屋大维挑战，要同他单打独斗，但狡猾的屋大维却不愿冒这个风险，尽管他比安东尼要年轻。

安东尼深知最光荣的死法就是战死在战场上，他决定第二天以海军和陆军的全部力量和屋大维进行最后一次决斗。

时近黄昏，他吩咐仆人多为他上些酒菜，因为他明天也许会战死，扑倒在地，成为一具死尸，那时他们伺候的将会是一个新主人了。他周围的朋友听了，都禁不住痛哭流涕。而安东尼却对他们说，明天之战，不是为了寻求安全和胜利，而是为了寻求光荣的死亡，所以他们大可不必参与其事。

第二天天一亮，安东尼便率军出城，他把步兵布置在一座小山上，他自己则在那静待海军获胜的战果。但令他感到绝望的是，这些埃及海军还没开战便投向于屋大维一边，他手下的骑兵也背弃了他。无奈，他只得率步兵与敌人交战，结果很快败下阵来。

愤怒已极的安东尼退回城中，高声呐喊，说他是为了克里奥佩特拉才出城同敌人作战的，现在这个黑心肝的女人却把他出卖给了敌人。

克里奥佩特拉见状，十分恐惧，她害怕安东尼在暴怒和绝望之中伤害她。于是她惊慌地逃到陵墓之中，放下垂门，把牢固的门栓拉起来。然后她派人去告诉安东尼她已经死了，以此来哄骗安东尼，使安东尼能够钻进她的陵墓，和她一起自杀。

安东尼听到这一消息后，悲痛欲绝，他高声地说："安东尼，你为什么还要迟延？命运已夺走了你继续生存的唯一借口！"说完，他便回到自己的房中，解开盔甲，自言自语地说道："克里奥佩特拉，我现在失去了你并不觉得难过，因为不久我就要与你相聚了，使我难过的是，像我这样一个伟大的将军，还没有一个女人勇敢。"

随后，他叫来一个身边最忠实的奴仆，叫他履行他以前曾吩咐给他的任务。因为他曾答应过安东尼，在必要时把他杀死。

只见这名奴仆拔出宝剑，像是要杀安东尼

的样子，却突然转过身去，把宝剑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最后，安东尼终于横下心来，用剑刺自己的腹部，倒在了卧榻之上。可是他的伤不是致命，过了一会，他就苏醒过来，血染红了他的衣服和床榻，疼痛的伤口使他不住地挣扎叫喊，他请求旁边的人帮他结束他的痛苦，但那些人都跑掉了。只留他一个人在这空荡的房子里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这时克里奥佩特拉派人来了，她想把他接到陵墓里去。安东尼一听克里奥佩特拉没死，便急切地叫仆人们把他抱到陵墓的门口。

心惊胆战的克里奥佩特拉此时不肯开门，只是从一个窗口扔下一根绳子，要人们把奄奄一息的安东尼系在绳子上，然后她和另外两个女人一起把安东尼往上拉。

克里奥佩特拉紧握着绳索，头向外探着，用尽全力把安东尼往上拉，只见安东尼被悬在空中，脸色苍白、满身血污，似乎眼看就要断气了，但他仍微笑着尽他仅存的一点力气扬着手向克里奥佩特拉致意。

她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安东尼拉了

上来。她轻轻地把他放在床上，扯下自己身上的衣服，十分疼爱地把它盖在他的身上。

看着自己心爱的人竟为自己遭受如此痛苦，自责、怜惜、悲痛、悔恨一起涌向克里奥佩特拉的心头。她跺足捶胸，撕扯着自己，把他伤口流出的血涂在自己的脸上，跪倒在安东尼躺着的床前，用手轻柔地抚摸着安东尼，称他是她的主人、她的丈夫、她的皇帝。她似乎完全沉浸在极度的悲伤之中，而忘了自己的不幸。

安东尼竭力劝阻她，让她给他拿些酒来，然后他嘱咐她在不蒙受耻辱的情况下，做一个适当的安排以寻求一下自身的安全。他还说，不要为他最后的逆运而怜悯他，应该回想他过去的荣华而为他高兴才对，他曾是世间最显赫最有权威的人物，到最后死得也并不卑鄙。

不久，安东尼便断了气。一位罗马头号统治者就这样极其悲惨地死去了，他死在了他的情人克里奥佩特拉的怀中。

当安东尼自杀的消息传到屋大维的大营时，屋大维忍不住掩面而泣。他说，安东尼是他的姻亲，是他统治帝国的同事，是他在多次

战斗和危险中一起出生入死的伙伴。随后他又宣读了他和安东尼之间的来往信件，以显示他的宽厚仁德和安东尼的狂傲不逊。

屋大维随后派人到克里奥佩特拉那里，他深恐她自寻短见，使他得不到那一大批财富。而且如果他能活捉这位闻名遐迩的女王的话，那么无疑会给他的胜利凯旋增添更大的荣耀。

他们想方设法进入了那个陵墓。当克里奥佩特拉发现时，拔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想要自杀，结果被那群人阻挡了。她成了屋大维的俘虏。

在安东尼的子女中，他同芙维亚所生的安提拉斯，被他的老师出卖而被处死；他的这位贪财的老师设法偷去了他脖子上的一颗宝石，最后被定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克里奥佩特拉的子女则由专人看管，受到很优厚的待遇。

这时许多国王和将军请求屋大维把安东尼尸体交出来，由他们为他举行葬礼。但屋大维没有把安东尼从克里奥佩特拉那里取走，而是把这事交由这位埃及艳后一手办理。

她怀着极度悲伤的心情，完全按照帝王的葬礼模式，把这位自己热恋了12年的情夫送到

了另一个世界。

由于内心极度痛苦，她时常撕扯捶打自己，结果胸部溃烂发炎，导致高烧。她以此为由不进饮食，想使自己静静地了却残生。屋大维知道以后，立刻以她的子女作威胁，如她要自杀的话，她的子女也将遭受极为悲惨的下场。无奈，她只得放弃了这一轻生的打算。

几天之后，屋大维来看她，她正躺在那张简陋的小床上，身上穿着便装。看见屋大维进来之后，她立刻下了床，跪倒在他的脚下。

她的头发和衣服零乱不堪，两眼深陷，面容苍白而倦怠，声音低微而颤抖，她胸部的伤口依然清晰可见，可以看出她的身体所受的折磨似乎并不次于她的灵魂所遭受的痛苦。

尽管如此，她那闻名于世的迷人魅力和那无法掩饰的内在青春之美还没有完全离开她已憔悴不堪的体态，相反在这种悲惨的处境之中，倒另外增添了一种楚楚清怜的神韵。

屋大维叫她躺下，并温和地坐在她的床边。她为她的所作所为而辩白，并把她的金银珠宝的清单交给屋大维。

据说克里奥佩特拉又想迷住屋大维，但她

已是39岁的人了，这个年龄在那个人生短促的年代，已是夕阳西照、快到暮年了。

当她从一位倾慕她的年轻显贵口中得知，她和她的子女将作为屋大维凯旋时的战俘被送往罗马时，这位一向骄傲、自负、尊贵、高雅的风流女皇彻底绝望了。

她征得屋大维的同意，叫人们把她抬到安东尼的坟墓前。她含泪在坟上放了些花环，拥抱着安东尼的坟墓，痛哭流涕。她极悲伤地哭述道："啊！最亲爱的安东尼！在不久前，我用自己的手把你埋葬，那时我的手还是自由的，现在我却已经成了俘虏，在我向你做最后一次祭奠的时候，有人在旁边看守着，因为他们担心我的正当的忧伤会毁坏了我这奴隶的身躯，因而使他们的胜利凯旋为之减色。不要指望我以后再来祭奠你了；这是克里奥佩特拉对你所做的最后一次祭奠，因为她将被匆匆地送往远方。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什么也不能使我们分开，但是在死去之后，我们似乎要天各一方了。你是罗马人，死后葬在埃及；我是埃及人，死后却要葬在你的祖国了。但是，现在和你在一起的下界的神们如果有灵的活（因为天上的神

们已经出卖了我们），请不要让你活在世上的妻子遭受舍弃，不要让我被人摆在胜利凯旋的行列之中，使你蒙羞。而要把我隐藏起来，和你一起埋葬在这里，因为在我所有的不幸遭遇之中，最使我痛苦的仍是和你分开的这一段短暂的日子。"

她哭诉完后，在安东尼坟墓上放了些花环，并跪在地上亲吻坟墓。然后她命人沐浴更衣，吃了一顿豪奢的盛宴。

这时一个乡下人为她送来一花篮无花果。看守她的士兵加以阻拦，问篮子里是什么东西，那个人拨开上面的叶子，让他们看里面的无花果。这些无花果又大又亮，卫士大加赞美，那位乡下人笑了笑，请他们拿些去，他们没有拿，却也不再怀疑，于是那位乡下人径直走了进去。

克里奥佩特拉用完餐以后，把一封已写好的信密封起来派人给屋大维送去。她摒退了所有的人，只留下服侍她的两个女人在陵墓里陪伴她，然后她把门关上。

屋大维打开来信，发现她以哀惋恳求的口气请求他把她和安东尼葬在一起，聪明机敏的

屋大维马上明白了一切。

他立即叫人赶快前去营救她，他的使者以最快的速度向她的陵墓方向跑去。

门打开了，只见宛如天仙般的克里奥佩特拉安静地躺在床上，穿戴着帝王的服饰，已经断气了。她的侍女艾拉斯躺在她的脚下，另一名侍女查米昂摇摇欲倒，头都有些抬不起来了，还在尽最后的一口气力为她的女主人整理王冠。

走进去的人不禁为眼前的景象所惊呆了。

有人说，那只小蛇是由那个乡下人用装有无花果的篮子带进去的。当克里奥佩特拉拿开一些无花果看到那条小蛇时，她便伸出裸露的手臂，放在那只篮子里，让它咬她。也有人说，那只蛇是放在一个花瓶里面的，她用一根金纺锤刺它，激惹它，它便缠在了她的胳臂上。而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谁也不知道。

对于她的死，屋大维深感失望和惋惜。但也颇为钦佩她的精神。

于是他下令按照克里奥佩特拉的遗嘱，以帝王的仪式和排场把她安葬在安东尼的旁边。她的侍女也得到了体面的安葬。

两位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人物，就这样地结束了他们既辉煌又悲惨的一生，拉上了他们爱情悲剧的最后帷幕。

第七章　裙带上筹码

伟人不是圣人，伟人不等于都是品德高尚的人。恺撒一生结了3次婚，苏拉和庞培一生结了5次婚。婚姻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女人也只不过是他们手中可以随时变卖的政治筹码。

太古之初，人类社会处于“但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状态，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合法的婚姻，谁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合法妻子、合法丈夫、合法儿女。

到了罗马共和国初期，社会有了发展，文明有了进步，罗马社会的主导婚姻已经是一夫一妻制了。

当时罗马共有3种婚姻方式，一个是最古老的贵族气味最浓的共食婚，一个是以平民为主的最通行的买卖婚，第三个则是连续同居一年即视为正式婚姻关系的习惯婚。

罗马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几百年里，妇女地位一直十分低下。当时不存在离婚的问题，有的只是丈夫杀死或休掉妻子。如果妻子不贞或饮酒，丈夫则有权把她处死。

当时有项法律规定，妻子不能离开自己的丈夫，但丈夫却可以因为妻子毒杀自己的孩子、仿制钥匙或不贞而休掉自己的妻子。

正因为当时妇女地位十分低下，所以她们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处于附属的地位。在男人们的眼里看来，她们只不过是操持家务和生儿育女的工具。

正如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所说的那样，真正罗马人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既使他爱，那也不是内涵丰富的爱，而是不尊重对方的爱。而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很容易导致这种后果，那就是，妇女成为男人手中可以随时随地变卖的物品，婚姻问题也变得商品化了。

那些风风光光，自诩为品德高尚的政客

们，在争名逐利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他们便把女人带上政治的舞台，借助于她们身上所能发生的特殊威力，使他们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还是让我们翻开历史，看一看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名人到底是凭借什么力量才得以在罗马政治舞台上发迹的吧！

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凡是有志于干一番事业并想在罗马政治上出人头地的人，手里必须掌握4把钥匙。

第一把钥匙就是门第。古罗马社会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们根据财产的多少划分出诸多阶层，各阶层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也不一样。于是门第观念逐渐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形成了传统的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世俗观念。

当时人们把门第看得很重，只有门第高贵的人才能有机会步入仕途，因为名门豪贵家族在整个社会当中是受人尊敬和爱戴的，而且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出身于这样家庭中的人往往因家庭在社会中的影响而使自己在社会民众中孚有重望，这样就为他跻身于政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格拉古兄弟是罗马共和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为推动罗马共和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出生于塞姆普罗马乌斯贵族氏族的一个豪贵之家，属于名门后裔，他的父亲历任执政官、监察官等高级官职。苏拉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的六世祖曾两任执政官。克拉苏的父亲曾担任过执政官、监察官和西班牙总督。庞培也出身于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罗马共和国最杰出的军事统帅、贵族派的首要代表人物，是公元前 89 年度罗马执政官。以博学多闻、见多识广，在语言、历史、文艺、农业和数学方面都有很深造诣的古罗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瓦罗，则出身于贵族骑士家庭。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文学家西塞罗出身于富裕的骑士贵族家庭。叱咤风云的恺撒则出身于罗马最古老而著名的优利乌斯家族，他常常以此引以自豪；而风光一世、悲惨一时的安东尼更是高人一等，他出身于罗马的名门望族，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罗马要职，在罗马社会享有相当高的声望。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罗马社会要想升官发财，则首先要有门第这把钥匙，打开通往

权势、地位、荣誉的大门。

第二把钥匙叫金钱。古罗马时期，钱财不但可以给一个人的等级、地位标价，使其步入上层名门的行列，而且还可以笼络众人、收买人心，使其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当时在罗马，如果没有钱财的话，那么根本不可能登上政治舞台，更甭想爬上权力的高位。因为在罗马所有的公职都是无报酬的。所以要想担任公职，谋求权位，必须要有雄厚的钱财作后盾。

另外，在政治上要想出人头地，必须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凭着手中的钱财可以有资格担任公职还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要充分地运用手中的钱财，发挥它最大的效能，扩大他的影响，增长他的势力，使更多的人围绕在他的周围。要达到这一目的，最简捷、最直接的手段就是用钱财来收买。

于是那些善于投机钻营的政客们会连连得手，很快爬上高位。而当他们爬上高位之后，便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大肆搜刮，获取更多的钱财，这些钱财反过来会更加巩固他的地位，增强他的实力，使他向更高更新的目标迈进。

在这方面，恺撒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其他人也并来如此。

对罗马高级官吏来说，担任行省长官就是发财的同义语，凡是在行省担任高级长官的没有一个不极尽搜刮勒索之能事，侵吞钱财，行贿受贿，当他们从行省归来之时，无一不腰缠万贯、富得流油。这种我们中国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当时，连最传统、最守旧而且素以品德高尚自诩的虚伪政客——西塞罗，一任长官下来，仅合法收入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就达五、六十万元。而这笔钱，后来他又用来作为自己的政治活动经费，来对抗恺撒，清除异己势力，为自己谋求更高的权位。

第三把钥匙叫才能。罗马共和国时期是个能人辈出的时代，尤其是到了后期，更是群星璀灿、耀眼夺目。不论是格拉古兄弟，还是以后的马略、苏拉、克拉苏、安东尼、庞培、恺撒、屋大维，在他们攀上权力顶峰的道路上，虽然有一些外在的力量在帮助他们，但更多的是靠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杰出的才能。

他们大都出身于豪门贵族家庭，自幼就受

到良好的教育，他们本身则聪敏、机智、勇敢、顽强，具有远大的抱负和极强的功名利禄之心，在他们身上继承了罗马人祖先的传统。

当他们成人以后，并不以原有的家庭荣耀作为自己的光荣，而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军营当中锻造自己，使自己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建功立业、崭露头脚，为自己以后的远大政治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他们都有极强的权力欲和虚荣心，都有一种知难而进、永不满足的精神。当他们打好了基础，由军界步入政界以后，他们又暴露出他们人性中的另一面：阴险、狡诈、凶狠、残暴，为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以此来击败政敌，维护和巩固自身的利益，从而向更高的权力目标迈进。

他们在权力角逐中都有极其卑污、丑陋的一面，但这也是政治的需要，或者说是维护他们政治利益、实现个人目标的最有效的工具。如果他们不具备这些令人憎恨、恐惧的本领，那么他们势必会在凶险的政治斗争中被人击败，极其悲惨地退出政治的舞台。

第四把钥匙叫关系。在罗马，要想登上政

治舞台，步入权力的至高宝座，仅有门第、钱财、才干还不够，他还应有更为主要的社会关系。于是在罗马政治舞台上，各种政客使出浑身解数，来网织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社会关系。

这样一来，各种出卖自己的感情和家人幸福的丑剧开始诞生。在上层权贵当中，姻亲关系蒙上了极为浓重的政治阴影。一些人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不惜卑躬屈膝、寡廉鲜耻，到处攀龙附凤、巴结权贵。

而这种现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女人，他们只是父兄手中的物品，是他们用以达到个人政治目的的工具，人类最崇高、最圣洁的感情在这些利欲熏心的虚伪政客手中遭到了无情的玷污和蹂躏。

豪门之间的姻亲，谈不上感情，谈不上爱，这种姻亲已完全政治化、商品化了。正是由于这种婚姻是种没有爱情的婚姻，所以女人才成了某些政客们政治交易的筹码。

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涅利娅是古罗马最著名的科尔涅利乌斯家族的女儿，其家族有许多人担任要职，在第二、第三次布匿战争中，

这个家族曾出现了古罗马两位最著名的军事统帅，名震罗马上下，所以说格拉古兄弟在政治上借了他们母亲不少光。当提比略·格拉古出落得一表人才的时候，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提比略开始投到公元前143年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门下，并与其女儿克劳狄娅结了婚。这为他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让我们再来看看“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素有“政治上的唐璜”之称的苏拉。

苏拉一生艳福非浅，深得一些女人的崇拜，但他却没有像安东尼那样把自己陷入于儿女情长之中，相反他却能充分地利用他身边的女人，使她们为他的政治目标而服务。他曾使一位深爱他的妓女在她死的时候把全部财产都馈赠给他，他还想方设法讨得他继母的喜爱，使她在死的时候也把全部的财产留给了他。

他一生共结了5次婚，而每一次结婚对他都是一笔划得来的政治交易。他靠这种手段，不断地获取自己政治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必要的社会集团势力的支持，一步步地走上罗马独裁执政官的宝座。

公元前88年，意大利同盟战争接近尾声的

时候，在这场战争中显示出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并立下赫赫战功的苏拉，当选为罗马的执政官，时年50岁。

此时老奸巨滑、深谋远虑的苏拉意识到，他和马略为首的民主派势必有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于是他积极地向贵族派靠拢，就在他50岁这年，他又举行了他一生中的第四次婚礼，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婚礼。

他娶了在当时罗马很有势力的大祭司的女儿、显贵遗孀麦特拉为妻，从而通过这种联姻与贵族结成新的政治联盟，成为贵族派的首领。在此之后，他借助贵族派势力打败了以马略、秦纳为首的民主派，成为罗马一言九鼎的独裁执政官。

女人虽然社会地位很低，但这颗政治筹码有时竟会发出巨大的作用，甚至可以决定某个伟人的前途命运。

为了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受政客摆布的女人开始粉墨登场，发挥她们特殊的威力。

庞培的父亲是罗马一位杰出的统帅，公元前89年罗马执政官，也是贵族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庞培自小就受到他父亲的熏陶，使他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权力欲和虚荣心极强，野心勃勃、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尤其善于政治钻营。

公元前82年，苏拉夺得罗马大权，实行独裁，庞培为了密切同苏拉的关系，加强自己的地位，为以后自己跨上更高的权力台阶做好准备，他根本不念多日的夫妻旧情，卑鄙地抛弃了他的妻子，转身和苏拉这位罗马最有权势的人物的女儿结了婚。

这种纯政治性的投机婚姻，使庞培从苏拉那里获取了很多的好处。婚后不久，他便奉苏拉之命夺取西西里，远征非洲。连连的军事胜利使年仅25岁的庞培在罗马声威大震，为他的政治前途打开了一个光明宽广的通道。

身价培增的庞培已不把他的岳父苏拉看在眼里，甚至拒绝他要他遣散军队的要求，而带兵出现在罗马大门口，要苏拉为其举行凯旋式，并以“崇拜太阳的人要多于崇拜落日的人”的话来要挟苏拉，苏拉迫不得以，也看在女儿的情份上破例为庞培举行了凯旋式，并授予“伟大”的称号。

公元前 78 年，苏拉死，拥兵自重的庞培见苏拉派失势已成必然，便立刻见风使舵，投向了民主派。而此时苏拉的女儿也成了他手中的破皮球，失去了她应有的政治作用。

到了公元前 61 年，由于他与元老院产生了矛盾，当他的地位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时候，出于政治的需要，他开始与恺撒、克拉苏结盟，形成了罗马历史上的前三头。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同时也为了拉拢利用恺撒，他又极力靠近恺撒，并娶了恺撒年仅 14 岁的女儿尤里娅，而此时庞培已年近 50 了。

温文尔雅、贤淑端庄的尤里娅被夹在了两个巨人之间，为了两个人能和睦相处，他在丈夫和父亲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他们的和睦友善关系一直维持到公元前 53 年。

公元前53年，尤里娅不幸去世，克拉苏也在远征帕尔提亚的战争中死亡，于是庞培与恺撒的矛盾又趋激化，“三头联盟”解体。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庞培终于败下阵来，于公元前48年被杀，终年58岁。

他一生共结了5次婚，5个不幸女人的爱情没有一个不遭到他这个虚伪的阴谋家的践踏，并由他亲手把这世界最神圣的爱情埋入到历史的坟墓。

女人在他的眼里只不过是他用于爬上权力顶峰的台阶，当他爬上更高一层台阶时，刚刚被他踩过的台阶便被他毫不顾惜地抛在身后。

谁也不会想到，就在这样一个伟人的背后，就在他登上权力的顶峰，获取令人艳羡的荣誉和地位之中，却隐含着5个不幸女人的血与泪。

西塞罗这位罗马共和国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罗马传统共和制度的卫斗士，向以品行方正、洁身自爱、能言善辩、刚直不阿而著称。

事实果真如此吗?

西塞罗早年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演讲、

哲学、法律等方面受过专门的训练，是罗马传统政治制度的忠实保卫者。

然而遗憾的是，他生不逢时，正处于罗马共和国末期。当时共和制即将解体，竞争激烈，派系纷纭，你争我夺，整个罗马犹如一只小船颠簸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

而颇负才气又有极强权力欲的西塞罗岂肯袖手旁观？他积极地投身到这场斗争之中。

他在政治舞台上穿行于恺撒、庞培、安东尼等政界要人之间，看风使舵，见缝插针，并运用纵横捭阖之术，左奔右突，不断地凭借他的灵牙利齿利用一方来攻击另一方。结果他害的是自己，公元前58年，他遭到了克劳狄乌斯的流放。流放之前，绝望中的西塞罗穿着丧服，低三下四地乞求皮索和庞培的保护，甚至匍匐在庞培的面前，但两人都拒绝了他。

在生活上他也并非无可挑剔的。他曾因其家境和妻子不善理家的原因，与其结缡30年的妻子特伦提娅离了婚，并与他年轻、美貌、富有的被保护人普布利利娅结了婚。因为他在政治上需要钱，在生活上更需要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来照顾他。

公元前43年12月7日，他被他不共戴天的死敌安东尼杀死了，那张尖苛的喋喋不休的嘴终于闭上了。

利用女人联界政治把戏，手段最高的要首推恺撒和庞培。在他们至高的权力、荣誉、地位的背后，有的是令人发指的卑鄙。

要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仅仅靠钱财、才能还是不够的，而且还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中最有效的就是姻亲关系。

恺撒出身于古老而显要的贵族民族，他的祖父是公元前91年度的执政官，他的父亲曾担任过行政长官，他的母亲奥列利娅也是比较有势力的，她的娘家不仅出现过执政官，还出现过保民官，在罗马政界高层都有很庞大的势力。这种良好的家庭背景为恺撒的成长和仕途发展提供了很优越的条件。

恺撒的姑母尤利娅是著名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马略的妻子。当时马略曾在罗马7次担任执政官，势力非常强大。

在马略的提携之下，恺撒在13岁时便当选为丘比特神的祭司。按规定祭司必须按共食婚的仪式结婚，而且他的新娘也应当出身于贵族家庭。出于政治的原因，幼小的恺撒便同出身富有但是平民氏族的科苏提娅解除了婚约。

公元前86年，马略病逝，恺撒失去了这位有权有势的姑父的荫护。

马略死后，民主派的大权落在了秦纳的手里。公元前86到公元前84年，得势的民主派开始掌握罗马大权，秦纳连续3次担任执政官。这时恺撒又看准了秦纳这棵大树，于是在公元前84年，他同秦纳的女儿科尔涅利娅结了婚，把身为执政官手握大权的秦纳这位老泰山拉在自己的身后当做自己的靠山。

可是这次聪明的恺撒却没想到他的这个老泰山还没等他靠稳便轰然倒塌了。贵族派的苏拉重返罗马，击败了民主派的秦纳。由于科尔涅利娅的牵连，年轻的恺撒被迫流浪在外。后在他母系亲属的帮助下，借助女人的力量才得以免遭追究。

他的太太科尔涅利娅死后，恺撒以行政长官的身份出任西班牙，不但大发横财，颇有政

绩，而且名声雀起，扬威罗马。

从西班牙回来以后，恺撒又开始作他的新一步打算。当时，在各政治派系当中，苏拉派仍然很强大，并且始终占据着上风，掌握着国家的领导权。在恺撒看来，要登上更高的地位，推行自己的远大计划，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现有基础，能依托苏拉派的支持是再好不过的了。于是他想方设法和苏拉家族联姻。很快他如愿以偿了，他娶了苏拉的外孙女庞培娅作为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利用一个女人家族的影响和势力，通过联姻的途径，把一个派系集团拉到自己的身边，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这便是恺撒的想法。

但恺撒是个并不太坚决的民主派人物，他和苏拉派根本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苏拉派只不过是他借以巩固和扩大自己影响的工具而已。

不久，恺撒便开始和苏拉派分道扬镳。民主派虽然势力小，处于松散的状态，但这却给恺撒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曾把民主派复兴起来归他领导。

借着庞培娅这个保护伞，恺撒开始肆无忌

悍地与苏拉派做对。而要成为民主派的领袖就必须做出民主派中别人不敢做出的事情，于是他冒险打出了他的姑父、以前民主派首领马略的头像，想为他平反。此事在罗马引起了喧然大波，把长时间以来始终沉默的民主派引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势力强大、占据主导地位的苏拉派也奈何不了他什么，因为有苏拉的外孙女庞培娅挡在他的前面。

借助民主派和庞培娅的力量，恺撒的影响迅速扩大，一发不可收拾。他已成了民主派的实际领袖。

然而就在这时，他的家庭生活遇到了波折。

有一位名叫克洛狄乌斯的年轻人，出身于豪富贵族之家，他家财粗势大，在罗马是个很有影响很有势力的家族。他的放荡淫逸和胆大妄为的作风，曾使他成了声名狼藉的放荡之徒。但他那机敏善辩的口才很会讨得女人的欢心，在周围的女人当中，他向来被认为是头号的大色魔。

这时，他爱上了恺撒的太太庞培娅，而对恺撒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爱情可言的庞培娅，对

他也并不讨厌，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勾搭在一起。

恺撒的母亲奥列利娅是个很精明而谨慎的女人，对于生性好动、轻浮的儿媳妇庞培娅向来不放心。所以庞培娅总是在她的监视之下，使得这对两心相悦的有情人难于见面。

在罗马一年一度为善良女神举行庆祝仪式的那天，按照传统的规矩，妇女们在自己的帐蓬里面挂满葡萄藤，并且按照神话所传说的情形，把一条神圣的蛇放在这位女神的旁边。在举行仪式的时候，男人是不能在场的，甚至不能停留在家里，如果有哪位男人冒然在场，那他便被看作是对女神的亵渎和最大的不敬。

整个纪念仪式均由妇女们自己来筹备、操办。在这个节日到来的时候，身为执政官或行政长官的丈夫都要离开自己的家，所有家中的男子也都要随他们一起出去。主要的仪式都在夜间举行，那些守府的妇女们聚集在一起吃喝玩乐，做各种游戏。

由于男人不在家，仪式又在夜间进行，所以一心迷恋着庞培娅而又不得与其合欢的克洛狄乌斯，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当庞培娅在家中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放荡不羁的克洛狄乌斯便十分滑稽地穿戴上一个歌女的衣服和装饰品，设法混到恺撒的家中。由于他没有长胡子，女人气又特别浓，再穿戴上女人的服饰，看上去很象一位年轻的女子。

当他到达恺撒家门口时，由庞培娅安排好的一名女仆顺利地把他引到了屋里。然后那个女仆便匆匆地跑去，报告庞培娅，说克洛狄乌斯来了。

得意之中的庞培娅没有立即去见他的情人，可他的情人却等得不耐烦了。他看那个女仆去了很久也不见庞培娅来，便离开了他呆的那个地方，在这所官邸里到处走动起来。

他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哪里黑他就往哪里走，就像一个幽灵似地在这个院子里游荡起来。

倒霉的是，正当他好奇地到处游看的时候，正好遇到了恺撒母亲奥列利娅的女仆。这个女仆见他孤单单的一个人，便邀请他一起玩，就像其他妇女在一起玩乐的情形一样。他拒绝了她的邀请。可这位热情的女仆把他拉到光亮处，问他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

这时心虚的克洛狄乌斯心慌地说，他在等庞培娅的女仆阿布拉。实际上阿布拉就是这个热情的女仆，而且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泄露了他的性别。

这个女仆直到这时才如梦方醒。她禁不住地尖叫起来，跑到大厅中人最多的地方，高声叫喊着说她发现了一个男人，那些兴致正浓的妇女们也都惊慌起来。

这时精明审慎的奥列利娅把圣物隐蔽起来，中止了仪式。下令把所有的门户都关起来，让人们拿着火把到处寻找这个胆大妄为，敢于冒犯神灵的狂徒。

最后，人们在那个把他引入大门的女仆房中，捉到了狼狈不堪的克洛狄乌斯。大多数妇女都认识克洛狄乌斯这个放荡贵族公子，盛怒之下，把他赶出了大门。

第二天，消息传遍了整个城市。他的行为不仅侮辱了那些在场的妇女，而且冒犯了全城公民和众神，按照传统的法律他应受到严厉的惩罚。

保民官为他的罪行提出了指控，一些元老们也联合起来，指控他同自己的妹妹有乱伦行

为。在民众中有很大声望的克洛狄乌斯家族便利用民众对贵族的对抗情绪，联合民众与贵族元老派们作对，为克洛狄乌斯辩护。对此审判官们深感恐惧，唯恐惹怒民众。

而此时的恺撒马上休弃了庞培娅。在他被召对克洛狄乌斯的行为作证时，他却出人意料地作出了精明而叫人吃惊的决定，他不主张加罪于任何人，因为他的妻子是不容遭到别人怀疑的。

聪明的恺撒通过这点不但极巧妙地回避了人们的问题，否认了妻子不贞的事实，而且还充分地利用这一机会笼络了克洛狄乌斯这股势力，取悦了民众，因为民众是想拯救克洛狄乌斯的。

通过这件事，可以充分地看出恺撒的灵活性和他工于心计的杰出政治家的手腕。他不但休弃了对自己不忠并已无多大政治用途的妻子，而且还保护了自己的声望，笼络住了克劳狄乌斯和他背后的那股强大的势力。

而庞培娅这个不幸的女人不过是恺撒用以达到以上政治目的牺牲品而已。是她为恺撒提供了可供利用的工具，是她引起的桃色新闻事

件给恺撒提供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机会。

就在这一事件刚刚结束的时候，在东方获得卓著战绩的庞培又开始插足于罗马的政治斗争。他试图通过直接的手段在罗马取得最高领导权，但遭到元老院的排挤。克洛狄乌斯事件以后，保守势力在元老院中又占据了统治地位。无奈，庞培这位十足的政客很快地又踢开了自己的妻子穆奇娅，不得不再次寻求迂回的道路来达到他荣登权力顶峰的目的。他几次三番地与保守派且掌大权的西塞罗和伽图接近，甚至请求伽图把两个侄女或两个女儿同时嫁到他家，一个嫁给他，另一个嫁给他的大儿子。

但正直的伽图断然地回绝了庞培这一无耻的要求。这时罗马内部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庞培阵营，克拉苏也是其中的一员。在他们的攻势下，庞培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他与元老院非但没有取得什么和平的进展，反而裂痕变得越来越大了。他的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公元前 60 年 6 月，恺撒从西班牙凯旋而归，于是具有极强权力欲的三头开始碰到了一起，他们在暗中秘密协定，共同瓜分了罗马政

权。由于共同的政治利益的需要，三人结成了联盟。为了巩固这种联盟，最简便最有效最通用的办法便是缔结姻亲关系，于是他们手中的子女又变成了他们手中政治交易的筹码。

结果，恺撒把年仅14岁的女儿嫁给了比自己还大6岁的庞培，尽管他已把女儿尤利娅许配给了谢尔维利乌斯·凯皮欧。而庞培为了能娶到尤利娅，便把本已许配给苏拉的儿子法乌斯图斯的女儿嫁给了失去尤利娅的凯皮欧。而恺撒则娶了当时罗马的权贵皮索的女儿卡尔普尔尼娅。到最后最可怜的要数苏拉的儿子法乌斯图斯了。

公元前54年，恺撒的女儿、庞培的妻子尤利娅在完成她的使命之后便悄悄地步入了黄泉，其年三头之一克拉苏不幸在战争中战死，最后只剩下庞培和恺撒了。

失去中间连带关系和制衡砝码的恺撒和庞培，在权力瓜分上迅速产生了分化，最后很快走上了决裂的边缘。

为了弥补这种裂痕，善用女人做政治投机的恺撒又向庞培建议缔结新的亲属关系：他把自己的外甥孙女(即未来的皇帝奥古斯都的姐

姐)嫁给庞培，而他自己则娶庞培的女儿。作过庞培岳父的恺撒现在居然又要庞培作自己的岳父了，但他的要求遭到了庞培的拒绝。

然而只要是政治上的需要，恺撒和庞培这样的人是不在乎这些的。

通过女人建立起的裙带关系并不能消除矛盾的最终根源。表面上和善的亲属关系也不能解除实质性的利益冲突。

玩惯两面手法的庞培在与恺撒重修旧好的同时，又开始和元老院妥协勾结，而元老院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下，也便和庞培妥协了。庞培被元老院授予没有同僚的执政官，几乎是等于独裁官了。

不久，人们要选配另一名执政官，狡奸的庞培便立即同恺撒的死敌克温图斯·梅特路斯·斯奇比奥的女儿结了婚，而斯奇比奥在庞培的撮合之下成了另一位执政官。

两位执政官，一位是岳父，另一位是女婿，二人一拍即合，恺撒当然得靠边站了。

这次联姻使恺撒感觉到他和庞培最后的决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了。终于二人之间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决出了最后的胜负。

第八章　帝国兴衰录

在诸多命运多桀的罗马帝王当中，他是一个善始善终的幸运儿。

公元前30年夏天，屋大维率大军向埃及推进，他们节节胜利。终于，安东尼和他的情妇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在绝望中双双自杀身亡。安东尼顺利地攻占了埃及，将其划归罗马的一个行省。这样地中海的最后一个东方国家终于被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侵吞了埃及之后，屋大维这位政治上的外交家又想方设法和帕尔提亚人建立了和平的“双边关系”。

公元前29年，屋大维以一个骄傲的胜利者

姿态返回罗马，为此罗马全城为他举行了为期3天的凯旋庆祝活动。长期陷于内战和分裂的罗马又重新统一了，饱经战乱之苦的人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比恺撒更沉着、更含蓄、更机智、更隐蔽的屋大维，并没有像他的义父和外公恺撒那样，贪功心切，急于求成，立刻恢复公开的军事独裁制度，而是表面上十分谦虚地交出了手中的权力，“恢复”了共和国体制。因为他的义父和外公留给他的血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公元前27年1月13日，屋大维召集了元老院会议，就以上两件事作出公开的宣布，他在他的自传中说：“在我第六次和第七次担任执政官时，内战既已借助于公民赋予我的无限权力而得到平息，我便把国家从自己手中交给元老院和人民去管理。”

他的这种谦逊合理不失于对元老院和人民保持应有的尊敬和礼貌的作法，使那些元老们十分感激，都认为他是罗马民主国的忠实捍卫者和保护者。

于是元老院十分放心地授予他神圣、庄严而伟大的“奥古斯都”荣誉称号。

屋大维得到了元老院和人民赋予他的无尚的权力和荣誉。他便采取一种委婉的变通方式，创立了元首制，他把自己称为国家的元首，即国家第一人、第一公民，在元老院名册上，他的名字也列在第一位。实质上他已掌握了罗马的独裁大权。

公元前29年秋，他从东方率大军浩浩荡荡返回罗马，在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借此机会，他获得了最高统帅的荣誉。他深知军权是政权的主要支柱，是其他一切权力的关键。所以在他击败一切政治对手之后，他最急于掌握的便是军权，结果他轻松地实现了。罗马军中的一切长官任免、征募军队和宣战、媾和的权力都控制于他一人手中。

公元前32年到公元前19年，他不仅连任执政官，而且还获得了终身执政官和终身保民官的权力。公元前22年，他又获得了召开元老院会议并在会议中担任主席的权力。

公元前13年，奥古斯都在公民大会上被推选为祭司长，成为宗教的首脑。

这样奥古斯都便总揽了罗马的军事、政治和宗教大权，成为当时罗马唯一的最有权力的

人。奥古斯都为了更加牢固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借助手中的大权清洗了元老院，并根据他的意见把元老院人数减少到600人。经过清洗后的元老院已完全控制于他的手中，然后他又以恢复共和制的复古行动，使公民大会受制于元老院，这样他又间接地控制了公民大会。

表面上他依然遵从于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等机构的意志，但实际上这些受制于他的机构是唯他马首是瞻。此时的这些共和制的民主形式已成为了他专制的遮羞布和保护伞，是他推行其专制的工具。这种形式上承系罗马传统的民主共和制的元首制，实际上却是一种隐蔽的君主制。它在事实上已取代了共和制，并将共和制推入了历史的坟墓。

随后，大权在握的奥古斯都开始在广大的帝国范围之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实行了严格的等级政策，根据财产的多少确定等级的高低和担任各种职务的资格；实行了贫民的救济政策；严格法律加强对奴隶的统治；调整了行省制度和对行省居民的统治政策；恢复古朴社会风习，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他还广修庙宇和其他各种建筑，像奥古斯都广场、阿波罗

神庙、万神殿等，使罗马城面目一新；另外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和统治，他组成了28个军团的精锐常备军和9个大队的近卫军，并以此为最坚强有力的后盾，维护自己在各行省以及罗马、意大利的统治局面，加强对外扩张，推行自己的各项政策和措施。

在对外关系上，他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在东方，他使罗马的宿敌帕尔提亚王国向罗马屈服，两国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并送给罗马大量贡品；在西方，他继续征服了分散在各地的部落，极力向莱茵河、多瑙河沿岸扩展帝国的疆界，完全征服了西班牙的高卢，在莱茵河、多瑙河沿岸建立了几个新的行省。

公元14年，奥古斯都结束了他辉煌的一生，病死在巡视南意大利的途中，享年77岁。

他不像他的养父恺撒那样是个战争天才，也不像恺撒那样具有超人的精力和意志。但他却是一个机智、灵活、冷静、慎重的杰出政治家，一个善于为自己选择一流助手的组织家。他继承了苏拉、恺撒所奠定的新制度的基础，成功地发展和创立了元首制，顺应了历史的发

展潮流，开创了罗马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使罗马过渡到一个长达200左右的和平稳定、繁荣昌盛的新时期。

她两次毒死自己的两个丈夫，出于虚荣和野心，她竟嫁给了身为罗马皇帝的舅父。母行子效，贪婪、残暴的儿子杀死了她，也杀死了与自己争位的异父兄弟。

奥古斯都屋大维，这个罗马帝国的开创者，为了延续自己的王权统治，他早就开始了王位继承者的筛选工作。

公元前23年，他病重并濒临死亡，由于其无亲生儿子，两位继子又小，便把最亲近的统帅阿格里帕定为自己的继承人。不久他又奇迹般地痊愈了，于是他改变了计划，把自己最放荡、最淫乱的女儿尤里娅嫁给了自己的外甥克劳狄乌斯·玛尔凯路斯，并把他定为自己的继承人。遗憾的是，玛尔凯路斯不久便死了，阿格里帕再度升到第一位。这时，奥古斯都便把刚刚死去丈夫的女儿又嫁给了阿格里帕。之后，他又把他的女儿和阿格里帕生的两个儿子

收为继子，取名为盖乌斯和路克优斯·恺撒。

公元前12年，阿格里帕又死了。奥古斯都大伤脑筋，他又把先前的两个继子提贝里乌斯和杜路苏斯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出于政治的需要他又迫使提贝里乌斯与他心爱的妻子离了婚，并将先后死了两个丈夫的女儿尤里娅嫁给了他。他还将安东尼与他姐姐所生的安托尼亚嫁给了杜路苏斯。但在公元前9年杜路苏斯却死了。

由于提贝里乌斯忍耐不了放荡物尤里娅淫乱的行为，便由此失宠于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又把希望寄托在外孙盖乌斯和路克优斯身上，然而他一次次寄予希望又一次次地落空。公元2年和4年，这两个继承人又夭折了。

由于命运的支配，奥古斯都在没有其他继承者的情况下，不得不把继子兼女婿的提贝里乌斯当作自己的继承人。

公元14年，奥古斯都在对自己的后代王位继承问题经过一番处心积虑的安排之后，终于闭上了眼睛。于是提贝里乌斯王朝开始在罗马的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

这个朝代共经历了4位君王的统治。他们

统治的时期以残暴、血腥而闻名，历史称其为恐怖统治时代。

但最闻名的要数王朝的末代皇帝——尼禄所统治的时期了。

尼禄是世界历史上出名的暴君，素以凶狠残暴、奢侈淫荡而称著。

尼禄的母亲是屋大维的女儿尤里娅和阿格里帕所生的女儿，她也和她的母亲尤里娅一样是个贪权、阴险、狠毒、淫荡的坏女人。她的名字叫阿格里皮娜。

尼禄 3 岁丧父，自小到大都是在他这个充满邪恶与淫荡的坏母亲手里生活着的，所以在耳濡目染之中，他也学会了凶狠、残暴、阴险、奢侈，尤其是继承了他母亲放荡的性格，并以此为嗜好。

阿格里皮娜由于种种原因，毒死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后为了能够登上王后的宝座，操纵罗马的统治大权，她又寡鲜廉耻地嫁给了自己的舅父，当时在罗马担任皇帝的克劳狄乌斯。

当上王后之后，她依靠自己的权谋和色相，百般拉笼握有实权的人物，并利用握有军权的近卫军长官，施展各种阴谋除掉自己的政

敌和情敌。她借助于老国王克劳狄乌斯和那些被她拉笼控制的人物，权力迅速膨胀，甚至达到了与国王平起平坐的程度。

与此同时，她还通过半要挟半利诱的手段，使克劳狄乌斯放弃让他的亲生之子作为王位继承人的安排，并收她的儿子尼禄为他的继子，给予尼禄充分的权力和王位继承权，还把他与他的前妻、罗马历史上著名的荡妇瓦列里亚·麦撒里娜所生的女儿奥克塔维娅嫁给尼禄。

当这一切都已达到目的以后，阴险狠毒的阿格里皮娜又将克劳狄乌斯国王毒死了。在她看来，她若能够控制尼禄，便能控制了罗马的大权，但前提必须先除掉自己的舅父兼丈夫，之后让尼禄继承王位，这样自己的目的便能达到了。

阿格里皮娜把克劳狄乌斯毒死以后，为了夺取大权，稳定局势，她又开始施展各种权术，利用听命于自己的近卫军控制罗马局势，消除军界和政界的异己，掌握了罗马的军政大权。在她的压力和威胁之下，名存实亡的元老院按照她的意见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了她的儿子尼

禄。

于是既无煊赫之战功、又无治国之才能的尼禄登上罗马皇帝的宝座。

尼禄从小就生活在宫廷之中，上层权贵的奢侈豪华、糜烂堕落的生活方式以及政治上勾心斗角、阴谋倾轧、贪图虚荣的本性，对尼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不仅残暴成性、凶狠毒辣，而且放荡不羁、挥霍无度，终日不理政事，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这样他手中的大权便落在他母亲阿格里皮娜手中。

起初他敬畏阿格里皮娜的权势，而且她又是他的母亲，所以他对她是言听计从。但后来，逐渐长大的尼禄开始要与他的母亲共同分享大权，这样双方矛盾开始激化。

为了专权执政，阿格里皮娜又开始唆使奥克塔维娅来控制尼禄，然后她通过控制奥克塔维娅来控制尼禄，而且公开宣布要以被克劳狄乌斯国王废黜的王子布里塔尼库斯来取代尼禄。这使尼禄非常气愤。公元 55 年，气急败坏的尼禄残忍地杀害了他的 14 岁的异父兄弟。

公元 58 年，尼禄结识了罗马轻狂毒辣的贵夫人波培娅·萨宾娜。在萨宾娜的影响和唆使

下，尼禄要求与奥克塔维娅离婚，以摆脱阿格里皮娜的控制。围绕这一问题，双方的矛盾终于达到了决裂的程度。

公元 59 年，尼禄阴谋组织了谋杀他母亲的行动计划。他准备在阿格里皮娜乘船时，派人将船沉没，但他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的尼禄派近卫军杀死了他的这位独断专权、阴险毒辣的母亲。

当尼禄掌握罗马大权以后，那些富有才能和经验的人都因惧怕他的残暴而远离了他，留在他身边的尽是些阿谀奉承、为非作歹、助纣为虐的奸佞之徒。这样尼禄更加肆无忌惮地行其所好，大肆挥霍，终日和他宠信的人沉缅于声色犬马、游玩饮宴之中。

有一次，他们在阿格里帕湖上举行了一次宴会。他们坐在一只木筏上大肆饮宴，而用一些小船当拖船。这些小船都是用黄金和象牙装饰的，划桨者是清一色的娈童，按年龄和淫荡的程度排列起来，岸边是怡游的院舍，里面是打扮得美丽妖娆的贵妇，在对岸则是一群裸体的娼妓，在鼓乐声中搔首弄姿，跳着各种猥亵淫秽的舞蹈。天色渐晚，暮近黄昏，湖滨深处，

歌声此起彼伏、一唱一和，淫荡的笑声和叫喊声在湖面上飘荡。灯光闪烁，纸醉金迷，尼禄沉醉在这种荒淫腐朽的生活之中。

在他的残暴统治之下，各种政治势力已不复存在了。这使他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去享受他的前辈历经千辛万苦所创造的各种财富和各种优裕的条件。他极尽其所能，在这个地跨欧亚非的帝国版图上，任意地对那数不清的财富和奴隶加以挥霍和奴役。

在这种奢侈糜烂的生活中，尼禄开始对政治生活失去了兴趣，而只是一味地沉迷于这种豪华、淫荡、颓废的生活享乐之中。为了满足他的要求，许多上等阶层的男女，不得不在赛会中担任各种角色，他甚至让 400 名元老和 600 名骑士在半圆形剧场中进行残忍的角斗，有时还让他们在角斗场上与野兽搏斗。

尼禄无止境的挥霍、无节制的放荡、无限度的残暴，终于导致了罗马帝国财政亏空、百姓怨声载道、起义风起云涌的严重局面。

公元 68 年，孤家寡人的尼禄终于在周围一片声讨声中被元老院给废黜了。他自知自己罪大恶极，难逃一死，便悄悄地带着几个奴隶和

随从逃出了罗马。自小就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尼禄，第一次品尝到痛苦的滋味。他苦闷至极，最后在一个城郊的村庄里自杀，终年31岁。

举世少有的一代荒淫无度、奢侈残暴、臭名昭著的暴君，就这样极其悲惨地结束了他荒诞的一生。

历史总是跳跃着前进，时而是汹涌的波峰，时而是低沉的浪谷。一个暴君的死，并不意味着恐怖历史的结束。历史在血腥中延伸。

尼禄这个暴君被废黜以后，一个懦弱无能年已70多岁的伽尔巴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然而他并不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他的才能、胆识也不能让周围的人所信服。所以以前曾与他共同推翻尼禄的朋友和伙伴在他登上皇位后，便纷纷地背叛了他，于是伽尔巴不得不用手中的皇权，逐一地把他们除掉。

随后，他又继承了尼禄的衣钵，对内实行残暴的恐怖政策。尼禄周围的许多党羽在未经

审判的情况下都被他杀死了。

伽尔巴在夺取皇位后，并未能履行他以前对近卫军予以赏赐的诺言。于是一位名叫奥托的路西塔尼亚总督趁机煽动近卫军，杀死了伽尔巴，当上了元首。

然而他也只是昙花一现。在北方拥兵自重号称“日耳曼元首”的维铁里乌斯带兵南下，经过一场激战，奥托战败自杀。元首的宝座他只坐了 3 个月。

取而代之的维铁里乌斯，并未坐稳他的元首宝座。8 个月之后，受埃及和叙利亚军团支持的维斯帕西亚努斯又打败了他，使他在倍受侮弄之后于公元 69 年 12 月被杀。这样，维斯帕西亚努斯成了罗马的元首。

维斯帕西亚努斯是个有才智、有胆识、政治经验丰富的杰出领袖。他首先平定了各地的军事叛乱，结束了自尼禄以来的恐怖时代。随后，他又开始重整军队纪律，复苏罗马财政，加强元首政权。罗马在经过一场内战和皇位争夺之后，开始步入了正轨。

公元 79 年夏天，这位新时代的开创者因病死亡，他的长子提图斯继承了皇位。提图斯执

政期间罗马发生了两大灾难。一是维苏维火山爆发，吞没了庞贝、斯塔比、埃尔库拉努姆三座城市；二是罗马发生了一场大火，毁灭了该城的大部分。2 年之后，这位毫无建树的元首便因病而死。继承皇位的是生性多疑、性格沉稳、具有较强虚荣心和权力欲的弟弟多米提亚努斯。他承袭了他父亲的政策，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强化军队，加强对行省的管理，恢复经济、巩固和扩大罗马的疆域，表现出了一个领导者的杰出才能。

在他统治的后期，由于滥杀无辜，导致众叛亲离，所以在公元 96 年他在寝宫之中被人杀死了。

于是罗马帝国的历史又翻到了安东尼王朝统治时代。这个王朝共经历了 6 代君王。前 4 代经过一翻不懈的努力，使罗马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王权更加巩固。罗马自此步入了黄金时代，罗马也开始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到了安东尼王朝的后两代君王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繁荣的灿烂光晕开始黯淡下去，罗马又进入了动荡的阶段。3 世纪的时候，庞大的罗马帝国开始出现了总危机。

公元96年多米提亚努斯死后，年老的玛尔库斯·科克凯乌斯·涅尔瓦当了罗马的元首，他采取了元首恺撒·涅尔瓦·奥古斯都的称号，并自己假称为安东尼家族的人。

他虽然年老，没有军事经验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他非常聪明地任命了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人物作他的助手。那就是著名的军事领袖图拉真。涅尔瓦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把在军队和居民中享有极高声望、战功卓著、才干超群的图拉真收为养子并宣布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在图拉真的扶助下，涅尔瓦推行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使罗马的社会危机开始缓和。

公元98年1月，涅尔瓦去世，图拉真被军队和元老院推举为罗马帝国的皇帝。

图拉真是罗马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借鉴了前辈统治帝国的经验和教训，对有利于帝国的政策毫不犹豫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不利帝国的政策，尽管阻力重重，但他也毫不退缩，果断地加以抛弃。他继承了涅尔瓦的慈善制度，继续致力于罗马的经济恢复工作和罗马城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措施使他的地位日益巩固起

来，声望也变得越来越高。

为了牢固地统治地域庞大的罗马帝国，精明能干的图拉真又开始广招贤才，并把他们派到各个行省，这样他又牢牢地掌握了罗马行省，使整个罗马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整体。

图拉真是一个奉行对外扩张政策的战争狂。他继承了罗马人英勇好战、富于侵略的作风。当他完成了内部的治理工作并在罗马塑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之后，他又开始推行他更进一步的宏伟计划，那就是重温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旧梦，效仿恺撒，再创一个罗马的新纪录。

于是他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行动，大军直指多瑙河下游地区。经过一番艰苦征战，罗马军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凯旋而归。这样罗马便把它的势力扩展到了黑海沿岸。然而图拉真并未就此罢手，他又把他手中的战剑指向了东方。在此期间，他创造了他前人所没有的辉煌战绩。击败了自苏拉以来罗马人从不曾战胜的帕尔提亚，把它并入了罗马的版图。随后他又带兵直抵波斯湾，开始了对印度的远征。

公元 117 年，由于“后院起火”，图拉真不

得不放弃对印度的远征计划。在他返回罗马途中不幸病死。

图拉真是罗马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侵略者。是他使罗马的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大限度，在罗马的历史上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尺。

图拉真死后，他的养子哈德良继承了皇位。他清醒地看到了图拉真所创立的庞大罗马帝国外强中干的本质，适合时宜地改变了图拉真的对外扩张政策，转而由进攻型变为防守型。边疆地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公元118年，哈德良回到罗马，开始专心致力于加强皇帝个人权力、完善官僚机构、整顿经济、缓和矛盾的事业。经过一番精心的努力，罗马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军队也变得强大起来，他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也得到了巩固。

他在位21年。21年里，他给罗马带来了和平，带来了经济的复苏，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使一度黯淡下去的希腊文化又得以复兴。他统治的21年，是罗马元首制向官僚君主制进化的关键的21年，是罗马的全盛时期。

遗憾的是，在他光辉的有生之年，却犯了

一个极大的罪过，那就是对巴勒基坦地区的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共有58万人死于他的手下，其中不包括饥饿和疾病而导致死亡的人。

哈德良死后，皇位传给了提图斯·奥列里乌斯·安东尼。他是罗马帝国中最安定、最没有个性的皇帝。幸好他的先辈为他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并为他指出了他应该走的方向。

公元161年，这位年届75高龄的罗马皇帝平淡无奇地走入了历史的坟墓。

孱弱的肌体是经不起任何一点点小小病疾的侵袭的。就在这位平淡的罗马皇帝死后不久，他的继承者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便遭到了内外的冲击。这时帕尔提亚、埃及、多瑙河地区战争又起，东方又发生了瘟疫，内部的篡权斗争又开始出现，结果这位皇帝便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于煎熬之中死亡。

继承他的是他的儿子，一个放荡、萎靡、无才无德的年轻人，结果他在位13年，把罗马的危机又引向了深渊。

公元193年他被人谋杀至死。代替他的是一个坚强而能干的名门元老塞普提米乌斯·谢

维路斯·培尔提纳克斯。然而病入膏肓的罗马已处于一片混乱。87 天后他又被杀死了，大权落到了近卫军手中，于是这时罗马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拍卖“元首”称号，出高价者便可得之。于是迪狄乌斯·优里亚努斯得到了这一头衔。之后罗马元首犹如走马灯般连换了多个，但结果可想而知，这群乌合之众而又无真才实学的政客非但没能挽救罗马，反而把自己的命都搭了进去。

历史跨越到了 3 世纪。经过了七、八十年的动荡，罗马这个庞大的帝国犹如染上了病疾的老人，躯体的病变已扩散到了全身。罗马的危机已达到了无法挽回的境地。

3 世纪 70 年代，一个信奉武力，坚定、果敢而有经验的士兵奥列里亚努斯彻底为罗马共和制画上了句号，完成了罗马元首制的长期发展过程，开始了帝国的一个新阶段，即君主制时期。

他是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平定了非洲的亚里山大里亚的起义，消灭了“高卢帝国”和“帕尔米拉”王国，使原本四分五裂的帝国逐渐趋于平稳和统一。

尽管如此，他却无法阻止罗马这个垂死的老人走向死亡。他只不过是给它注射了一剂强心剂，使苟延残喘的罗马帝国勉强能够维持那奄奄一息的生命。

在他死后，罗马再度陷入混乱之中。最后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戴克里先终于结束了这场3世纪的危机。他在军、政、司法、宗教以及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罗马再度趋于平稳。而仗恃自己军团的戴克里先，也像东方的君主制国家的皇帝一样，头戴皇冠，身披东方的皇袍，俨然成了一个西方帝国的皇帝。

为了巩固边疆和罗马政权，更好地驾驭罗马这块庞大土地上的人民，聪明的戴克里先又选了一名元首去管理西方的罗马，而他则管理东方的罗马。到了293年，内外交困的情形使这两位元首又各自招了一名共治者，这样罗马就等于被这四个人瓜分了。

而这四名罗马统治者都是精明、勇敢而富有经验的杰出人物。经过他们的精心治理，到3世纪末时，帝国上的所有的分裂势力几乎都被他们消灭了，与此同时罗马的边界也得到了巩固甚至扩大了。

戴克里先退位不久，君士坦丁成了罗马的独裁统治者。他之所以成功，战胜他所有的竞争者，关键就在于他小心谨慎、有远见、机智狡猾而又极其残酷无情。

他颁布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和异教崇拜具有同等的权利。更为主要的是他以战略家的眼光看透了帝国内部繁荣外表下掩盖的致命弱点和帝国周边所潜在的种种严重威胁，并就此富有先见性地在今天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建造了一个永久性的新都，并把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

不久，试图重建庞大帝国的君士坦丁在辛苦的操劳之中去世。早已对罗马帝国垂涎三尺的哥特人趁机突入了罗马的版图，并在罗马的疆域之内建立了一个定居地。

从公元 379 年到 395 年，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是狄奥多西大帝。在这时，帝国在形式上还是完整的。但是此时皇帝手中的军权已旁落别处，更严重的是军权落到了外族的军事统帅手中，意大利和潘诺尼亚的军队由汪达尔人斯底利哥统率；巴尔干的军队则由哥特人阿拉利统率。

蛮族的渗入，不仅打破了罗马的社会结构，而且还冲击了罗马的政治结构，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就是他们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甚至罗马领导权的斗争。这样一来，原本就已虚弱不堪的罗马更承受不住夷族的冲击了。

4世纪末，狄奥多西死。他留下了两个儿子。于是两个在罗马拥兵自重的夷族军事统帅阿拉列和斯底利哥则开始参与到这场皇位斗争中来。阿拉列在君士坦丁堡拥立长子阿卡丢，斯底利哥则在意大利拥立次子霍诺留。

双方围绕王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至此一个完整的、庞大的延续300多年的罗马大帝国终于走向了分裂，并且再也没有结合到一起。

这事发生在公元395年。此后，分裂了的罗马帝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蛮族进攻，成了那些蛮族掠夺财富和土地的目标。

公元476年，在大规模的匈奴入侵的冲击下，来自迦太基的汪达尔人攻陷了罗马，并废黜了西罗马的皇帝。西罗马终于灭亡，步入了历史的坟墓。

而东罗马帝国由于君士坦丁大帝适合时宜

地定都于拜占庭这块战略要地和经济、文化发展中心，所以才使它熬过了哥特人、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的进攻，免于遭受覆灭的厄运。一直到1453年，它才终于陷入蛮夷之手，步了西罗马的后尘，其间整整相隔了1 058年。

辉煌的一段历史就这样地结束了。